

M6
D440
8

人与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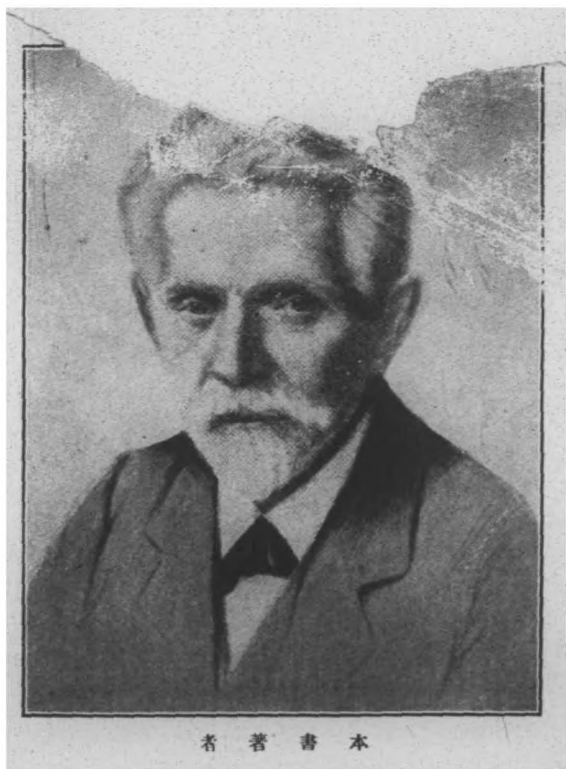
夏問題研究會叢書

倍尔著 沈端先譯

1927
開明書店



3 1773 3083 8



者 著 書 本

序言

我們棲息在一個不斷地進行着的社會變化的時代。社會上全階級的人心搖動和不安增加，都可以表示社會的根本，已經漸漸地發生了顯著的變動。在這個時代，發生了多數的問題，愈為各方面的人們所討論。這種問題中的最重大而意見顯著的，便是婦人問題。

婦人問題是討論婦人在我們的社會的有機體上所占的地位；和研究如何纔能使婦人有平等的權利，以她們最善的能力，去貢獻社會；如何纔能使婦人成爲人類社會的有用人員，充分發展她們的能力。照我們的觀察，這個問題，是和其他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組織社會，纔能消滅壓迫，榨取，悲慘，窮困，使個人及社會全體，在精神及肉體上，

到幸福的問題——相合致。所以我們將婦人問題當作現在一切聰明的人們心裏所想着的一般社會問題的一面。因之這個問題底歸結的解決，非除去貧富的隔絕，和因這種隔絕而起的弊害不可！

雖則如此，婦人問題，却值得特別的考慮。婦人在古代社會的地位如何？在現在如何？在將來如何？這種問題，最少也和人類的一半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是在歐洲，因為婦人占了人口的多數，所以婦人問題，不僅和社會的大多數相關，更因為關於婦人在歷史上發展的世俗思想，有非常的錯誤，所以對於這個，更有啟蒙的必要。因為關於婦人地位，毫無智識，所以對於婦人運動，在民衆的一切階級，尤其是婦人自己，也有牢不可破的偏見。其中有人主張，因為婦人的地位是一定不變，就在將來，也不會變化，「自然」使婦人做賢妻良母，使她們的活動，局限於家庭之內，所以婦人問題，是不能存在。他們以為與婦人的家庭周圍和義務，沒有直接關係的一切，都與婦人無關。

在此，我們對於婦人問題，也和對於勞働問題一樣，可以看出兩種相反的議論。一切

企望維持現狀的人們對於婦人急急地希望將她們幽閉在所謂「天職」之內以爲這種問題，已經有了結束。他們用種種的理由，不承認幾百萬婦女，不處於能盡母妻之職的地位。他們對於結婚成爲束縛和奴隸的狀態，一生非在絕望和悲慘中間度過不可的。其他幾百萬婦女，也不認爲「天職」的失敗。這種虛偽的賢人們，對於在許多職業上，僅爲了極少量的生活費，終生被課於體力以上的勞役的數百萬婦女，毫不關心。他們用「社會本來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的虛僞底假定，來安慰自己；好像對於無產者的痛苦，掩住了耳目一樣，對於這種不愉快的事實，也不去觀察。他們不承認婦女也和男子同樣地可以享樂文明，也有減輕負擔，改良境遇，及一切使精神肉體的資質發達的權利。假使我們以婦人爲獲得精神肉體的完全自由，非謀經濟的獨立不可，及婦人不可僅在異性的好意及恩惠中生活的理由，去告訴他們，他們的憤怒，一定會得爆發！他們大概要勃然動怒，用「時代的狂亂」及「瘋狂的解放運動」來謾罵。凡是不能脫出偏見之域的男女及老婦人，多是如此。他們是住在黑暗地方的梟鳥，假使對於他們的黑暗，投射一點光明，他

們便會發出恐怖的叫喊。他們對於雄辯的事實完全盲目。他們承認婦人的地位和現在一般社會的進步相比較，是不能滿足。他們承認婦人境遇的改善，有研究的必要，但他們對於既婚婦人的問題，却當作已經解決。他們的意見，是對於未婚婦人，可以許可在一點範圍之內從事職業。也有更進一步的論者，主張兩性間的競爭，不限於低級的職業，而應該擴張到一切高尚的學問藝術和科學。他們主張對婦女給與教育上均等機會，使婦人也有入大學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權利。他們更以婦人就了官職能够發揮手腕爲例，——尤其是美國的——贊成婦人做官。還有更少數的，要求婦人和男子在政治上有同等的權利。婦人也是人類，和男子同樣的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他們主張公共的事務，有婦人參加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主張，多局限在現存社會組織的範圍之內。這種改良計畫，對於能否根本改善婦人地位這一點，不會注意。照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想說，男女平等的市民權，是婦人問題的歸結的解決。婦人職業生活的自由，已經是既成的事實。

支配階級因爲對於他們自己的階級非常有利所以大爲推崇但是所謂改良論者對於這種事實好像不會知道，或者是故意的自欺欺人。在現在的狀態之下，婦人從事工業，可以引起勞働市場激烈的競爭，因此使男女工人的工錢愈加減少。

在現在社會內部，參加改良婦人地位的運動的婦女，和援助這種運動的男子，多將婦人獲得完全平等的市民權，當作最後的目的。但是，即使這種資產階級的參政論者，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男女同權，能够實現，婦人的性的奴隸制度，和妻子的經濟依賴主義，還是不能打破。婦人的大多數，對於在社會上比較的幸福，受高等教育，就高級職業，都是和她們自身沒有關係的問題。數千幸福的婦女的地位改善，是決不能改善婦人全體的一般狀態的。

婦人實在負着二重的桎梏。第一因爲婦人對於男子的社會從屬的結果，非呻吟於劣等的社會地位不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祇能緩和她們的痛苦，而不是根本的辦法。第二是婦人受着經濟從屬的苦痛。這是婦人一般的狀態，和無產階級的男子同樣，這是無

產者的運命

我們以爲一切婦人，不問她社會地位如何，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上，都受着男子的壓迫和虐待，所以改變現存國家的法律制度 and 社會組織，以解除她們的不便，纔是婦人全體的共同利益。

參加資產階級的參政運動的婦人們，對於這種根本改造的必要，不曾了解。她們受了特權的社會地位的影響，對於無產階級婦人的更澈底的目的，當作危險，而認爲有反對的必要。因爲產業問題的發展而增大的勞資反目，在婦人運動之間，也很明白的表示出來。但是，在婦人社會，即使有階級的對立，但和參加階級鬭爭的男子相比較，在婦女社會，有更多的共同利害，所以即使進行的路徑不同，或者還能一致的去和敵人對壘。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的一切男女同權運動，例如在才力可及的範圍以內的活動，和關於社會政治上的同權運動，皆是如此。這種活動，和本書中評述的一般，是非常的重要，活動的領域，也非常的廣汎。在努力這種目的之外，爲着制定對勞働婦人有利的法律和制度，而

與男子勞働者提携也是於勞働婦人很有利益的事

所以我們的目的，不是資產階級婦人運動所當爲唯一目的的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的男女平等，而是人類和人類間，——就是女性和男性間從屬關係的解放！婦女問題的這種解決，是和社會問題的解決相一致的。

社會民主黨是將男女完全平等和解放婦女一切從屬和壓迫，當作政綱的唯一的政黨。這決不是爲着宣傳而是出於必要。因爲兩性的社會的獨立和平等，不能成立，人類的解放，是不能成功的。

著者

三十四版序

本書二十五版以來，我懶得做補遺和一部的修改。但本書的繼續的需要，使我感到再把內容改訂的必要。

關於以前發表本書的根本的見解，我找不出有什麼可以變更；祇是顧慮到二十五版發刊以來所知道的許多新的事實，並且把含有可注目的意見的新著述收入議論裏面而已。此外，更顧慮到從本書一部分讀者所送來的報告與表示——這是我所萬分感謝的。

爲了本書的外量不能過分擴大，我把搜集來的材料加以限制的選擇。照現在有的材料的分量，即使把內容增到二倍也極容易，但因種種的理由不許這樣的擴大。

達到像本書所作為目的且可公言的那般的高度者——反對婦人完全同權的偏見的討伐，及依了婦人的社會的解放所保證的社會主義觀念的宣傳——已經成為現前的形體；將來總是可以達到像我所希望的更高的程度的。因為要準備結束國家的及社會的狀態迅速進行的動亂，倘使考察國家及社會的根本改造的人們，不能常常供給新的例證，是永遠不會過去的。

這樣改造的必要的認識，不但浸潤於無產婦人的廣大的範圍，就是資本主義的婦人運動，也因了那努力而更遠的前進，提出從前祇是進步分子纔敢提出的諸要求。婦人運動，幾乎在所有的文明國，每年得到逐漸廣大的地盤；即使在這運動裏面還可以找出許多不透明不徹底的，但這種不充分，在那內部活動着的人們，是不許其留存的。他們將不管自己是否願意而更向前進。

這運動進步的獨異的特徵之一，是關於婦人問題的文獻的多數的增加。這種忠實的追求，超越了個人的力量。雖然祇有很少的分量和實質是步調相同的，但此等文獻，確

是精神的敏活的一徵，結局在精神活動的別的領域，這區別仍然很大。運動的進行最要緊的，是增加個人的識見，改善民衆的本能，使這運動不要走錯了路。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五日，奧格斯脫倍倍爾，在伯林賽耐優。

五十版序

從本書的初版到今年之初，已經過了三十週年了。像九版的序文上所說，這書是在例外的事情下出世的。在那數月前社會主義法令的發布，一切社會主義的文獻，都因此被禁。誰要企圖發布違禁的文書或敢於任這樣的新出版的，那時就獲得被捕及監禁六個月的報酬。然而竟這樣的做了。

初版在萊比錫刊行，但他是在偽的旗幟下發表的。發行者是用通俗書刊行者丘里希霍丁根的名字，那裏又發刊德國所禁止的“Sozialdemokrat”（社會民主黨）第二版却停滯了。直到一八八三年我纔把牠出版。在這以前，因為個人的障害，我沒有完成這件事情。第二版在丘里希的發行所出版。到一八九〇年刊行第六版，每版各二千五百冊。

反對書物流布的許多障害都打勝了，實際上寄贈本到處都落在警察官之手書冊多被在家宅搜查時沒收。然而此等書冊並沒有遺棄，不過更以無代價的送到別一部分人的手裏——警察官，他們的家族，友人們，恐怕比我們同志還要熱心的在那裏讀着。

到一八九〇年，社會主義法令廢止，我決定本書的完全改作和重要的增補。這便是第九版，於一八九一年在現在的發行所發行。這五十版，內容有顯著的改訂。

本書現在已譯成十四國的語言；有許多國，例如意大利，美國，是改版的。因了塞爾維亞語言的翻譯，本書現在成爲十五國的國語而刊行。

本書這樣開拓了自己的路，不是誇張的說，我想實在可以說是先鋒。但是反對者達反了他的意志，抽給本書傳播的功勞，也不能不說是很多的。

然本書又得到許多的評價。福萊爾教授在他的性的問題（註一）中，稱本書爲「一部有重要價值的書」，大體上不得不認爲有可以無條件的贊同的意義的著作。」雖然照他在別處所說，他的意見未必與我相同，甚至在許多地方是反對的。

這是對於一八八三年第二版的批評，福萊爾教授不知道以後的根本的改變和補訂的增版。因這理由，我不能再說到關於一八八三年版的批評。

英國著述家霍瓦特，在他的著作婚姻制度史（註二）上說起「倍倍爾在他的優等著作婦人與社會主義，向現今的婚姻關係加重大的攻擊。」他簡單敘述了內容後作一結論道：「關於社會主義的著述家提出的救治策應該怎樣看法，又，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否必須在協動的共和體的設立之上，雖然難說，但有一件事却是確實的。就是社會主義者能夠忠實地考察事實而大膽地說述出來。他們對於社會盡一有價值的職分。他們不肯容赦我們在現代國家所苦惱的缺陷。他們明白地指示了婚姻及家族的問題，祇有在與現時的經濟組織的關係內纔能解決。他們更說明了祇有靠婦人的完全的解放和兩性在婚姻上的絕對的對等纔有進步的可能。依了這一切，他們使今日一般人已經抱着關於婚姻生活的高遠的理想這件事，已經成功了。」

婦人運動——資本家的和無產階級的——從本書出版以來，三十年間，在地球上

的文明國多已達到成功在這樣的短時日裏而贏得這樣多幸的結果恐怕是別種運動所沒有的。婦人的政治的並市民的同權的承認，婦人入專門學校的許可，及從前排除婦人的職業的容許，都有很大的進步。雖然像加特力教中央派和福音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一向從他們原則的立腳點反對現代婦人運動的黨派，也從禁遏她們的地位而進步的承認有變更的必要。然而在接近他們的婦人的中間，還沒有完全失却勢力。

有人問，這現象該怎樣說明呢？可以答道，這是在現今一切關係的絕大的社會的及經濟的關係所招致的。例如從前普魯士無產的牧師，要使六個女兒保持相當的身分時，困難的事實，使他棄了理論和洞見。現代的所謂上流社會的多數，不得不贏得相當的身分，雖然沒有女兒的時候，事情也還是一樣。

在指導地位的婦人的激勵，對於進展的大貢獻是不必說的。然而所以能夠得到成功，正如社會民主黨一樣，是現代社會的及經濟的發展的幫助。即使是天使的舌，也祇有在對於所說的反響聲存在的時候纔有效果。當然的，倘使這和普聲更多，那效果便更爲

確實我們雖然生活於社會主義的正中，然大多數人還沒受到這氣味愚昧的處女還沒
有盡滅呢！

最後我要在這裏對於同志魯薩諾夫氏在五十版修改時所盡的廣大的助力，不得
不表示最熱烈的感謝。他做了這工作的大部分。沒有他的助力，要把本書這樣施根本的
改訂而發刊，恐怕是不可能的。因為疾病顯著地減弱了我最近二年間的著作能力，並且
還有別種更重大的工作消費我的時間和精力的緣故。

一九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奧格斯脫·倍·倍爾於柏林賽爾堡。

{XXI}

{註1} August Forel, Die Sexuelle Frage. Buchdruckerei M. Müller & Sohn, München
4. und 5. Auflage, S. 587-589.

{註2} G. S. Howard, A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s. S. 234-235. London, 1904.

付印題記

當這本書付印的時候，譯者沈端先先生囑我代寫一點序言。我也有幾句話想對讀者一說，便答應下來了。

這本書早已成爲世界的不朽的名著，在婦女問題研究者尤其是必讀書。我多年想把他譯成漢文，朋友中想從事翻譯的也很多；但都因爲各有職務，抽不出整段的時間來擔任這個工作，終於不能成爲事實。今年遇到沈先生，說想屏棄一切事務，專事譯書，問我有那一種書可譯，我當時就把這書推薦給他。費了他六個月的長時間的努力，居然脫稿了。這不僅是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光榮，簡直可以說全中國的光榮，雖然這書早已譯成全世界各國的國語了，而譯成中國語是這樣的遲。

著者倍倍爾先生德國人生於一八四〇年歿於一九一二年他本是鑛工出身到二十六歲的時候，爲社會主義者，後來與李卜克耐希同爲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屢被舉爲國會議員，入獄多次，這時纔執筆爲文，於一八八〇年著成本書，原名「婦人與社會主義」(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當時德國在德皇統治之下，對於社會主義的壓迫非常嚴厲，曾有社會主義鎮壓令的頒布，所以本書出版以後即被禁止。然因了本書的空前的成功，出版當初即受社會主義者，勞動者，及婦女的熱烈的歡迎，所以初版不久便即告罄。但爲了禁止出版的命令的嚴厲，各書店都不敢再版，因而中絕者四年。到一八八三年，著者又把內容從新增訂，改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婦人」出版後仍被禁止。但秘密發賣，仍重版至二十餘版。到一八八九年，社會主義鎮壓令廢止，本書遂得公開出版，改用舊名。一八九五年，又加增訂，發行第二十五版。一九〇二年第三十四版出版，又加第四次增訂；一九〇九年第五次增訂，出版第五十版。

婦女問題的解決，本來分爲經濟的與性的兩方面。著者爲社會主義者，所以他的注

重點專在經濟的方面乃是當然的事然而他在本書中竭力主張女子的性的解放說自
然的衝動應該自由的滿足，不受一切社會的束縛，其勇敢的精神，足以使妥協主義者咋
舌。祇是把女子的性的要求視爲與男子同一性質，却不能不說是可商討的一點。至於論
及婦女之經濟的解放，其取材的廣博和議論的透關，在這類的書中幾無其比，對於全世
界婦女的貢獻，實在是再偉大沒有的了。

本書的付印，朋友中頗有恐怕發生意外，加以阻止的。因了本年各處反共反赤呼聲
的高潮，這樣的好意，固然不能視爲過慮。但我敢信現在的政府似乎決不會比德皇統治
下的政府更專制，所以終於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決心把本書出版了。

果然，本月二十日的申報上，載有十八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同學會第二次聚餐會
的演說詞，他說：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業成對待名詞。實則孫先生曾說過「三民主義就是共
產主義」又云，「共產主義爲三民主義之目的，三民主義爲共產主義之方法」又

曾手寫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一節可見孫先生贊成真的共產主義余個人亦覺得社會所以不安寧由於私有財產制度因私有財產制之結果一部分人可以不勞而坐享其成，大部分人雖勞亦不得生活。倘無私有財產制，則人人能如共產學說中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甚好。且多數勞工如煤礦中的工人其生活本極惡劣。共產主義就想將來一切艱苦的工作全用機器工作，由公共機關分配。人不愁無工作，不愁衣食住，人人都平等。那時一定像盜竊票打仗……等等，可以沒有；即有一二野心家，亦無人肯作幫手。則一切痛苦，全然沒有。如此世界，豈非人人所願……

從這幾句話，可以知道雖然政府中人也無不明白私有財產制度的不合理。本書中所主張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共產主義恕我沒有深沈的研究，不能指出其共通點與差異點，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異於現政府所反對的鮑爾希維克這一點，我敢說現政府當局諸公是不會不明白的。所以本書的保障是確實的了。

隨了再來一說本書翻譯的經過。

本書是從日譯本轉譯的。據我所知道的，本書的日譯本共有三種，現在通行的則爲牧山正彥氏譯的婦人與社會主義與山川菊榮女史譯的婦人論。山川女史根據斯退龍女史的英譯本，牧山氏則根據德文原本。沈先生的翻譯，以牧山氏本爲主，間亦參酌山川女史本。但不幸日本政府的書籍檢查，非常嚴厲，其中往往有許多被抹去的違礙字樣。沈先生對於此等抹去的所在，已參照英譯本補足，但有英譯本也略去的，因爲沈先生未能直接閱讀德文，不得已從闕。在排印的時候，我也約略校讀一遍，間或加以修訂。但這樣繁重的卷帙，譯者的精神難免有顧不到的地方，希望讀者能再加以訂正。闕略之處，將來或者能夠再請人根據德文本譯補，於再版時修改。原書的出版，經過五次的修訂，纔成爲一部完善的著作；希望譯本也能有同樣的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章錫琛。

目次

序言·····	七
三十四版序·····	一四
五十版序·····	一七
付印題記·····	二二
第一編 過去的婦人	
第一章 婦人在原始社會的地位·····	一

(XXVII)

366342

一	太古的主要時期	一
二	家族的形態	九
三	母權	一八

第二章 母權與父權之爭

一	父權之發生	二九
二	在希臘神話及戲曲上表現出來的母權之反響	三七
三	在雅典的正妻和媼婦	四三
四	諸民族習俗中殘剩的母權的痕跡	五六
五	國家秩序的發生羅馬民族的消滅	六五

第三章 基督教

七三

第四章 中世紀的婦人……………八三

一 在德國的婦人地位……………八三

二 封建制度和初夜權……………八八

三 都市的繁榮僧院與賣淫……………九三

四 騎士制與婦人崇拜……………一〇一

第五章 宗教改革……………一〇五

一 路德……………一〇五

二 宗教改革的結果三十年戰爭……………一一四

第六章 十八世紀……………一一九

一	德國的宮廷生活·····	一一九
二	重商主義與新婚姻法·····	一二二
三	法國革命與大工業·····	一二六

第二編 現代的婦人(上)

第七章	婦人與性慾·····	一三一
-----	------------	-----

一	性慾·····	一三一
二	不婚與自殺的頻繁·····	一三七

第八章	現代的婚姻·····	一四五
-----	------------	-----

一	當做職業的婚姻·····	一四五
---	--------------	-----

二 產兒的減退·····	一四八
三 金錢結婚與婚姻交易所·····	一五六

第九章 家族之紊亂····· 一六五

一 離婚的增加·····	一六五
二 有產者的婚姻與無產者的婚姻·····	一八三

第十章 當作給養院的婚姻····· 一九五

一 結婚的減少·····	一九五
二 嬰孩殺害及墮胎·····	二〇三
三 爲婚姻的教育·····	二一〇
四 現今婚姻生活的悲慘·····	二二〇

第十一章 婚姻的機會……………二二九

- 一 兩性的數關係……………二二九
- 二 婚姻的障礙與禁遏婦人的過剩……………二四八

第十二章 市民世界的社會制度——賣淫……………二六七

- 一 賣淫與社會……………二六七
- 二 賣淫與國家……………二七四
- 三 婦女賣買……………二八八
- 四 賣淫的增加與不婚之母……………二九五
- 五 風紀上的犯罪與性病……………三二五

第三編 現代的婦人(下)

第十三章 產業界的婦人……………三二五

一 婦人勞働的發達及其擴張……………三二五

二 既婚婦人的工場勞働家庭工業及健康上有害的工業……………三五三

第十四章 爲教育而鬪爭的婦人……………三七三

一 家庭生活的革命……………三七三

二 婦人的智力……………三八二

三 男女在生理上及心理上的差別……………三九〇

四 達爾文學說及社會狀態……………四〇二

五 婦人與自由職業……………四一一

第十五章 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四三一

一 求私法上平等的鬭爭……………四三一

二 求政治上平等的鬭爭……………四四一

第四編 國家與社會

第十六章 階級國家與近代無產階級……………四七七

一 現代的社會生活……………四七七

二 貧富的隔絕……………四八七

第十七章 資本主義產業的集中過程……………四九三

一	工業驅逐農業·····	四九三
二	貧困的增大及大工業的優勢·····	四九八
三	富的集中·····	五一七

第十八章 恐慌與競爭·····五二七

一	恐慌的原因及結果·····	五二七
二	中間職業及生活費的暴騰·····	五三三

第十九章 農業革命·····五三九

一	海外競爭與田園荒廢·····	五三九
二	農民與大地主·····	五四二
三	都會與農村的分離·····	五五五

第五編 社會的社會化

第二十章 社會革命……………五六一

一 社會的變革……………五六一

二 徵收物的徵收……………五六四

第二十一章 社會的根本法則……………五七一

一 勞働能力者全部的勞働負擔……………五七一

二 利害的調和……………五七六

三 勞働的組織……………五八三

四 勞働生產力的增進……………五八六

五	勞心勞力差別的撤廢	五九七
六	消費的增加	六〇一
七	萬人平等的勞働義務	六〇四
八	商業的廢止及運輸交通的變化	六一一
第二十二章 社會主義與農業		
一	土地私有的廢止	六一五
二	土地的改善	六一八
三	耕作方法的變化	六二三
四	大農法及小農法電氣的應用	六二五
五	將來的葡萄栽培法	六三六
六	土地瘠瘠的防止法	六四一

七	都會與鄉村懸隔的消滅·····	六四六
第二十三章	國家的廢滅·····	六五一
第二十四章	宗教的將來·····	六五五
第二十五章	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	六五九
第二十六章	新社會的文學及藝術·····	六七五
第二十七章	個性的自由發達·····	六八一
一	生活的安易·····	六八一
二	營養方法的變化·····	六八四
三	公共廚房·····	六八八

四	家庭生活的變化	六九二
第二十八章	將來的婦人	六九七
第二十九章	國際關係	七〇九
第三十章	人口問題	七一七
一	人口過剩的恐怖	七一七
二	人口過剩的生產	七二一
三	貧窮與繁殖力	七二五
四	人類不足與食糧豐富	七二九
五	社會狀態與生殖力	七三九
結論		七四九

第一編 過去的婦人

第一章 婦人在原始社會的地位



一 太古的主要時期

被壓迫是婦人和工人共同的運命。雖則壓迫的形式，因時代與國家而不同，但壓迫是依然存在着。在長期間的歷史的發展中，被壓迫者屢次意識到被壓迫的認識，而變遷或緩和了他們的地位，但他們能够在原因之內，探知這種壓迫的本質，這是婦人和工人同樣，是現代纔有的功績。在以成功的期望，開始排除這種不正的狀態的運動之前，非認識社會的本質和為社會發展的基礎的法制不可。但是，這種運動的範圍和深淺，是以被虐待階級間普及的知識，和他們所有的運動的自由的分量為標準的。在這兩點，婦人因

爲風習教養及被限制的自由的原故，所以不及工人。更有一件事，就是繼續了數世紀的狀態，遂成爲習慣，而且從傳統和教育兩方面，看作「自然」的樣子了。所以到了現在，婦人還將自己的從屬的地位，看做好像自明之理一樣，要使她們了解這種地位的不應該，她們也和男子一樣，在一切，是不劣於男子的社會之一員，是狠不容易的事。

婦人和工人的地位，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婦人有一件事，都先於工人，就是她們是最先做奴隸的人類，「奴隸」這種人類未曾存在之前，婦人已經是奴隸了。

一切社會的從屬和壓迫，是起因於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經濟的從屬。婦人已久處這種經濟從屬的地位。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但是關於進化的智識，是比較的狠新。好像聖書上所說的創造世界的神話，不能和無數正確的有根據的地質學，自然科學歷史學等相對峙一樣，關於人類創造和進化的神話，當然也不能維持了。當然，進化史並非已經全部明瞭，已經解明的部分，關於意義或在諸現象的關係，在研究者之間，有不少不同的意見，但在全體上，明確和一致，已經成立。

了，總而言之，人類決不如聖經上所說的一般，一組男女，像文化人一般在世界上出現，而是在無限的長期間，從純然的動物狀態，漸漸的解放，經過進化的階段，其間經歷了多樣的社會和男女的關係而到了今日的狀態，這是無疑的事實。

關於男女關係和貧富關係，現在的無知識者或者欺瞞者說：「這是不斷的是這樣的，」而且「這大概是永久不變的吧！」這種主張，不論那一點看來，多是虛、偽、淺、薄、和欺詐！

略述原始時代的兩性關係，在本書的目的上，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要從此證明以下的事實的原故。就是在古代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已經因生產方法和生產物分配方法的變化，而影響於兩性間的關係，因此，今後生產和分配方法的變動，兩性關係也，必、因、之、而、變、動！不論什麼，沒有「永久不變」的，在自然界和人生，多是一樣。永久不變的祇有「轉化」和「變遷」自身而已。

在能够回顧的人類社會進化中，最初的人類集團，是游牧民的「羣」(Herd)。因

爲人口的增加，和草木的根葉漿汁等糧食採取困難的結果漸漸的分離去另找新的住所。(註一)

這種和野獸近似的狀態——我們雖則沒有記錄的證據，但是我們從歷史和現在尚存的野蠻民族的種種文化階級，可以知道——的確是存在過的。人類不是因造化者的召喚，起初就是高等文化人一般出現於世界，而是在無限的遲緩的進化過程中，走了多樣的階級，在消長無常的文化和不斷的同種分化之內，在一切地域，一切地帶，不絕的進步，纔到了現代一般高級的文化地位。

在某地方，大民族屬於狼進步的文化階段，其他民族在種種地方，立於種種不同的文化階段。這是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過去，和人類在進化的長期間過程中所經歷的路線。假使，一旦我們能夠決定了可以指示研究文化的，普遍的，一般承認的觀察根據，那麼將有許多事實發現，可以使過去和現在的人類間的關係完全明瞭。那時候，我們現在所不能理解的，被淺薄的批評者非難做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象，可以明白，可以看

作自然。——從巴霍芬 (Bachofen) 以來，梯洛耳 (Tylor)，麥克來納 (Mac Lennan)，羅僕克 (Lubbock) 等多數學者，開始剝落遮掩我們人類進化史最初期的覆布，此後有了莫剛 (Morgan) 的基本的著作，和昂格士 (Frederick Engels) 關於經濟政治的許多歷史的事實的補充，到最近庫諾 (Cunow) 確認了其中的一部，和訂正了其他部分。

(註二)

昂格士繼莫剛之後，因為有了他的優秀的著作中明確的敘述，在各種文化程度不齊的民族生活中，難於理解的和似乎矛盾的事象，得了解決的光明。從此我們纔能洞察人類社會長期間的構造。我們因此能夠知道，我們從來對於婚姻家族，國家等解釋，完全是錯誤，這種多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一幅想像畫而已！

關於婚姻家族國家等所證明的，也可以適合於婦人問題。就是她們在諸進化時期所取的地位，和當作「永久如此」的顯然不同。

莫剛——昂格士也是如此——將人類進化的歷史，分作野蠻未開和文明三個時

代。他更將上面的兩個時代，各分爲初期、中期、後期，各期都用食糧及生活資料的獲得和因此而施設的改良來區分。莫爾依了後來由馬克思 (Karl Marx) 昂格士 所確立的唯物史觀的精神，以爲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徵，是發源於一時代的生產過程和生活資料獲得方法之進步，和因這種進步而引起的生活變遷之內。在野蠻時代的初期，是人類的幼年時代，這時期的人類，一部分住在樹上，以果實和草木的根作爲主要的食物，但已經有了明瞭的言語。野蠻時代的中期，纔知道利用小動物（魚蟹之類）營食品，開始火的應用，和武器的製造。起初從木石製造槍棍，以此開始打獵，大概并和隣近的人羣，開始了因食物，住所，獵場的戰爭。這種時期，現在還存在非洲、澳洲和普里耐瀉 (Polynesia) 的少數種族之間。野蠻時代後期的特徵，是武器的完成和弓箭的製作。開始用植物的纖維和葦類，編製筐子，和製造銳利的石器。此後，因爲製造小屋和小舟，漸漸知道木材的加工，從此生活狀態，已經是多方面的了。已經製成的工具和器物，使人類能夠獲得必要的食物以維持更大的人類社會。

莫剛以陶器的發明爲未開時代初期的開始。獸類的馴養，肉及乳類的採取，皮，毛的利用，多在這時期開始。同時並知道了植物的培養。在西方培養玉蜀黍，在東方種植玉蜀黍以外的穀類。在未開時代的中期，東方飼養家畜盛行，西方則從事以人工灌溉的食用植物的培養。用太陽曬乾的瓦石來建築，也在這時期開始。因爲畜類的馴養，促進了家畜羣的養育和牧人生活，又因養育人畜的必要，誘起穀類的耕作。因此人類有了大規模的住所，和食糧分量及種類之增加，食人的風習，漸漸消滅。

未開時代的後期，起於鐵礦的溶解與文字的發明。此後發明了鐵的犁頭，因之可以大規模的耕作，發明了鐵斧和鐵鋤，因之可以採伐樹木。和鐵之製造同時，開了許多新的活動範圍，因之給人類以許多不同的生活形態。有了鐵的工具，便可以很容易的製造舟車房屋，同時發明了鐵的鑄造和更巧妙的手工，製造完善的武器的技術，和週繞都市的城壁，多從這時代開始。一方更因爲文字的發明，便能保存和流佈神話，詩歌和歷史。

東洋及地中海沿岸諸國，其中尤以起於埃及希臘意大利的生活樣式，在此後很久

的期間，給歐洲及世界各國的文化發展上，以重大的影響。這是社會變遷的淵源。

(註一)「天賦人權說及民約論多以為人類進化當初是孤獨的人，這是完全沒有真實性的想像。和歷史的知識同樣，從人類生活形式的輪迴的推測，也可知道是無價值而錯誤的。人類是羣居動物，就是屬於互相永久團結而生活的動物之一。」(Ed. Meyer, Über die Anfänge des Staate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den Geschlechtsverbänden und Zum Volkstum, 1907.)

(註二)巴蓋芬於一八六一年著母權論 (Das Mutterrecht) 是關於從宗教法律方面考察古代婦女政治的研究。Stuttgart, Verlag von Kraiss und Hoffmann.——

莫爾的基礎著作，是叫做古代社會 (Die Urgesellschaft) 的總論。是關於從野蠻經過未開而到文明的人類發達的研究。Verlag von T. H. W. Dietz, Stuttgart 1891。同書店還有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Friedrich Engels, Der Ursprung des Familien,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Vierte vermehrte Auflage, 1892.) 和澳洲人的親族制度及家族發達史的圖文 (Heinrich Cunow, Die Verwandtschaftsorganisationen der Australier. Ein Beitrag Zur Ethnologischen Geschichte

二 家族的形態

在野蠻和未開時代，與文明時代的兩性及社會關係，有顯著的不同。巴霍芬和莫剛以根本的檢索，來研究這個問題。巴霍芬精密地研究古代文書，和神話傳說歷史上使我們完全覺得奇異的現象。——研究與後世及現代的現象有許多類似的事件的本體。莫剛在住在紐約州的依洛瓜（Troquois）人之間，過了二十年，以他的見聞所及，洞察了印地安（Indian）人的生活家族親族諸關係，更以此為基礎而觀察各方，纔得到了正當的解釋和說明。

巴霍芬和莫剛以各人的方法，發見了進化初期的民族，與有史時代，現代文化民族間的兩性關係，根本不同。尤其是莫剛，因為他長時期的住在北米依洛開養人中間，所以以他的觀察研究為基礎，發見了文化狼狽的民族的家族和親族制度，和我們根本不同。

但在最初期文化階段的一切民族，却互有相仿的制度存在。

莫剛在依洛開賽人中間住的時候，發見了當時有一種雙方容易離婚的一夫一妻制。他們叫做「對偶家族」。此外他還發見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親族關係的稱呼。照我們的意見，對於這種稱呼的適用，當然沒有疑問，但他們却適用於完全不同的關係。依洛開賽的男子，不僅稱自己的孩子爲子女，對於弟兄的孩子，也如此稱呼，弟兄的孩子，也叫他父親。與此相反，女人不僅叫自己的孩子爲子女，對她姊妹的子女，也同樣稱呼，孩子們也叫她母親。但，女人叫她的弟兄的子女爲甥姪，子女們叫他姑母。兄弟的孩子們，互稱兄弟姊妹，姊妹的孩子們也是如此。一方面，女人的孩子和她的兄弟的孩子，却互稱從兄弟或從姊妹。我們於此，可以知道，這種親屬關係的稱呼，和我們一般指示親族關係的親等不同，而是指示親族的性別的一種奇妙的稱謂。

這種親族制度，不僅在美洲土人、印度原住民——特剛（Dekan）地方的獨拉維地安族、奧達司湯地方的加賀拉（Gairra tribes）族——之間存在，據巴霍芬以來的調查，

這種類似狀態是存在於一般原始時代而無疑！現在以這種確定的事實，去廣泛地調查現存的野蠻或未開民族的兩性和家族關係，巴霍芬在多數古代民族之間，莫爾在依洛開賽人間，庫諾在澳洲人間，以及其他學者在其他民族之間，發現了社會的和性的狀態，是世界一切民族進化的根底。

因莫剛的調查，更發現了其他有趣的事實。依洛開賽人的對偶家族，和他們所用的親族關係的稱呼，明明是矛盾的，但一方面，在他們之間，事實上和這種祇存名稱的親族制度相照應的家族形態，在十九世紀的前半，還在桑道衣島 (Sandwich Islands) (爪哇) 存在。但在爪哇的親族制度，却並不和這地方所實施的家族形態相照應，而是一種指示更原始的家族形態的制度。在這地方的兄弟姊妹的孩子們，都沒有例外的互稱兄弟姊妹。他們不僅被當作他們父親和父親的兄弟的共同孩子，和當作母親和母親的姊妹的共同孩子，並且毫無區別的是他們兩親的兄弟姊妹的共同孩子。

所以爪哇的親族制度，比之現存的家族形態，在更低一層的文化階段。爪哇和北美

印地安人間所現存的兩種不同的親族制度，已經不和實際的狀態相照應，而是由一種較高的形態所超越的事實。關於這一點，莫爾說：「家族制度是能動的要素，而決不會停止。和社會從低的階段發展到更高的階段的程度相照應，家族從低的形態進步到高的形態。但血族組織，却是受動的。這不過是家族制度經過一定時期所有的進步，隔了長時間之後的一種記錄而已。祇有家族急劇地變化的時候，纔受根本的變化。」

現存制度的代表者們當做不可傾覆的真理而擁護着，到現在還當作一般標準的解釋——就是現在的家族形態是從古來已經如此的，我們假使要維持一般文化，非今後永久保存着不可的解釋，因為研究者發見了以上的事實，證明了完全是誤謬和決難保持的。從太古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在最低文化階級的兩性關係，和後世完全不同，當時的狀態，從現代人眼睛看來，是一種怪異和亂倫的泥池。人類社會進化的各階段，和各有不同的生產條件一樣，各有不同的道德律。但這種道德律不過是當時社會狀態的投影畫而已。道德是由風俗習慣而來，風俗習慣，在最深的本性，不外是適應於一定

時代的社會的要求而已。

據莫剛所得的結論，在野蠻時代的初期，性交行於血族團體之內，一切男子屬於一切女子，一切女子屬於一切男子，所以一般是亂婚的。一切男子在多妻制度，一切女子在多夫制度之下生活。因為夫妻的公有，因之有兒童的公有。斯屈拉僕（Sergo）（在紀元前六十六年）報告說男人和自己的姊妹或自己的母親性交。假使和聖經所說的一樣，人類是由一組的男女所繁殖，那是除了近親結婚之外，人類是沒有繁殖的可能。聖經在這種重要的地方，自己矛盾。據聖經說加因（Cain）打殺了他的哥哥阿倍耳（Abel）之後，離開了上帝，移住到窮苦的地方，在其處碰到了他的妻子，因此得了一子。但是她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加因的兩親，不是世界上最初的人類嗎？據猶太的傳說，加因和阿倍耳還有兩位姊妹。他們因為近親結婚，纔得了後嗣。基督教聖經的翻譯者，似乎抹殺了對他們不利的事實。印度的童話，可以證明原始時代的亂婚，——就是人羣的種族結婚，在內部，性交是沒差別的。——據這種童話，蒲拉馬（Brahma）和自己的女兒薩拉伐司底

(Sarasvati) 結婚。同樣的神話，在埃及和北歐的愛達 (Edda) 也有。埃及的神恩蒙 (Ammon) 是他母親的丈夫根據愛達，奧亨 (Osh) 是他女兒菲立加 (Friga) 的男人！(註一) 還有愛特洛夫，巴司將說：「在司哇梗符拉耶 (印度王族) 的女兒，有自由選擇丈夫的特權。移住於加比拉浦的四兄弟，以他們五姊妹中的長姊浦利亞做王母，而和其餘的結婚。」(註二)

據莫剛的推定，兩性間一般的混亂狀態，不久便進化到較高的性交的形態。他定名做「血緣家族」。這時代以世代來區別結婚團體——就是在一親族團體之內，祖父母們互為夫妻，他們的兒女們，也做成共同的夫妻，所生的子女，到了相當的年齡，也同樣做共同夫婦。這是在內部行無分別的性交的最低階段的親族團體相對立的——就是，同年輩的，可以性交，不同輩的，則不可。於是性交行於兄弟姊妹及第一第二乃至更遠的從兄弟姊妹間，他們一切，多互為兄弟姊妹。和這種家族形態相應的親族關係，在前世紀的前半，在爪哇還留着名目，但事實上早已沒有了。照美洲印地安人的親族制度，兄弟

姊妹決不能做一個孩子的父母，但爪哇的親族制度則以為可以的。血緣家族還在海洛特他司 (Herodotus) 時代的麥薩開脫 (Massagetae) 人之間存在。他們說：「誰都可以娶一個女人，但他不能不許可別人使用她。」……「假使男子歡喜一個女子，不論何時，他可以將他的箭筒掛在車前，而放大膽子和她同棲。……這時候，他用杖插在地上，當作自身的行為的標識。……而實行公然的性交。」(註三) 巴霍芬更在里基 (Lycaeus) 人，愛脫拉司克 (Etruscans) 人，克來德 (Creans) 人，雅典 (Athenians) 人，來司比亞 (Lesbians) 人，埃及 (Egyptians) 人之間尋出了類似狀態的證據。

據莫剛說，血緣家族之後，產生了第三的比較的高級的家族團體。他命名為「浦那羅亞 (Punaluan Family) 家族」。浦那羅亞 (Punalua) 是「親愛的夥伴」的意思。莫剛的見解，以為血緣家族是起因於以世代別構成的婚姻階級，是比浦那羅亞 家族更古的原始體制。但庫諾在他的著書中，却不贊同此說。他以為血緣家族不是最古的性交形態，而是和親族團體同時產生的中間形態，就是變遷到純氏族制度去的過渡階

段，此後，在血緣家族之內纔發生了因年齡的階級區分和「圖騰團體」(Totem)區分。(註四)庫諾更以爲階級區分不能排斥橫系的親族間的性交，而是禁止上下親系的親族間，——即父母和子女，姑母和姪兒，叔伯和姪女間的同衾。

庫諾因爲主張自己學說的正當，曾舉了許多證據。但除出和莫剛意見不同的兩三點之外，對維司他麥(Westermann)的駁論，却極力爲莫剛辯護。他說：

「即使莫剛的假說，有二三錯誤，其他的也祇有局限的確實性，但他確定了北美美舍台姆團體和羅馬氏族制的相同，及證明了現代親族制度和家族形態是經過了長期間進化的產物，這種功績，誰多不能否認。因此纔能使最近的研究得到相當的可能，因爲基礎已經打定，所以我們纔能在上面建築。」他更在他的著作中，說明他的著作的一部分，是關於原始社會的莫剛著作的補遺。

維司他麥和司他而開(Starches)——吉格拉(Ziegler)不過是祖述他們的主張而已——多不能不承認家族的起源和發展和他們市民所臆測的不同。庫諾對吉格

拉的師祖們所加的駁擊，關於對莫剛的論難，狠足以打破這種狂信的附和者的迷妄！

(註一) 吉格拉在他的著作中，噴笑人們在神話裏附加文化史的意義。這種見解，狠可以表明自然科學者的淺薄。神話裏面，包涵狠深的意義，這是「民族精神」的由來，以極古代的民族道德習慣為基礎。這種道德習慣，後來漸漸消滅，祇在神話中保存了一些餘燼。所以假使能夠確實地把握了解明神話的事實，便可以得到對歷史意義的一種確實的根據。

(註二) Dr. Adolf Bastien, *Reisen im Innern des Archipel, Singapore, Batavia, Manilla, und Japan*. S. 12. Jena 1869.

(註三)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註三) 圖騰是親族團體。各親族有一種圖騰動物，例如大斷齒，袋鼠，愛米由鳥，狼，熊等。團體以這種動物為名。圖騰動物，在團體內視為神聖，受特別的尊敬。所屬的團員對這種動物，不准殺食。圖騰動物，和中世紀職工組合的守護神，有相仿的意義。

三 母 權

據莫剛說，浦那羅亞婚姻（半血族羣婚制）起源於肉親兄弟姊妹——尤其是母系的——的排除。在一個女子有多數丈夫的時候，父系是不能證明的，所謂父系是造出來的話。在一夫一妻制的今日，父系依然是歌德（Goethe）在修業時代（Apprenticeship）所說的一般，不過是「祇有準據於良好的信用」而已。假使父系在單一婚制時代尙且含混不清，那麼複數婚制時代當然不能證明，祇有母系的血統是無疑而不可爭的。所以孩子們都叫做芽子（Geme）而屬於母權之下。在原始文化階段，人類社會關係的澈底的變革，多是很慢的進行，所以從血緣家族到浦那羅亞家族，也需要長久的歲月，且因許多逆轉——這是到後代還有的——而中絕。使浦那羅亞家族發達的直接外部原因，大概是因為畜牧耕作的必要而取得新土地，因之有了分割激增的人口之必要的原故。還有，在較高的文化階段，關於兄弟姊妹間性交的害處和非禮的概念，漸漸萌芽，乃至要求相異的婚姻制度。據庫諾的報告，加松（Gaston）在南澳洲的一種族地埃利（Dierries）

人之間，發見了趨於摩耳圖（Mordun）（親族團體）的一段優美的傳說，很可以證明上面的事實。傳說是：

「世界創造之後，父母兄弟姊妹們和近親者，多是無差別的結婚，因之得了不好的結果。因會長的進言，考究如何纔能免去這種惡害。商量的結果，大家到摩拉摩拉（Molamora）（大精靈）那裏去祈禱。摩拉摩拉回答說，各種類多各自分成支隊，各支隊多以生物或無生物譬如野狗，小老鼠，愛米由鳥（The emu）兩，大蜥蜴等為名。同一集團的團員，不准互相結婚，但和他集團則可以的。譬如野狗隊的兒子，不能和野狗隊的女兒結婚，但他們多可和別的隊的子女結合。」

這個傳說，比聖經的傳說容易明瞭。很簡單地指示親族團體的發生。此外保羅·拉法兒（Paul Lafargue）在新時代（註一）以犀利的文筆，完全證明了亞當（Adam）夏娃（Eve）多不是個人的姓名，而是有史以前猶太人集合的民族名稱。拉法兒用這種論證，解釋了創世紀中從來不能了解的許多矛盾的章句。還有倍耶（M. Beer）也在新時

代（註二）發表，現在猶太人之間，尙存一種婚姻習慣，凡新嫁娘的名字，不能和新郎的母親的名字相同，否則家族間必有疾病，死亡，或者其他的不幸。這更可以證明拉法兒的解釋的不錯。氏族制禁止同一氏族內男女的結婚，所以媳婦和婆婆同名，照氏族的精神，以爲是同一的血統。現在的猶太人，當然不知道禁止血族結婚的古代氏族規律和他們迷信的關係。這種目的，在防止族內生殖的退化，這種氏族規律，雖在數千年之前已經破棄，但到現在傳說變了上述的迷信，依然存在。

從馴養動物得來的經驗，大概使他們覺悟到族內生殖的害處。這種經驗，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看聖經的創世紀第三十章三十二節以下，可以知道。據說耶可步知道欺騙他岳父的法子，就是使斑的仔羊和山羊生產，根據他養父的約定，將所生的羊歸了自己。古代伊司拉兒人遠在達爾文之前，已經在實地研究達爾文主義了！

說及古代猶太人的狀態的時代，順便引證幾個另外的事實，可以釋明他們實際上在實施母系承繼。創世紀第三章第十六節說及婦女的時候說，「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

夫必管轄你。」這句話又變爲「你離開父母，去從你的丈夫，」但同書第二章二十四節則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同樣的說話在馬太福音十九章五節，馬可福音十章七節，以弗所書（Ephes）五章三十一節中重複着。這種事實，是使母系承繼起因的命令，但聖經的解說者，不知道正當解釋，所以全然呈了完全錯誤的外觀。

民數記三十二章四十一節，也曾說及母系承繼。這是說匪理（Gad）的父親是猶太族，但他的母親是瑪拿西（Manasseh）家族，匪理被人家叫做瑪拿西的兒子，而繼續了她的家族。在尼希米記（Nehemiah）七章六十三節中，也有說起古代猶太人母系承繼的一例，就是說某祭司的兒子，娶了一猶太族巴西萊（Bathila）族的女兒，因之人家叫他巴西萊的兒子。如此，他們不從父親，而從母親的姓氏。

據莫剛說，在浦那羅亞家族，某家族團體的一個或多數同輩的姊妹，和他家族團體的一個或多數同輩兄弟相結婚。肉親的姊妹或第一第二的從姊妹，是她們共同的丈夫

的共同妻子。但她們的兄弟却不能做她們的丈夫。這樣因族內生殖的廢止，新的家族形態使宗族得了更有力更迅速的發展。

浦那羅亞家族的親族關係，如下述一樣：我的母親的姊妹的孩子，是母親的孩子，我的父親的兄弟的子女，就是父親的子女。而他們多是我的兄弟姊妹。反之，我的母親的兄弟的子女，是母親的甥姪，我的父親的姊妹的子女，也是父親的甥姪，而他們多是我的兄弟姊妹。再，我的母親的姊妹的丈夫們就是母親的丈夫，我的父親的兄弟的妻子們，就是父親的妻子。但我的父親的姊妹，和我的母親的兄弟，則排出家族關係之外，他們的孩子們，是我的從兄弟姊妹。（註三）

因為文化進步，兄弟姊妹間的性交，漸漸淘汰，更漸及於母族的較遠的旁系親族。於是發生了一個新的血族團體，這就是氏族，氏族最初的形態，是由肉親或遠緣的一系列姊妹——包含他們的孩子們——和她們的母族的肉親或遠緣的兄弟們組織而成。氏族有一個宗母，從她起有每代的婦人後繼者。她們的丈夫，不屬於他們妻子的血族團

體（即妻的氏族），而屬於她們的姊妹的氏族。她們的丈夫的孩子屬於母親的家族團體，根據母親的血統。母是家族的首腦，於此發生了「母權」，成了長期間家族關係和相續關係的基礎。婦人——限於由母親承認血統的——有出席氏族會議和投票權，並得選舉和改選平時代表者（*Sachems* 酋長）及戰時首領。

關於承認母權的里基人，海洛特他（*Herodotus*）說：「他們的習慣，一部是克里來德（*Crem*），一部是加里亞（*Carian*）的。但他們有一種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同的習慣，就是你問里基人你是誰的時候，他回答他自己的名字，母親的名字，和母系的族名。還有，自由民的婦人和奴隸結婚而生的子女，仍舊是自由民，但自由民男子和外國婦人結婚或納妾而生的孩子，即使他父親是國家的最高人物，也完全沒有市民權的。」

當時，人們不說「父的財產」（*Patrimonium*）而說「母的財產」（*Matrimonium*）；不說「家族之父」（*Pater Familias*）而說「家族之母」（*Mater Familias*），故鄉叫做親愛的「母國」和上述的家族形態一樣，氏族也是財產共有，是共產的家政。婦人是家

族間的指揮者先導者，她們在家族內部和關於宗族的家務，多享最高的尊敬。她們是爭論的仲裁者裁判官，和指導文化的祭司。古代屢次有女王出現，又如埃及王子當國的時候，女王也有偉大的勢力，凡此等等，多是母權的結果。這時代的神話，多以女神當作題材，譬如 Astarte, Ceres, Demeter, Latona, Isis, Frigga, Freya, Gertha, 之類。婦人神聖不可侵犯，弑母是窮凶極惡，假使有了這種犯罪，須命全部的男子去復仇。殺人的復仇，是宗族的男子們共同的事業，假使別宗族的人侮辱了自己宗族的一個，各人多有報復的義務。婦人的擁護能够使男子格外勇敢。這種母權的效果，在古代民族的一切生活關係中表現出來。——譬如在巴比隆 (Babylonians) 人，阿司利亞 (Assyrians) 人，埃及 人，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羅馬建國以前的意大利民族，斯基塔 (Scythians) 人，加里亞 (Gauls) 人，依倍利亞 (Iberians) 人，康他倍利亞 (Cantabrians) 人，日爾曼尼亞 (Germans) 人之間，婦人在當時占有了後來永久不能占有的地位。塔西司 (Tacitus) 在他的著作日爾曼尼亞 (Germania) 內說：「日耳曼人相信婦人身上有一種神聖的

豫言者寄託着，所以他們尊重女人的忠告，聽從她們的宣示。」關於埃及婦人的地位，西查（Caesar）時代的地洛特兒（Diodorus）非常的憤慨，因為在埃及供養父母的不是男兒，而是女子，他在將家庭和公堂生活的權利讓給女性，而許以自由——在希臘人和羅馬人心目中，這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的尼羅河畔，對男性表現出侮蔑的態度。

在母權制度之下，比較的能够保持和平的狀態。一切的關係非常狹小，生活也簡單。各種族互相分離，且各尊重雙方的領界，假使某種族被攻擊的時候，男子們擔負防禦的義務，女子們是他們最有力的後援。據海洛特他說，斯基塔的婦人參加戰爭，並且，處女們非殺死一個敵人不準結婚。在古代男女肉體和精神的差異，不像現代一般利害，在野蠻民族和未開民族之間，男女大腦大小的差別，比之現代文明民族，真是很少。在野蠻未開時代，男女的體力沒有多大的差別，關於此點，不僅古代著作家可以證明，以勇敢精悍著名的西部非洲的阿桑特（Asantes）的婦人軍和達霍米（King of Dahomey）王的女軍也是一種證據。關於古代德國婦人的塔西司的判斷，關於依倍里和蘇格蘭婦人

的西查的報告，多可以作證。哥倫布在桑他庫志（Santa Cruz）的前方，不意他和一隻印地安人的小船交戰，戰國中女子和男子一樣的勇敢地作戰。我們的見解，更可因哈佛洛克、德里斯而證明：「據約翰生說，剛果（Congo）的安同皮司（Andombis）族的婦人，非從事劇烈的勞動，和搬運物件不可，但她們的生活却很幸福，她們常比男子強壯，體格非常發達，有非常漂亮的容貌的也不少。」關於同地方埃依米的馬尼耐馬族，帕克說：「這地方的人，身體多很雄壯，婦人更好看，她們能夠和男人一樣的負重。」北美的印地安人會長對哈恩（Hearn）說：「女人是生成善於勞動的。不論那個女人，多能負擔或舉起二個男子能挑的重量。」山隆（Schellong）根據人類學，精密地調查德爾其尼（New Guinea）的拍胖（Papuan）族之後，發見了女子的骨格比男子強壯。在中部澳洲地方，丈夫往往因為妬嫉而打他的妻子，但妻子能够不用別人幫助打勝她的丈夫，在古巴（Cuba）女人和男子共同作戰，並享有完全的自由和獨立。印度的某種族，北美的畢白洛司（Pueblos）人，南美的巴太古尼（Patagonian）人，女子的身體多和男子一

樣大，在俄國，男子的身長，不像英、法人一樣的相差得很遠。（註四）

但在氏族內部，婦人有時候很嚴厲的支配一切。過分的懶惰，或者過分的愚蠢，因之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的男子，往往被逐出族，他們祇好回到不歡迎他的自己的氏族，或者比較的對他寬大的別的氏族去。

李文司頓

（Livingstone）非常驚異地發見了非洲內部土人的結婚生活，到現

在還保有這種特徵。這是一八五七年倫敦發行的他所著的在南非洲的傳道旅行和探險中所記載的。他在桑倍西（Nahbezi）遇着了一種很強健的從事耕種的伐龍達

（Ualonda）族黑人，在他們之間，他發見了起初以為不能相信的葡萄牙人的報告——

就是婦人占有優越的地位的報告，是實際的事實。她們有評議會的組織。結婚了的青年，須得脫離自己的部落而加入妻子的部落，對於妻子的母親，有終生侍養的義務。萬一離婚的時候，子女歸母親所有。但女人須得養活男人，李文司頓更發見了男女間因為細事爭執的時候，男子並不對女人發怒。他還看見了解了女人的怒的男子，往往受胃的懲罰，

——就是不准他喫的懲罰，他說男子爲着要喫回到家裏，但女人將他趕出，結果他一無所得。他既餓且倦，走到村中人多的地方，爬在樹上，用可憐的聲音說：「請你們聽！我是和女人們結了婚了，但是，她是我的魔女！我變了獨身了！我沒有一個妻子！這樣對付我一般的紳士，莫非是應當的嗎？」

(註一) 9. Jahrgang 1891, S. 224, ff.

(註二) 12. Jahrgang 1893—94, S. 119.

(註三) Fr.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usw.

(註四) Havelock Ellis, Mann und Weib, S. 3 bis 4, Leipzig 1894.

第二章 母權與父權之爭

一 父權之發生

因爲人口增加，發生了多數的姊妹氏族，後來更產生了女兒的氏族。對於這種新氏族，母的氏族成爲一種 *Phatrie*（氏族之一種），多數的 *Phatrie* 結成一個種族。這種社會組織，非常堅固，到古代氏族規律廢止之後，依然是古代國家軍國組織的基礎。

種族互相分裂，他們多有同一的規律，各種族之內，多能識別從前的氏族。但氏族的規律，嚴禁兄弟姊妹乃至母族最遠的親族間的結婚，不久便發生了破綻。各氏族的關係，因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愈加複雜，別個氏族間的結婚禁止，漸漸不能實行，終歸消滅。當

生活資料的生產，還在最下階級，不過爲滿足極單純的需要而已的時代，男女的能力，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因爲分業增進，故不僅機能分裂，職業也開始分裂。漁業狩獵牧畜農耕等，各要求特別的知識，更進一步，促成了工具的製造，而這種工具却大概爲男子所有。所以男子在這種發展的時候，事實上成了富源的主人和所有者。

因爲人口增加，和努力圖謀占有廣大的牧場和耕地，不僅開始了圖占優良的土地的鬭爭，並發生了對於勞働力的需要。勞働力愈多，產物和畜羣也愈大。這種事實，不久便變爲掠奪婦女，和將被征服者作爲奴隸。這兩種要素，加進古代民族的規律之內，便成爲和規律不能調和的事實。

此外還有一事，因爲工具器物武器等需要的增加，發生了手工業。手工業獨自發展，漸漸和農耕分離，產生了專門從事手工業的職業，他們關於財產和財產相續，有了全然不同的利害。

血統由母系傳遞的時候，氏族的成員，因母方親戚的死亡而接受遺產，財產仍舊剩

在氏族之內。但在父親成爲財產所有者，——家畜奴隸武器工具的所有者，並且有了手工業者 and 商人的新狀態之下，父的財產，因爲屬於母的氏族，所以他死之後，財產不歸他的兒子，而歸他的兄弟姊妹，姊妹的女子，或者姊妹的後嗣。他自己的兒子，非空手走出不可。於是，要改革這種狀態的要求，非常有力，終於發生了改變。複數婚改作對偶家族，一定的男子和一定的女子同棲，因此所生的子女，是他們自己的子女。氏族規律使結婚困難，一方因上述經濟的理由，人們多希望新的家庭生活，因之對偶家族漸漸增加。根據共產制的古時狀態，漸和私有財產不能兩立。階級和職業，使人類有選擇住所的絕對必要。因爲有了商品的生產，漸漸和鄰近的民族開始交易，遂產生了貨幣經濟的要件。指導和支配這種發展的，是男子居多，因之他們個人的利害，漸漸和古代氏族規律抵觸，甚至有利害完全相反的事實。因此氏族意義，漸漸減少，終至經濟的意義完全消滅，祇剩了支配宗族的活動的痕跡，氏族法的完全消滅，祇成了時間的問題。

和古代氏族規律解體同時，婦女的位置和勢力，很快的衰退，母權消滅，父權起而代之。

之。有私有財產的男子，對於他自己正出的孩子，利害關係，遂使他做了自己的財產繼承者，同時並禁止了妻子和別個男子的交際。

一方面，男子除本妻之外，祇要他有資產，他有畜妻的權利，妾所生的孩子和正妻生的同樣看待。我們對於這個關係，可以在聖經裏找出兩種重要的證據。創世紀十六章一節至二節記着：「亞伯蘭(Abram)的妻子撒萊(Sara)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Hagar)，是埃及人。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第二個重要的例證，在創世紀三十章一節以下，記着：「拉結(Rachel)見自己不給雅各(Jacob)生子，就妬嫉她的姐姐，對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結生氣說：『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豈能代替你〔作主〕呢？』拉結說：『有我的使女辟拉(Bilhah)在這裏，你可以與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也因她得孩子。』拉結就把她的使女辟拉給丈夫爲妾，雅各便與她同房，辟拉就懷孕給雅各生了一個兒子。」雅不僅娶了拉班(Laban)

的兩個女兒做妻子，她們兩姊妹，更將自己的婢女給了他，這種事照當時的風俗，完全是「道德的。」大家知道的，他的兩個正妻，是他對她們父親拉班各做了七年勞役而買來的。當時猶太人「買」妻子，是一般風習。除出購買之外，他們還在征服的民族中，掠奪妻子。——譬如倍尼（Benjaminites）民族掠奪了西洛司（Siles）的女兒們一樣。俘虜來的女人，多當作奴隸，或者妾婢，但她們也可以升作正妻，祇要她做到下面的規矩：就是她若要作正妻，須截去頭髮和指爪，脫去被捕時候的衣服，穿上男人給她的衣類，再服兩親的喪一個月，因此她和她自己的民族死別，他纔可正式成婚。所羅門王（King Solomon）有多數的妻子，在列王紀上第十一章（the Kings 1. 11）說，他有妃七百，嬪三百之多。

父權——即父系血統，支配了猶太的民族組織之後，不久女兒們的相續權，便消滅了。但到後來，又改了父親沒有兒子的時，得以女子相續。這在民數記二十七章二節至八節中，可以看到，據說西羅非哈（Selaphad）無子而死，他的女兒因為不能承受父親的遺產，向摩西（Moses）申訴，摩西判決這種境遇，女子可以相續。但後來她破了從來的習

價，要和別族的人結婚的時約瑟（Joseph）的後裔就提出告她，因為這是使他們喪失財產的。摩西判斷，女子相續者，可以自由選擇配偶，但有在父的族內結婚的義務。這樣的事實，證明因為財產的原故，改換了古代的婚姻制度。其他，在舊約聖書時代，有史時代，猶太多由父權支配，而且氏族組織，在羅馬也同樣的由男性承繼。此後，女人的相續權，被除了，譬如創世紀三十一章十四十五節，拉班的女兒利亞和拉結嘆着說：「在我們父親的家裏，還有我們可得的分嗎？還有我們的產業嗎？我們不是被他當作外人嗎？因為他賣了我們吞了我們的價值。」

父系相續代了母系相續之後，在猶太也和世界的其他諸國一樣，女人變成完全的無權者。婚姻是買賣制度，婦人須狠嚴厲的保守貞操，而男人則全無拘束的可以娶多數女子。假使丈夫在結婚當日知道女子在結婚之前，已經不是處女，那他不僅有驅逐她的權利，並可用石頭將她打死！這種處罰，姦通者也須受的，但在猶太，祇有男子和既婚婦女姦通的時候如此。又申命記二十四章一節至四節記着，初結婚的女子，假使她不能得到

她丈夫的寵愛，即使僅是些小的嫌惡，他也有離婚的權利。這時候，他可以寫休書交在她的手中，她便非走出不可。在後世猶太婦人的地位如何的低，可以在下面的事實裏看得出來。——在猶太教會，到現在還是婦女不和男子同室禮拜，並不能參加祈禱式。（註一）據古代猶太人的見解，婦人不屬於教區，她們在宗教政治上，完全是零，十個男子聚在一處，便可以做禮拜，但同數的女子，却不能夠。

在雅典，索龍也定了相仿的規定。就是女相續者非和父系的最親近者結婚不可，即使兩人屬於同一氏族。這種結婚，照舊時的法律，是在禁止之列的。索龍更規定了財產所有者沒有嗣子而死了的時候，他的財產，不像從來一般的剩在族裏，而得由死者以遺囑指定願意的相續者。照我們看來，這不是人類支配財產，而是財產支配人類，財產做了人的主人。

和私有財產制成立同時，婦女也就成了男人的隸屬。此後便是輕視蔑視婦人的時代。

施行、母、權、是、共、產、制、度、和、各、人、平、等、的、意、味、父、權、發、生、是、私、有、財、產、制、度、和、壓、制、婦、人、的、表、徵、這、是、連、保、守、主、義、者、的、亞、里、司、德、法、納、司、也、承、認、的。在、他、的、喜、劇、婦、人、議、會、裏、當、婦、人、有、國、家、統、治、權、的、時、候、她、們、是、實、行、共、產、制、的。雖、則、他、因、爲、要、貶、下、婦、女、所、以、劇、中、的、共、產、制、是、故、意、寫、得、滑、稽、得、可、憐、！

以如何的方法，使這種變遷具體化，已經不易證明。人類幼年期所實現的第一次大革命，不是在古代各民族間同時舉行，而且大約不是用同一方法實現的。在希臘諸民族之間，最初實施事物的新秩序的是雅典。

依昂格士所信，這種大改革，是在和平中成功的。對於新權利的一切條件完成之後，母權和父權的調換，祇要氏族內舉行一次簡單的投票就可。但巴霍芬却根據古代的著作家，以爲婦女對於這種社會改革，曾有激烈的反抗。

男子支配之後，婦女就失去了她們在公共團體的地位。她們在評議會及一切指導的勢力，多被排除。男子要求女子對貞操忠實，但他們自身却不承認。倘若女子對貞操不

忠實，就無異對她丈夫做一種極苦痛的欺瞞，——就是她引進別人的兒子來承續她丈夫的財產。所以在古代民族不貞的婦人，多處以死刑或者貶爲奴隸。

(註一)在模拉市最古的地方，有一所小小的猶太教堂。這是於六世紀時候建造的德國最古的猶太教堂。訪問者從薄暗的階沿走下來的时候，和黑暗的房子相通的地方，可以看見在對面壁上，有兩三個橄欖狀的洞，向引導者既還是通那裏的，他答道：這婦人室的。婦人醜獸是在那地方舉行禮拜的。現在的猶太教會雖則造得比從前好一點，但婦人隔離制度，依然如故。

二 在希臘神話及戲曲上表現出來的母權之反響

如此，婦人離開了從來的指導地位，雖則這種意義漸漸在民族間消失，但在數百年之間，和古時風俗連結了的禮拜習慣，依然支配着人心，到了現在，人們重新在從事探討這種古代的習慣。在希臘，遺留了婦人祇向女神祈願的宗教習慣。每年舉行的德爾莫福

利 (Thesmophoria) 祭典，是母權制度時代的發祥，到了後代，希臘婦人爲尊崇台梅塔 (Demeter) 舉行五日間的祭典，這時候，男子不准入場。古代羅馬，爲着尊崇賽來司 (Ceres) 也有同樣的祭典。台梅塔和賽來司多是豐穰的女神。在德國到了基督教時代，還有這種祭典，但這是祭古代德國豐穰的女神非里加 (Frigg) 的關於這種祭典，男子也不准參加的。

在經過婦人激烈的反抗，纔將母權讓給父權的雅典地方，這種變革，在愛西拉司 (Aeschylus) 的悲劇由梅尼豆 (Eumenides) 裏，發現出來。事實是克里托耐司屈拉 (Clytemnestra) 的丈夫米克南 (King of Mycenae) 王亞葛門農 (Agamemnon) 聽了神的命令，出征脫洛耶 (Troy)，在路上犧牲了他的女兒伊菲蓋尼 (Iphigenia)。克里以爲她丈夫犧牲了屬於母權而不屬父權的女兒，非常憤怒，在王的不在中，另以愛其司他 (Aegyothis) 爲夫。照古法，這當然是合法的。幾年之後，亞葛門農重回故國，於是克里愛其司他將他刺死。亞葛門農和克里的兒子奧來司 (Orestes) 受了愛普盧 (Apollo)

和阿德納 (Athene) 的激勵，終於殺了克里和愛其司。他替父親報仇。復仇神愛利尼 (Arimyee) 因為他殺了母親，所以控訴奧來司，因為他們多是古代法律的代表者。但普盧和阿德納——據神話說他們是沒有母親的，他們是穿了甲冑，從查司 (主神) 頭部跳出來的——多擁護奧來司，因為他們是代表新的父權的。在高等法官之前，開始裁判，互相辯論，在爭論中，表現出互相敵對的雙方意見。

愛利尼：「豫言者普盧會唆使你弑母嗎？」

奧來司：「到現在我還不怨我自己。」

愛：「但是宣判的時候，你一定會說別的話吧！」

奧：「我相信地下的父親，一定會幫助我。」

愛：「很好，你借死人的力量，你爲他纔殺了母親嗎？」

奧：「她有兩重深重的罪惡！」

愛：「說什麼話！你去告訴法官就是了。」

奧「她殺了丈夫，殺了我的父親。」

愛「她已經償了殺人罪了，但是你還活着！」

奧「那麼你爲什麼不在她活着的時候告發呢？」

愛「她和她所殺的丈夫是沒有血緣的！」

奧「那麼我和我的母親有血緣的嗎？」

愛「你這個殺人的東西！你不是在她心臟下面養育過的嗎？你敢罵你母親貴重的
心血嗎？」

這樣，愛利尼完全不承認父和夫的權利，在他祇有母權而已。克里殺了丈夫的事，在他是不以爲奇，因爲她和他不是沒血緣的。與此相反，他要求處罰殺母之罪，因爲奧來司殺了母親，是古代氏族秩序下最重的犯罪。愛普盧在反對的立場，他受了查司的命令，唆使奧來司殺了母親，替父報仇，他在法官前辯護說：

「請聽我的話！我主張如下：

母親不是子女的製造者。

她不過是包藏已經喚醒的生命而已。

製造子女的是父親。假使上帝不加妨礙，他祇是代朋友保管委託物的女友而已。

我以確實的證據，主張如此。

因爲人沒有母親，也可以做父親的。

夏令比亞神查司的女兒（阿德納）便是一個證據。

她不會住過暗的母胎，但她比任何女神還高貴。」

從來孩子出生，是將優先權給母親的，但愛普盧却主張交給父親。從來以爲母親和子女有血緣關係，母親將血和生命交給孩子。她是孩子的唯一的所有者，孩子的父親，不過是一個無緣者。愛利司回答愛普盧說：

「你推翻了太古的權力（諸神）……你們年青的神，想要趕出我們老人。」

法官將要判決的時候，他們的半數擁護古老的權利，半數主張新的權力，投票將成同

數。這時候，阿德納從神壇上取了投票的石子，放進壘裏，一面說道：

「給與最後的判決的，是我的任務。我現在爲奧來司投了這塊石子。

因爲我是沒有產我的母親的。

不，我是衷心讚美一切男性。

除出婚姻之外。因爲我是完全是父親的。

所以同數投票的判決，奧來司應得勝利。」

此外更有一個傳說，說明雅典母權的衰滅。

「在開克羅浦 (Keleops) 治世，起了兩重的奇蹟。就是兩處地方地裂，一處出現了水，他處出現了油樹。國王非常驚愕，差使者到德耳菲 (Delphi) 去求神的解答。神說油樹表示智神，水表示海神，市民們應該在這兩個神名之中，選一個做爲市名。於是召集了男女多可投票的國民會議。男子多投海神，女子多投智神，婦人方面多了一票，因之智神得勝。海神生了氣，雅典就起了水災。市民爲求海神息怒，對婦人們處了三條罰則。第一，她們

非喪失投票權不可，第二，子女從此不襲母名，第三，她們自己從此不能稱雅典人（註二）
新權利得了勝利。結婚時以父爲家族之長，父權征服了母權。

（註一）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三 在雅典的正妻和娼婦

和在雅典同樣，類似的文化發展成就之後，一般多由母權推移到父權。婦人被趕進屋裏，被隔離在特別的房子裏，連和來訪問的男客的交際多阻止了。

在風俗上，這種變遷，在奧地賽（Odyssey）中已經表現出來。德律麥克司被她的母親禁止不准和她的求婚者們見面，命令說：

「趕快回家去做你的事，
到紡錘和織機去，去做你所能夠做的事去，

去教導和管理你的婢女談話是男子的特權。

家庭是由我支配的。〔註一〕

這種見解，在當時的希臘，已經是狠一般了，不僅如此，婦女——即使是寡婦，也在最近的男子親族的支配之下，婦女已經完全沒有選擇丈夫的權利。在狡猾的德律麥克司 (Telamachus) 的母親背後，渴待着的求婚者們，從安的諾司 (Antinous) 口裏，向德律麥克司 說：

「現在我們求婚者向你說，

你自己心裏應該知道，一切的人也都知道，

離開你的母親，

讓她和父親所選定的男子和你結婚。〔註二〕

婦女的自由完全沒有了，女人出外的時候，爲免得引起男子的情慾，所以非遮面紗不可了。在因氣候熱而性慾盛的東洋，到現在還盛行這種隔離的方法。在雅典，對於這種

新秩序，在古代民族間，做出一種標本。夫妻雖則分床，但不分食桌，她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主人（ mistress ），她是他的婢女，公共的地方，什麼地方多不准去，在街上走的時候，須蓋臉紗，和穿極單純的裝束。假使犯了姦淫，按照索龍（Solon）的法律，非以生命和自由來償罪不可。丈夫可以將妻子當作奴隸去買。

當時希臘婦女的地位，在奧依利畢特司（Euripides）的梅達（Medea）中，像彫刻一般的表現出來。她嘆道：

「一切有精神和肉體的之內，

啊！最可哀的存在，實在是我們女子！

我們非帶了嫁粧賣給丈夫不可，——最壞的是我們的身體也歸他了。

不論他是怎樣的人，善人或者惡人，

這種危險，最足驚人，——因為離婚是女人的侮辱，而且女人是不許拒絕她的丈夫的。

女人現在聽從不慣的新法

非推測丈夫的性質不可——因為誰多不告訴她的。

假使我們能達到一切，狠喜歡的和愛人同居，

這是我們所最羨仰的時候。

但是，假使不然——還不如死了的好！

男人可以避去家裏的煩惱，在外面，可以尋找能够安慰他的，

在朋友之旁，在同輩之例——而我們則非孤寂地守在家裏不可！

他們常說，女人毫無危險地，

住在家裏，當他們戰爭的時季。

好愚的謬見！我情願上三次戰場，不願經一次的產褥！

在男子萬事多不同的。丈夫對於妻子，爲了正出的後嗣，一方面對別的男子，課以極嚴的禁戒，他方對於別的婦人，自己却不肯守同樣的禁戒了。娼婦、制、於、此、產、生、美貌而才

智的女人——通常是異邦人——當作婚姻的奴隸，和男子們親密地交際，而經營她們自由的生活。這是誰多不加非難的。和希臘第一流的男子親密地交際，作有學問的談話，和參加他們的酒宴的娼婦的名聲，到現在還流傳着，但正妻們的名字，倒反而忘却了！有名的潑李克來司（Pericles）的親密的女友——後來做了他的妻子——美麗的愛施帕西（Aspasia）便是一個例子。娼婦菲利南（Phryne）的名字，到後來成了以金錢換真操的婦人的代名詞。菲利南和茜白利特斯（Hyperides）親交，她曾為希臘第一流彫刻家潑拉克西得來司（Praxiteles）做過一次愛的女神的模特兒。達那愛（Danae）是愛比克來司（Epichurus）的情人，亞耳海那薩（Archeanassa）是伯拉圖（Plato）的愛侶。此外有名的妓女，如考玲德（Corinth）的露伊斯（Lais），葛拉脫亞那（Gnathaea）等多是著名的希臘人，幾乎無人不和妓女交際，這是他們的一種生活的樣式。雄辯家特莫司德納司（Demosthenes）在他的對耐拉（Neara）的演說中，說及雅典男子們的性生活，他說：「我們和一個女子結婚，是因要正出的子女和家庭間忠實的主婦；我們用侍女，

爲的是身邊的照應和日常的侍奉；我們嫖妓女，爲的是愛的享樂。」

妻子不過是產子的機器，守家的家犬，反之，一家之主的丈夫，則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是到現在還很多的。

尤其是青年們因爲滿足他們對妓女的要求，遂開始了在母權制之下所沒有的賣淫。賣淫和自由性交的區別，在不論對方男子是一人或多數，祇要給與物質的利益，便可以購賣她的身體的一點。賣淫和賣弄風情的職業，同時存在。替雅典起草新法典，創立新法律而受人尊敬的索龍，居然設置了公然的妓樓，就是「達克釐里翁」〔國營娼家〕。這種娼家的價格是各家一律。據費蘭夢（Philon）說，價格是一個「奧僕拉司」就是我國（德國）的二十五個「辨尼許」。國營娼家和希臘羅馬的神殿，中世的基督教會一樣，在公權保護之下，不准侵犯。到紀元前約一百五十年光景，顏路撒冷（Jerusalem）的神殿，還是熱鬧的姑娘們（妓女們）平常集合的地方。

因爲索龍創立公娼，對雅典的男子們行了方便，他受當時人的歌頌，說：「應當稱頌

的索龍！你爲了市的安康，爲了市的風紀，創立了公娼。假使沒有你這種聰明的制度，滿市的壯健的青年，多要追蹤良家婦女，使她們爲難。」

到了現在，還有人用這種同樣的論據，承認國家賣淫的公娼制度。在男子方面，將這種行爲當作適合於自然的權利。爲國法所認可，而婦女假使犯了這種行爲，便當作可卑而重大的罪惡。到現今還有許多屬於「國家的柱石」「秩序維持者」或者「家族和婚姻神聖的守護者」的男子們，不願意和正妻和睦，而喜歡和美麗而有罪的婦人交際！

在希望的婦人們，對於她們所受的壓迫，好像屢次想在她們丈夫身上報復。假使賣淫制度補足了一夫一婦制的一面，那麼女人的不貞和姦通，正可以補充了其他的一面。在希臘劇家之中，奧依利畢特司是以討厭女人著名的，因爲他喜歡在戲曲中以女人作爲攻擊的對象。他怎樣攻擊女人，可以在亞里司得法納司（Aristophanes）的脫司莫法里的祭典（Thesmophoria）中一個希臘婦對他的攻擊演說中表現出來。她說：

「他（奧依利畢特司）以何等的惡言侮辱我們！」

他的舌頭有靜止的時候的嗎？他在有聽衆的悲劇或合唱中：

將我們叫作潛行的野狗和男子誘惑者，

將我們當作歡喜喫酒的不誠實的，多嘴的，

一毫不值錢的男人的厭物！

所以男人看了戲回來，就（註三）

用猜疑的眼光，注視屋子的壁角，

好像有情夫藏着的一樣！

此外，又不許我們做任何事體，

他將婦女的懷疑，深深地種在男子腦裏。

假使女人編一隻花環，立刻便疑心我們有了情人，

我們在家事中遺忘了一件物事，丈夫便問：

「這是送給誰的？」

送給從考玲德來的男客吧！這是一定的。」

這位雄辯的希臘婦人，用這樣的方法，代同性們遂行了彈劾之責。奧依利畢特司對於這種彈劾，不能加以反駁，假使男子們充分地知道這種非難是正當的，那麼他們應該不再信用奧依利畢特司了。根據彈劾的最後一句判斷起來，在希臘古代，像後世德國及其他一般，主人對於來客，晝夜將自己的妻子女兒請人使用的風俗，是沒有了。對於在五世紀還行於波蘭的這種風俗，暮南爾（Minner）說：

「親熱的客人來的時候，主人以十分的信賴，使自己的妻子和他同睡，這是紐特蘭（Netherlands）的風俗。」（註四）

希臘國內的階級鬭爭和夫婦間的悲慘狀態，使伯拉圖開始了國家最良的組織和制度的研究。在他的理想的國家論（The state）中，要求監督官和婦女同為完全對等的市民第一階級。女子也和男子一樣的參加武術的練習，非和男子同負一切義務不可。祇是女人是「較弱的性」，所以她們的義務，也比男子輕些。他主張天裏是男女同的，不過

女子在一切比男子弱一點而已。更主張女子們應歸男子共有，小孩子也是一樣。註五

亞里司多德更加以市民的考察，據他的政治學（Politics）說，婦人有擇夫權，但她非從他的丈夫不可，不過她也有「忠告」之權。志基地台司（Thucydides）發表爲一切俗物所贊成的意見，他說：「在家庭之外，不論善惡的批評多沒有的妻子，纔值得最高的稱讚。」

和這種意見同時，對婦女的尊敬，完全掃地，爲着人口過多，甚至使人們迴避和婦人的交際，人們多尋求不自然的性慾滿足。希臘，司諸國，多是狹小的都市，人口超過一定限制，便沒法供給日常糧食。因爲這種危懼，亞里司多德（Aristotle）唆使男子們離開妻子，去愛少年男子。在他以前，蘇格拉底司（Socrates）已經稱讚男色是高尚的教養的表徵。此後遂使希臘有爲的男子，沈溺於不自然的情慾，對婦人的尊敬，愈加墮地。和女人以賣淫爲職業一樣，男子也有了賣淫職業。因爲在這種空氣之下，志基地台司纔會說出這種暴語，他以爲女子比暴風雨的海波更壞，比火焰荒波更惡，他說：「假使創造女人的神存

在，我要尋出他的所在，去和他說，他是最惡的毒害的創造者。」

當希臘男子沈湎男色的時候，女人也陷於極端的同性愛。這事，以來司卜司烏 (Lesbos) 的住民間爲最甚。這種錯亂，到現在還叫做來司卜司的戀愛 (Lesbian love)，因爲這種行爲，還不會滅盡，依然流傳在我們人間。這種戀愛的主要的代表者，是紀元前六百年間做來司卜司的夜鶯 (The Lesbian nightingale) 的女詩人薩馥 (Sappho)，她的情熱，在獻給亞符洛地 (Aphrodite) 的頌歌中，很熱烈地表示出來。她祈禱女神說：

「坐在花朵上的全能的支配者啊！呀！從水泡裏生出來的，查司 (Zeus 主神) 的女兒！聰明的人兒！

請你聽我的祈求，

在悲嘆和煩惱之內，啊啊女神呀！

不要消滅了我呀！

此外更情熱的感覺，可以在她獻給美麗的亞基司 (Athena) 的頌歌中看得出來。

雅典及其他希臘諸國，已經由父權支配了之後，和雅典爭勢力的斯巴達（Sparta），還在母權之下，就是在被希臘人當作完全異國的狀態之下。有一天一個希臘人問斯巴達人說：「在斯巴達如何處分姦通罪？」回答說：「外國人在我們國裏，是沒有姦通罪的！」「假使有了怎麼辦呢？」斯巴達人戲說道：「假使有了的時候，罰他一只比太格司（Tapeus）更高，能够吸乾歐洛他（Euros）河水的大水牛！」外國人回答這句奇怪的說話說：「世界上有這樣大的水牛嗎？」斯巴達人笑着：「所以斯巴達是沒有姦通的。」一方面斯巴達婦人的自覺，可以在洛尼達斯（Leontias）的妻子回答某外國人的說話中看得出來。外國人對她說：「你們拉凱特莫（Lakedaemonians）的婦人，是支配丈夫的唯一的女子。」她回答說：「我們也是產生男子的唯一的女子。」

在母權制度下的婦人自由狀態，促進了她們的美觀，提高了她們的品格和獨立的心理。一切古代著作家，多承認這種性質，在母系繼承時代，最爲發達，像後代一般的不自由狀態，必然的有不利的影响，及於這種性質，這種變化，甚至可以在兩時代的服裝上看

得出來，特利亞 (Doric) 婦人的衣服，狼自由地輕輕地披在肩上，腕和腳多露出外面，我們在博物館公然展示着的赫娜 (Diana) 的衣服，就是這種。反之，姚尼 (Toian) 的服裝，遮遍全身，妨礙運動。婦人們裝身的服飾，在一一般人想像之外，到現在還是她們從屬的標徵，弱小的原因。婦人服裝的樣式，到今天，還是使她們成爲沒用，令她們自命弱小，此等事，遂至在她們的起居動作和品性上面表現出來。到少女的成年期還使她們裸體往來的斯巴達風俗——那地方氣候許可的一種狀態。——據古代作家的意見，使她們得了一種質朴的趣味和容儀的注意。這種風俗，當時的見解，以爲並不損害少女的羞恥，也不刺戟他們的情慾的。又因爲少年少女多受了同樣的身體訓練，所以她們有自覺的性教育和上述洛尼達斯的妻子答異邦人一般的自覺。

(註1) Homers Odyssee Von J. H. Voss. Erster Gesang.

(註2) A. a. O. Zweiter Gesang.

(註三)希臘婦人是不准進入劇場的

(註四) Deutsche Kütter und Sittengeschichte Von Joh. Scherr. 9 Auflage. Leipzig 1887, otto Wiganu.

亞特曼在他的戲曲名譽妻是以此爲題材的。

(註五) Plato. Der Staat. Übersetzt Von Friedr. Schleiermacher und erläutert Von T. H. V. Kirchmann. 5. Buch. Kap. 17. Berlin 1870.

四 諸民族習俗中殘剩的母權的痕跡

被近代著作家完全誤解而定名爲「賣淫」的風習，和消滅了的母權，有密切的關係。在巴比倫 (Babylon) 到了成年的處子，有恭詣米里他 (Myrrha) 神廟，給一個男子犧牲處女性的宗教上的義務。類似的舉動，在門費司 (Memphis) 的賽拉丹 (Serapeum) 爲對於女神亞那基司 (Anahis) 表示尊崇，在西不拉司 (Cyprus) 基爾司 (Tyros) 西洞 (Sidon) 爲對亞司他而德 (Astarte) 或愛符洛地 (Aphrodite) 表示尊敬而舉行。

埃及人的依西司(Isis)祭典中，也有類似的習慣。這種處女性的犧牲的意義，是因為婚姻中，女子獨占了一個男子，所以她非向女神贖罪不可。「因為女子不應該老死在一個男子的手裏，所以她們纔從自然得了一切可以自由的美麗。自然的法則，詛咒一切制度，嫌惡一切拘束，使她們拒絕一切，這是對於神性的冒瀆！」(註一)女神所給的其餘的恩寵，非將處女性獻給未知的男子去補償不可！——里比亞(Tybian)少女以賣身去賺錢結婚的費用，也是依據這種古代的解釋精神的。在母權時代，女子在未婚狀態之前，有性的自由，男子們對於這種行為，也不嫌惡，他們在這種女子之間，選擇自己所歡喜的為妻。在海洛特他時代，脫拉卡(Thracians)人之間，也差不多同樣，「他們對少女不加監視，可以說許她們完全自由，她們可以和所愛的交接。但妻子却被嚴重管束，因為妻子是他們從她的父母處用高價買來的。」在考玲德的愛符洛地神殿所舉行的有名的喜洛特蘭——Die Hierodulen 本來是犧牲處女性的宗教習慣，但實際上是賣淫行為。——千餘人的少女聚在一起，是希臘男子們重要的憧憬，對於埃及考伯司(King Cheops)王的

女兒，據傳說，她以賣笑所得的金錢，建築了金字塔。

這種類似狀態，在馬里拿 (Mariana)、菲列濱 (Philippine)、漢里耐瀉 (Polynesian Islands) 諸島，和二三非洲民族之間，到現在還存在着。還有一種可以表示婦人對一切男子的權利的習慣，在巴賴兒島 (Balearic) 存在。這是結婚當夜，血緣的男子們，多可以依年齡順序和新娘同床，此後纔輪到新郎。這種習俗，在他民族間漸漸變革，祭司或族長 (王) 代表同族的男子們，執行對新婦的優先權。在馬拉巴兒島 (Malabar)，雇了祭司，去替他們的妻子梳攏。……祭司長在王結婚的時候，有執行此事的義務，王付他五十枚金貨，作為報酬。(註二) 在裏印度 及太平洋 諸島，祭司，或族長 (王) 擔任這種任務。賽納剛比亞 (Senegambia) 也是如此，這地方處女的冒價，是族長的職務，對此他得接受禮物。其他許多民族，爲了這種目的，甚至對於產後幾個月的女兒，也由爲此而做成的偶像來執行這種任務。又，中世紀末葉，在我們德國 及歐洲 所流行的「初夜權」(Jus Primae Noctis) 也和這種習俗同源。自命爲僕役和農奴們的支配者的地主，自己願意行使這種種族會

長的權利這事容在下面細說。

母權的反響，更成了一種特異的習慣，在某南美洲種族中表示出來。——這種風俗，聽說保有太古風俗的巴斯格（Basseng）族之間，也流傳着。——就是丈夫代產婦臥褥，做出一種臨產的樣子，去看護產婦。這種風俗的意思，是表示做父的承認嬰兒是自己的兒子。聽說在中國兩三種山間民族，也有這種風俗，在科兒西加島（Corsica）到現在還存在着。

德國政府於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帝國議會中，提出的關於德國殖民地的備忘錄中，在關於西南非洲領土的備忘錄第二百三十九頁中，有下述的一節記載：「他（海來洛獨而夫族族長）假使沒有年長者和富者的贊助，不論怎樣微細的事情，多不能決定。不僅男子、婦人，或者僕婢，多可以給他忠告。」又關於馬西兒諸島的報告書第二百五十四頁中，「有馬西兒諸島的支配權，從來不曾委任給一個會長手裏過。……但是，這個階級（依洛地族）的婦人，成員，已經不復存在，孩子們，祇從母方承繼身分與地。

位，所以依地洛族、將、因、酋、長、的、滅、亡、而、消、滅。」報告者的表現和描寫方法，對於他們自己的記載，表示出完全沒有知識，他們不能正解這種關係。(註三)

根據長期間住在企谷依納兒族的其本畢爾格人之間，遂做了他們的贅婿的哈因利西·華里斯洛基博士 (Dr. H. V. Waislocky) 的報告 (註四) 在四種企谷依納兒族之內，在當時還保守古代法律的，祇有亞息尼和却蘭兩種。這些種族之內，多由母權支配。放浪的企谷依納兒人結婚的時候，須得加入妻子的血族，現在的財產，是妻子所有，屬於妻的血族，丈夫是無緣者。又，根據母權，子女是歸母族的。在現代的德國，母權還存在着，據一九〇二年七月十日發刊的西部德國大觀所載，關於馭者組合的財產相續，還實行氏族最古時代的母權制度。子女是承續母親的。到現在有人想改革這種古法，但終歸於徒勞。

在希臘，婦人是商品之一。女人出嫁之後，在她娘嫁，已經當作死了一樣，送女兒出門的花輿，到了男家之後，就在男家門前燒燬，這狠可以徵象這種心理。在西伯利的奧斯的

克人之間，到現在父親還賣女兒，對於身價，由父親和女婿的代表商定，還有數種非洲種族之間，尚存雅各時代的風俗，——就是求婚的人，須在將來的岳母處服役。賣買婚到現在還未盡滅，在市民社會間，或可說反比從前增加。在有產階級間一般通行的金錢結婚，不外是賣買婚而已。照現在習俗，新郎贈給新婦的財禮，也是以財產購買妻子的表徵。

賣買婚之外，還有掠奪婚。婦女掠奪，不僅古代猶太人之間盛行，古代到處多有，差不多一切民族多有。最著名的史實，是羅馬人掠奪薩微婦人的事。在婦女缺少，或者行多妻制的地方，掠奪婦女，是最簡便的救濟法。在東洋，亞刺伯帝國存在的時候，即西歷七世紀至十二世紀之間，婦人掠奪，是大規模的流行。

到現在，譬如南部智利的阿洛剛人之間，表象的舉行掠奪婚姻。女婿的朋友，和新娘的父親商量的時候，新郎潛入近處，預備搶劫新婦。一旦搶得之後，立刻騎了預備着的馬，向森林裏逃去。於是男女老小都大聲呼喊，阻止他的逃遁，但新郎新婦到了樹林深處，便認爲婚姻成立。這是連違反兩親意志的私奔也有效的。類似的風俗，在非洲民族間也有。

在德國，新婚旅行的習慣，也令人想起掠奪結婚新娘是從家長這裏奪去的一方面。交換戒指，狠令人想及妻子對丈夫表示服從和歸屬的意義。這個風俗，最初起於羅馬，新娘表示繫縛於丈夫，接受丈夫的鐵戒指一個。後來戒指是黃金做了，再後來纔改爲戒指交換，表示互相結合。

多妻制——這個制度，我們從東洋民族間學來，他們現在還流行着，但從婆妻人數和婆妻經費的關係上，祇有特權階級和資本家，纔能做到——之外，還有多夫制。這種制度，以西藏高地民族，印度和中國國境間的葛拉司族，哥得佛拿的巴加司族，印度南端的納兒司爲主。又愛斯基莫人和亞留脫人之間，也是如此。血統當然由母族而定，子女屬於母親。女人的丈夫們大概是兄弟，長兄結了婚，他的弟弟們，便多是他妻子的丈夫。但妻子仍有「娶」其他男子的權利，同樣，男子們也有和其他女人結婚的可能。多夫制發生的原因，到現在還不明白，但據多夫制民族，沒有例外地多是高原或寒帶民族這一點看來，大約達兒諾維司基所報告的現象（註六）是多夫制的標準。達氏從可信賴的旅行者知

道人類假使常住在極高的地方性慾便會漸漸減退。下降之後，又漸漸增高。這種性能力的衰退——達氏相信如此——可以引用來說明山間民族生殖力衰弱的原故。如此累代遺傳之後，遂成了性感覺的顛倒。

又，常久住在極高或極寒地方的結果，雖多夫制也不是對於一個婦人的過度的要求。婦人自身，也受了影響，變成生性如此。愛司基莫的少女，通常十九歲纔見天癸。——熱帶地方大約九歲十歲，溫帶地方十四歲至十六歲就有了。因為高氣溫對性慾有非常刺激的影響，所以多妻制的國家，多屬於氣候熱的地方，反之，氣溫很冷和高原地方的人類，性慾受了制遏作用，乃是當然的事。和多數男子相接的女子，經驗上不容易受孕。所以多夫制地方的人口增加率極少，因此要收集經驗寒地高山生活的資料，很不容易。這裏有令我們非常奇異的地方，就是在多夫制度狀態之下，生產方法如何，也給兩性關係以決定的影響。還有，住在這種高原和寒帶的民族間，也和中國高地的蒙古民族一樣，有殺害女兒的風習，這是可推想而知的。

(註一)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註二) K. Kohnsky, 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der Familie. Kosmos 1883.

(註三) Mantegazza, Die Liebe in der Menschheit.

(註四)類似狀態還存在於德國加梅龍和四洲地方。據某德國船醫的報告，「多數種族之間，還有母系相續權。兄弟姊妹，多是母親的兒女。男子不將財產讓給他的孩子，而傳給他姊妹的子女，就是他的甥姪，或最近的血緣者。愛依人的酋長對我說：『我的姊妹和我明明是血緣，因為她們和我，多是母親的子女。我的姊妹和她的兒子，又是血緣，所以她的兒子是我的相續人。我死了之後，他便是道便鎮 (town) 的王。』」我問：「那麼你的父親呢？」他說：『我的父親？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於是我問他那麼你的父親沒有兒子的時候，他笑着橫在地上說在他們之間，男子決沒有兒子，有子女的祇是女子。』我們的證人又寫着：『我可以證明，加梅龍的倍兒王的相續人，是他的外甥，而不是他的兒子。所謂倍兒的兒子們——其中有一個在德國的都市求學——不過是他妻的兒子，孩子們多不知道他們的父親。』

對於這種最近的記事，否認母系承繼的，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們的證人，是能夠洞察事物根底的人。但是在這種半野蠻民族間的人，有幾人能辨有這種明敏的見識呢？關於土人「不道德」的錯誤記事，多從這種地方產生出來的。

(註四) H. V. Wisllocki, Bilder aus dem Leben der Siebenbürger Zigeuner Geschichte.

Hefes, Ethnologisches, Sprache und Poesie, Hamburg 1890.

Tarnowsky, Die Krankhaften Erscheinungen des Geschlechtsjahres. Berlin 1885.

五 國家秩序的發生羅馬氏族的消滅

母系氏族廢止之後，雖有父系氏族起而代之，但本質的機能，非常薄弱。主要的職務，是照料一般宗教事項和葬儀，與維持保護援助等相互義務。對於氏族內部有和富的女相續人結婚的權利，但也有保護孤女的義務，又氏族得監理現在的共有財產。

私有財產和相續權之外，又開始了階級區分的對立。到後來漸漸產生了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團結。有產者在新的共同體之內，掌握監理的地位，更闢這種地位的世襲。那時候，已經成爲必要的貨幣經濟，開始了從前不知道的借貸關係。對外的戰爭，和對內的農工商間相互的利害關係，促成了複雜的法律規定，並要求特種機關，去監視社會機構的

有秩序的運用和裁斷一切紛爭，這是對於主人和奴隸，債權者和債務者的關係也適合的。爲着統一指導，處理，保護，處罰和干涉這種一切的關係，非組織一個權力機關不可。於是纔產生了國家——這是新社會秩序中利害對立的必然的產物。國家的指導權，當然落在創設時最有利害關係，而且在社會上有重大勢力的人們——就是有產者的手裏。在參政權完全平等的地方，還繼續着這種有產的貴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對立。

在古代母權關係之下，是沒有成文法的。關係非常簡單，習慣當爲神聖。但在新的複雜的秩序中，成文法是最重要的要件，並且非組織處理這種法律的特殊機關不可。到後來法律事情和法律關係愈加複雜，遂產生了專門以研究法律爲職務的特別階級，他們多有使法律更加繁複的利害關係。於此發生了法律學者，他們因爲既成法在社會上有重大的關係，所以他們也成了最有勢力的身分。這種新市民的法律秩序，年代變遷，在羅馬帝國，成了古典的表現，因此羅馬法的影響，及於現代。

在高級的分業階段，國家秩序，是因利害不同而分爲多數職業的社會的必然結果。

所以壓迫弱者，是必要的事。這種關係，亞刺伯的那巴達人也知道的。據條特拉司說，他們發布命令說，不准播種，不准飲酒，不准建築家屋，非住天幕不可，這是因為假使准許他們如此，便容易被優勢的權力（國權）所支配。在摩西的後裔拉海畢德人之間，也有類似的規定。（註一）摩西的法律，也是爲着不使猶太人從農耕社會超脫，而制定的，因為立法者恐慌着假使不如此，便不能維持民主共產制的原故。所以他們選擇土地，也限於孤立的地域，和海洋隔離，使人們不能從事商業殖民和積蓄，又規定對其他民族的婚姻禁止，交通杜絕，及貧民法，農業法等一切防止個人蓄財的制度。本來猶太人是沒有「國家民族」的能力，所以氏族制的種族組織，固持到完全解體爲止，其他一部到今天還保存着。

羅馬建設的當時，拉丁種族大概已經參加了，他們已經脫却了母權的發達。女子不足的時候，他們薩比納去掠奪，後來跟着掠奪來的女子，自己稱爲 *Quirites*，到後來，在國民議會中，羅馬市民還被喚作 *Quirites Populus Romanus* 是一般羅馬自由民的意

恩，但 *Populus Romanus Quiriten* 是表示羅馬市民的血統和資格的。羅馬的民族，是父權的，兒子是肉親的相續者，沒兒子的時候，由男系的親族承繼，沒有男系親族時，財產歸於氏族。女人結了婚，便喪失了父兄遺產的相續權，她便脫離本來的氏族，此後她及她的子女，多不能再相續她父兄的財產了。根據氏族和部族的區分，在羅馬數百年之間，還做了陸軍組織和市民權行使的基礎。但到父權氏族沒落及其意義消滅之後，羅馬婦女，有了比較有利地位，此後她們不僅可以相續，並得處分自己的財產，她們的地位，比希臘婦人的高得很多。

在當時羅馬，父親是女兒的終身監督者，祇要不另委監督人，她結婚之後，父親也可以監督。父死之後，男系的近親——即使是被宣告為無能力的——成為男系親的監督人。監督人可以將監督權任意讓給第三者，所以起初的羅馬婦人，在法律上，是完全沒有自己意志的。

締結婚姻的樣式，種種不一，因時代變遷，屢有改革。最嚴肅的結婚，須在祭司長面前，

最少須有十人以上的證人出席，纔能舉行。這時候，爲表示男女結合，新郎新婦，非同喫一點鹽水和麥粉做的點心不可。大家可以明瞭，這是和基督教聖餐時大家分食聖餅的事，很相像的。第二種結婚，是占領的形式，女子得了她父親或監督人的同意，和選定的男子同居一年，便認爲結婚成立。第三種結婚，是購買的樣式，就是雙方用金錢和婚約交換。在西賽洛（Cicero）（註二）時代，雙方可以自由離婚，所爭者在離婚通告，是否必要這一點。〔關於森通的泰利亞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中，規定離婚須有莊重的通知。這種規定，是因爲犯森的婦人，屢屢主張離婚的原故。基督教徒的由司的仰帝（Justinian）規定離婚之後，非雙方多入寺院不可。但次代的由司的努司二世（Justinian II）便解除了這種禁令。（註三）

因爲羅馬國力的發展和富力的增加，往時嚴肅的風儀，漸次消滅，繼起者是放浪的惡德。羅馬變爲在當時文明國間，傳播淫樂飲宴等感覺快樂的中心。在帝政時代，逸樂爲皇帝所擁護，一味提倡狂浪的形式。男女互尙淫樂，公娼日見增加，男子間男色流行。一時

賣淫的少年，多於賣淫的女子（註四）

妓女們和她們的恩客招搖過市，出入於遊戲場、曲馬場及戲館。她們差不多裸體地睡在黑奴摻着的床上，手中持鏡，身上滿飾珠寶，拿掌扇的奴隸，隨在兩旁，優童、婢女，樂師圍繞着，行列過市。

羅馬的荒淫，幾乎使國家發生了危險。據賽耐加（Seneca）說，當時甚至有女人不用執政官的年號來計數年代，而用男子的數目來計數的，姦通盛行，婦人們——羅馬最有身分的貴婦人也在內——因為要免除姦通的重罰，多用妓女的名義，到家屋保護官處去登記。

同時，內亂，不婚，無子，和大地主制度，非常增加，羅馬市民及貴族人數，日見減少。紀元前十六年阿烏格司帝發布了裘利亞法（註五），獎賞子女繁殖，凡市民和貴族不婚，均須處罰。有子女的比無子或獨身者處較高的地位，獨身者除最親近者之外，不得相續。無嗣者祇能承受遺產之半，其餘為國家所有。婦女姦通發覺，須將她的財產的一半，交給她的

丈夫，因此有些男子爲貪女子的金錢，明明曉得女子要姦通而和她結婚。扑魯達克（*Plurda*）的警句「羅馬人不是爲要相續人而結婚，乃是要做相續人而結婚」是對此事而發的。

義大利法到後來愈加嚴厲。吉比利司帝（*Giberius*）禁止祖父父親或丈夫曾爲羅馬爵士的女子賣淫，在賣淫名簿上，登錄的既婚婦人，多當作姦通者，驅逐到伊大利去。（對男子當然沒有同樣的處罰。）又據由比那爾（*Juvenal*）所報，在當時（紀元前一世紀的前半）毒殺丈夫的女子，在羅馬很多。

（註一）*Joh, David Michaelis, Mosaisches Recht, 1. Band, 2. Auflage, Keutlingen 1793.*

（註二）*Cicero 紀元前106年生。*

（註三）*Justinian der christ 紀元前五二七年至五六五年。*

（註四）*羅馬書一章二十六章及二十七章。*

（註五）西查的養子圖烏格司（*Augustus*）因係養子屬茱利亞（*Julian gens*）族，義大利法因此得名。

第三章 基督教

和助長不婚無子的羅馬風俗相對立的，是猶太風俗。猶太婦人沒有選擇的權利，父親替她選定夫婿，結婚是她們應該忠實遵守的義務。猶太法典上說：「你的女兒成年的時候，你可解放一個奴隸，使他和你女兒成婚。」猶太人很忠實地遵守神所吩咐的「努力生產繁殖」，他們和一切迫害和壓制對抗，努力繁殖，他們真是馬爾薩斯主義 (Malthusianism) 的勁敵。

塔西多司 (Tacitus) 論猶太人說：「在他們之間，有頑強的團結，和周到的寬恕，但對外國人，却多有敵意和憎惡。他們不與敵人共寢食，雖則他們的肉感極強，但他們不和外國女子交接……但在同種之間，却努力繁殖，殺子當作罪惡，對於因戰爭而死，或被處

死刑的，認爲靈魂不滅。他們喜歡生產，嫌惡死滅。」塔西多司是嫌惡猶太人的，因爲他們輕侮祖先的宗教，和祇知積蓄財富。他將猶太人叫作「最惡的人類」和「討厭的民族。」

在羅馬人支配之下，猶太人更加緊密地團結，他們從這時候起，在全中世紀的受難期間，產生了現在有產社會間當作模範的親密的家族生活。一方面，羅馬社會，已經達到了使帝國破滅瓦解的地步。和發狂似的放蕩相對照，他方產生了極端嚴刻的節約。和從前的放蕩一樣，這時候的禁慾運動，也變了宗教的形式。支配階級的無限的奢侈淫樂，和當時從世界各國到羅馬做奴隸的幾百萬人們的貧苦困乏，是一個很顯著的對照！奴隸之中，當然有許多婦女，她們離開了家鄉父母丈夫子女，備嘗困苦，所以希望救濟，最是深切。

基督來了！基督教起了！這是對於羅馬帝國權力者富豪間的獸的唯物主義的反對，也是對於侮辱和壓迫的反抗。但這種宗教，是發源於將婦女當作一切罪惡之源的猶太教的，所以教人們輕侮女子，和拒絕罪孽深重的肉慾，更以有二重意義的說教方法，對一

窮人類給以一種有自由正義的未來王國——有人當作在天上也有人解作在地上的——的暗示。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泥池裏面，尋到了豐腴的地盤。和一切窮人同樣，希望解放和救濟的婦人，多熱心歡喜地歸依了。到現在還是一樣，不論怎樣有意義的運動，假使沒有戰士和婦人殉教者的活躍，是永遠不能成功的。將基督教稱讚做一種文化的偉業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功績的大部分，是應該歸給婦人的。她們改宗的熱意，和在羅馬帝國時代同樣，在中世的未開民族之間，也有重大的成績。由她們的力量，使最高權力者歸依基督教，正如使法蘭克（Frank's）王克洛皮司（Clotvis）容納基督教的是庫綠（Childe）一般。此外，肯德（Ken）國王倍兒德（Bertha）和匈牙利女王葛賽拉（Giisela）多使基督教輸入她們的祖國。許多權力者的改宗，多受了婦人的影響。但是，基督教並不會酬報婦人！在基督教教義中，和東洋一切宗教同樣，包含着對婦人的侮蔑。基督教命令婦人，做一個丈夫的忠婢，就是在今日的祭壇之前，她還是非對丈夫宣誓從順不可。

我們現在要問，聖經和基督教對於婦人與婚姻如何說法？

舊約的十誡，是單是給男人的，在第九誡中，將妻子和僕婢家畜喚在一起。——說「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所以，婦人是一樣物件，屬於他人的物件，男人是不可對牠羨望的，屬於嚴格禁慾的宗派的耶穌，（註二）當他的門人問他人該不該娶妻的時候，他答道：「這話不是人人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註三）從此看來，他將去勢當作一種適於神意的行爲，將拒絕戀愛和結婚當作一種善事！

可以叫作比基督自己更高級的基督教創立者的保羅，首先使基督教帶世界性，使牠離開偏狹的猶太宗派心的保羅，在哥林多書中寫着：「我說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我對着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

妙！「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却願意你們免這苦難。」又在羅馬書上說：「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就是生。」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我們若在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他自身奉了他的教，不會結婚。對於肉的厭惡，就是對於婦人的厭惡，竟可說是對於婦人的恐怖。請看樂園 (Paradise) 的場面，不是將女人當作男子的誘惑者的嗎？在這種精神之下，使徒長老們說教，在這種精神之下，建築教會，僧寺，使牧師們過獨身生活，在中世紀全般活動着，到現在也在這種精神下面工作着。

據基督教說，婦人是不淨者，使世界罪惡，使男人損害的誘惑者。因此，使徒和教會的長老們，多將婚姻當作現代人口中的賈淫一樣，當作一種「不得已的惡害。」塔丘梁 (Tertullian) 叫着「女人爲着使你忘記你是害男性的東西，所以使你含着眼淚的眼

睛，常常看到後悔，你到嘆息和襤褸裏去！女人你是地獄的門！又說「寧可人類滅亡也非不婚不可」喜洛寧司（Hieronymus）說：「婚姻是一種罪惡，人類非盡其所能，去補償洗淨這種罪惡不可」因此婚姻成了一種教會的聖禮。奧里蓋納說：「婚姻是不神聖的，不潔的肉慾手段。」於是他爲避去誘惑，實行去了勢。奧司丁（Augustine）教訓說：「不婚者像明亮的星一般在天上光輝，當他的父母（生他的）像暗的星一樣的時候。」奧依賽別司（Iusebins）和喜洛寧司多以爲聖經上「努力生殖」的說話，已經不適時宜，基督也不必放在心上。類此的佈教師們的例證，要幾百也有。他們以不撓的說教，宣傳了性的問題和性交的不自然的觀念，但是，性交是自然的命令，性交的充足，是對於人生，目的的一種重要的義務。現在的社會，還受着這種教訓的害，要解脫這種觀念，祇有慢慢地去做。

彼得（Peter）叫着：「你們作妻子的，要順從自己的丈夫。」保羅（Paul）在以弗所書（Ephesians）中記着「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爲丈夫

是妻子的頭，如同妻子是教會的頭。」又在哥林多書中「男人本不該蒙着頭，因為他是上帝的形像和榮光。但是女人是男人的榮耀。」因此，可以知道他們將最愚的男子，當作優於最智的女子。保羅又爲着反對婦人的高深教養，在提摩太前書說：「女人要沈靜學道，一味的順服。不許女人學道，也不許他管轄男人，只要沈靜。」又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三十四節及三十五節中說：「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衆教會一樣；因爲不准他們說話；他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他們若要學什麼，可以在家裏問自己的丈夫；因爲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阿圭諾的聖德麥（一二二七——一二七四）說：「女人是成長得很快的雜草，她們是不完全的人類。她們的身體因此發達較快，因爲這種身體沒有什麼價值，也因爲造物者對於這種身體不會用心。」女人是爲着永遠束縛於主人之下而產生的，自然在一切給男子以卓越，使他們占有支配者的地位。」

這種教義，不是基督教所獨有的。基督教是猶太教和希臘哲學的混合物，而猶太教與希臘哲學的根底，又在印度埃及巴比隆的古代文化，所以基督教所指定的婦人從屬

地位，是母權廢止以後的古文明國間一般的地位。在印度的馬奴法典（the Hindoo laws of Manu.）中記着：「不名譽的根源，是女人，不和的根源是女人，地上存在的根源是女人，我們應該避開這種女人。」這是很能表示對女性恐怖的心理的。同法典上更記着：「因為天生女子就有誘惑男子的傾向，所以即使是近親的女子，也不可和她在無人處共處。」因此，據印度人的見解，和舊約聖經及基督教相同，婦人是誘惑者。一切支配關係，是含有被支配者的貶黜的。婦人的從屬地位，在有基督教世界觀的諸民族，反不如文化發展較遲的東洋諸國中，更為多分的保存着。在所謂基督教國中，婦人地位的可够漸次改善，不是基督教的功勞，而是和基督教思想戰勝了的西洋文化。

現在的婦人地位，雖則比基督教發生當時的地位好，但這個原因，決不在基督教。基督教不過是沒法子的否認了關於婦人的本質而已。熱心地在申說「基督教解放人類」的使命的人們，當然和我們有不同的意見，他們主張基督教解放了婦人從來的低級地位，後來基督教實行的聖瑪利亞禮拜即是聖母禮拜，更足以當作尊敬女子的標徽。但

在執行這種禮拜的加特力教會，却完全沒有這種見解上面已經引用過的聖者和長老們的說話，更共同和強硬地將婦人和婚姻當作仇敵。在六世紀爲了討論婦人有無靈魂，發生爭執，終以一票的多數決定了女人有利的馬貢（Macon）的長老會議，也和其他一樣，反對有利於婦人的見解。爲着免除獨身僧侶因家務而荒疏教職，葛來哥里七世

（Gregory VII）所實行的僧侶獨身生活，惟其在將肉慾當作罪惡的見解之下，纔能做到。（註四）此外，我們觀察種種改革者，尤其是加路文（Calvin）宗徒及蘇格蘭僧侶們的對於肉慾的憤怒，更可以知道基督教的敵視婦女的見解，是毫無懷疑的餘地。（註五）

加特力教（天主教）因爲要替代當時基督教普及了的民族間的異教的女神崇拜，所以纔很實明地造出了聖瑪利亞禮拜。瑪利亞代替了南方民族的基倍兒（Cybele）米里他（Mythra），愛覆洛地（Aphrodite），維奴司（Venus），賽來司（Ceres），代替了德國民族的福拉亞，菲列加，所謂聖瑪利亞，不過是基督教的神靈的理想化而已。

第四章 中世紀的婦人

一 在德國的婦人地位

在西歷第一世紀的時候，原始而強健粗野的民族，從東北方面，像大海的波濤一般，擁進了衰微的羅馬。在羅馬，基督教雖已經漸漸得勢，但新民族抵死的和禁慾的教義相對抗。因之僧侶們便不能不以好意或惡意尊重他們。羅馬人很驚異的發見了這種民族的風俗習慣，和他們的全然不同。塔西多司對於德國人的事實，表示敬重，他說：「他們的婚姻，非常嚴格，這是他們一切習俗中最可稱讚的地方，因為他們是滿足於一個妻子的唯一的未開化人。在這種人口繁多的民族中，關於姦通的事，非常的少，假使有了，便立刻

處罰，丈夫自身有處分的權利。丈夫將姦通的妻子的頭髮剪去，在親族面前，將她裸了體，逐去村外。對於破壞貞操，毫不假借，不貞的婦女，不論怎樣美貌，年輕富裕，多不能再得丈夫。在他們之間，對於誘惑和被誘的事，不當做一種生活的形態。青年多是晚婚，所以能够維持他們的精力。處女也不急於結婚，他們選擇同年輩和同等體格的配偶，年齡體格相仿的互相結婚，強壯的父母更生產強壯的子女。」

塔西多司爲着給羅馬人以一種標本，所以對於古代德國人的婚姻狀態，有幾分誇張和誇張的描寫。實際上，在他們之間，對姦通的女子，罰得很重，但對於姦通的男子，却不如此。

在塔西多司的時代，德國的氏族還繁榮着。所以在進步的羅馬國情之下，不明古代氏族法規及其原理的他，以十分的驚奇，敘述以下的事實。就是在德國人之間，母的兄弟，將他們的外甥認作兒子，有些人，將舅父和外甥的血緣關係，看作比父親和兒子的更爲神聖和嚴密。所以在擄人的時候，姊妹的子女反比自己的兒子可得更大的擔保。昂格士

追加着說「在這種氏族之間，假使自己的兒子被人擄去當作抵當，或者以父親的契約被棄而致於「撕票」的時候，在做父親的祇當作他國人的損害而容易斷念；但假使被害者是姊妹的兒子的時候，這便認為犯了最神聖的氏族權利，對於他的犧牲，非負責不可。做舅父的非履行要求的契約不可。」（註一）

對於其他，像昂格思說，在塔西多司時代，德國的母權已經讓給了父權。兒子相續父親，沒有兒子的時候，由兄弟或母方的兄弟相續。雖則相繼以父親的血統為通例，但此時許可母方兄弟相續，是古代權利將歸消滅的一種表示。古代權利的追憶也是德國人對於女性尊敬——這是使塔西多司驚愕的——的原因。我說婦人最能激起男子的勇氣；和自己同伴的婦人被俘或變成奴隸，這是當時德國人最恐怖的事，並自能够使他們用一切的力量，援助婦女。一方面，婦人們也有能使羅馬人喫驚的意氣。

在塔西多司時代，德國人已經是固定民族，土地的分配，由每年抽籤決定，此外森林、水利和牧地，多是共有的財產。他們的生活方法，還是非法簡單，他們的財產，以家畜為主。

衣服是粗製毛織物的外套和革衣，婦人和首長多不用麻製的下衣，金屬精工，祇有在開羅馬太遠的地方才有，關於法律問題，輕者由首長們協議辦理，重大的由民族會議決定。首長是由多數同族間選出，但後來因為父權發生，使他的地位，有了世襲的便利，遂在宗族內做成了貴族的基礎，到後來發生了王族和羅馬希臘同樣，德國的氏族，也因私有財產發生，工商業發達及其他種族之加入而滅亡。代氏族而起的，是馬克組合（the Marks 村落共有地組合），就是自由農民的民主的組織。這種組合，在數世紀之間，是和貴族、教會、王侯等戰鬥的堅固的城堡，到後來封建國家得了支配權，自由農民陸續變成奴隸和從者之後，還不曾完全消滅。

馬克組合，以族長為代表，妻子、女兒和養女，沒有進言和指揮的權利。婦人們盡瘁於宗族事務之指揮的時代，——使塔西多司大為驚異，關於此事，他以輕蔑的解釋去報告的——已經過了。到五世紀，薩拉法典中，廢止了宗族世襲財產中的女性相續權利。

馬克組合員，不論誰結婚之後，就有了土地抽籤權。和祖父母，兩親，子女們同住在一

家屋子裏做成共產家族的人們，因為要多得一份抽籤，所以父親往往使未成年未成熟的兒子和已成年的少女結婚，由父親代替兒子遂行義務。(註二)少年夫婦可得一車的毛樺材料，和建築小屋的木材。夫婦間生女的時候，得木材一車，生男則得兩車。(註三)女性是被看作一半的價值的。(註四)

結婚是很簡單的，他們不知道宗教的儀式，他們祇要雙方表示同意，二人同睡在結婚的床上，便認為婚姻成立，爲着使婚姻有效而舉行教會儀式，是到了九世紀纔有的事。到十六世紀，纔根據脫倫得會議的結果，宣言婚姻是天主教會的聖禮。

(註一)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usw.

(註二) 同樣的事，起於俄國米爾 (the mitr) 的支派N²。

Fische, "der Lavelage" Das Ureinquentum, übersetzt von Karl Blicher,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flage. S. 35. Leipzig 1879.

(註三) 生了女兒，可以在共有森林中採取一車的毛樺樹，在禮拜六去賣，如生了男子，則可以採取兩車，在禮

拜二和禮拜六去賣，賣的得錢，非給生產者的，只當強盜不行。(G. L. V. Maurey, Geschichte der Mark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註四)這種事體，到現在還有。在聖白拉罕的恩利休文脫，出產的報告，通常由父親說的，當生下女兒的時候，他叫：「喇呀！還是百兩的銀鬼！」(Poltz hundert Sappermat) 生下男兒的時候，他叫：「喇呀！還是千兩的銀鬼！」

(Badisches Volksleben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von Eduard Hugo Meyer, Strassburg 1900)

二 封建制度和初夜權

封建國家發生之後，大多數自由自治民的生活狀態多非常的退化。得勝而驕的將軍們，多利用自己的勢力，占有了廣大的土地。他們將公共財產，當作自己可以處分的產業。對於他們忠實的家臣——就是奴隸農奴，毫不客氣地將一時使用權或世襲相續權賞給他們。因此，他們一切自主的做了宮廷貴族或勳功貴族。法蘭西大帝國的建立，使古

代氏族法律的殘餘完全消滅。軍官和新興貴族代替了族長們的評議會

多數的自由民，因為連年的爭戰和非由他們負擔不可的權力者間的不和，漸入衰微與窮困的狀態。他們已經不能再實踐他們當兵的義務，王侯和貴族，廣蓄家臣，農民們多將他們自身和財產，交給世界上和宗教上的主人們——因為教會已經在數世紀之內，獲得了偉大的勢力——請他們保護，而按期納付地租和貢獻。從此之後，從來自由的農民財產，多變了借用財產，更添了一層負擔。一旦墮入從屬地位之後，農民的人格自由，也隨之消滅，家臣和農奴制，愈加擴大。

地主對於他們的家臣和農奴，差不多有無限的支配權。他們有強制十八歲以上的男子及十四歲以上的女子結婚的權利。他們可以自由的替奴隸們分配偶對，也可以替寡婦孀夫們作主婚嫁。臣下們的主人，自承有使用女農奴和家臣的性的權利，——「初夜權」就是這種權力的表現。這種權利，假使不以納稅來交換，雖則對於家主代理人的行使，也不能拒絕。但這種酬勞的性質，却多和他的名稱相矛盾的，譬如新床的保護人，處

女費，襯衫金，圍裙費，刻印費等等。

事實上這種初夜權的是否存在，經過不少的爭執。因為這種權利，一部分人看來，是很不愉快的，因為在實行這種權利的時代，是有些人正要當作風儀和信仰的模範的時代。初夜權和原生的母權時代相關，這是上面已經說過，自從古代家族制度消滅之後，這種習慣，變成新娘在新婚當夜，對同族男子開放。後來這種權利漸受限制，終歸宗教的首長或祭司所有。封建時代的王侯，因為對於所屬領地的人民的權利關係，遂將此權收回已有。凡自己願意的時候，便執行這種權利，如愛惜報酬（金錢或天產物）也可以放棄。初夜權的實質，表現在耶考蒲格林（Jacob Grimm）的判例集（Weisthümer）一卷四十三頁，這是記着：「但據宮中人說，要結婚的人，非招待土地監理人及其妻不可。土地監理人須送給新郎以一個大可煮羊的土甕，和爲着慶祝結婚，須致送一車的木料。他和他的妻子去的時候，非帶四分之一頭的豬去不可。結婚式完了之後，新郎須許可土地監理人和新娘同食，否則須拿出五仙令四辨士去贖她。」

許根哈 (Suzenheim) (註一) 以爲地主的初夜權是起於地主的結婚承認權。倍亞倫 (Beurn) 則以爲因初夜權而結婚所得的長子，可得自由民的身分而起。到後來，這種權利，多可以用納稅來代替。亞米恩 (Amiens) 僧正，最頑固的維持這種納稅，直到十五世紀初葉。在蘇格蘭十一世紀末葉，馬克倫三世 (King Malcolm III) 布告人民得以納稅贖取初夜權；但德國却繼續得更久。據亞豆保 (Adeberg) 的施惠平僧院 (Swabian Cloister) 一四九六年的記錄，住在保兒德林根 (Boertingen) 的農奴，爲着贖取爲這種權利，新郎應該拿出一塊鹽，新娘應該拿出一磅七仙令的銅幣和「可以容納她的臀部般大的」盤子。在他處，新娘爲免除初夜權，須給地主以「和她臀部一樣重的」乾酪或乳脂，或「她恰恰坐得下的西班牙製椅子」。(註二) 據巴也隆的大審院判事華兒休 (Welsch) 的記錄，巴也隆在十八世紀，還有贖取初夜權的義務。(註三) 又昂格士報告說：威爾斯及蘇格蘭人之間，初夜權一直維持到中世紀全體，但因爲氏族組織的存在，所以執行初夜權者，不是地主，而是代表男子全體的族長。(註四)

初夜權，不僅行於中世紀，更存在於近代的封建法之內，在波蘭貴族有凌辱自己所歡喜的處女的權利，有不服者，須鞭責百下。到現在，地主和他的用人，還將處女的名譽犧牲，當作當然的事——這種事實，遠出我們想像之外，不僅屢起於德國，在全部東歐及東南歐洲，也是常有的事實！

在封建時代，結婚是地主的利益。因為生出來的子女，也多是地主的奴隸！因此勞動力可以增加，收入可以豐富。因此宗教界及地方的地主，多擁護他們臣下的結婚。但是假使預先知道，他們不結婚而將遺產交給教會，則也可別作計較。但，這不過是僅通用於下級的自由民的，他們的地位，因為上述的事情，益難維持，為求僧院保護他們的平和，多將財產交給教會。其他的自由民，也將買物或勞力送給教會，而求他的保護。但在這種過程中，他們的子孫，多不知不覺的走進了他們祖先所要逃避的運命，他們便隸屬於教會，或竟做了僧寺的徒弟。

(註I) Geschichte der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Hörigkeit in Europa bis um die Mit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t. Petersburg 1861.

(註II) Menninger, Stälin und andere, Beschreibung der württembergischen Ämter, Heft 20, (Oberamt Göppingen.) Hornmayer, Die Bayern in Morgenlande, Anmerkung S. 38. Siehe Sugenheim, A. A. O. S. 360.

(註III) Über steigung und Ablösung der bäuerlichen Grundlaste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Bayern Württemberg, Baden, Hessen, Preussen und Österreich. Landshut 1848.

(註IV) A. A. O. S. 97.

三 都市的繁榮僧院與賣淫

從十一世紀以來，漸趨繁盛的都會，因永久居住與結婚容易，人數愈見增加。從極度的壓迫之下亡命來的地方人，和逃亡來的農奴從僕，多將都會當作避難的地方。但到後來，這種關係，又變化了。占有都市的實權，適合自身的手工業階級，對於新移住的人們，較

生了敵意因爲新移住者，多想自成手工業者，永住於都市，所以和舊有手工業者，成了不愉快的競爭。於是對於新移住者，設了限制的條律，高價的永住費，麻煩的首領試驗，一定數的首領和對於徒弟的職業限制等等，使數千人淪於窮困，獨身與放浪。但經過十六世紀之後，因爲後面所說的原因，都市的繁榮時代，已經過去，漸見衰廢。這時候，因爲當時僵硬的見解，對於定住和獨立的妨礙，愈見利害。

地主們的暴虐，因年代經過而愈見利害，後來他們的家臣們，爲圖逃出他們的悲慘生活，甚至情願流入乞丐，流氓或盜賊。——因爲森林和交通不便的關係，所以做盜賊是很便利的。——又因當時戰亂頻發，所以他們多去投軍，凡俸給較優，而有掠奪的希望者，他們無不願去。這許多赤貧的男女，多是地方的負擔，對於這種一般的頹廢，教曾是最大的原因，僧侶的獨身狀態，已經促進了他們的性的放縱，羅馬和意大利交通的頻繁，更加以助長。

羅馬不僅是法王權的大本營和基督教國的首府，這時候，忠實地做效皇帝時代的

去，變成了新巴比隆——就是歐洲不道德的高等學校。而法王的宮廷，是他的首座。羅馬帝國滅亡的時候，將他的一切惡德，多贈給基督教的歐洲，這種惡德，癖育於意大利，因僧侶們的對羅馬交通，而輸入德國。多數的僧侶們，使社會一切階級，多蒙了不道德的影響，——這種僧侶的大半，多是男子，他們的性慾，因懶惰與生活豐潤而愈加強烈，又因強制的獨身生活，所以多變成不自然的方法和祕密的滿足。在都會和農村的婦人道德方面看來，這種僧侶的，確是和疫病同樣危險！數千僧寺尼菴的內部生活，比其他官府，更為淫猥與不規律。多數犯罪——尤其是墮胎與殺嬰，在菴寺裏最容易隱蔽。農民們為防止僧侶們中誘惑他們的妻女，所以對於未曾納妾的僧侶，一概不予歡迎，因此君士坦的某僧正，開始了對於他所屬牧師的納妾稅。在浪漫主義者描寫得很虔敬很道德的中世紀，就是一四一四年間，在君士坦舉行的長老會議，有一千五百人以上的娼妓出席，即以這種歷史的事實，也可以明瞭當時的狀態。但是這種狀態，不開始於中世紀的衰廢期，而起於很遠的從前，八〇二年卡爾大帝發布新法，其中記着：「尼院非嚴加監督不可，尼僧不准

遊行各處，應該以最大的注意看守她們，又她們不可在紛爭和不睦中生活，對於長者及尼院長，不准有不順從及反抗的舉動。不准賣淫飲酒貪慾，她們非真實地生活不可。在僧院的規則之下，須得絕對的遵守。男子不准擅入尼院，但在彌撒的時候，不在此例，但完了之後，須立刻退出。」又八六九年的法令中規定：「牧師如有幾個女人，或者使基督教徒或異教徒流血的時候，或者破壞了教會的法規，均須剝奪牧師的資格，因為這種牧師，比俗人們更壞。」當時禁止僧侶多妻的事實，很可以使我們知道，多妻制度，在九世紀還流行着，實際上，也沒有禁止多妻的法律。

不僅此，到十二、十三世紀的戀愛詩人時代，人們也不將多妻當作一種可以非難的事體。譬如約翰·特夫的詩集情詩中說：「在本妻之外，娶第二個妻子，這不是浮薄的事嗎？你想要嗎？男人是可以的，女子是不准的。」（註一）

十字軍對於當時的道德狀態，有了一種很不幸的影響。一萬人的男子，離開故鄉數年，學會了西歐人完全不知道的東羅馬帝國的風俗。

結婚與永住，漸漸發生困難，同時婦人人口顯著地超過了男子，這兩種事實使婦人的地位更加不利。婦人多於男人的特別原因，第一是頻繁的戰亂，不和，及當時商業旅行的危險；次之，因暴飲放逸，男子的死亡率較大，中世紀屢次流行的黑死病的脅威，更爲重大。黑死病流行的年次如下（註二）

一三二六年——一四〇〇年

三十二回

一四〇〇年——一五〇〇年

四十一回

一五〇〇年——一六〇〇年

三十回

這種婦人之羣，變了魔術師，歌女，俳優，夾在遊歷的學生僧侶的隊裏，沿着國道巡歷，在各處屋椽下或市場裏賣藝。她們在傭兵隊裏，自己粗了特別隊伍，仿照當時的組合制度組織起來，依容貌年齡，分爲種種不同的等級。她們很嚴的禁止向不認識的人賣身。在營裏，她們幫助輜重兵搬運糧秣木料，填埋池穴，和照顧營內的清潔。在戰爭中，她們用柴木雜樹填塞窪穴，使攻擊容易進行；並且幫助搬運大炮，假使炮身陷入泥窪，她們更須努

力的幫牠進行。(註三)

爲着救濟這些多數而無援的婦女，在許多都市，從十三世紀以後，在都市監督之下，建設了乞食僧養院 (Beguinental)，將她們收容起來，保護她們端正的生活。但因爲求助者太多，所以尼菴和養院，不能完全收納。

結婚的困難，帶着騎士家臣來訪都會的宗教界及貴人們的旅行，都會裏的少年，祇圖歡樂的既婚男子……等等，共同地造出了都會地方娼妓的需要！因爲當時不計什麼職業，多須按照組合秩序來組織，所以賣淫也有了組合。大都會的全體，多有妓樓，都會的貴人及教會，多徵收這種妓樓的利益。妓樓中的妓女，由自己選出一個搗搗，由她維持妓樓的秩序，及防止組合以外的競爭者的營業妨害。組合以外的密淫者，假使被捉住的時候，由她們共同處罰。紐羅堡 (Nuremberg) 妓樓的娼妓，向市議會控訴組合外的競爭者說：「其他旅館的主人，多雇着婦女，她們每夜市街上徘徊，引誘既婚男子去住宿，她們的營業，非常的極端，比之公共的組合妓樓，更爲下流！在這個有名譽的市上，有此種行爲，

「真堪歎息」(註四) 妓樓多受特別的保護破壞妓樓附近的治安者須很重的處罰妓女組會員，可以參加組合所贊助的行列與祭典，她們並且常常受貴族及市議會議員的招餐。妓樓是認為有益於「保全處女及婚姻的名譽」這是和猶典承認國營娼樓與現今許可賣淫出於同一的理論。一方面，以金錢及寵愛扶植賣淫婦的男子們，有時候，也用暴力去欺負妓女，卡爾大帝 (Charlemagne) 曾將一個妓女裸了體，牽在街上鞭打。「最基督教」的君主，他，倘且有六個嬪妃；他的女兒們，也做教了他，幾次使他大不高興，並在他宮中，生了幾個私生子。卡爾大帝的朋友及忠告者亞爾金 (Alkuin) 曾經告誡他的學生們，要提防皇帝的女兒的引誘。

娼家制官營的組織起來，受官廳的保護，將一切特權交給「維尼司(愛神)的女宣教師」的共同體，對於貧窮孤獨淪落的婦女，處以嚴厲的刑罰。對於因自暴自棄而殺了自己的嬰孩的女子，處以嚴酷的死刑，但對於不知羞恥的賣笑者，却不加顧問，甚至於反講這種賣淫婦去陪席判決死刑的裁判；到現在還有這種事實發現(註五) 又，婦人的姦

通，處醫很重最輕也須帶枷但男子的姦通却在基督教的慈悲的範圍之內

范爾堡的娼家主人，對市議會宣誓說：「誓當對市忠實，及雇用妓女。」紐薩堡，烏爾謨 (Ulm) 拉潑的許 (Leipzig)，開隆 (Cologne)，法浪克福爾 (Frankfurt) 等處，也是如此。在烏爾謨於一五三七年廢止了妓樓，但到一五五一年又以「爲防止更大的無秩序」爲理由，而提議重開。對於外國貴人，由市供給費用，雇妓女去服侍；一四五二年拉地斯拉烏 (Ladislaus) 國王訪問維也納的時候，由市會在公娼內選出代表去歡迎，她祇披了一片輕紗，可以看到她的美麗的肢體；又却利皇帝五世入恩德華浦的時候，也受了同樣的裸體少女的歡迎，這個場面，在馬加爾德的大幅繪畫中描寫着，現在還保存在漢堡博物館裏，對於這種事情，當時完全無人非議。

(註1) Sammlung von Karl Lachmann und Moritz Haupt, Leipzig 1857, S. Hirzel.

(註2) Dr. Karl Bücher, Die Frauenfrage im Mittelalter, S. 6 bis 7, Tübingen 1882.

(註三) Dr. Karl Bucher, a. a. O., S. 35

(註四) Joh. Schy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auenwelt, 4. Auflage, Leipzig 1879.

(註五) 據 Leon Richter 在 "La femme libre" 裏報告，在巴黎有一個名譽很好而虔敬的律師，在他自己陪審之下，判決了他自己的兒子的下女有罪。但宣告之後，下女對裁判官說，孩子實在是律師自己殺的，於她完全無罪。

四．騎士制與婦人崇拜

富於空想的浪漫主義者及另有狡猾的計畫的人們，想將中世紀描寫做因婦人崇拜而有生氣的時代。尤其是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間的戀愛詩人時代，更描寫得有聲有色。騎士的「愛的奉獻」——最初起於西班牙的摩爾人 (Moriscos of Spain) 之間的——是對於當時婦人的尊敬表示，但我們於此，不可不想及下列的幾點。第一，騎士的同伴們，不過人口中很少的率分，所以騎士婦人，也自然比一般婦人很少；第二，這種極力稱讚着的愛的奉仕，僅行於騎士的間極少部分；第三，愛的奉獻的真實的性質，已經非常

地誤解和誤述，這種愛的奉獻最盛行的時代，正是德國「拳的權利」的時代。當時從一切拘束解放了的騎士之間，最流行的是無制限的野宿，掠奪，與強請。這種殺伐盛行的當兒，決計不是流行優雅的詩的情操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本質，是足以破壞殘存着的婦人崇拜的。騎士們不論在都會在鄉間，多是粗野亂暴的徒輩，他們的最高情熱，不外是爭鬪酗酒與無度的性慾滿足而已。——到十三世紀止，也有到十四，十五世紀，在施行都市政治的都會和鄉間，騎士們所犯的強姦和暴行，當時的記錄者不知道充分的記述，而且當時的被害者，也沒有宣布的權利，因為在都會間，裁判權在青年貴族們手裏，在鄉間，則為地主們所有。所以說當時貴族紳士階級，以這種道德和習慣，對婦人表示特別尊敬，將她們當作一種貴重品而載在身上，是一種無稽的誇張。

極少數的騎士，很熱心於婦人的美，但這種熱心，決不是清淨的，(Platonic) 而是極端的現實的追求。在對於「可愛的婦人」的熱心家之中，就是令我們發生滑稽的聯想的烏爾利西(Urlich) 他也不過在不能不如此的時間，好容易的維持了清淨的愛而已。

根本的說來浪漫的婦人崇拜不過是犧牲了正妻，而將情婦神聖化，可說是將比利格來司時代的希臘娼婦制度，移植於基督教的中世紀而已。互相誘惑他人的妻子，也是騎士間盛行的愛國奉舉，好像現在的有產者之間流行着的一樣。

在這種公然地承認肉感的快樂的時代，人們多認識健康而成熟的人類，多充滿着自然的衝動，而認為正當。這種認識，實在比基督教的禁慾主義更為深入人心。但在他方面，我們應得注意，這種認識，祇限於男性，對於女性，則以為不應和不許有這種衝動。她們假使稍稍違反了一點被男子所強制的道德，她們便須承受嚴重的處罰。女性們因為繼續的壓迫和特殊教育的結果，到現在，支配階級者，還將這種狀態，認為很自然的樣子。

現在世界上，不是有幾百萬的明明自己知道是在奴隸狀態之下，但假使他們的主人，不救助他們，他們便永遠地不能解放的人們嗎？普魯士的農民因為司坦因法令（Stinnes Law）的結果，從奴隸解放了的時候，他們不是向他們的主人說：「解放之後，我們老病之時候，有誰來照應我們呢？」而仍求主人收留他們的嗎？現代的勞働運動中，不是有

同樣的事實的嗎？許多的工人還受了他們的榨取者的感化，毫無自己意志的被人指
導着！

對於被壓迫者，鼓舞者及激勵者，是很必要的，因為他們沒有初步的獨立。近世的無
產者運動如此，婦女解放運動，也是如此。

中世紀雖有種種缺陷，但其中也有基督教所不能壓服的一種壯健活潑而天性的
肉慾。當時對一切事物，多直呼其名；沒有現代人一般的偽善的小心樣子，或者隱瞞好色
的行爲。又，中世紀的人們，不知道用刺戟性的兩義語的。到了現代，我們是多慣於應用含
蓄和兩義的言語，但是這種表現法，僅能使人家猜疑，而不能使他滿足，因之促成他們的
揣測，這是非常危險的事。現今的社交談話和小說劇本上的說白，充滿了這種表現，結果
是不言而喻的。穿了宗教的精神主義的外衣的蕩兒（Rove）們，多有一種強大的力量。

第五章 宗教改革

一 路德 (Luther)

路德是中世紀的健全感覺的一種典型。我們現在要說的，不是宗教改革家的路德，而是一個「人」的路德。在他的人性之內，是有一種原始而強烈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率直而明確地說出他的戀愛和享樂的要求。他以前的羅馬教會僧侶的地位，使他觀察一切；他以自己的體驗，認識了僧侶及尼僧生活的不自然，使他湧出了一種熱情，去和僧院的獨身生活相爭鬥。他說：「婦人除出極少的沒有天惠者之外，多需要丈夫，正像需要飲食睡眠及其他必要物一樣；反之，男子也不能沒有妻子。原因是因為生殖的事，是和飲

食同樣，多是人類的天性。因此上帝終將四肢血管排出物及其他必要物賜給人類，要否定這種事實和阻止自然衝動的人們，和要阻止火燃水溫和人類飲食睡眠的有什麼區別？」又在他關於結婚生活的說教中，他說：「好像我不能使我自己不做男子一樣，你們也不能使你們沒有丈夫地生活。因為男子有其妻，女子有其夫的事情，不是由利己或協議而來，乃是自然的必要！」路德不僅以這種有力的論調，說明結婚與性交的必要，對於稍稍關係於教會及婚姻的地方，他也努力的批判。在這一點，他的立腳點，是承認婚姻須由當事者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古代基礎。對此，他曾說：「所以你們須得知道，婚姻是和其世俗業務一樣，是外部的事項，好像我可以和一個異教徒猶太人，土耳其人，同伴飲食眠睡，騎馬，交易，談話一樣，我也可以和他結婚，並可以繼續這種結婚生活。諸位不要去相信禁止這種事情的愚劣的法律！異教徒也是由神完全地造出來的男女，這是不論聖彼得，聖保羅，聖路加多沒有異議的，所以，善於說謊的基督教徒們！請你們不要多說吧！」路德和其他的改革者同樣，宣言反對婚姻的一切限制，并要求許可教會所極力反對的離

婚者的再婚。他說：「關於離婚與婚姻的處置問題，我曾經說過，可以交給司法官去辦，以放在世俗的管理之下，因為婚姻生活，完全是世俗而外部的事項。」和這種見解相應，到了十七世紀之末，新教徒間，纔將在教會舉行結婚式，當作正當時結婚條件。此前的結婚，多是所謂良心結婚，就是互相認為夫婦而同棲而已。這種結婚，在德國是認為合法的路德更進一步，承認婚姻不滿足的一方——即使是妻子——有在婚姻以外求滿足的權利。他「爲着滿足人類作不能反對的自然」（註一）以他的敬虔的熱心，創立了一種可以激起現在「善男信女」的反感的原則！在他一五二二年愛挪版的論文結婚（On Married Life）第二卷一四六頁中，他說：「假使婦人嫁了一個沒有能力的男子，一方不能公然另尋男子，又不要再嫁的時候，她可以和她的丈夫說：『看我親愛的丈夫！你不能將我借着的，如此，你是欺負了我的年輕的肉體，而你的名譽和幸福，多瀕於危險，他們將要失却了對於神的一切榮譽！請你許可我，和你弟兄或你母親近的朋友秘密地結婚。如此，我的名譽可以保全，你的財產，不致落在沒緣的相續人之手，我也可以

不致故意的欺負你。」依路德的意見，做丈夫的應該有承認這種要求的義務。「假使丈夫不許可，她可以棄他出走，向另外的男子求婚。反之，假使做妻子的不願履行結婚的義務，那麼男子可以和其他的女人同衾，但事前須得使他妻子知道。」（註三）這位大改革者所開陳的意見，是非常合理，但在充滿了偽善與虛飾的現在，却似乎是完全不道德的見解。

路德不過將當時民衆的意見表示出來而已，耶考蒲記着（註三）

「丈夫對於妻子，假使不能充分的履行結婚的義務時，他須將她好好的背在背上，到近地的不論甚麼地方去，在那裏，沒有惡意的打擲他的妻子，不出惡言的坐在地上，問隣人們有沒有人願意幫助他的妻子？假使隣人們不能或不願的時候，他非將她送到隣近的漂亮男子那裏去不可。她須得梳裝打扮，丈夫須將一只盛金錢的袋，掛在她腰邊，使她可以很便利的付酬。如她回來的時候，仍舊沒有懷孕，那她便被當作惡魔一樣。」

中世紀的農夫所最希望的，第一是由結婚而得後嗣。假使他自己不得達到目的

時候，他便很爽直的將這種快樂，讓給其他男子，達到目的，是他的第一要事！我重複地說，「不是人類支配財產，而是財產支配人類！」

因為路德在他的文章或演說中所引用的關於結婚的議論，多是和現代教會所支配的實狀正面反對，所以他的見解，更為重要。我們民主社會黨，在對僧侶所不可避免的關爭中，可以用十分正當的權利，擁護路德的主張。因為他的關於婚姻問題的立腳點，是完全不囚於任何偏見的。

路德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對於婚姻問題，更進了一步，這的確是便利主義使他們如此的。——就是如此主張，纔可以得着為這種問題而煩悶的君侯們歡喜，他們纔能得着有力的援助與好意。對於宗教改革有好感的海聖(Hessen)伯爵菲立浦一世(Philip I)在正妻之外有了一位愛人，他的愛人以結婚為條件，纔從了他，所以他的境遇，非常為難。沒有理由，是不能和夫人離婚，同時和兩個女人結婚，一定要引起非議，尤其是近世基督教的君侯，所以受人非難，是不可避免的。菲立浦因為溺愛的原故，決定了和她結婚，但是說

明這種處置，與聖經並不矛盾，和使宗教改革者們——尤其是路德與梅浪喜東（Melancthon）——同意，多是於他很有利的。於是伯爵和蒲查耳（Burke）商量，蒲查耳聲明贊成這種處置，並且約定可得路德們的同意。蒲查耳的理由是：「同時有多數的女人，是不違背福音的，保羅列舉了種種不能繼承神國的人，但其中並沒有說及重婚。保羅說：『僧侶祇能娶一個妻子，從者也是同樣，』假使人人多祇能娶一個妻子，那麼他便不會專指僧侶與從者了。」路德與梅浪喜東也贊成這種理由，他們在伯爵夫人以「此後對她須比從前更多的盡丈夫之責」（註四）為條件，而承認了和第二夫人結婚之後，也就承認了重婚。路德在以前英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重婚，成了問題的時候，對此就非常煩悶；這事在一五四〇年正月，他給薩克生（Saxon）的祕書長布林（Brink）的信札中表現出來，他寫着：「照原則上說來，他（路德）不能排斥重婚，因為這是和聖經不相矛盾的。（註五）但這事件起於即使許可亦不可不謹慎的基督教之間，使他覺得很不愉快。」在一五四〇年三月伯爵結婚式舉行之後，在他的備忘錄中記着：（四月十

日)「伯爵聽了他們的忠告非常的滿意但他希望他保守祕密，假使不然，粗野的農民們，也要(做效伯爵的實例)利用做更重大的理由，使他們更添一件討厭的事體。」

梅浪喜東對於伯爵的重婚，似乎不感覺作非常重大，因為他在亨利八世事件時，已經寫着：「侯伯有將多妻制引入領土以內的權利。」但後來因為伯爵的重婚，引起了很大的非難，他繼於一五四一年發表宣言，替伯爵辯護，說多妻制並不與聖經矛盾。(註六)但當時的人，已經不比得九世紀或十二世紀的一樣，能够毫無反感地贊同多婚制，所以非難伯爵的重婚者不止一處。這種貴族的重婚，在十七十八世紀，屢見不鮮。

路德說明滿足性慾，是自然的命令的時候，他不過辯明了同時代人的見解，和男子們的要求而已。在新教國家，因為宗教改革，幾百萬的人能够在正當形慾之下，處置他們的自然衝動；但其他的幾百萬人，則因為現在的財產和法律制度，到現在還是不能得到這種幸福。

宗教改革，是將興的大市民階級對於教會，國家，和封建社會的抗議。新興的市民階

級要從組合、宮廷、教門等桎梏的束縛中求解脫，他們的目標是國家的中央集權教會制度的單純化，和廢止游民住的僧院，而利用於有益事業等等。

路德是宗教領域中鼓勵市民的代表，他擁護婚姻自由的時候，他的問題，祇集中於市民的婚姻這一點。——這種市民的婚姻，到了現在，纔因法律上的婚姻規定，和相關的民法規定，移轉的自由，營業居處的自由而實現。我們於此，不能不考查因為這種改革而起的婦人地位的變化。在宗教改革時代，情狀是沒有進展。因為宗教改革，多數的人們，得了婚姻的可能，但他方面，自由的性交，却受了激烈的迫害。天主教的僧侶們對於性的放縱，雖則比較的寬容和忍耐，但新教徒則因為他們自己曾受壓迫，所以反對得更為猛烈。他們開始對娼家宣戰，將妓樓當作「沙丹的地獄」(Holes of Satan) 而封閉，將妓女當作「惡魔之女」(daughters of the devil) 對於「失足」的婦人們，則像從前一樣的當作罪惡的標本而處以枷刑。

中世紀快活的小市民，從此變了頑固而陰鬱的俗物。他們後來結果變了大市民的

子孫頑固狹窄，嚴格而偽善的市民，成了社會的典型。爲天主教所容恕的中世紀的肉慾主義的正妻們，和新教徒精神，完全一致。但使德國一般狀態不利的影響，也波及於婦人的地位。

(註一) Dr. Karl Hagen, Deutschlands hierarchische und religiöse Verhältnisse im Reformationszeitalter. Frankfurt a. M. 1838.

(註二) Dr. Karl E. Jagen, a. a. S. 234.

(註三) Deutsche Rechtsaltertümer, Weistüm aus dem Amte Blankenburg, S. 444.

(註四) Joh. Jansse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1525 bis 1555. Freiburg i. B.

(註五) 聖經是在東西洋諸民族間盛行多妻制度的時代產生的，但到了十六世紀多妻制度已和一般風俗完全矛盾，所以本文是很正當而可了解的。著者。

(註六) Joh. Janssen, a. a. O. 23. Bänd.

二 宗教改革的結果三十年戰爭

因美洲大陸發現和東印度航路開通而起於德國的生產販業及貨幣關係的變化，在社會上引起了絕大的反響。德國從此喪失了歐洲交通交易的中心地資格，商業日趨彫敝。同時宗教改革，破壞了國民的政治統一。德國的王侯們，多利用宗教改革，想脫離皇帝的束縛。他方面王侯們爲壓制貴族起見，極力援助都市；有許多都市，也因爲窮困，多自動的投到王侯的支配下去。爲經濟的衰敝所苦的市民階級，爲防禦他們的競爭者，設了更高的限制。情勢日見硬化，貧困也愈見深刻。

宗教改革的其他結果，是宗教戰爭和迫害。——這是被王侯們利用做他們的政治及經濟目的的口實的一——這種宗教戰爭和迫害，屢起屢伏的在德國橫行了一世紀以上，直至三十年戰爭終止之後，纔告結束。德國變了屍骸的原野和荒廢的丘墟！數百都市和數千村落的一部或全部，都被焚掠，其中有許多，竟從此永遠從地面上消滅。各都會的人口減少了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十分之五乃至十分之八，十分之十！譬如紐隆堡的都

市及全法朗克多是如此，在這種窮困的時候，失去了人口的都會村落，爲着促進人口，取了一男得妻二女的極端制度！男子因爲戰爭而減少，但女子却過剩了。一六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紐隆堡的評議會，議決「僧院不准收容六十歲以下的男子」及「沒有僧職及未在僧院職錄登記的牧師，非結婚不可」，而且一個男子得與二個女人結婚，但男子們應該適宜措置，有兩個妻子的男人，不僅應該照料他的妻子，並且應該努力避去她們兩人間的不和，這是應該以適當的思慮，充分地注意，並須在說教壇上不時警告。」

這樣的宣傳二重結婚，並且爲規定丈夫們的行爲，利用了宗教的說教！

一切交易遊歷職業，在這個長期間內，完全停止，不，或竟可說完全絕滅！此後雖則徐徐地恢復起來，但國民的大部分，變成粗暴不德，並廢止了一切常態的職業。像在戰爭中，姦淫擄掠的傭兵們，從德國的一端橫行到他端，不論敵友的肆行焚殺一樣，到了戰後，無數的強盜乞丐流氓，成羣結隊地妨害交通商業，壓迫良善。在這個放縱時代，對於婦女的輕蔑，有了很大的進步，一般的失業，也使她們受了重大的影響。數千的婦人，和無賴的男

子一樣，充滿了街道森林和牢獄。在這種一切苦難之外，渴望着土地的貴族，更用武力驅逐了多數的農民家族。從宗教改革以來，貴族們非特愈加屈服於王侯權力之下，並因官職和軍隊的關係，對於君主，也陷入更深的從屬地位；於是他們想將對君主的損失，從農民財產上二重三重地收回轉來。一方面，因為宗教改革，使王侯們得了沒收富裕的教會財產土地的口實；譬如查克遜的選舉侯奧格司（Elector August of Saxony）到十世紀止，最少也沒收了三百以上的僧院領地。（註二）和他一樣，其他的新教徒的王侯，就是他的兄弟及從兄弟——尤以霍漢足來一族，也取這種手段。貴族們看了王侯的樣，借取一切共有地及無主的農民地產，並以武力驅逐自由和隸屬農民的房產，而收為己有。在十七世紀失敗了的農民暴動，自他們最好的口實；他們利用一切詭計，壓迫，權利的附會等種種方法，用極便宜的代價，買收農民的土地，或者竟將他們驅逐。譬如三十年戰爭當時，在麥克倫堡（Mecklenburg）還有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家的騎士級的農民家屋，但到一八四八年，祇剩了一千二百十三家。在朋梅倫（Pommernia）自一六二八年以來，

倒了一萬二千家的農戶在十七世紀經過中成就了的農民經濟的變遷。是徵收百姓房產及沒有殘餘公產的一種動因。後來，輪運農法從外國輸入，許可了土地耕種的交代。耕地一時變為牧場，因此得以馴養家畜，減少勞働力。

在都市的狀態，和在鄉間一樣的壞。當時曾經許可了婦人有當工頭的資格，並得使用職工和徒弟，因此，有了從事於織麻，織布，織紗，裁縫，毛氈等的獨立婦女；此外還有婦人的金箔工，織帶工，革具工等，在各都會，婦人有特殊的職業，例如法郎克福和許蘭琴諸都會的婦人毛皮商；中央萊因諸都會的婦人麪包工；開倫，司屈拉司堡的絞工和帶匠；白賴門的革具工；法郎克福的毛織物工；紐隆堡的鞣皮工；開倫的金線金箔工之類。（註二）但是後來因為手工業者的衰敝，對於婦女競爭失了同情。在法國，十四世紀之終，已經排斥職業婦人，在德國，於十七世紀末纔方如此。最初，是禁止她們當首領——寡婦除外——到後來，連幫工多排斥了。又因為華麗的天主教禮拜式的廢止，許多技術的職業，受的影響，或者竟致消滅。——這種職業的大半，是婦人們經營的，——加之，因為沒收教會財產，

使貧民救護事業退步因此寡婦孤兒們大爲苦痛

因爲上述的種種原因而起的（自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一般經濟衰微，立刻變了嚴格的婚姻立法的動機。手工業者和雇傭人（僕婢）們，即使由他們未來的家族，立了不使社會受害的保證書，也不准結婚。對法定條件不完備的繙婚，處以嚴厲而野蠻的刑罰，譬如照巴依隆法須處以鞭笞和禁錮。同時對於日見增加的野合結婚，也加以特別苛酷的迫害；人口過多的危懼，支配了人心，爲着減少乞丐流氓的人數，地主們順次的下了驅逐的嚴命。

(註1) Job, Jansse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3. Band.

(註11) Dr. Karl Bücher, Die Frauenfrage im Mittelalter.

第六章 十八世紀

一 德國的宮廷生活

當時非常多數的德國王侯，多仿效法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以極度的奢華燦爛，顯示同儕。十八世紀的王侯宮廷史，是歷史上最不名譽的一章，王侯們多想以空虛的自大，龐大的豪華，和浪費的軍備，去凌駕其他；其中尤以蓄妾這一件事，最為醜惡。關於這種極奢侈腐敗的生活樣式，在德國諸宮廷中，誰為第一，則却很難斷定，因為今天算這宮廷，明天算那宮廷的不時變轉。貴族仿效王侯，市民仿效貴族。假使市民的女兒，幸而得了宮中高貴的紳士，或者皇帝的恩寵，那是她大多是非常幸福，所以市民家族，多預備着

將女兒獻給王侯或貴族去做姬妾，假使貴族的女兒，得了王侯的寵愛，貴族的家族，也是如此。無品格和無廉恥，支配了廣汎的範圍。

其中最利害的，是德國的兩大首都，就是柏林和維納。在「德國的加不亞」(Carina of Germany)的維納，一世紀的大半，多在嚴正的瑪麗亞德蘭薩(Maria Theresia)支配之下，但她對於這種沈溺於享樂的貴族和模仿貴族的市民行爲，却完全沒有取締的能力。她自己創立的真操委員會，和因此而組織的偵探制度，僅得了憤怒和嘲笑的结果！在浮薄的維納，十八世紀後半，有一種俚諺，說：「愛人家如愛自己的話，就是愛人家的妻子如愛自己的妻一樣的意思。」還有「假使你的妻子，可以向右時，你便可以向左，妻子有侍者時，你可以有女友」的話。當時的人對於婚姻和姦通的見解，可以在詩人克拉依恩脫(Ew. Chr. von Kleist)在一七五一年給友人格拉姆(Glein)的書簡中看得出來。他說：「哈因利許(Mark-Graf Heinrich)領主的冒險，你大概已知道了吧！他將他的夫人送往領地，想和她離婚，因爲他親自看見了她在和霍隆司當王子(Prince of

Holstein) 同家……假使他能够將事件默過，不使他傳佈到柏林和世界的半豈不更好！但是對於這種自然的事，我以為還是不要介意的好，尤其是像侯爵一般不是十分固執的人。本來要在結婚中完全除去嫌惡，是不可能的，不論男的女的，因為想像他人多是可愛的人物，所以便情不自禁地做了不好的事情。這是被迫而不能不如此的，那裏能够去處罰他呢？」關於柏林的事狀，英國大使馬羅司倍 (Lord Malmesbury) 在一七七二年寫着：「全般的腐敗，支配了一切階級的男女；此外，因為重稅和奢侈，招致了必然的窮困。男子以全財產放蕩，女子多是不知羞恥的怪物，她們委身於出錢最多的人；優婉的心情和熱情的戀愛，於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柏林，以從一七八六年至一七九七年間，菲利特利許二世 (Frederick II) 在位的時代，最爲利害。他自己對國民做了最壞的實例，宮廷牧師宰耳納 (Zoellner) 使王的姬妻由麗施司 (Julie von Boss) 和王結婚，當作第三王妃；後來她在第一次生產死了之後，宰耳納 又使王的第二妻蘇菲台霍夫 (Sophie Doenhoff) 伯爵夫人和王結婚。

在威廉做出世紀末的惡例之前，他的從兄弟們，在世紀之初已經有了相仿的事。一七〇六年七月底衛爾登堡的羅特依公爵和他的妾格蘭弗妮——到現在還被衛爾登堡人叫做「國家的破壞者」的——結婚，將她當作第二個妻子。這種結婚的司禮者，是納加河畔繆倫的說教師，年青的僧侶番拉。還有羅特依的肉親從兄弟門比爾加的愛侶耳哈，更爲利害，他同時有三個妻子，其中兩個是姊妹；他的三十個的子女之內，有兩個互相結婚。他的亂行，激起了臣下的憤怒，但也是沒有法子處置。祇有衛爾登堡公爵的時候因爲皇帝的干涉，於一七〇八年，與格蘭弗妮取消婚約，但不多時，她就和墮落了范而本侯爵表面的結婚，暗中仍舊是公爵的情人，她真是「國家的破壞者」。

二 重商主義與新婚姻法

十六世紀以來，王侯權力成長，和大國家建設的時代，要設置常備軍和維持奢侈的宮廷生活，非有鉅大的金額不可。

祇有人數衆多而有納稅能力的人民纔能滿足這種要求所以十八世紀以後各政府多以適當的方法，去提高人民的納稅能力。

這種傾向，是由社會和經濟的變化造成的；上面已經說及的美洲大陸的發見，非洲，東印度航路的開通，多是誘起這種社會經濟變化的原因。這種變化，先起於西歐，後來傳到德國；新開的交易路徑，造成了從來不曾豫想到的廣汎的通商關係。在這種變轉的起初，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首先獲得這種通商權利，到後來法國，德國，也獲得了。德國因為宗教戰爭和政治分裂，所以一般地非常疲弊，經濟能力，遠不如人。由歐洲工商業擴充新販賣區域而引起的世界市場的必要，不僅改革了手工業的生產方法，并且變化了歐洲民族和政府的見解感情和思想。

繼僅僅供給一地方的日常需要的手工業生產而起的，是利用極度發達的分工和多數工人的大量生產——就是工場生產。有見識和大資本的商人，將手工業一部驅逐，一部改造，而自占了新生產方式的指導者地位。同時，婦人又開始了一個能將她們的能

力應用到職業活動的時期她們活動的範圍非常廣泛譬如亞麻布製造紡織編絲毛布剪截，繩紐製造等家庭工業，及其他工場的活動。十八世紀之末，在英國及蘇格蘭，已經有十萬女工和八萬童工，在不能形容地苛刻的工價和工作時間的條件之下，從事於紡績機業印刷的工作。當時在法國工場做工的十萬餘婦人童子的情形，也和英國相仿。

這種經濟的發展，要求多數的工人；但歐洲因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的戰爭，和十八世紀以後的海外移民，人口非常減少，政府爲着應順這種要求，開始了使結婚和居住容易的政策。

因爲這種世界權力的政策，人口缺乏的西班牙，於一六二三年公布了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間結婚的國民，得在一定期間內免除租稅的法律；並且以國庫的費用，替窮苦人結婚；生了六人以上的成年子女的父母，可以免除一切租稅與貢納；同時，西班牙又實行了扶助移民的政策。

在法國，路易十四世爲防止因戰爭而招致的人口減少，承認了一切納稅義務者，

——國民的大多數——假使在二十一歲或者二十歲以前結婚可以免除四年至五年間的納稅；有十個生存而不做宣教師僧侶尼僧的子女者，得免除全部納稅；有十個不做宗教家的子女的貴族，得領受每年一千乃至二千立布兒的年金；又，如爲不負納稅義務的市民，則給以上記金額的一半。

在普魯士，以一六八八年，一七二二年，一七二六年，一七三六年的法令，及國家的方略，對於法蘭西兩國因宗教的壓迫而移住的居民，給以相當的便利。菲李特李許大帝（Frederich the Great）的人口政策，在他一七四一年九月廿六日致伏德兒的書簡中，很強烈的表示出來，他寫着：「我將人類看作富人動物園中的一羣鹿，他們除出以他們的同類充滿園子之外，別無任務。」他的確以戰爭造成了重新充滿園子的必要！此外，奧大利，荷蘭，登堡，白拉衣，休華也多保護移民，並發了禁止國外移住的禁令。到十八世紀，在英法兩國，排除了一切結婚和定住的障害，即使對於外國被迫而移入的民族。十八世紀的前四分之三時代的經濟學者，多將人口多數當作國家幸福的原因，到十八世紀末葉，十

九世初紀頭，纔又起了激變，這是由經濟恐慌，尤其是十九世紀前半繼續於南方德國及奧大利的革命和戰爭所引起的。到那時候，重新築起了以前的結婚障礙，要結婚，非有一定的財產或確實的收入，及身分證明書不可。因之無產者不能結婚。在各地甚至於禁止農民們建造「一天能造成的小屋」，到現在還保有時代落後的鄉土立法的巴依薩，曾經拆除了不得選舉候許可而建築的小屋；祇有普魯士和查克生的立法，比較的寬大。這種婚姻限制，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所以雖有一切的防止和粉飾，所得的結果，不外是書妾增加，和私生子人數和正式小孩數相仿！這是以基督教和道德自誇的「父親般的政治」的結果！

三 法國革命與大工業

當時市民階級的既婚婦人的生活，是非常嚴格的。她們的事情，非常的多，要做一個忠實的主婦和履行她們的義務，非從朝到晚的住在做事的地方，並得她們的女兒的助

力不可，她們不僅要做現在小市民的主婦所做的一切零星家務，並且非做因為文化進步而現在已經免除了的一切事務不可。她們自己紡織裁縫洗滌，煮肥皂，做蠟燭，釀造啤酒，簡單地說，她們是純粹的廚婢！她們唯一的慰安，祇有禮拜日的上教堂一件！結婚祇能在那同一的社會圈內舉行，滑稽的階級精神，支配了一切。女兒們在同樣的精神下面教育着，受嚴格的家庭監督。她們輕視精神教育，她們的眼界祇及於家庭範圍之內。宗教改革的精神，變了醜惡的街學主義；人類最自然的衝動，和生的歡喜，多被「上品」而死滅了的生活規範所壓死！空虛和制限，支配了市民階級，人們多在鉛一般沈重的壓迫底下生活。

法國革命起來了！這種革命，掃蕩了在法國的一切國家和社會的秩序，並將他的餘波，傳到德國。舊秩序已經不能抵抗了！尤其是法國的外人政治，使德國得了和革命同樣的結果。疲弊了的舊式制度，多被推翻，在普魯士，促進了舊制度的崩潰。在一八一五年的復古期，人們想倒轉這種時代的車輪，但新制度已經占了勢力，終於得了勝利。

職工組合的特權，個人的束縛，市場權，和追放權，在比較的進步的國家，多漸漸廢除了。因為新技術的改良和發明——尤其是汽機的發明——商品價格漸漸下落，因之集團工作（尤其是婦人的）得了進展。大工業產生了，工場鐵路汽船多建造起來，鑛山，冶金，玻璃，陶器的製造，一切的紡織業，工具製造業，建築術等等，多得了很大的發達。大學和工業專門學校，對於這種發展，供給精神的能力。新興階級，資本家的大市民階級，有產階級，多利用這種進步，向已經不能保持的狀態進攻。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政治的統一產生出來，尚存的經濟及社會的限制，也漸漸撤廢。營業自由，轉居自由，婚姻限制廢止，居住自由等，一切使資本主義發達所必要的法律，陸續發佈，對於這種新發展得到利益的，是工人和婦女，婦女們因此得了自由的路徑。

在一八六六年新秩序樹立之前，有許多制限，已經在德國撤廢，使古怪的復古論者發表了風儀道德墮落的豫言。馬因的僧正開德拉，在一八六三年已經嘆息道：「破棄現在的結婚限制，是解除婚姻的意思，因為這是能够使現在的配偶者任意地的分離的。」

我們對於這種慨歎可以知道現在婚姻的道德結合，非常薄弱，非有嚴重而強制的法律束縛，便不能維持。

因為比從前婚姻容易，所以人口日見增加。這種人口激增和在新時代大規模地發展了的產業組織，產生了從前所不知道的許多社會的弊害，因之，更呼起了和昔年同樣的人口過多的恐怖。人口過多的恐怖，達到什麼程度，當在下面詳述，我們在後更要仔細地研究這種恐怖的眞價如何。

第二編 現代的婦人(上)

第七章 婦人與性慾

一 性慾

在市民社會，婦人是被排在第二位的，第一是男子，其次纔是婦人。這種關係，和母系承繼時代，恰相反對。從原始的共產制發展到私有財產制，引起了這種變化。

柏拉圖感謝神們賜給他八種恩惠。他的第一恩惠，是他不生為奴隸而生為自由民；第二恩惠，是不生為女子而為男子；在猶太男子的朝禱裏面，也有類似的思想，他們祈禱說：「讚頌不使我做女子的我主，全世界的主人的上帝！」但在猶太婦人祈禱的時候，則改為「由神意創造我的……」。柏拉圖的說話和猶太人的祈禱，最能夠鮮明地表現出

兩性地位的對立。據許多聖經上的章句說，男子是本來的人類；同樣，在英語法語上，男子和「人」也用同一語來表現。我們說關於民族的話，也往往僅想及男子。婦人被當作劣於男子，男子在一切支配了女子。在男子之間，以為正當；在多數的婦女，到今日還當作不能解釋的神命。在這種見解裏，很能反映出女性的地位來。

和婦人是否因無產者而被壓迫，全無關係，在私有財產制，她們是因「性」而被壓迫着的。在婦女之間，有許多男子所不知道的壓制和障礙；許多男子可做的事，在她們是不准做的。男子在社會上享受的許多權利和自由，假使他們去仿行時，便當作一種過失或犯罪。她們為社會的存在及性的存在所苦。在她們對於這兩種關係，何者較為痛苦，是不容易斷言。但我們從此等事實，容易了解為什麼許多女子多願做男子而不願為婦女。人類所有的一切慾望之內，生存慾和食慾之外，性慾最為強烈。要繁殖種族的慾望，是「生存意志」最強烈的表現。這種衝動，在普通發達的人類，人人多有，到了成熟之後，滿足這種衝動，是生理和精神健康的根本條件。路德說：「要阻止自然衝動，不許自然慾

望和要阻止火燃水溼人類飲食睡眠有什麼區別」真是不錯，這句說話應該去好好地刻在勸人反對「罪孽深重的肉」的教會門口！因為不論什麼醫師和生理學者，多不會這樣明確地說明了人類對於戀愛的慾望的關係。

人類對於身體各部自然所規定的機能，非滿足牠不可，否則須受傷害身體組織的天罰。生理的發達的法則，須和精神的發達同樣地研究與考慮。人類的精神活動和他器官的生理狀態，有密切的關係；一方有了障礙，他方非受影響不可。所謂「獸的慾望」決不和精神的慾望，立於不同的階段；兩者是一的組織作用，互有影響。這是男女多是一樣的。

我們從上述的事實，可得以下的結論，就是關於性器官的智識，和關於其他器官的同樣重要；人們非同樣的注意與保護不可。大家應該知道性的衝動及其器官，是天性的根本部分，牠能完全支配人生的一個期間，而決不是祕密的卑鄙行爲，與羞恥無知的對象。關於男女性器官機能的生理學解剖學的知識，非和其他器官的知識一樣地普及不

可，自己假使有了關於生理的精密知識，那他便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考察人生的諸種關係。

對於其他一切事物的知識，多當作一種好事，承認做值得努力的人生目的，但祇有一件事——和我們的本性，健康及一切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的這一件事，却不認作一種智識！

康德 (Kant) 說：「男女相合，構成爲完全的人，一性去補充他性。」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性慾是生存意志最完全的表現，所以也就是一切意志的歸結。」……生存意志的肯定，歸集於生殖行爲，這是最顯著的發現。」在他們之前，佛陀 (Buddha) 曾經說過：「性慾比用以馴服野象的鐵鈎，更爲尖銳，牠比火更熱，好像是能够貫穿人類精神的箭。」

我們考察這種性慾的強度，就可以知道，成年期的禁慾，能使兩性的器官或全身組織，受重大的障礙與錯亂，甚至變成癡狂，或陷於自殺。當然，性慾是不一定人人強度皆同，

以教育和自制，及避開卑猥的談話書籍及酒類很可以自行制御在婦人方面刺激不像男子一般顯著，而且往往有些婦人，對於性的行爲感覺厭惡。但從生理心理的素質，招致這種狀態的，却是很少。

所以，生命與衝動的表示，在性器官及精神發達上，如何表現，與男女能否成爲「完全的人」的程度相關。各個的性，是到達了牠自身的最高完成的。克倫凱（Clare）在他的著作做妻子的婦人上說：「……健康的男女，假使一生不服從對自然的義務，那時候，即使自欺欺人地解釋做是他們的自由意志，但實際上決不是自由的反抗心，而是社會禁遏的結果。這種行爲，將使他們的自然底權利減少，器官萎縮；在全身組織上，外觀和性格，將呈一種萎縮和反常的風貌；而且因神經變調的結果，要造成一種心神及肉體的病狀。男子的容姿性格，會得變成女相，婦人的則變男相。這是因爲性的對立，不能照自然的計劃實現，人將終止於片面，對於自己的完成，也不能達到他存在的極頂。」又白拉凱爾（Dr. Elizabeth Blackwell）在所著關於性的青年道德教育裏說：「性慾是不能等閑

視的生活條件是社會的基礎，這是人性中最強的力量……雖則有些地方還不會發達，或不會當作思考的對象，但實際上，性慾是生活中心的火焰，這種不可避的慾望，是對於滅落的自然庇護者。」（註一）實際家路德的主張，也和此種論調一致，他提倡着：「自己知道不適宜於純潔的人，趕快去找一點事做，我以神的御名，勸他們結婚！青年最遲二十歲，少女至遲十五歲至十八歲，假使身體健康，就可以結婚。願上帝扶助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上帝創造子女的，他大概能扶助他們的。」（註二）我們很遺憾，在現代社會，是不能聽從路德的忠告的，關於養育子女的對神信賴，在基督教國和基督教社會，多不會知道。

所以科學者哲學者們的見解，完全和路德的健全常識一致。他們的結論，是人非以道德的方法，去滿足他的慾望不可！（這種慾望，是和內的存在，有極密切的關係，或者竟可以說做就是存在自身。）假使社會的制度或者偏見，使慾望不能滿足時，他的本性發達將受阻礙。結果如何，我們的醫生，病院，狂人院，和監獄，都可以證明，但數千被破壞的家庭生活，却沉默着。Kleinie 出版的某書裏說：「性慾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和

飢渴一樣不過是自然的而已關於道德自然是全不知道」(註三) 但是，要現代社會承認這種金言，却離得很遠！

(註一) F. Blackwell,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S. 177. London 1916.

(註二) Luthers sämtliche Werke, 10. Band, S. 742. Halle a. s. 1744.

(註三) Veritas, Die Prostitution vor dem Gesetz, Leipzig 1893.

二 不婚與自殺的頻繁

在醫生和生理學者之間，普遍地主張着即使不完全的結婚，也比不結婚好，經驗並可以證明這種意見不錯。「既婚者的死亡率(以一千人的三十歲未婚者和同數同年的既婚者相比)，比較的很少，這是極顯著的現象；在男子，所差更大，有許多年齡，竟相差兩倍。做了鰥夫的男子死亡率，也很顯著。」(註一)

有人主張不健全的性的關係使自殺數增高，在世界各國男子的自殺一般地多於女子。實例如下。

	(年代)	十萬生人中的自殺人數 (男性)	(女性)	對於男性自殺者 女性自殺者的比例
德國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	三三·〇	八·四	二五·五
奧國	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二五·四	七·〇	二七·六
瑞士	一八九六——一九〇三	三三·三	六·四	一九·二
意國	一八九三——一九〇一	九·八	二·四	二四·五
法國	一八八八——一九〇二	三五·五	九·七	二七·三
和蘭	一九〇一——一九〇二	九·三	三·〇	三二·三
英國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一三·七	四·四	三二·一
蘇格蘭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九·〇	三·二	三五·二
愛爾蘭	一九〇一	二·三	一·二	五二·二

拿威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一〇〇〇	二·五	二五〇〇
瑞典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二·一	八·六	四〇·八
芬蘭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七·八	一·八	二三·一
俄國(歐洲)	一八八五—一八九四	四·九	一·六	三三·七 <small>註</small>

在德國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的自殺人數如下：

(年代)	(總數)	(男性)	(女性)
一八九八	一〇八三五	八五四四	二二九一
一八九九	一〇七六一	八四六〇	二三〇一
一九〇〇	一一三九三	八九八七	二四〇六
一九〇二	一二三三六	九七六五	二五七一
一九〇四	一二四六八	九七〇四	二七六四
一九〇七	一二七七七	九七五三	三〇二四

對於一百個男性自殺者的女性自殺者數如下

一八九八年	二六·八
一八九九年	二七·二
一九〇〇年	二六·八
一九〇四年	二八·五
一九〇七年	三〇·〇

但從十五歲到三十歲的婦人自殺數的百分率，高於男子。十五歲至二十歲，及二十歲至三十歲的自殺者率分如下：

(國名)	(年代)	(十五歲至二十歲)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男)	(女)	(男)	(女)
普魯士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五·三	一〇·七	一六·〇	二〇·二
丹麥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四·六	八·三	一二·四	一四·八
瑞士	一八八四—一八九九	三·三	六·七	一六·一	二二·〇

法國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 三·五 八·二 一〇·九 一四·〇
 在查克生 (Shankly) 一千個自殺者之內，二十一歲至三十歲間的百分率如左：

(年代)

(男性)

(女性)

一八五四——一八六八	一四·九五	一八·六四
一八六九——一八八〇	一四·七一	一八·七九
一八八一——一八八八	一五·三	二二·三

經夫寡婦及離婚者的自殺數，比平常人的自殺平均數為多，在查克生，離婚男子的自殺數，比平均數多六倍，離婚婦人的自殺數，則比平均數多三倍。又，離婚者經夫寡婦的自殺，以沒有子女的為尤多。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自殺婦人之中，有許多是失戀或做了「錯」事的結果。據統計的報告，私生子率分的增加和自殺婦人人數，完全是比例的。又女性自殺者之中，十六歲到二十一歲的婦人，非常之多，這件事，可以結論說：性慾不滿，戀愛苦悶，秘密姪姪，及受男子的欺騙，都是造成婦女自殺的最大原因。

關於「性」的婦人地位，愛平教授 (Prof. V. Kraft-Ebing) (註四) 說：「婦女的社會地位，一方面是她們成爲狂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天性上性的要求比男子強的女子，除出婚姻之外，她們不知道這個要求的正當的滿足。」

「婚姻是她們唯一的給養。經過了無數的世代，她們的性格都是向這方向養成起來的。在幼女時代，她們已經會得做泥孩的母親。在現代生活，因爲種種要求的增大，婚姻的滿足，愈見減少，而尤以上流階級爲然，因之結婚愈晚愈少。」

「男子以強者的資格，他可以運用他的知力體力及自由的社會地位，去尋求性的滿足，或者可以在他以全能力經營的生業之內，容易地尋出代價，但在上流的未婚婦人，却不能如此。這種現狀，很容易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引起她們對自己和世界的不滿，而陷於病的沈思。在一時間，或者可以在許多宗教裏面，找到安慰，但結果總是徒勞。因爲宗教的狂熱往往陷於自淫，或不陷於自淫而發生精神病狀，其中患歇司得利和狂病者不少。男子的發狂，多起於三十歲至五十歲，就是爲生活競爭而奮鬥最烈的時期，但在女子，則

多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就是感於好花將萎而失却人生希望的時期。

「不婚增加和婦人解放，愈成爲日常一般的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我希望大家承認，這是報告婦女在現在社會的境遇，已經不能再忍耐的非常信號！這是婦人向社會很正當地要求她們應有的代價（這是自然賦給婦人而現在社會拒絕了她們的報償）的非常信號！」

又卜羅志博士(Dr. H. Poin)在他的自然及人類學上的婦人(註五)中論及未婚婦人所受的性慾不滿的結果時，他說：「有一種有效而決計無弊的方法，不僅可以阻止老處女的凋養行程，並且可以使已經謝了的花兒，重新回復到相當程度，——雖則不能回復到從前一樣的華麗，——這是不僅醫生，連人類學者也非常注目的事實。祇是非常遺憾，在現今社會關係之下，這種方法，除出極少數之外，是不許和不能應用的！這個方法，就是有規律而正當的性交，已經過了妙齡，但尙和凋落期相差不遠的老處女，假使給她以結婚的機會，他在結婚之後，立刻能够回復從前豐滿的容姿和桃色變類，她的眼睛，

也能再有往時的光輝，所以婚姻對於女性，真是青春的源泉，自然以穩固的規律和不可假借的峻嚴，要求牠的權利。應顧一切不自然生活（Vita praeter naturam）的企圖，和在動物界一樣，在人體上，也非留下顯著的退化痕跡不可。」

在此，發生疑問，就是社會對於合理的生活方法——尤其是女性的——的要求，是否使牠滿足着？假使這個問題被否定了時，就有第二個疑問，社會能否滿足這種要求？這個問題又被否定了時，定有第三個疑問，就是對於這種要求，要如何纔能使牠滿足？

(註1) Dr. G. Schnepfer=Arndt, Sozialstatistik, S. 196, Leipzig 1908.

(註2) F. Prinzing, Handbuch der medizinischen Statistik, S. 356, Tena 1906.

(註3) H. Krose, Die Ursachen der Selbstmordhängigkeit, s. 28, Freiburg 1906.

(註4) Prof. v. Kraft=Ebing, Lehrbuch der psychiatrie, 1. Band, 2. Auflage, Stuttgart 1883.

(註5) Dr. H. Ploss, Das Weib u. der Natur und Voelkerkunde, Achte Auflage 2 Band S. 606, Leipzig 1905.

第八章 現代的婚姻

一 當做職業的婚姻

現今的秩序維持者說：「婚姻和家族，是國家的基礎，所以攻擊婚姻和家族，就是攻擊社會和國家，而謀顛覆現時秩序。」狠明白地一夫一婦制是市民的職業秩序和財產秩序的結果，確是市民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但這種制度，能否適合於自然的要求和社會的健全發展，却是一個另外的問題。這種以市民財產關係為基礎的婚姻制度，多少總不免是一種不得已的婚姻，牠不僅能夠產生許多惡果，而且祇能達到結婚目的的一部，或竟完全不能達到。而且我們還可以說明，現代的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不僅還有數百

萬人不能達到目的而且也決不是讚美者所主張的一般。是應順自然要求而以自由的選擇戀愛為基礎的婚姻。

關於現今的婚姻，彌爾（John Stuart Mill）說：「婚姻是現今唯一的法認奴隸制。」據康德的意見，男女相合，纔完成一個完全的人。人類健全的發達，以兩性的正當結合為基礎；性慾的滿足，是男女康健的身體和精神發達的要素。但是人類不是禽獸，肉體的調和，不够滿足他比慾望更高尚的要求，在此，非有要和他的結合者之間的精神調和與吸引不可。假使沒有精神的調和，性交祇成為機械的而不道德的行為。文化人的相互愛戀，超越性的行為而繼續；他的淨化作用的影響，非及於從相互結合而產出的兒童們不可。（註一）恩賽（Engel）慨於現時社會的婚姻，不能滿足這種要求，於是說：「據我們的目的，使我們對於已經締結或將要締結的婚姻，沒有滿意的意見，或者竟可以使我們反對地對於這種不以敬愛為基礎的結合，表示輕蔑！我們對於“Athenians”（女神亞典那的祠宇，是古代希臘詩人畢者，評論詩人教誨弟子的地方）的斷片中許蘭葛所說

的話完全贊成他說「一切的婚姻，多是納妾，是左手的結婚，或者虛偽的試驗，和真的婚姻離開得很遠。根據一切精神的現世的法律，真的結婚，非存在於「兩人合而爲一」這一點不可。」

對子女的歡喜和義務，使兩人的戀愛關係延長。所以要締結婚姻的人們，須得預先明瞭，對方的性質，是否適合於這種結合，這個答案，非絲毫不受其他影響的回答不可。要達到這種目的，非排除一切利害關係（和結合的本來目的——就是自然衝動的滿足及由生殖而延長的自己存在——全無關係的利害）和御制盲目的情熱不可。但是在現在社會，這種條件，大都不能存在，所以現今的婚姻，不能滿足真的目的，因之不能當作理想的制度。

有多少婚姻，不在上述的基礎上結合，這是不能斷言。夫婦們往往喜歡將自己的結婚，使人家看作和實際不同。因此引起了不能和前代比擬的偽善的狀態。代表社會上一切政治的國家，並不調查這種社會的缺陷。國家自身所創造的關於婚姻的理論，是不能

用真的結婚基礎的標準來測度的

(註1) Dr. Elisabeth Blackwell, the Moral education of young in relation to sex.

(註2) Varnhagen v. Ense, Denkwürdigkeiten, 1, Band, S. 239. Leipzig, F. A. Brockhaus.

二 產兒的減退

婚姻非從雙方爲達到自然的目的而結合的戀愛出發不可。但在現今，這種動機，純粹地存在的機會很少。婦人的大多數，將婚姻當做不論化多少犧牲也非進去不可的扶養院！反對方面，男子的大部分，以純然業務的立場，去觀察婚姻；從物質的眼光，去計算利害。還有，即使在不以這種利己的動機爲標準的婚姻，也因為世間無數的障礙，使結婚的人們所熱望的希望，不能滿足。

這是很自然的，兩夫婦要和平地同棲，除相互間的敬愛之外，物質的生存保證——

就是他們和他們的子女所必要的生活必需和適意——是不可少的，重大的憂慮和困難的生活，多能够破壞婚姻的和平與幸福。而且憂慮愈大，婚姻愈加有效，就是愈容易達到婚姻的目的。譬如，農夫的牝牛替他生了小牛時，令他滿足，母豬替他產了小豬時，也令他很歡喜地去告訴他的隣人，但是，他的妻子，假使替他添了一個非多大的憂慮不能養育的家族時，他便以陰鬱的眼光去看他，萬一生的是女兒，那時候他的眼光更爲陰慘。

所以我們可以說，婚姻的締結和產兒，也受經濟狀態的支配。這種現象，在法國發生得最早，法國的農政，是用割地制度的，所以細分爲一定境域的土地，因家族增加，而不能贖養。於是創出了一種很有名而不受歡迎的二兒制度；這便成了法國社會的制度，到後來且成了人口減退的原因。

在法國的結婚數雖日見增加，而產兒數則反見減少，其他文明諸國，也是如此。在這種現象裏，很可以看得出現代社會狀態的結果，這是非使支配階級考慮不可的問題。在法國一八八一年產生了九十三萬七千五百七十七個孩子，但一九〇六年，祇有八十萬六千

八百四十七人，一九〇七年，七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九人。所以一九〇七年的產兒數比之一八八一年，減少了十六萬三千八十八人之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國私生子的人數，在一八八一年計七萬零七十九人，從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十年中，以一八八四年的七萬五千七百五十四人為最多，一九〇六年還有七萬零八百六十六人之多。所以結果產兒減少，是對正式產兒說的。這種產兒減少，在全世紀中，是一個顯著的現象。法國每一萬住民中的產兒率如下：

(年代)

(產兒數)

(年代)

(產兒數)

一八〇一——一八一〇	三三三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二六一
一八一——一八二〇	三一六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二三九
一八二一——一八三〇	三〇八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二一
一八三一——一八四〇	二九〇	一九〇五	二〇六
一八四一——一八五〇	二七三	一九〇六	二〇六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二六二

一九〇七

一九七

就是和一八〇一年相比，一九〇七的產兒減少，是每一萬居民中減少一百三十六人。這種現象，使法國的政治家和社會政策家，發生了非常的恐慌。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的，不僅法國、德國——尤其是查克生，老早已經有了類似的現象，而產兒的減少率，比法國更快。在德國每一萬市民的產兒數如下：

(年代)

(產兒數)

(年代)

(產兒數)

一八七五

四二二

一九〇〇

三六八

一八八〇

三九一

一九〇五

三四〇

一八八五

三八五

一九〇六

三四一

一八九〇

三七〇

一九〇七

三三二

一八九五

三七三

其他歐洲諸國的多數，也和德國有相仿的統計。對於每一千人住民的產兒數如下：

(國名)	(一八七一至一八八〇年)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四〇年)	(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七年)
英國及威爾斯	三五·四	三二·五	二九·九	二八·一	二六·三
蘇格蘭	三四·九	三二·三	三〇·二	二八·九	二七·〇
愛爾蘭	二六·五	二二·四	二二·〇	二二·二	二二·二
意大利	三六·九	三七·八	三四·九	三二·六	三一·五
瑞典	三〇·五	二九·一	二七·二	二六·一	二五·五
奧國	三九·〇	三七·九	三七·一	三五·八	三五·〇(一九〇六年)
匈牙利	四四·三	四四·〇	四〇·六	三七·二	二六·〇
比利時	三三·三	三〇·二	二九·〇	二七·七	二五·七(一九〇六年)
瑞士	三〇·八	二八·一	二八·一	二八·一	二六·八
荷蘭	三六·二	三四·二	三二·五	三一·五	三〇·〇

產兒減少，如上表一般的是普遍的現象，法國和愛爾蘭數目最少，而英國德國(查)

克生) 及蘇格蘭的減少, 最爲迅速。美國和澳洲也有同樣的現象。此外, 我們如觀察產兒人數和在產兒年齡的既婚婦人的關係, 這種傾向, 更爲強烈。

(國名)

(每千人既婚婦人——從十五歲到四十九歲的——所產的正式兒童人數)
 (一八七六——一八八五) (一八八六——一九〇五)

英格蘭及蘇格蘭	二五〇	二二九	二〇三
蘇格蘭	二七一	二五五	二三五
愛爾蘭	二五〇	二四五	二六四
丹麥	二四四	二三五	二一七
拿威	二六二	二五九	二四六
瑞典	二四〇	二三一	二一九
芬蘭	二五九	二四六	二四四
奧國	二四六	二五〇	二四二
匈國	二三四	二二五	二二六

瑞士	二三九	二三〇	二三五
德帝國	二六八	二五八	二四三
普魯士	二七三	二六五	二五〇
巴依隆	二七六	二六三	二五九
查克生	二六七	二五〇	二一六
維丁堡	二八八	二五九	二六二
巴登	二六六	二四八	二五二
荷蘭	二九三	二八六	二七二
比利時	二六四	二三六	二一三
法國	一六七	一五〇	一三三
意大利	二四八	二四九	二三三

上述的事實，表示現在社會，將宗教家當做「神的姿態」的一個人的產生，看作輕

於一匹家畜的出產我們在諸種關係的見解和未開民族，差得不多。他們也常常虐殺嬰孩（尤其是女孩）；這種習慣，在許多民族中，到現在還保存着。我們已經是文明人了，所以已經不再虐殺女孩，但她們常常被當作巴利亞（古代印度最賤的種族）看待。強者的男子，在生存競爭中，沒有一處不排斥女子；假使她們參加了生活競爭，她們就要被較強的「性」當作不愉快的競爭者，而加以迫害。尤其是上流階級的男子們，對於女性競爭者，最為苛酷，她們往往受很利害的打擊。工人們也要求排斥女子做工，但這不過是例外的舉動；譬如一九七六年，在法國工人會議中，有人提出這種議案，但立刻被大多數反對了。此後，在階級的覺醒了的工人們之間，婦人也是一個同權者的觀念，有了很快的進步，萬國勞働會議的議決案，便是一個示證。階級的自覺了的工人，多知道經濟的發展，強制婦人和男子競爭，要禁止婦人做工，好像要禁止利用機械一樣，毫無意義，所以，他們努力地使婦女覺悟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且教育她們，使她們成為對資本主義的解放戰爭中的戰友。

三 金錢結婚與婚姻交易所

毫無疑義地現代社會是進步於前代，但關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却依然如故！司坦因教授（Prof. I. Von Stein）在一八七六年發表了題名國民經濟領域內的婦女一書；內容和題名很不相稱，是一幅充滿了詩的色彩的婚姻繪畫。在這幅繪畫之內，表示着對於「獅子」般的男子的婦人從屬地位。司坦因寫着：「男子不僅要有人戀愛他，並要求有人理解他。他要求那人的心臟爲他鼓動，那人的手掌，爲他愛撫；他的居處，因爲那人而變爲平和安靜，自制有序；一切事物，因那人而生出光輝；他要求周圍一切，多散播着她的芳香，家庭之內，充滿了愉快的溫暖。」

在這首婦人頌歌之內，包含着貶黜婦女和男子自私的心事；他將婦女描寫做蘊郁的存在，但一方面他所要求婦人的是：須有實用的算學智識；能够計較家政上的借貸關係；在「獅子」般的家主的周圍，造出春風駉蕩的環境；從家主的眉目之間，能够推測出

他的願望，此外還要用柔和的手掌，去撫摩他因自己的愚鈍而想皺了的顏頰！總而言之：教授所描寫的婦人和婚姻，在百中也沒有一個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的。他對於數千不幸的既婚者，多數不能結婚的婦人，數百萬從早到晚像笨獸一般隨着丈夫，爲了一天天的麵包非做苦工不可的婦人們，都不去觀察，不去思考。對於這種一切的人們，像我們的手指碰着蝴蝶的翼翅，就會將牠的彩粉擦落一樣，一切詩的色彩，一遇着粗暴的現實世態，便會消散。教授假使肯對這些無數的受難者垂青一下，那麼他用詩的色彩描成的繪畫，便會拉破，他的構圖，便會破壞。他所看到的婦人，不過是少數，而這些少數的婦人，是不是在時代表面的，還是疑問。

屢次被引用的話說：「婦人所處的地位，是測量民族文化最良的尺度。」我們承認這句話不差。但是於此，我們便能知道有名的文化，還不會十分進步。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婦人的隸屬——這個題名，很明確地表示出著者對婦人地位所抱的見解——裏面說：「男子們的生活，變爲家庭的了，高等的文明所加於男子的束縛，甚於女

子。」這句話，在夫婦間正當的婚姻關係成立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之內，是不錯的；但這句話，還令我們懷疑，似乎是祇能適合於極少數的人們。明白事理的男子，都知道婦人走出了家庭活動的狹小範圍，去和人生和時代思潮相親近，於男子是有益的。

在高的程度的婚姻，成了物質的投機對象。要結婚的男子，希望和妻子同時得到財產。這是從父系承繼時代以後被排除了的女子相續權，重新獲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不論在以前如何時代，從來沒有用這種無恥的方法（就是在公共市場，將婚姻當作投機對象）去做金錢交易的。現在婚姻的討價還價，無恥地公行，常常反覆着「婚姻神聖」的話，祇能聽作一句純粹的嘲笑。和其他現象一樣，這種現象，也有充分的原因：從前時代的人類，從來沒有現在一般地難於使自己幸福；也沒有現在一般地普遍的爲自己生活和享樂努力。因爲自己相信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而仍不能達到一定目標的生活，實在是很苦痛的事。形式上是沒有什麼身分和階級的區別的，所以各人都要達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標。但在實際上，使一個人在市民社會愉快地生活，非使二十個人飢餓不可，使一

個能够耽於歡樂，非使千百人貧困不可。但是人都希望加入幸福者的中間，所以祇要十分喪失臉子，如能達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採用。金錢結婚，是達到高等社會生活的最安全而容易的手段！一方爲着愈多愈好的金錢慾望，他方爲着爵位，稱號，身分的憧憬，在上層社會階級中，以這種方法，互相尋覓滿足的對手。於是婚姻看作交易，這是一種因習的結合，兩個人表示互相尊敬，骨子裏個人有個人的主意。（註一）

在比較大的都會，多有以幫助結婚爲目的的一種上流階級集會的定期和定所。這種集會，很適切的叫做「婚姻交易所」。因爲和交易所一樣，在這種地方，投機和虛價，是主要的任務，欺詐和詭計，也不用客氣。有古來貴族的封號，因爲酒色而喪失了身家的蕩兒，想在婚姻生活中恢復已失的健康，尋找看護人的負債士官，屢次立在破產和監獄的危機，而希望援助的工業家，商人，銀行家，……總之，希望獲得和增加財富的人們，和有升官希望而窮於運動費的官吏們，都是婚姻交易所的顧客。在這種時候，將來的妻子，不論年紀老小，容貌美醜，駝背直背，有教育無教育，有信仰無信仰，基督教徒，或猶太人，都作一

樣看待，某有名的政治家不是說「基督教徒的丑（牡馬）和猶太的 st.（牝馬）結婚，真堪慶賀」嗎？這個以馬廐作比的妙喻，經驗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的上層階級中，有了多數的贊同，金錢可以補救一切害惡，可以償還一切罪過。德國刑法（百八十條及百八十一條）規定，媒淫須處重懲役或禁錮；但是，兩親和保護人親族，爲着金錢，利益，名位及其他好處，使他們的子女被保護人親戚，和一個不相愛的丈夫或妻子結婚，却不論什麼國法也不能干涉。多數組織完備的婚姻媒介所，一切種類的男女媒介者，多在等候他們的獲物，尋求「神聖的婚姻」的候補者。這種事業，替上流階級的人們「做」了的時候，利益更厚。在維也納於一八七八年發生了一件對於和毒殺相關的女媒淫者的刑事訴訟，後來判決了十五年的懲役；在這件訴訟事件之間，證實了前駐維也納法國大使鮑南維伯爵（Count Bonneville）爲着媒介女人，曾付給那個女媒淫者以二萬二千哥登的媒介費的事實。其他高位的貴族們，也因這件訴訟事件，大大的傷了體面。某處官廳，對於他可疑的犯罪行動，默認了幾年之久，「爲什麼？」關係者們大概沒有不知道的。在德國

曾府也有這種類似的事件。這實在是有些結婚希望者的地方。日常多有的事實。最近幾年來，美國資產家的女相續人，成了歐洲渴望着金錢的貴族們婚姻交易的特別對象，因為她們多歡喜美國所沒有的爵位和身分的原故。這種交易的有特色的說明，可以在一八八九年秋天，德國新聞紙的一部分所揭載的許多廣告中看得出來。這是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某高貴工業家爵士，自稱婚姻媒介者，而介紹於德奧兩國的新聞紙上。他所接受的希望者之內，很能充分地告訴我們，他們對於婚姻的「神聖」和「道德的」方面的觀念。有二位屬於普魯士最古貴族的普魯士近衛將校，據他們淡泊的告白，說是因為負了總數六萬馬克以上的債務，所以來請求介紹。他們給媒介者的信上說：

「不用說酬金不能先付，你的報酬，請於新婚旅行後來取。請你替我們介紹一位家族不致於有異議的淑女，假使能够介紹美貌的女子，則更所希望。如有請求，請將詳細情形說明，我們當將照片寄給你的代理人。一切請善自作主。我們以可信賴的名譽（！）辦理此事，一方對於足下也有同樣的期待。假使敵處有你的代理人時，

請由此處從速賜覆！

伯林菲利特里許街一〇七號

男爵 某

亞沙(Arthur) 某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某年輕的德國貴族，從倫敦寄信給媒人說，身長五呎十吋，古貴族出身，有外交上的職務，他的財產因為賽馬失敗而消費，所以他為補償損失，非尋一個富裕的新娘不可，你並且附加着說，不論何時，都可以到美國去。

據前述的工業家勳爵士說，他在多數的伯爵男爵之外，還接受了三位王子，十六位公爵的結婚候補者。其實，不止貴族，連資產家也希望富裕的美國婦人。建築家麥克司某 (Max M——) 從萊不的許寫信來求一位不僅有錢，而且有美貌和教養的女子；萊因河畔的開爾(Kehl)地方，有一位年輕的工業主羅白脫某 (Robert D——) 寫信來說，他祇要一位有四十萬馬克的新娘，便能滿足，而且豫先保證她將來的幸福。但是，不必到

遠地方去尋的，寶物在眼前都有。我們祇要有市民大新聞的許多求婚廣告中一看，這一類祇從游蕩的感情發出來的求婚，所在多有。因為悲慘的必要，而成了街頭賣笑的妓女，和這種求婚比較，反可以做他們品位和德義的模範。在新聞上許可了掲載這種廣告的，屬社會民主黨的編輯者，因此被黨部除了名；但其餘的市民新聞，却毫不顧慮，他們因此可以賺錢，他們和佛司怕向（Vespasian）皇帝一樣，當作 non olet（不臭）的事件。但是這些報紙，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反對這種「破壞婚姻傾向」的輿論，却不加妨礙；和現代一樣偽善的時代，確是從來不曾有過。

現今許多新聞紙的廣告欄，都是結婚的徵募局。在眼前找不到結婚的便宜的人們，不論男女，可以在敬虔的保守主義或道德的自由主義的各報上，發洩他們內心的要求；報館方面，即爲着金錢臉上，替他們傳達給有同樣意見的朋友。多數大開新紙的一天的收入，可以載滿幾頁。有興味的事實，不時都有，譬如有人用廣告的方法，去求一個僧侶的丈夫，同時也有僧侶的求妻廣告！還有爲着貪圖未來的妻子的財富，聲明假裝不知道他

的妻子的「失足」的求婚者，總而言之，這種求婚方法最明白地曝露出現代社會某種階級的道德頹廢。

(註一)爲補遺起見，稍稱陳述一點最高階級的政略的結婚。王侯的全盛時代，最少可以畫一個姬妾，——這實在是王侯的表徵。據賽爾說，以羅正著名的普國菲利特許威廉一世（一七一三——一七四〇），最少也在表面上和一個大將夫人有「關係」。此外，魯普還地知道的一樣，查克生及寶廉的王，琴者亞格司說，有三百個私生；有「名望家」的綽號的意大利維克多愛德王，留下了三十二個非正式的兒女。到最近還存着着的某浪漫而偏僻的德國小首都，有十幾處優美的別墅，這都是該處「國父」和他的姬妾們消遣的地方。關於這種有趣的事件，有廣汎的文庫，單就此事，也可以寫一冊很厚的書籍。歐洲大半的王宮和貴族的家庭內幕歷史，在識者看來，是不斷的醜聞紀錄！（Chronique scandaleuse）編歷史的阿熱者，據他們自己的頹傷，不僅要將這種事實，記述做「國父和國母」們的「正統」，並且努力想描寫作家庭進行模範的貞夫賢母。卜者還不肯死完，他們和羅馬的卜者一樣，到現在還在許多不明白的事實背面生活着。

(註二)參看「Fürst Bismarck und seine Leute」Von Busch.

第九章 家族之紊亂

一 離婚的增加

國家和教會，對於這種「神聖的結婚」也決沒有一點好的行動。負締結婚姻之義務的國家官吏或僧侶，立在新郎新婦之前，即使明明知道這婚姻是由卑鄙的策術所結成，或者兩者的年齡和身體精神，都不調和的時候，——譬如新娘二十歲新郎七十歲，或者相反的時候，又，新娘年輕活潑美麗，而新郎年老病身凶犯時候，——國家和宗教的代表者，也決不開口。他們對於婚姻「祝福」，對於這種「神聖的行爲」，祇要他們付的錢愈多，他們也以愈鋪張的儀式，來「祝福」他們。

但是到了後來和各人預料一般和不幸的犧牲者——以婦人為多——自己預料一般，知道了這種結婚是非常不幸的時候，從前對於婚姻動機，毫不過問的國家和教會，便過意的起來為難。現今，道德的厭惡，不認為充分的離婚理由，而要求具體的證據，——要求使一方配偶者一般地喪失名譽和人望的證據，倘使沒有這種證據，便不許離婚。除出法王特別免許之外，天主教會一般地不准離婚。法王的免許，是至難的事實，即使許可，也不過是同意於食桌和寢床的分離而已。這種困難的事情，使天主教民族非常苦痛。德國民法，也使離婚困難。譬如廢止了普國國法所許可的雙方合意的離婚，便是一個證例。在伯林一八八六年起至一八九二年間受理的五千六百二十三件離婚案件之內，有一千四百件，就是百分之二十五是由雙方同意的。據德國民法一五六五條至一五六八條，離婚的提出，限於表示不滿的配偶者發見離婚的理由之後六個月之內，而普魯士國法，則這個期間，定為一年。譬如我們假定一位年輕的妻子，在結婚之後不久，立刻發見了男子沒有做她的丈夫的資格的時候，她因為種種關係，或者沒有於六個月之內提出離婚

的勇氣因爲教然的提出是要一種道德的勇氣的使離婚困難的理由我們可以引用一句話說：「祇有使離婚困難，纔能防止日見增加的家族瓦解，纔能重新使家族鞏固。」這種論據，是陷於內面的矛盾的。使內部疎隔和雙方不服的夫婦同居，是不能再使破壞了的婚姻圓滿的；用法律來強制這種狀態，是完全不道德的。因爲這種結果，許多裁判官所不能不承認的離婚理由，都是造出來的，這是和國家社會毫無益處的。又，對天主教會讓步，採用了食桌和寢床分離，但這是從前民法所沒有的。因一方面的罪而沒有子女，也不成爲離婚的理由。又民法法典規定了「關於婚姻的宗教上義務和本章規條不相牴觸」(二五八八條)，也同樣地是對於教會的讓步。這是已經祇有形式上的意義，但却是實施於十二世紀初葉的精神的表現。爲着防止增加的家族瓦解，而使離婚困難，我們是很充分地能夠認識的。

這些人們，和他們的意志相反，依然一生涯地結合着，一方成了他方的奴隸，「婚姻的義務」強制着一方受他方比晉罵虐待更可厭的擁抱曼德格查說：「強使一個人去

順受不歡喜的他人的愛撫是最大的殘虐……」這是非常不錯的話。(註二)這種婚姻不是比賣淫更壞嗎？賣淫婦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跳出火坑的自由，祇要她不住在娼家，她有權利去拒絕她所厭惡的男子的擁抱；但是，被買了的妻子，即使有無數厭惡和輕蔑的理由，她也不能不任他擺佈！

預先雙方交際而後結婚的，比之金錢結婚和身分結婚，幸福得多！他們互相妥協，有了 *Modus Vivendi* (同樣的漸定條約。) 人們都不歡喜醜聞，尤其是對於他們的子女，不能不加顧慮；即使不露出表面，在兩親冷淡不和的生活之下，最苦惱的，莫過於子女。還有許多人，多因為防止物質的損害，而互相妥協。據離婚訴訟的表示，操行使婚姻破壞的，大都是丈夫。假使婚姻不滿他的意，或者有點不滿足的地方，他便可利用他支配者的地位，到別處去尋找補償。但在婦人方面，却不能過分的走入橫路。第一是生理的理由，因為受動分子的她，比男子危險得多；第二是犯了對婚姻不忠實，一切都當作犯罪，社會對她也毫不容恕。祇有婦人，當做「失足」——不論妻子，寡婦或處子——而男子同樣的事，

却祇當做一種「錯誤」這是完全因了做事的人的男女不同，而分出完全不同的判斷；而對於她們「失了足」的姊妹們，加以最嚴厲和最無情的判斷的，普通却是婦人們自己。（註二）

照通例，妻子祇有丈夫有重大的過失或受了虐待的時候，纔決心提出離婚，因為一則她們在物質的從屬生活狀態之下，沒法子地將婚姻當作扶養院，二則她們自己知道社會上對於退婚女子，決計沒有較好的地位。——社會上對於離婚女子，可說將她看做和待作中性的人類。有了這種原因，而仍由妻子提出離婚的時候，更可以證明她們所受的道德的苛責的程度。在法國新離婚法施行（一八八四年）之前，已有許多妻子提出食桌和寢床的分離，對於丈夫的離婚訴訟，祇有丈夫不得妻子同意，將他的親密交際的女人引入臥房的時候，纔能提出。食桌和寢床分離的請求，平均如下：

（年代）

一八五六——一八六一

（妻子提出）

一七二九

（丈夫提出）

一八四

加。

較：
(註三)

在其他方面，據可信賴的報告，離婚以妻子方面提出者為多，下面的表，可以做一個比較。

(國名)	(年代)	訟訴的百分比(離婚)		(雙方提出)
		(丈夫提出)	(妻子提出)	
埃國	一八九三——一八九七	四·四	五·〇	九〇·六
羅馬尼亞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三〇·六	六八·九	〇·五
瑞士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二六·四	四五·四	八·二
法國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四〇·〇	五九·一	—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二二·三五	二六〇
		二五九一	三三〇	
		二二·三八	五九一	

下：

巴 登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三六·〇	五九·一	四·九
英國 <small>及威爾司</small>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六〇·四	三九·六	—
蘇格萊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四三·三	五六·七	—
(國名)	(年代)	(食桌睡床分離提出數百分比)	(丈夫提出)	(雙方提出)
澳 國	一八九七——一八九九	四·九	一六·六	七八·五
法 國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一五·九	八四·一	—
英國 <small>及威爾司</small>	一八九五——一八九九	三·〇	九七·〇	—
蘇格萊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	一〇·〇	—
在美國——現在我們有關於美國四十年間的統計——離婚的訴訟,可以分類如				
(年代)	(丈夫提出)	(妻子提出)	(總計)	
一八六七——一八八六	一一二五四〇	二一六一七六	三二八七一六	

(百分比)

三四·二

六五·八

一〇〇

一八八七——一九〇六

三一六一四九

六二九四七六

九四五六二五

(百分比)

三三·四

六六·六

一〇〇

一九〇六

二三四五五

四八六〇七

七二〇六二

(百分比)

三二·五

六七·五

一〇〇

我們於此，可以知道離婚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女人提出的。(註四)意大利也有類似的統計如下：

(年代)

(丈夫提出)

(妻子提出)

(雙方提出)

(總計)

一八八七

二二四

五九三

四一四

一一三二一

一九〇四

四五四

一一四二

五〇七

二二〇三

上面的統計，不僅告訴我們，離婚的多數，是由婦人提出，同時表示出離婚的件數，急激地增加。法國於一八八四年規定了離婚的新法律以後，離婚數每年增加。一八八四年

以後的離婚數

一八八四	一六五七
一八八五	四一二三
一八九〇	六五五七
一八九五	七七〇〇
一九〇〇	七八二〇
一九〇五	一〇〇一九
一九〇六	一〇五七三
一九〇七	一〇九三八

瑞士的離婚，也日見增加，超過了一八八六年至一九〇〇年間的每年平均八八二件，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五年間，每年平均數八九八件，一八九七年一〇一一件，一八九八年一〇一八件，一八九九年一〇九一件，一九〇五年一二〇六件，一九〇六年一三四

三件。

在奧國一八九九年，有八五六件的離婚和一三三件的分婚，（經過裁判手續的食桌寢床分離）一九〇〇年一三一〇件離婚，和一六三件分婚，一九〇五年一八八五件離婚，與二六二件分婚。這樣的十年之間，離婚和分居的件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在維也納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之間，祇有一四八件離婚，但此後每年增加，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九年有了三一九件在維也納大體是天主教的都市，離婚的實現，非常困難。但在八十年代的中間，維也納的某裁判官曾說：「關於破壞婚姻的訴訟，和破壞玻璃窗的訴訟一樣頻繁。」

北美合衆國的離婚，每年增加：

一八六七	九九三七
一八八六	二五五三五
一八九五	四〇三八七

一九〇二

六一四八〇

一九〇六

七二〇六二

假使離婚數和人口相比，在一九〇五年也和一八七〇年的相同，那麼一九〇五年的離婚絕對數應該是二四,〇〇〇件，而不是實際的六七,七九一件。全體上看來，離婚數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六年間三二八,七一六件，到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之間，增加到九四五,六二五件之多。一般在美國的絕對的和相對的離婚，非常之多。對於十萬組現存婚姻的離婚比是：

一八七〇年

八一

一八八〇年

一〇七

一八九〇年

一四八

一九〇〇年

二〇〇

美國的離婚，比其餘各國獨多的理由，第一是在美國各州，比其餘各國容易離婚，第

二美國婦人的獨立地位，比其餘各國婦人高得很多，所以可以不必屈服於丈夫暴政。

德國於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間，對於離婚訴訟的判決數如下：

一八九一	六六七八
一八九二	六五一三
一八九三	六六九四
一八九四	七五〇二
一八九五	八三二六
一八九六	八六〇一
一八九七	九〇〇五
一八九八	九一四三
一八九九	九五六三
一九〇〇	七九二八

我們在上表上看到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的離婚數，減少了一六三五件，這是一九〇〇年正月一日起實施了包含使離婚困難的條例的民法法典的原故。但是實際生活，強於法律，離婚離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之間減少了之後，此後又每年激增。這種增加，是由於頻繁地援用民法第一五六八條（婚姻關係的毀滅）而起的。一九〇〇年以後，離婚的狀態，於下面的數字裏，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一九〇一	七九六四
一九〇二	九〇六九
一九〇四	一〇八六八
一九〇五	一一一四七
一九〇六	一二一八〇
一九〇七	一二四八九

在查克生，離婚數雖有種種變動，但仍描着上升的曲線。數目如下：

(年代)

(離婚的絕對數)

(每十萬組夫婦中的離婚平均數)

一八三六——一八四〇

三五六

一一一

一八四六——一八五〇

三九五

一二一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

五八一

一二三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九二一

一三八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一一三〇

一五一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一三八五

一六八

在普魯士，每十萬組現存婚姻中，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有每年平均六十七件

六分二厘的離婚，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有八十件五分五厘，一八九一年至一八

九五年間，八十六件七分七厘，一八九六年中，一百零一件九分七厘，一九〇五年一百零

六件，一九〇八年一百二十二件。

這種離婚數的增加，是世界的現象。對於每十萬組現存夫婦的婚姻破壞事件（包

含離婚及分婚)的每年平均數如下

(國名)	(一八七六至一八八〇年)	(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〇年)	(一八九一年以後)
奧國	—	一九·四	一九·七	三一·〇
匈國	三一·六	三〇·四	三〇·五	五八·〇
羅馬尼亞	三七·三	五二·三	七三·一	九八·〇
意大利	一一·八	一一·三	一〇·六	一五·〇
法國	三三·九	七五·五	八〇·九	一二九·〇
英國及威爾司	六·五	七·四	七·〇	一〇·六
蘇格蘭	一二·三	一三·〇	一六·七	二六·〇
愛爾蘭	〇·六	〇·四	一·一	一·〇
比利時	二五·五	三一·九	四三·〇	七二·〇
荷蘭	—	—	—	七八·〇

拿威	一三·九	一二·一	一九·三	三三·〇
瑞典	二八·五	二八·六	三一·六	四五·〇
芬蘭	一六·一	七·八	一〇·〇	二九·〇
瑞士	二二〇·〇	二〇〇·〇	一八八·〇	一九九·九

假使有人要以各國間數字的差異，作為不同的「道德狀態」善惡的根據，那是一種錯誤。僅看瑞士比英國有四倍以上的離婚數，便可以知道的。第一非注意不可的，是國家的立法，有些國家使離婚困難，有些比較的容易。（註五）第二纔是道德狀態，就是應該綜括各種理由，在大體上觀察丈夫請求離婚和妻子請求離婚，孰為普遍。但是以上統計，可以證明離婚的增加，比人口增加得更快，而且結婚雖則非常減少而離婚則反見增加，關於這一點，在後面再當詳述。

夫婦年齡相差太遠，——丈夫非常的老於妻子，或者相反的時候，都與離婚有很大的影響。根據瑞士政府統計的下表，可以證明。

(對於每十萬組年齡差異相
同的婚姻的離婚者年齡)

丈夫長於妻子二十六歲以上

丈夫長於妻子十一歲至二十五歲

丈夫長於妻子一歲至十歲

夫婦同年

妻長一歲至十歲

妻長十一歲至二十五歲

妻長二十六歲以上

(一八八一—
一八九〇年)

二七一

一八九

一九三

一九五

二二六

三六五

七五九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年)

三二八

一九八

一八一

一九〇

二二六

四三一

八七〇

關於國民各種階級間離婚訴訟的分類，有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查克生報
魯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普魯士報告。(註六)

(職業)

(對於十萬組結婚者的每年離婚數)
(查克生)

農業與林業

五九

三四

工業	二二〇	一五八
商業及交通業	二九七	二二九
公職及自由職業	三四六	一六五

上表的離婚數，在查克生以官吏及自由職業，在普魯士則以商業及交通業為最多。其次是普魯士的官吏和自由職業，與查克生的商業及交通業。工業，在查克生二百二十件，在普魯士一百五十八件，占第三位。最少數是農業和林業。這可以證明，和鄉村住民相比較，都會居民的離婚數增加，是因全社會工業化的增加，和公共生活安定的減退，所以婚姻愈加不幸，離婚的要素愈加增多的緣故。一方面，也就是愈加多數的婦人，決心於切斷不堪壓迫的束縛的表示。

(註1) Mantegazza, Die Physiologie der Leibe.

(註2) 仲馬 (Alexander Dumas) 在他的 Monsieur Alphonse 裏說得很不錯，他說：「男人造出了

兩種道德，一種爲自己，一種爲女人。就是一種道德許可他和一切女人戀愛，其他，則祇許女人和一個男人戀愛。」這本浮士德中葛采甫的自愛，也可以參照。

(註三) Georg. V.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ftslehre, 3. Band. S. 253. Tübingen. 1909.
(註四) Marriage and divorce, 1887 bis 1906, Bureau of the Census. Bulletin 6, S. 12. Washington 1908

(註五) 在英國，離婚是富者的特權，訴訟費用，非常之貴，無產的離婚，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到倫敦去的旅費——全國的離婚裁判所，祇有倫敦一處。

(註六) Paul Kollmann, Die Ehescheidungen in Sachsen, Zeitschrift des Königl. Sachs. Stat. Landesamtes 1907, II, und R. Kühnert, Die Ehescheidungsbewegung in Preussen in den Jahren 1895 bis 1905. Zeitschrift des Königl. Preuss. Stat. Landesamtes 1907 II.

二 有產者的婚姻與無產者的婚姻

婚姻的弊害，愈見增加，因爲生存競爭愈加劇烈，金錢結婚買賣結婚愈加流行，所以

婚姻制度也愈見腐敗，男子們多因為維持家庭不易，所以多不能結婚。婦人的活動局限於家庭內部，婦人應該做賢妻良母的話，愈加流行。一方面，因為這種狀態，引起了婚姻以外的性慾滿足，賣淫婦的人數，日見增加，為不自然的性慾滿足而煩悶的人們，也有增無已。

在有產階級，正像古代希臘一樣，妻子僅當作產生子女的機械，家庭管理者，或者因游蕩而壞了身體的丈夫的看護人。丈夫為尋求戀愛和享樂，多蓄養藝妓，——在德國叫做妓或者妾——她們多住在都會最華麗的地方。沒有蓄妾的財產的人們，不論結婚前，後，多和娼妓們交際，他們的心臟，是不為正妻而為娼妓鼓動的。現代的既婚男子的一部，墮落到將狎妓行為，當作正當交際。（註一）

所以，社會的上流及中流階級，在婚姻上的弊害根源，是身分結婚和金錢結婚。婚姻制度，因為這種階級的生活樣式，和婦人的懶惰墮落，而愈加腐敗。她們的精神營養，是下流的小說，淫猥的書本浮薄的戲劇，肉感的音樂，醉人的神經刺戟劑，及一切種類醜聞的

談話等等怠惰和無聊，往往引導他們去做繁華的冒險（情事）男子們更去引誘她們如此。她們從追尋歡樂，沈酒酒晏，到了夏季，為恢復冬季的疲勞，和尋求新的話題，多出發到海水浴場和避暑地去。在這種生活樣式之下，「醜聞的記錄」隨處多有，人們多誘惑他人，或者受人誘惑！

在下層階級，差不多不知道金錢結婚。工人們大概是愛情結婚的，但是，使婚姻障礙的原因，却也不是沒有。過多的子女，使他們擔心和勞苦，因為窮苦太甚，疾病和死亡，多是他們家族的常客！失業使他們窮到極點，一方更常常受雇主的減薪和裁員的壓迫。新式機械的發明和新的勞働組織的採用，將過多的工人，逐出工場。戰爭，不利的關稅和通商條約，新規的間接租稅，因生產過多而起的事業減縮，都可以使他們的生活滅亡，或者非常的損失。上述的原因，相繼的出現，使他們成為暫時的或常時的失業者。不安定是他們生存的記號！這種運命的打擊，產出不快和惡感！這種空氣，先在家庭生活裏表現出來。每日每時，都有必需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却多不能滿足。不睦和爭執，因此發生，這是婚姻和

家庭破壞的原因

或者夫妻都去做工，孩子們交給他們自己或者哥哥姊姊——他們也正需要教育和監督的——去管。中膳的時候，假使父母不能回來，他們像飛一般的快，將貧苦的飯菜吞下。父母們回來中膳在大抵的環境，是因為工場遠隔和休息時間短少而不可能的。直到傍晚，他們纔包着憂愁很疲倦地回來。他們的住處，都是狹小齷齪，光線空氣不足，使心地愉快的物事，一點也沒有。日見增加的居處不足，和因此而起的可怕的不便，都是現代社會黑暗的一面，許多弊害不德和犯罪，多由此而起。居處不足問題，雖則有種種救濟的計畫，但在都會和工業地帶，依然每年的增加。受這種害厄的階級，工人之外，小職業者官吏，教員，小商人等，愈見增多。傍晚疲倦得像棉花一般的妻子，回到家裏，還有做不完的工作。祇求將非她不可的事件整理一下，也好不容易。愈快愈好的使孩子們去睡，自己呢坐到深夜，還在縫衽補綴。極端必要的談話和慰安，完全沒有；丈夫大都是沒有智識，妻子更不必說，所以夫婦之間，也沒有話說。丈夫到酒樓去，尋覓家庭裏所沒有的歡樂，即使他飲

得很少，但是在他的環境，也是過多的浪費，或者耽於賭博化了比飲酒更多的費用。這個時候，妻子是坐在家裏，一個人的氣憤着。她非像牛馬一般的做工不可，但是休息和慰藉，却一點都沒有。在丈夫，極力的利用偶然天賦給他的一點自由，於是釀成了夫婦不睦。假使做工回來的妻子，在晚上要求她應有的慰藉，那麼家政便會退步，貧窮更要增加。

如此，無產者的婚姻，也愈見紊亂。在有利的勞働時節，他們的家庭生活也受影響，就是需要旺盛的時候，工廠都要強制工人在禮拜日及時間以外做工，將他們家庭生活的時間奪取。有許多，從家裏到工場，要化幾點鐘的工夫，所以中膳休息的時間，是不能回家的。他在清早孩子們未醒的時候起身，到深夜孩子們睡着之後纔能回來。數千的工人，尤其是大都會的建築工，出門做工，非一禮拜不能回家一次。在這種狀態之下，家庭生活能够繁榮的嗎？但是現今婦人勞働，愈見增加，尤其是紡績工業，幾千臺的紡織機械，祇要價廉的女工童工，便能够運轉。於是舊時代的關係，又復活了。妻子和孩子，到工場裏去，失了業的丈夫住在家裏，去整頓家事，這決不是希奇的事。「你們在海姆尼采地方的織物整

理工場裏祇在冬季可以看到許多做工的婦人，因為她們的男人，多是手工業者泥水和水匠，所以冬季是完全沒有生意的。在別地建築工的妻子們，也在冬季出去做工。妻子不在家，丈夫管理家事，是常有的事。」（註二）因資本主義的發達，在比歐洲諸工業國產生幾倍的繁華的美國，對於這種狀態，有一個很特色的名字，就是將丈夫管家而妻子出去做工的工業地帶，叫做「她們的都市」就是「女人的都市。」（註三）

現在各方面都許可婦女去做營利的職業；在祇圖求利的市民社會，很早已經知道婦女是容易誘導屈從，是比男子有利的榨取目的物。（註四）所以使用女工的職業和工種，每年增加。機械的發達和改良，勞動過程的單純化，資本家和世界諸工業國的市場爭奪等等，都使採用女工的範圍擴大。這是一切工業國的共通現象。但是一方面，因為女工人數增加，便成了男工的競爭者，工業監督官的報告，和女工統計報告，都可以證明這種傾向。

在被服製造或洗濯業——尤其是在企業者自己住宅做工的勞動部門——做工

的婦人勞働狀態最爲慘酷，關於洗濯工場及醃製品被服製造工場勞働婦人的狀態據一八八六年聯邦議會的調查，女工們因爲可憐的工錢關係，甚至逼不得已而以賣身作她們的副業。

現代基督教國家，和基督教的有產階級，取一致行動。這是在知道基督教國家不過是基督教有產階級的代表的人看來，是並不奇怪的事。在這些國家，將婦人的工作時間，極度地延長，幼年勞働的禁止，也沒有決心去實行。郵政鐵道監獄的吏員們，多非做規定時間以上的工作不可，但他們的解雇補助金，却立於相反的關係。

工人和下級官吏手工業者，因爲房租太貴，所以非極度的節約不可。有些爲節省房錢，多去招求男女同居人。於是老年人年輕人，同居在一間小房子裏，男女毫無差別的住在一處，有些時候，非做最親密的事件的證人不可。在這種環境之下，羞恥心和禮節，完全喪失，因之釀出了許多可怕的事實。屢次論及的都會及鄉間青年人的頹廢，這種狀態實是在最大的原因。還有，職業勞働，對於少年全般，給生理的道德的以最惡的影響。（註五）

日見增加的工業勞働（包含既婚婦人的）在妊娠出產，及非哺乳不可的一年間，有最不幸的結果。妊娠中發生許多疾病，使胎兒及母體，受障礙的作用，因之引起小產和死產。在工場做工的婦女，恐怕在產子期間，被競爭者奪去了她的位置，所以愈早愈好的去復工，因之嬰兒保護不週，食餌不足，或者竟完全不給食品；有些爲使嬰兒不哭，給他們飲些鴉片製劑。這種狀態的結果，是死亡病弱及發育不良，簡單地說，就是種族的退步。孩子們大都不會受過正當的父母之愛，而成長起來。總而言之，無產者是這樣地生，這樣地長，和這樣地死的，而國家和社會却在驚奇着無產社會的荒廢不德和犯罪的頻繁！

在前世紀的六十年代初葉，因北美奴隸解放戰爭的結果，英國綿織物生產地，有數千女工失業，但當時醫生們却發見了一個可驚的結果，就是國民雖則非常窮困，但在這一年的小兒死亡率，却大爲減少。原因是很簡單的，就是孩子們有了母親的哺育，受了從來不會受過的保護的緣故。在七十年代的恐慌期，北美——尤以紐約及麥薩丘賽州，也有同樣的結果，女工們因爲失業的結果，使她們有了管理子女的期間。在瑞典一九〇九年

八九月間的總罷工中也有類似的事實，在司篤克霍及其他瑞典大都市的死亡數是從來沒有比罷業期間更少的。據司篤克霍醫學界最優秀的醫生說，這種異乎尋常地良好的死亡率，和一般健康狀態毫無疑義的是大罷工的直接結果。最重要的原因，的確是罷工中組織的「懶惰人軍隊」的大羣衆，不斷地住在自由的空間，和新鮮的空氣中間——這當然是於身體很有益的。——的緣故。即使關於工場大小的衛生規定如何普及，做工地帶的空氣，一般地總很醜惡，而和健康有害。大罷工期間的禁酒，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國民經濟學的浪漫主義者所當作理想的制度的家庭工業，狀態也不見得好。妻子在丈夫身邊，從早到晚做工，孩子們從小就做同樣的工作。一家多住在狹小的房屋裏，夫妻家族及其他幫工的共同在塵灰烟臭中生活。住所和工場，同時也就是寢室。即使祇有一部分住宿在這裏，但在缺乏通風的黑暗的穴內，對健康上當然是很不好。

愈加困難的生存競爭，屢次使丈夫或妻子，去做厭惡的職業。一八七七年在茂亨地方警察署登記而受監督的娼妓之內，有二百零三人是工人和手工業者的妻子，就可以

證明這種狀況此外既婚婦人的不受警察監督因窮困而賣身的真是很多人類的羞恥心和品位，因此而極度的墮落。

(註一) 畢海爾在他的著作中世紀的婦人問題中，很慨嘆於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墮落。他極力非難工業上婦人勞動的增進，要求婦人「復歸」於「她們本來的領域」和在家庭之內去造就她們的「價值」，「現代婦人擁護者的努力，在他祇當作「一半是廢物」自己的學動。最後，他希望「人們立刻選擇更正當的道路。」但他却沒有表示有效的方法。照市民的立即點看來，更是不可能的。婚姻狀態，和婦人社會全般的地位一樣，不是任意的做成，而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文化的發展，是依照普遍的法則而完成的。

(註二) Technik und Wirtschaft. August 1909, S. 377.

(註三) 一八九三年 Levest Journal 中的記事，可以證明。這雜誌上說：「馬因工藝村的一種奇俗，就是有一種可以叫做『家政夫』的男子階級。在多數工業都市，可以看見多數的這種類的男子。中膳之後去訪問的客人，大抵可以看見穿着圍身裙而洗碗盤的他們。在其餘的時間，可以看見他們揩地板，鋪眠床，替孩子們洗澡，掃地和做飯……這些男子所以從事家政的原因，非常簡明，就是一則他們的妻子在工場裏可以賺比他更多的錢。二則妻子出外做工，是節省金錢的意思。」

(註四)「某工場主B氏對我說，他專使婦女替一機織，他對於既婚婦人，給以和她的家族同居的權利，因為家族是靠她生活的。她們比未婚婦人更小心溫順，而且因為要賺必要的生活費，所以盡全力的工作。據我看來，這種女子特有的德行，反而使她們受賤。——這種天生的德行和溫順，反變了她們隸屬和艱苦的手段。」亞司來爾對於十時問制度的演說。一八四四年，Karl Marx, Das Kapital, 2, Auflage.

(註五)據一九〇〇年普魯士人口調查的結果，有三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沒有戶主和親族關係。在總平均上，在普魯士這種家族生活的異分子，是他人的同居人和借宿人所構成。同居人三七八三四八人，借宿人四五五三二二人。其中鄉間祇有七分之一，都會三分之一。在柏林，則半數以上是在都會的。同居人五七一八〇人，借宿人九九七九五。G. V.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ftslehre.

3. Band, S. 89 Tübingen 1909.

第十章 當作給養院的婚姻

一 結婚的減少

在上述的關係之下，人們不將婚姻當作樂園，對於婚姻問題發生躊躇的人數增加，已經可以不必再加例證。因之大抵的文明國，多發生了結婚數減少和停止狀態的現象。根據經驗，從前糧食漲價的年份，對結婚和產兒，已經有了不利的影響。有些國家，因為工業化的進步，一般經濟界的情勢，使結婚愈受限制。經濟恐慌和一般經濟的惡化，繼續地使婚姻不利，這是一切文明國的婚姻統計，可以證明的。

據最近的政府調查，合衆國於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之間，有一千二百八十三

萬二千零四四組的結婚。

(年代)

(結婚數)

(年代)

(結婚數)

一八八七

四八三〇九六

一八九一

五六二四一二

一八九二

五七七八七〇

一八九三

五七八六七三

一八九四

五六六一六一

一九〇二

七四六七三三

一九〇三

七八六一三二

一九〇四

七八一一四五

一九〇五

八〇四七八七

一九〇六

八五三二九〇

我們於此，可以看到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恐慌的結果，一八九四年，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一萬二千五百十二件。一九〇四年也有同一的現象，同年減少了四千九百八十七件婚姻。

法國的結婚數如下表：

(年代)

(結婚數)(平均)

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二九九〇〇〇
一八七八——一八八二	二八一〇〇〇
一八八三——一八八七	二八四〇〇〇
一八八八——一八九二	二七九〇〇〇
一八九三——一八九七	二八八〇〇〇
一八九八——一九〇二	二九六〇〇〇
一九〇三——一九〇七	三〇六〇〇〇

一八七三年的三二一二三八件爲最高數，此後結婚漸次減少，又以經濟生活昌隆而再增高。一九〇七年，是法國一八七三年以來的最高記錄。這種增加，在一定程度，是受了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所公佈的新法令的結果。新法令使結婚必要的形式簡單，並且促進貧民窟的婚姻數的增加。

世界各國，每一千人的中流階級人口的結婚數如下：

(國名)

德 國 一八七
八一至一
八七五 六一八
八七一 一八八
八八〇 一一八
八八五 一八八
八九〇 一八九
八九五 一至一
九〇〇 六至一
九〇五 一至一
九一〇 一九〇七年

普魯士

一八八六 一五八六 一五九二 一六三三 一六四〇 一六八六 一六二二 一六四

總

巴依隆

一八九二 一四六五 一三六四 一三九六 一四七六 一六〇九 一五二二 一五四

查克生

一九六六 一七七〇 一七六二 一八六四 一七五三 一八七六 一六六 一六八

奧 國

一八三〇 一五三三 一五八八 一五四〇 一五七六 一六〇四 一五八 一五八(註)

匈牙利

三三〇 一九三〇 二〇二四 一七七三 一七九二 一六〇五 一七二 一九六

意 國

一五五五 一五〇六 一四〇八 一七六四 一四九六 一四四〇 一四八 一五四

瑞 士

一六〇六 一四九〇 一三八〇 一四〇〇 一四七三 一五五九 一五〇 一五六

法 國

一六八六 一五二六 一五〇四 一四四六 一四九〇 一五二四 一五二 一六〇

英國及
爾司威

一七〇八 一五三三 一五〇四 一四七〇 一五二六 一六二四 一五六 一五八

蘇格萊

一四九 一三七六 一三七六 一八〇三 一三六六 一四九四 一四〇〇 一四〇

愛爾萊	九·七	九·〇	八·六	八·六	九·四	九·七	一〇·四	一〇·二
比利時	一五·四	一三·九	一三·九	一四·四	一五·二	一六·四	一六·二	一六·二
荷·蘭	一六·四	一五·七	一四·六	一四·四	一四·四	一四·六	一五·〇	一五·二
丹·麥	一五·六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三·八	一三·八	一四·九	一四·四	一五·二
拿·威	一四·五	一四·〇	一三·八	一三·六	一三·九	一三·七	一三·四	一三·八
瑞·典	一四·四	一三·〇	一三·四	一三·〇	一三·四	一三·四	一三·四	一三·〇
芬·蘭	一七·六	一五·七	一四·九	一四·四	一三·九	一五·四	一三·〇	一三·六
歐俄 ^(華克山地方)	一九·二	一七·二	一八·六	一七·九	一七·八	一七·八	——	——
保加利	——	——	一八·四	一七·四	一六·七	——	——	——
塞爾維	三·〇	三·三	三·四	三·六	一八·四	——	——	——

各國的結婚數，視工業的繁榮和恐慌為轉移，這種影響，尤以德國為最明顯。德法戰後的一八七二年的德國，和一八七三年的法國一樣，是結婚的最高數。(四二二·九〇〇)

一八七三年以後漸漸減少，到恐慌最甚的一八七九年，是最低限度（三三五一一二）。此後，結婚數到繁榮的一八九〇年，又徐徐上升，一八九二年又經一次減少，再見增加，工業極度繁盛的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再到了最高限度（一八九九年四七一五〇九，一九〇〇年四七六四九一）。新的恐慌開始，結婚又見低減，一九〇二年減少之後，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再見增高（一九〇六年四九八九九〇，一九〇七年五〇三九六四）。一九〇六年的結婚數，雖比一九〇五年增多了一三〇〇四件，但一九〇七年恐慌的影響，已經在絕對增加的減退（和一九〇六年相比，祇有四九七四）和相對的減少（從對一千市民的平均數八·二減到八·一）裏面表示出來。

不僅營業關係，財產關係也和結婚有很大的影響。休莫浪的年鑑第一編，有關於丁堡王國的人口統計的報告，據報，因大地主增加，而二十五歲至三十歲的既婚男子數逐漸減少，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不婚男子數則見增加。（參照末頁統計）

小地主所有，有益於婚姻的締結——因為雖則刻苦一點，還可以維持多數的家族。

但大地所有則對結婚有妨害的作用，和地方工業化的進步相伴，都會職業者的結婚增加。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之間，在瑞典每一千人職業者的結婚平均數如下：

農業 四·七八

工業及礦業 七·一七

商業及交通業 七·七五

自由職業及其他 六·三三

以上一切，可以證明，對於結婚有最後決定的影響，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物質的原因，結婚的件數，和社會道德一樣，專依物質的基礎而轉移的。

(地方)

(至五海) (土地所有者的百分率) (男子數的百分率)
 (他止) (五至廿) (廿海克) (廿五歲至卅) (四十歲至五十)
 (海克他) (他以上) (歲前的結婚者) (歲之結婚者)

上部紐隆堡 (Upper Neu. enberg)	七九·六	二〇·四	〇·〇	六三·六	四·四
司脫加東部 (East of Stuttgart)	七八·九	一七·七	二·四	五一·三	八·一

中部及南都司華本	哈爾以東	總登箕地方 (Odensee)	北部上司華本	司華本亞撥 (Swaban Alb)	東部同	東部同	上部耐加爾 (Upper Neckar)	休物兒志物 (Schwarzwald)	同北	同南
一·二·六	一·五·五	一·四·二	一·九·七	二·〇·三	三·九·五	三·九·五	四·三·六	五·〇·二	五·六·五	六·七·六
四一·一	五〇·〇	六一·四	四八·〇	四〇·八	四七·六	四七·六	四〇·三	四二·二	三四·八	一四·八
四六·三	三四·五	二四·四	三三·三	三八·三	一二·八	一二·八	一六·一	七·六	八·八	七·六
三〇·〇	三二·五	二三·五	三二·五	三八·八	四八·七	四八·七	四四·三	四八·六	五〇·〇	四八·六
一九·一	一一·八	二六·四	九·七	七·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八	一〇·一	一〇·〇	八·七
註										

(註一)一九〇六年調查

(註二)「海克德」(Hectares) 是面積單位。

二 嬰兒殺害及墮胎

不能和自己身分相應地養育子女的擔憂和危懼，使一切階級的婦人，去做和自然目的相反而違反刑法的行動。這就是種種方法的避姙和墮胎。將這種手段，全當作輕率而無良心的婦人們的行動，這是一種錯誤。忠實於義務的婦人們，也往往希望制限生產。她們爲着要免去拒絕丈夫的要求，和逼着丈夫去走斜路，所以以自身去冒墮胎的危險。此外，也有因爲「失身」的結果，對於姙娠出產哺育的厭惡，防止容色早衰，恐怕男人失去社會上的名聲等等原因，費了許多金錢，去尋找醫生和產婆等幫助者的婦人。

綜合上述種種徵候，人工墮胎，愈見流行。在古代民族間，也屢次有墮胎的行爲，現代從文明到野蠻的一切民族之間，也是如此。古代希臘人的墮胎，是不犯國法的；柏拉圖時

代產婆可以代人墮胎亞里斯多德也嘗承認「妻子與預想相反而受胎時可以人工早產。」(註一)據羅愛 (Jmes Roger) 所說，羅馬婦人爲着種種理由，實行墮胎；第一她們要免去由不許可的關係而生的結果，第二是貪圖不斷的享樂，第三是想避免因妊娠出產而起的身體影響。(註二)在羅馬人之間，二十五乃至三十歲的婦人，是當作老年的，所以她們用盡心思，去保持她們的顏色。在中世紀，以嚴重的體刑和死刑，威嚇墮胎，犯了墮胎的自由民婦人，須降爲奴隸。

在現代，土耳其和美國墮胎最盛。「土耳其人，以爲不滿五個月的胎兒，是沒有生命的，對於墮胎，不當作一回事。雖則到了禁止墮胎的時候，還依然如故。一八七二年中八個月之間，在君士坦丁有了三千件以上的人工墮胎裁判。」(註三)

在美國，流行得更加利害。在美國的一切大都會，都有少女和妻子們早期分娩的設備。在多數美國新聞紙上，有這種設備的廣告。(註四)美國的社會，差不多將墮胎看作正當生產一樣。在歐洲諸國及德國，便有不同的觀念；據德國刑法，犯墮胎和幫助者，須處以

懲役的刑罰

墮胎往往有許多很壞的結果，因此而死的，也很不少，最後的結果是健康的永遠破壞。「妊娠和出產的最大的苦痛，也不能和人工墮胎的不幸相比擬的。」（註五）不妊是最普通的結果。雖有這種很惡的結果，但在德國的墮胎，迄未稍減。被判決墮胎罪者，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六年之間八百三十九人；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間一千五百六十五人；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六年間二千二百三十六人。（註六）近年的「醜聞記錄」大概和墮胎有關，而喚起了多大的注意，因為這是上流社會的醫生或夫人們做的。又，我們僅就新聞紙上這一方面的廣告日見增加這一件事判斷起來，也可以知道，既婚和未婚的婦人們，因為「失身」的結果，而祕密裏實行墮胎的設備和地方，必定日見發展。（註七）

因為考慮自身的財產和子女的教育費而起的多產的恐怖，支配了全階級全民族之間，預防限制的採用，將發展到成爲一種公共的災害。在法國社會上，全階級都實行二兒制度（Two-Child System），這是周知的事實。世界文明國之內，相對的婚姻締結數，

以法國爲最多；同時法國的有產者，小市民，分地農民，和工人們，都遵守這種制度。德國的許多地方，固有的農民關係，也有類似的狀態。在德國西南部某處美麗的地方，百姓們的房屋前面，多種一株「養文」樹（Sevenbaum），因爲這種樹裏，是含有一種可以做爲墮胎藥的成分的。德國其他區域，在農民之間，早已有二兒制流行，因爲他們不願意分開他的房屋。在德國關於處理及推薦「任意的不妊」的書籍的銷路和部數，真可以驚人——當然，這種書籍是以人口過多唆示讀者，並且常常用「科學的」標語的。

墮胎和人工避妊之外，還有嬰兒殺害。在法國，民法上規定禁止誣索父系，實在是助長嬰兒殺害和遺棄的原因。據民法三百四十條的規定，孩子的父系誣索是禁止的，但三百十四條，却承認着母系誣索。這是明白地表示對於被誘惑者不公平的法律。法國的男子們，可以任意誘惑人家的妻子和處子，他們免除一切責任，可以不付養育費用。這種規定，是在「應該當心女子誘惑男子」的口實之上許可的。一看就可以知道，以這個「強」的性的男子，能够被人誘惑，而不去誘惑人，這是何等「弱」的男子！民法三百四十條的歸

結，是三百十二條，這一條規定着「婚姻中受胎的子女，以夫爲父。」一方既不許訟案父系，則妻子和他人所生的孩子，做丈夫的非認作自己的兒子不可。有人想勸說法國有產階級廢棄這種歸結，和廢止三百四十條規定，都歸於失敗。

法國的有產階級，一方面用法律阻止被欺的婦人向孩子的「父親」去請求養育費，一方面却想用設置育兒院的方法，來補償他們的殘酷。所以人們不特不爲嬰兒去求父親，並且不爲他們去求母親。照法國的擬制，棄兒是作孤兒算的，有產階級們將這種私生的棄兒，當作「祖國的兒童」，用國費來養育。這真是絕好的制度！（？）德國的人民，也有許多受了法國的傳染。德國帝國民法，關於私生兒的法律關係，含有比法國更近人情的法律和矛盾的原理。就是說：「私生兒和他的父親，不認爲有親族關係。」一方，從前皇帝賽夫二世，曾規定了私生兒和嫡出兒的對等法令。「母親有保護私生兒的人格，的權利和義務，但於她不賦與親權；私生兒的父親，對於其子，有負擔到十六歲爲止的生活費——與母親的身分相應的——教育費及預備教育費；假使孩子病弱，不能自活，則

十六歲之後父親也應擔負義務，父對於母，有負擔分娩費用，分娩後六星期內的諸費用，因懷孕及分娩而發生的各種必需費用的義務。」又據普魯士的國法，對於不由婚姻而使並無過失的獨身婦人或寡婦妊娠，使她妊娠的男子，應給與和她地位財產相應的賠償，但賠償總額，不許超過男子的財產四分之一。私生兒不論他母親有無過失，可以向他生父請求生活費及教育費，但要求額須在農民階級或一般市民階級的正式兒童所要的金額以內。在這種時候，私生兒是和由正當婚姻手續而產生的嬰兒，有同等的權利的。到現在，這種法律廢止了，「退步」是現代立法的創導精神。

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法國陪審裁判所，處理了八千五百六十八件的嬰兒殺害事件，而他的件數，却自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五年間的四百七十一件，增加到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的八百七十件。同期間，裁判了一千三十一件的墮胎，而一八八〇年一年之內，有一百件之多。（註八）不必說為裁判所所認知的墮胎事件，不過是實際墮胎件數中的一小部分，假使墮胎之後，沒有重病和死亡，是不致於發覺的。嬰兒殺害事

件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和鄉間居民相關墮胎的百分之六十七是和都會人有關的因爲都會的婦人，關於防止正當出產的方法便利，所以墮胎事件較多，殺嬰事件較少。鄉間的關係，恰恰是相反。在德國因爲殺嬰而宣告有罪的事件，計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八百八十四件；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間八百八十七件；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六年間七百四十五件。(註九)

這是現代社會所最切實地表示出來的圖畫。這種現象，和空想家從社會描寫下來的繪畫，非常懸隔，祇有一點特長——叫做真實。

(註一) H. Metschnikoff, Studien über die Natur des Menschen, S. 135. Leipzig 1904.

(註二) Jules Rouyer, Études médicales sur l'ancienne Rome. Paris 1859.

(註三) H. Metschnikoff, a. a. o., S. 134, 135.

(註四) P. Brouardel, L'avortement, S. 36 bis 39, Paris 1901. 據某官廳的調查在紐約市內，

以墮胎爲業的有二百人之多。

(註五) Ed. Reich, Geschichte und Gefahren der Fruchtbarkeitsbegrenzung 2, Auflage, Leipzig 1893.

(註六)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Kriminalstatistik für das Jahr 1906.

(註七) 在瑞典對於每十萬居民的墮胎罪(經裁判所判決的)平均數,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八〇年間,三·〇四件;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〇年間,六·六六件;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間,一九·〇一件。E. Pising, a. a. o., S. 44.

(註八) A. Ponzol, 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S. 134. 471, Paris 1902.

(註九)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5. Band.

三 爲婚姻的教育

現今女性一般地精神的不及男性,這是大概沒有異議的。決不是同情於婦人的巴爾克也主張着:「和男子受同樣教育的婦人,事實上可以獲得適宜於建設她自身和她丈夫的幸福的無窮資質。」又,當時最洞察男女人情的歌德,在他的威廉馬恩德的修養時代,(一個美的靈魂的告白)中說:「人們將有學識的婦人,當作滑稽,他們不肯對有

養育的女人忍耐因爲他們以爲使多數沒學問的男子羞恥是一件無禮的事」但，雖有這種議論，婦女精神上劣於男子的事實，是毫無變更。這種差別，依然非存在不可，因爲婦女是支配她們的男子所造成的原故。從前婦人的教育，比無產者的更不關心，到現在雖有幾分改善，還是不夠。我們是生活在要求和一切界域交換智識的時代，所以不開心的婦人精神教育，發現了大的過失，因此使男子受了損害。

在男子的教育——最少有人如此主張——即使因爲採用的手段而不能成就，但他的目的，是向着悟性的發達，思索力的精練，具體知識的擴大，和意志的鍛鍊——總而言之，是向着悟性機能的發達的；而婦人教育，則恰好相反。女子的高級教育，是和深遠的情感與優美的教養相關，她們不過因此而提高了神經的受性性和想像力而已，譬如音樂，美文學，美術，詩歌之類。這是最大的錯誤！在這種錯誤裏表示出決定婦人教育程度的諸力，是僅由關於女性的品性本質和生活地位的偏見所誘導的。婦人的感情生活和想像力，是不可使她再發達了！因爲這不過使女性成爲神經過敏的素質而已。現在所切要

的是同男子一樣的發達悟性能力和使她們通曉實在生活的一切現象，假使婦人們以充分的英銳的悟性和確實的想像力，來代替她們過多的感情；以性格的堅實和體格的勇力，來代替她們的小膽和神經過敏；以關於世界和人類自然的知識，來代替她們過分的優美的知識，那是於兩性都有莫大的利益的。

從來婦人的感情和心靈，無限地教養着，而悟性的發展，却受了阻止和壓制。因此她們患了感情和精神生活的「肥大症」，更有些相信迷信和魔術，替宗教家和騙子開拓了稀有的地盤，變成了一切復古運動的便利器具！狹量的男子們，有時候受了這種煩悶，而發為議論，但他們並不改正，因為他們自身的大多數，還深深的浸在偏見的裏面。

婦人大概在上述的狀態之下，所以她們和男子有不同的見解，更因此而造出了兩性間懸隔的差異的源泉！

在現今世界，和公共生活相關，是男子的根本義務之一；雖則還有些男子不會做到，但於事態的根本却沒有更改。現在知道公共制度和個人事情有密切的關係，和個人及

家族的幸福與公共制度狀態相關的人們，愈見增加，人們都知道對於橫阻在事態內部而是他們境遇所決定的缺陷，不論如何努力，都不能有效。一方面，生存競爭，比從前要求更大的努力，差不多向全體男子要求他們更大的時間和能力。但是無知的妻子，毫無理解地和他相對。實在我們可以說，現今男女間精神的差異，比之一切關係狹小而婦人知識淺薄的古代，更爲懸隔。現今的公共活動，要求從來未有的多數的男子；這一方使男子的見解擴大，但一方却使他們愈加離開家庭的圍域。於是婦人好像是被遺棄了一般，因開拓了新的差異的源泉。知道使妻子了解自己，和相信妻子的方法的丈夫，現在真是很少。普通丈夫們都抱着妻子不做他所要做的事，和不能理解他的見解。他對妻子，不肯加以說明，妻子問他的時候，「你是不知道的」一句是刻板的文字。丈夫們的沒理解，往往助長妻子的無知。無產者的夫婦，也在同一狀態之下，假使他們能够知道，爲着他們的將來，除出根本改造社會使各人都爲自由人之外，無他手段，那麼他們兩人之間，或者能够成立比較的幸福關係。在無產者婦人之間，這種認識，漸漸普及，因之他們雖則貧困，她

們的婚姻生活却漸漸的向理想化進行。到達這種認識的無產婦人，年有增加；於此，對於人類將來有決定的意義的運動，漸漸進展。

在其他的婚姻，被情熱支配着的新婚時代所容易忘却的教養和見解的不同，因年數的經過，而漸漸自覺；一方因為性的情熱漸減，不可不有更多的精神的合致來補償。即使不問丈夫有否國民的義務觀念，他們因為職業和地位，不時的和外界交際，在種種事件，和種種要素及見解相接觸，所以他們能够在精神的霧圍氣中間浸潤，因之可以擴大他們的眼界。但在妻子方面，則因為她們教養的時間，都被從早到晚的家事活動所占據，所以她們的精神變成陳腐和偏狹。

阿明多爾 (G. von Arnim) 在他的生活之書的傍註 (Marginal Notes to the Book of Life) 中，將既婚婦人所經驗的家庭悲慘，很正確地描寫出來，(註一) 在致死的蚊螿 (Deadly Gnat-Bites) 一章中，知其他的事情同時說及：

「使她的 (主婦的) 元氣和能力喪亡的原因，不是丈夫的死亡，愛兒的墮落，重病，

及熱心的計畫的失敗等一切不可避免的一樁事，却是那每日重複着的剝蝕骨髓的辛勞……幾十萬強健的家婦，在她們處理家務的勤勞之中，消褪損毀了她們薔薇的雙頰和媚人的笑靨，而使她們成爲既乾且皺的木乃伊。『今天做些什麼菜呢？』的永遠的新疑問，和日常反覆着的灑掃洗拂的必要，慢慢地而很確實地破壞她們的身體。廚房是她們計算貧困的收支，考慮漸次騰貴的生活資料，和調達必要的金錢的地方；她們在這種煮羹湯的祭壇之上，犧牲了青春的心底自由，美麗和快活。在這樣暮年駝背而含淚的廚婦裏面，有誰還能看得出花一般美麗嫵媚的昔日新娘娘的面影？——在老婦人，竈是很神聖的，她們每天在家庭的守護神——我們也將竈頭當作神聖吧，——傍邊祭祀。將這種忠實於義務的德國婦人，爲着家庭愉快和家族健康，而緩慢地犧牲了她們的生命之處的竈頭！

這就是市民社會，爲保持現存秩序而賜給可憐的婦人的慰藉。

在社會境遇中，比較的有自由地位的婦人們，照例受了偏頗而表面的教育，這種教

育和從父母遺傳下來的女性的性格結合而很有力地表現出來。她們的大多數祇有單純而膚淺的感覺，無聊的談話和虛飾，消費了她們的心思的全部，下劣趣味的滿足，和過分地發達的情熱，是她們人生的目的。

她們對於子女和子女教育，差不多全無興味。因為這種事情，使她們勞苦和倦怠，所以先將子女託付乳母和婢女，稍稍長成之後，將他們送進寄宿舍去。她們所當作任務的，不過是將她們的女孩，裝成漂亮人形，將兒子扮成「金色青年」(Jennesse dorés)而已。這些「金色青年」將誘惑工人們的姑娘，當作主要的任務，無為和浪費，當作職分。

因為上述的狀態，造成了幾多婦女的特性，世代相傳，這種特性，愈見完成發展。男子們怪歡喜非難這種性質，但他們却忘記了自己的行為，是輔助她們，使她們成爲這種傾向的原因。這種屢次受人攻擊的女性性質，是可怕的利口和饒舌，對於毫無意義的事件的不完的談話癖，對於單純而表面的事情的思考傾向，歡喜漂亮和奉承，對於一切流行愚事的愛着，此外，同性間容易激成的嫉妬和羨慕，虛偽和偽善等等。

這種性質雖則有程度的不同，在女性都是幼年時代已經有的，這是發生於社會關係壓迫之下，因遺傳習慣和教育而成就的性質。受了非理性的教育的人，是不能以理性教育他人的。

要知道關於女性和全民族的一切性質，非採用現代自然科學者所用的同一方法不可。對各種生物賦與高度的特質的，是物質的生活條件。將自己適應於現代生活條件，是必要的，於是造成了個人的天性。

人類不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的例外，（註二）他非受自然法則的支配不可，他是生理學的觀察上的一種最高發達了的動物。但在實際上，人類自己却不承認如此。數千年以前的古人，雖則不知道現代的自然科學，但關於人類，却有比現代人更合理的見解。最主要的，是他們將一切以經驗為基礎的見解，去應用於實際社會。人們都讚歎希臘男女的「美」和「力」，但使他們國民的存在和發展，如此幸福的，不是多瀾瀕海的國土的良好氣候，和使人陶醉的風景，而是以結合美麗，能力，敏捷的精神力量和彈力性為目的，由國

家的力量盡一地實施了的體育和教育原則的結果，雖則當時希臘在精神的教育已經婦女遜於男子，但關於身體的發達，却不是如此。（註三）在兩性體育最早進步的斯巴達，少年少女到成年為止，多裸體行走，並且實行身體訓練和遊戲相撲，赤裸裸的展示人體和自然地處理自然事物，有防止因少年時代禁止兩性交際而起的「感覺過敏」的效果。一個「性」的身體，於他「性」不是秘密，所以便沒有了兩義語的壞事；自然是自然的，一個「性」對他「性」表示讚美。

人類非回復不勉強的兩性交際不可；人類非完全拋棄現今支配人類的不健全的唯神論見解，發明一種能够使物理的和精神的再生的教育方法不可！

在我們之間，關於婦人教育，還有一種非常時代落伍的觀念支配着。婦人有了力量，勇氣，和果斷，可以防止她們許多損害和不快，這是誰都贊同，但對於有他種性質的女子，依然看作異教的「不像女子」！

一方面，對於她們身體的發達，也和精神發達一樣，用種種方法去阻止他，關於這一

點服裝的不合理也是一個原因這不僅無責任地阻礙她們物理的發達並常常間接地使她們沒落。對於這件事，竟沒有一個醫生出來反對！他們爲着恐怕使婦女患者不高興，而沈默不響，或者對於她們的迷誤，加以讚揚。現代的服裝，非常妨礙女性自由使用她們的能力和阻止她們的發育，喚起她們無力和虛弱的感情。這種服裝，是對於她們周圍的人們的健康，也有危險的，因爲婦人是走遍屋內和路上的掃帚。起因於基督教精神主義的見解的學校內兩性嚴格分離，也足以阻害婦人的發達的。

不能充分地發展素質和能力，幽囚於狹義的觀念，祇有同性的朋友可以交際的婦人們見解，是不能超過日常茶飯和一切因習的。她們的精神的視界，不外身邊的雜事，親族關係和與此相關的事件而已。因此，她們內部生活着的精神性情，爲尋求活動和實行，促進了她們饒舌的性癖，和關於無用事件的談話。

近來雖則屢次有人着手做較爲合理的生活解釋，但這不過僅是開始，而且他所接觸的，祇限於社會中狹小的階級，這是不可看錯的事。

(註1) Sam, Lucas, Elberfeld.

(註11) Krafft-Ebing 的 名醫 (S. 101 bis 102.) 參照。

(註12) 柏拉圖在國家論裏，要求「婦女和男子同樣教育」，而且希望非常注意地計畫了的教育。所以他是知道婦人對於人類發達的影響的。亞里司多德的政治學裏，將「第一養成身體，第二養成慣性」作為教育的原則。在德國一般，將身體排在最後，而且將他當做保護慣性的工具而考慮的。

四 現今婚姻生活的悲慘

現代社會關係的結果，婦人存在的一切，都以結婚為歸結，所以婚姻和家庭事情，是她們的談話和情感的主要部分。在體格上比較弱小，法律習慣上從屬於男子的女性，口舌是她們第一的武器，她們當然要利用的。此外，極度地受人非難的要漂亮和歡喜奉承的性癖，也可以同樣的解釋。這種事實的說明，非常容易，就是婦人是男子唯一的享樂目的物；經濟上社會上不自由的她們，非在婚姻之內尋出給養不可，所以她們便從屬於丈

夫而做了一個他的所有物，因為通常婦人的入口多於男子，所以她們的地位更為不利——關於他種問題，當在下章詳述。因為女多於男，婦人相互間發生了競爭；有一部分男子，因為種種理由而避忌結婚，所以相互的競爭，愈加激烈。因之婦人們便被逼得努力修飾外觀，去和同性的競爭者相對抗。

人們在數世紀的長期間，熟視了這種弊害，對於因為這種現象繼續作用的結果，造成了現今一般的極端形態，已經是不以為奇。加之，因為上面已經述及的和下面當再詳論的種種原因，婦人們的丈夫爭奪戰爭，從來沒有比現代更為劇烈。此外生活競爭更加困難，和社會的要求愈加繁重，更使婦人們將婚姻當作「扶養院」看待。

男子們因為可得利益，所以並不反對這種狀態。做主人的角色，是和他們的矜持，虛榮和利益相適合；而且這種支配者的地位，可以和其他支配者一樣，不必依據理性的根據。所以要準備造成從這種不利的地位，解放婦女的一切狀態，非待女性自己努力不可。和工人不能期望資本家的援助一樣，婦人是不能期望男子的援助的。

在其他領域之內，譬如在工業的領域之內，企業家互相對立之後，請看他們爲着優越地位，用如何的特性去發展他們的鬭爭！請看他們用如何卑鄙惡辣的方法來鬭爭！那麼在婦人的丈夫爭奪戰中，我們也可以說明類似的特性。因爲如此，一般的婦女比男子不容易融和，即使是親戚好友，假使關係某男子的輿望，或者關係於自己所有的男子，便容易發生爭鬭。兩個不相識的女人相遇，她們通常互相看作敵人的樣子。她們在一目之下，就能够發見對方女子，在什麼地方用了一種不適當的顏色，或者弄錯了一點裝飾。在兩個女子相遇時候互相注視的眸子之內，無意識地表示出一方對他方的判斷。這是和向對方說：「我能够裝飾得比你更爲動人」沒有什麼區別。

在他方面，天性上婦人的感情重於男子，她們少反省，無自覺，而較爲純朴；所以她們被更大的情熱所支配，變了真的英雄的犧牲——她們以此愛護子女，照料家務和看護丈夫——和最美的光彩而表示出來。但是在悍嬌的時候，這種熱情的表現，便變爲醜惡。總之，在善惡兩方，第一是受社會境遇的影響，助長，阻礙和變化。在不利的關係之下，成爲

缺點而表現出來的同一衝動在有利關係之下便能成爲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源泉明瞭地證明了人類同一衝動，因爲不同的環境而招致完全相反的結果，這是符烈（Foulier）的功績。（註一）

和錯誤的精神教育相並，關於自然的目的，錯誤或不充分的教育結果，流行於世。一般的醫生，對於爲母親和子女教育者的職務的婦人教育，差不多祇存着一種希望。「人們使兵士練習處理武器，使職工學習操縱機械，使官吏努力學問。僧侶也有修行期間，祇有婦人，對於她做母親的義務却沒有教育。」（註二）到了結婚期處女的十分之九，關於做母親的身分和她的義務，完全不知道；關於和成年少女最有關係的性的機能，也因爲母親的無責任的羞恥，使她自己和對丈夫的義務，全不通曉。通常婦人們在結婚之後，纔走進未知的領域。她們關於這種事情，都從和實際不合致而難以推獎的小說裏面，揣摩想像。（註三）即使除開了一切從前當作自明之理的婦人活動，在這種狀態之下，缺乏對婚姻所必要的家政知識，同樣也是不和的起因。有些人以爲自己身分太高，不必去過問

婢女所應做的家政，所以對於家政全不知道，還有其餘廣大範圍的婦女們，則因為家婦的職務，妨礙了她們的修養，她們非從朝到晚住在做工的地方不可。個別的家政，因為專心的發展而喪失了根柢，祇有用無謂的金錢犧牲，去維持現狀，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許多婦人的生理上發達不完全和虛弱，也是使男子們放棄結婚的目的的一個原因。我們的飲食居處和給養方法，——就是全生活方法，對我們的健康，非特沒有有利的影響，而且有障礙的作用，現代正是神經病的時代。神經衰弱，可以使人類退化。在女性中，貧血症和神經衰弱，非常地流行，這種病症，將成爲一種社會的災厄。假使社會組織不能正規的發展，而這種病狀繼續幾世紀，那是我們的種族將歸於退化。（註四）

女性的身體組織，假使願慮到性的目的，那麼充分的保護，良好的營養和充分的休養是必要的。這種條件，在多數的女性，都不能享受，而且在現代關係之下，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一方面，婦人放棄這種要求，已經成爲一種習慣，譬如許多妻子，將良好的食品給丈夫享用，而自己滿足於不良的食餌，當作一種婚姻的義務。同樣，在飲食中，男兒的食物，往

往優於女兒，婦女可以滿足於較少較劣的糧食的信念已經非常地普及這是現代年輕婦人們，在讀者之前現出悲慘的現狀的一種原因。(註五)現在年輕婦女的大部分，都是肉體虛弱，貧血和極度的神經衰弱，因此生了月經不順和關聯於性器官的疾病，甚至到了不能分娩哺乳及生命危險的地步。「假使現代婦人的退化，遠和從來的步調一般進行，那麼文明人能不能列入哺乳動物之內的懷疑時代，恐怕已經不很遠了。」(註六)男子不能得到健康而快活的妻子，有能的母親，能夠應付家事的主婦；所能得到的，祇是不能離開醫生的弱不禁風的神經質妻子！我們關於這個問題，也不希望再加敘述，因為各人都能夠更詳細地描寫；在自己家族和親友的範圍之內，也能夠充分的尋出實在的例子。

有經驗的醫師們，都能够證明現代既婚婦人——尤其是住在都會的——的過半數，多少的總有一點異常的狀態。因夫妻的性格及不德的程度，這種原因，往往造成非常的不幸。社會輿論上，許可男子僭取婚姻以外的自由，做妻子的當然要發生不幸的心境。

還有一方面的異樣的性的要求也是夫婦不睦的原因而且好好的離婚，又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大部分的男子，不能迴避他們妻子在結婚生活中所受的生理的苦痛的責任！男子社會的大部分，因為放蕩的結果，多有了慢性的性病，又因為不願意受重大的苦痛，所以大都輕輕的放任着不管。這種男子和妻子性交時，便引起了使她們非常不快而不幸的下體疾病；有些在結婚之後，立刻發作，也有甚致於使婦人不能受胎和生育。普通的妻子，對於這種使她心境陰鬱生活慘淡和破壞婚姻的病症的異因，全不知道，她們反而責備自己，和受人非難。許多妙齡女子，在結婚之後，立刻染了慢性的病症，她和她的家族，都不能說明，因為醫生是非沈默不可的。

據最近調查的證明，這種事情——因為淋病的結果，男子精液內已經沒有精蟲，所以這種男子，不再得子女——和不生子女罪歸婦人的古代傳說相反，纔真是婚姻上不能的最大原因。（註七）

(註1) A. Rebel, Charles Fourier, Sein Leben und Seine Theorien, Stuttgart, 1907, S. H. W. Dietz.

(註2) Irma, v. Troil-Borostyarni, Die Mission Unseres Jahrhunderts, Eine Studie Zur Frauenfrage.

(註3) "Les femmes qui tuent et les femmes qui violent." 內 Alexander Dumas 說「據某天主教的高僧說，他的女弟子們結婚了之後，有百分之八十，都於結婚後一個月之內，從新回來，申說結婚失敗而懺悔。這是真實的事實。法國的有產階級，將他們的女兒在僧院裏教育，是和他們的良心相一致的。他們以為沒有知識的女子，比有知識的容易誘導，於此非發生不和和幻滅不可。Laboulaye 很露骨地忠告說：『婦人應該保持適度的無知，因為她們一有知識，我們的支那，便要發生破裂。』」

(註4) 癩進的癩癩症（盛軟化）在婦人間，流行得比男子間更快，譬如在普國，對於每一個患者的癩癩性精神障礙的發病如下：

(年代)	(男)	(女)
一八七六——一八七九	一七〇	三〇七
一八八〇——一八九二	一七三	五〇四

一八九二——一八九四	一七·七	六·八
一八九五——一八九七	一八·五	七·六
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一六·二	七·五

K. Prinzing, a. a. O., S. 177 參照

(註四) Ausführlicheres hierüber in "Das Frauenbuch" von Frau H. S. Adam, Dr. med., Stuttgart.

(註六) Dr. F. B. Simon, Die Gesundheitspflege des Weibes, 7. Auflage, S. 240. Stuttgart 1909, J. H. W. Dietz.

(註七) Dr. F. B. Simon, a. a. S., O. 267. Simon 對於多數既婚婦人在結婚後毫無理由的發病的原因熱心研究。他的詳細的說明，更能够顯露出我們男子社會的實狀。

第十一章 婚姻的機會

一 兩性的數關係

大多數的男子，忠告婦女說，因為結婚是真正婦女的職業，所以婦女要求救助，非結婚不可。但是對婦女進這種忠告而贊揚這種理論的男子中，却有無數的獨身者，這是何等的矛盾！哲學者叔本華對於婦人及其地位的理解，和俗人一樣，他說：「女人是不適於大事業的，她的本性，不是作爲而是苦惱。她們以分娩的苦痛，對子女的辛勞及對丈夫的從屬，去支付她們生涯的負債。她們沒有生命力和感覺的強烈表現；她們的生活，非比男子靜穆和平凡不可。女人適宜於兒童養育和教育，因為她們自己也是像孩子一樣，全生

渥是長大的兒童，是本來是「人」的男子和兒童的中間階級……對少女們應該教以家政和服從……女子是根本上不可救度的俗物。」

龍僕路索 (Lombroso) 和弗蘭露 (Ferrero) 的犯罪者和賣淫婦的婦人 (註一)

也和叔本華同一見解。這本書是我們所知道的書籍中，最缺乏證明力和最浩瀚的——計五百九十頁——科學著作。將他當作前提而誘導出巧妙的結論的統計材料，都是極不充分；爲着引導重要的歸結，往往用一打的實例來敷衍讀者。最可奇異的，是他書中可認爲最有用的材料，都是一個婦人——道克透塔爾諾司加耶女士——所供給的。他差不多將一切社會關係的影響和文化發展，置之度外，而專從偏於生理心理的立場批判；對於種種民族的人類學的報告，也不去研究牠們的性質，而編入論證之內。據著者們的意見，也和叔本華一樣，婦人是大的孩子，巧妙的說謊者，沒有批判能力，對於戀愛容易變卦，毫無英雄行動的能力的人類。他們舉出許多肉體的差異和性質，來證明婦人劣於男子。一婦人的戀愛，根本上是母性的副性，婦人對於男子的一切愛着，不是從性的感情

發生而是從應順而學得的服從和歸依的本能出發」(註二)對於這種「本能」如何學得與如何應順，著者却懶得研討。著者雖則描寫了對於種種民族及文化年代的婦人奴隸從屬狀態，但他們都是遮了眼的達爾文主義者，爲婦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最有影響的社會經濟的原因，完全忘却。

著者說及婦人的虛榮，以爲在文化階段較低的諸民族中，男子是有虛榮心的「性」，譬如現今的新海白利台島 (New Hebrides)，馬達加司加島 (Madagascar)，奧利諾考 (Orinoco) 民族，樸里耐向 (Polynesian) 諸島，及許多非洲南洋民族所能看到的一樣。和此相反，文化階段高級的諸民族中，則婦女是富於虛榮心的「性」。這是什麼緣故和從何而起的回答，非常容易，就是文化階段低級的民族，還在母權支配之下，或者超過母權支配未遠。在他們之間的婦人地位，還沒有向男子獻媚的必要；反之，男子須得奉承婦女，所以裝飾身體，成了喜歡虛榮的習慣。在高級文化階段的民族，差不多沒有例外地，男子不去奉承女子，而是女子向男人獻媚。女子先向男子求婚，是很少的事。但在實際上，

婦女們是用她們的姿態和奢侈，用裝飾身體，在社交界賣弄風騷的手段，去向男子求婚。女性的過多，將婚姻當作扶養院的見解，非此不能滿足性慾的實狀，都是使婦女們採取這種態度的原因。普通在男子或婦人所喚起的似乎為社會經濟全無關係的性質，在此實在是純然的社會經濟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人類一旦能够廢止了一切性的從屬關係，達到了男女同等自由的社會，那麼虛榮和流行的愚舉，將和我們當作永遠不能絕滅的一切其餘惡德，同時消滅。

尤其是哲學家的叔本華和多數的人類學者醫者同樣，祇在婦人之內，觀察了性的性質，而忘却了社會的背景，對女性下了片面的批評。叔本華一生不曾結婚，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婦人對於他所給與的生涯的負債，不曾償付。

多數的婦人，因為不能結婚，所以不曾結婚，這是大家知道的。風俗習慣，禁止婦人的求婚，她非受人求婚不可。換句話說，就是她們應該聽人選擇，而不能自己求婚。假使連一個求婚者都沒有的時候，那便被編入窮人隊裏，喪失了生活的目標，因為沒有確實的物

實基礎所以往往陷入貧困和墮落，但是對於兩性的不能均勻從而起的問題，往往有人用「因為女人生得太多」的口邊的回答來應付，這實在是錯誤的答案。有許多人從這種事實，歸結到因為女子多於男子，所以非許可多妻制度不可的議論。多妻制度不僅違反我們的風俗，並且是婦人的一種侮辱。但是叔本華在貶黜輕蔑婦女的時候，公然地說：「對於女性全體，多妻制度，是一種善舉。」

多數男子，因為恐怕不能和身分相應地扶養他們的一個妻子和子女，所以不曾結婚。要有兩個妻子，祇有極少數的人纔能做到，而這種人之內，又以有一個正妻和多數姪妾者為多。這種有富的特權的人，是對於他們的嗜好，沒有什麼忌憚的。

在因數百年的風習法律而成立了多妻制的東洋，有一個以上的妻子的男子，也是少數。人們往往及說土耳其的 *Harem*（婦人房間）生活的不道德影響，但一方面，却不會注意到這種男子不過是一小部分，大多數男人還是單一婚制，行多妻制的祇有支配階級，纔能做到。在阿爾格市六十年代之末，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二件婚姻之內，有一萬七

千三百十九件是單一婚制，二妻婚姻八百八十八件，娶二人以上的婚姻，祇有七十五件。在土耳其的首府君士坦丁大約也不致於有根本不同的結果。在東洋民族之間，單一婚制有利的關係，更為顯明。在東洋也和我們一樣，物質的關係，是限制大抵男子多妻的重要原因。（註三）但是即使一切男子，都有了物質的可能，也必定因為婦人不足而不能實行的。世界各處，多實行單一婚制，可以便我們知道，在正規關係之下，男女兩性，是差不多數目相同的。

我們引用畢爾（Karl Bücher）在一般統計記錄中公表的一篇論文中的比較表，來證明上述的議論。（註四）

	男子	女子	人口總數	（對於一千男子的女子數）
歐洲	1,701,856	1,591,112	3,292,968	1.012
美洲	4,643,366	4,050,366	8,693,732	0.87
亞洲	1,214,000	1,203,216	2,417,216	0.987

澳洲	三九,七三七	一,二九,一三三	四〇,六,九一〇	八五三
非洲	六九,四〇,六四	六,七,一三〇	一,三,六,五三四	六六六
總計	三九,三〇,一八七	三九,三,六六三	九,三,六,七三	六六

這個比較的結果，可以使許多人驚愕。除出在歐洲對於一千個男子有一千零二十四個女子之外，其他世界的各部分，都有相反的事實。其他的世界各部，還在調查人口，即使假定關於女性的統計，最不完全——譬如我們假定在同教民族的國家，在那種地方是往往將婦人口比實數少報一點的——但是除出歐洲一二國家之外，女性人口非常凌駕男子的地方，完全沒有，這一點是很確實的。柏林的皇室統計官，根據一九〇〇年人口調查的結果，編纂歐洲及歐洲以外諸國家的統計，其中說：「除不包括在內的意大利，僕斯尼（Bosnia），海爾柴哥維那（Herzegovina），考司太里加，阿爾然丁，德浪司罷，奧郎埃自由國，西倍隆，台灣，卑司加獨的人口調查，尚須加以考慮之外，已經調查的世界人口總數，以對每千人男子九百九十一人的女子的平均比例，共計八八三〇〇〇〇。

○人之多……據此，對於世界人口，差不多可以推定兩性同數——實際上有極少數的
男子過多——（註五）

歐洲的特殊關係，最能引起我們的興味，在歐洲東南部諸國，除出僕司尼、海爾哥哥比那、塞爾維亞（Serbia）、保加利亞（Bulgaria）、羅馬尼亞（Romania）希臘之外，一般女性的入口，超過男性很遠。在大國之內，以匈牙利和意大利為最幸福，她們對於男性千人的女性是一千零零九人和一千零十人，其次是比利時，是一千人和一千零十三人之比，葡萄牙（一千零九十三人）和拿威（一千零八十二人）的比例，却最為不幸。包含愛爾蘭的英國，是男子千人和女子千六十三人之比；法德、德、奧及俄國，適在中位，對於每千男子的女性是一千零三十三人，一千零三十二人，一千零三十五人，及一千零二十九人。（註六）

德國最近二十年來的兩性人口關係，每次調查，都有改善的傾向。例如：

（年代）

（女性多於男
子的人口）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九八八、三七六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一日 九六六、八〇六

一八九五年 九五七、四〇一

一九〇〇年 八九二、六八四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 八七一、九一六

這種差數減退的主因，是男性外國移住的減少。這是一看移民目的地的美國的兩性關係，便可以明瞭；在德國婦人過多，而美國則女人非常不足。（對每千人男子的婦人數是祇有九百五十三人——一九〇〇年）德國的海外移民，一八八一年的二二〇、九〇二人，到一九〇一年二二、〇七三人，一九〇八年減到了一九、八八三人。

所以多數的男子向外國移住，能够引起兩性人數的差異。一八四〇年之後，還是男子過多的意國，因為非常多數的男子移出，結果變了女子過剩。

此外，在農業商業工業及交通專業，男子所受的不幸，多於女子；在海外駐留地的人，——譬如商人，海員，海軍，——也是男子超過婦人甚遠。

還有統計的確立了的一種重要的現象，就是婦人一般地比男子長壽，所以高齡的
 女子多於男子。據一九〇〇年的人口調查，兩性的年齡關係如下：

	(男子)	(女子)	(男子超過)	(女子超過)	(女子過剩)
十歲以下	六〇,四三三	六七,五九九	三,三三三	—	—
十歲至十五歲	二五,五二六	二九,二五三	二,三四三	—	—
十五歲至廿一歲	三二,九二三	三六,四四八	一,七三三	—	—
廿一歲至三十歲	四二,五〇四	四九,三七五	—	四,三七一	—
三十歲至四十歲	三六,六六五	三七,二五五	—	六,一〇〇	—
四十歲至五十歲	二七,〇四一	二九,三三六	—	一五,三七七	—
五十歲至六十歲	一〇,〇八五	一一,〇七三	—	二七,二六	—
六十歲至七十歲	一,〇〇三	一,四五六	—	二四,二七一	—
七十歲以上	六,一七五	八,六六三	—	一六,五〇〇	—

總數 二七,三三三 二六,五三三 三六,六四三 九六,九三七 八九,六八四

在這個表上，表示至二十一歲止的男孩人數，超過同年期的女孩人數。(註七)

這種男孩的過剩，是根據於出產的比例的，一般男孩比女孩生得多。例如在德國的生產如下：

(年代)

(對一百個女孩的男孩數)

一八七二年	一〇六·二人
一八八四年	一〇六·二人
一九〇〇年	一〇六·〇人
一九〇五年	一〇六·三人
一九〇七年	一〇六·三人

但是男性比女性早死，在幼年時代，已經是男孩死得比女孩多，統計表上二十一歲以後的女性人口，多於男性。

中流階級的每一百人男女死亡率如下：

(年代)	(男子)	(女子)
一八七二——一八七五	二九·五	二六·三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	二七·八	二四·五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	二七·三	二四·二
一八八六——一八九〇	二五·八	二三·一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二四·六	二二·一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二三·六	二〇·〇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二一·〇	一八·八(註八)

在二三八頁的統計表上，更能表示從二十一歲至五十歲之間，所謂結婚期間之內，女子多於男子二五七、二四八人；（一八九〇年爲四二二、五一九人）五十歲乃至七十歲及七十歲以上的老年期，女多於男六九九、二七九人之多。（一八九〇年爲五六六、四

〇〇人)和英國同樣,在德國的老女,也年有增加。

逐年很顯著的兩性不均勻,在鰥寡及離婚者之間,也能够表示出來。

一八九〇年及一九〇〇年的人口調查中,鰥夫寡婦的人數如下: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男子

七七四、九六七

八〇九、二三八

女子

二、一五七、八七〇

二、三五二、九二一

女子超過

一、三八二、九〇三

一、五四三、六八三

這種鰥寡的年齡別如下:

(年齡)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四十歲至六十歲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六十歲以上

二、二二二、二六八

八四二、九二〇

二、二五、一九一

九〇〇、三五七

離婚者的人數,計一八九〇年男子二五、二七一,女子四九、六〇一;一九〇〇年

男子三一、二七九人，女子六〇、七三八人。他們的年齡別如下：

(年齡)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年齡)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四十至六十歲	一三八二五	二四八四二	一六九七六	三〇三八五
六十歲以上	四、九一七	七、二四四	五、七一三	八、四五二

這些統計，更能告訴我們，寡婦和離婚婦人，雖在青春妙齡，也常常難以得到再婚的權利。例如十五歲至四十歲的鰥夫，計一八九〇年四六、三六二人，一九〇〇年四六、九三一人；同年齡的寡婦計一八九〇年一五六、二三五人，一九〇〇年一五二、六五九人；離婚的男子一八九〇年計六、五一九人，一九〇〇年八、五九〇人；離婚的婦人一八九〇年計一七、五一五人，一九〇〇年二一、九〇一人。這種數字，明白地證明出因離婚而生的婦人損害。

一九〇〇年的獨身者年齡別如下：

(年齡)

(男子)

(女子)

十五至四十歲

六、七〇〇、三五二

五、八二四、四六四

四十至六十歲

四二六、三八八

五〇三、四〇六

六十歲以上

一四一、四一六

二五二、一三四(註九)

上表十五歲至四十歲的獨身者之內，男性多於女子八七五、八八八人，這似乎是女子很有利；但事實上十五歲至二十一歲的男子，差不多沒有例外的不能結婚，在這期間的男子和女子之比是三、一七五、四五三對三、〇六四、五六七。同樣，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的男子的大部分，都沒有建設家庭的能力——我們僅指陸軍和學生——而同時期的女子，却都有結婚能力。還有多數的男子，因為種種原因而全不結婚——祇四十歲以上的未婚男子，已有五六七、八〇四人，再加上和妻子死別的及離婚的人們，他們以八一二、一八一人和未婚婦人相對立，此外再須加上二百萬以上的寡婦及離婚婦人——我們假使承認以上的事實，便能知道，關於結婚的女性地位，非常不利。所以在現在狀態之下，多數婦人不能不斷念於正規的性慾滿足；在男子社會，則能在賣淫之內尋出滿足。假使阻

止幾十萬男子建設婚姻的障礙，能够因爲社會制度改造而消滅，那時候婦人的地位，將完全變動。

上面已經說及，海外移住是兩性不調和的一種原因。此外，兵役的義務，更將多數年輕強壯的男子，趕出國外。根據一九〇〇年當局在帝國議會發表的關於徵兵事務結果的一覽表，有一三五、一六八人的男子，因爲未得許可移住國外而受處分；一三、〇五五人，因同罪而在通緝中。此種男子，包含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們在內。在德國，因爲無許可移民的損害，非常之大，大戰後數年間，就是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一年乃至一八七四年的國外移住，更可驚人。

不時的災難，也是男子生命的重大損失。在普國因致命的事變而橫死的人數，一八八三年至一九〇五年之內，共計二九七、九八三人；（此中一九〇五年內男子橫死了一、七九二人，女子二、九二二人）一八八六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在工業、農業、國家及自治行政中，有保險義務的業務者死亡數，共一五〇、七一九人，其中一小部分是女子。從事

此種事務的其餘大部分，因為災難而成爲一生不具，或沒有建設家庭能力的人（一八八六至一九〇七年間計四〇、七四四人），其他的死得很早，而遺下了窮困的家族。男子生命的損失，和航海業也有關係。在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之初，有二、八四八艘船舶遭難，共犧牲了四、九一三人的船員（沒有例外的都是男子），和一、二七五人的船客。

假使人間的生命，能够充分地評價——這事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能够最高度的實現——那麼社會上多數的災難，尤其是海運業的災難，可以設法防止。多數的災難，都因爲資本階級過分的節約，纔將人類的生命肢體，做了犧牲。其他，勞働過早和勞働過度，也是重大的原因。人肉是很廉價的！一個工人死了，在候補他的位置的人多着呢！

在航海業的領域，往往無責任地經營着。七十年代中葉，潑林索爾 (Milson) 在英國議會指摘出，多數船舶所有者，因爲貪圖利潤，將沒有航海能力的船舶，保了巨額的海險，爲保險金着想，將海員們放在最危險的海難裏。這種是叫做柢船，在檣國也不是沒有。每年海事監督官對於許多遭難船舶下判斷時，這種不幸事件的起因，大概是船齡過老，

載重過多，設備不全，饑裝不備，或者以上原因的總體。關於遭難船舶的大部分，大都不能確定沈沒的原因，因為在海洋中間遭難，是連一個報告沈沒原因的生存者都不剩的。實在這個領域之內，犯罪最利害。救助難船的沿岸保護方法，差不多交給個人的慈善事業，而且是非常不完備。對於異國海岸的難船救助，實在可以寒心。以使社會全般進步為最高任務的共同體，大約也不致對於這種不幸事件，放置不管。但是在現行的經濟掠奪方法之下，爲了巨大的利益，將人類和數量同樣計算，往往爲着微少的利益，犧牲了一個人的生命。

(註一) Lambroso und Ferrero, Das Weib als Verbrecherin und Prostituierte. Autorisierte Uebersetzung von Dr. med. H. Kurella. Hamburg, 1894.

(註二) a. a. O., S. 140.

(註三)「關於多妻制度，在印度，是相當的普遍着。依一九〇一年的人口調查，綜合全國一切宗派，對於每千人類婚男子，是一千零十一人的既婚女子。據此，多妻制對於一夫一婦制的妨礙，並不十分重大。」G. P.

· Mayr, a. a. O., S. 77.

(註四)Karl Bücher, *Über die Verteilung der beiden Geschlechter auf der Erde*. Vortrag, gehalten am 6. Januar 1892 im Verein für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zu Frankfurt a. m.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Herausgegeben von Dr. Georg. v. Mayr. 2. Jahrgang. Tübingen 1892.

(註五)G. v. Mayr, a. a. O., S. 36 bis 37. Dr. G. Schnapper=Arndt, *Sozialstatistik*, (S. 105. Leipzig 1908) 對於此種的解釋「在大體上可以說種人種大抵相等」之句。

(註六)Nash G. Schnapper = Arndt, a. a. O., S. 107 bis 108. Art Grund der neueren Zählungsergebnisse in der Hauptsach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註七)據一八九〇年調查男孩的資料，祇見於十歲以下的年齡；一八九五年的調查則祇見於十六歲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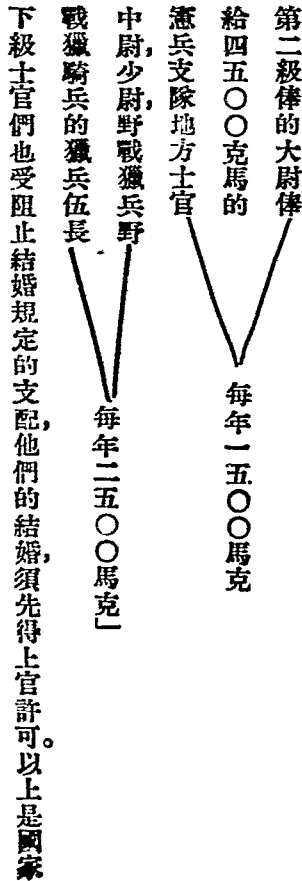
(註八)Das Deutsche Reich in geographischer und demographischer Beziehung. S. 29. Berlin 1907. 1904年關於德國人口統計者，其資料是根據一五〇六人口。

(註九)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Die Volkszählung am 1. Dezember 1900 im Deutschen Reich. 150. Band. S. 98 bis 99.

二 婚姻的障礙與禁遏婦人的過剩

使結婚困難和不能，還有其他的要素。非常多數的男子，被國家禁止結婚。人們往往專注目於天主教僧侶的獨身生活，而對於受同樣的禁遏而更爲多數的兵士，則毫不加以非難。士官結婚，非僅要得到上官的許可，而且選擇妻子的自由，也受限制。——就是規定着妻子非有一定的財產不可。例如奧國將校團，於一八八九年，得了一種社會的「改善」(?)。從此之後，結婚候補者的士官們的市價增高了，三十歲以上的大尉，漲到八千哥盾，三十歲未滿的大尉，極不容易到手，而且非有三萬哥盾以上的陪嫁錢不可。這種「改善」以前，要結婚的將校，假使已經在三十歲以上的時候，非得證明有一萬二千哥盾的總財產或六百哥盾的副收入不可，而少額的副收入，有時也可以通融。新的婚姻規定，更爲嚴重。未滿三十歲的大尉須有三萬哥盾，三十歲以上須有二萬哥盾，少佐以下的本部附將校須有一萬六千哥盾，作爲擔保。但是隊附將校，祇有四分之一可以結婚，而且非

證明新婦有無垢的歷史和相當的身分不可這種規定於隊附將校及軍醫官也能適用。其他將校級的新婚姻規定，比較的寬大，但屬於參謀本部的將校，則更爲嚴厲。未滿三十歲的現役參謀本部大尉，須有三萬六千盾的擔保，三十歲以上須有二萬四千盾的擔保。德國於一九〇二年以後，實行了下列的規定，就是：「俸給少於第一級俸的大尉（騎兵大尉）的將校，及軍醫的結婚許可，非先有下列金額的軍務以外的收入證明不可。金額如下：



對於婚姻的陸軍的解釋的實證。

據一般輿論所承認，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以下的男子，是不宜結婚。——通常以爲達了此種年齡，纔能獲得市民的獨立。——此外，沒有獲得獨立地位之必要的人們，例如王侯階級的人們，則輿論認爲男子可於十八九歲，女子可於十五六歲結婚。王侯到了十八歲，便算成年，以後便有統治多數人民的能力；常人則二十一歲以上，纔算成人。

關於結婚適當年齡的意見不同，是專以社會的顧慮爲標準，而與性的存在無關；但自然的衝動，和一定的社會狀態，及由這種社會狀態誘導出來的意見，不相關聯。人類一到成熟期之後，性慾便以全強度發展。

女性的性的成熟，因個人體格，氣候及生活樣式而不同。熱帶地方，在九歲至十歲，已經開始，在那些地方，可以看到這種年齡的女子，已經抱了兒子；但她們到二十五歲乃至三十歲，便漸漸衰老。（註一）

溫帶地方是十四歲乃至十六歲，一般或比此更晚。少女的性的成熟開始，都會與鄉

間不同，努力地勞動着的健康而素朴的鄉下姑娘，比之營養不良，虛弱而神經過敏的都會小姐，大概月經開始較遲。在鄉間，性的成熟，照着正規發達；而都會間，則這種正規發達非常之少，有許多起了病的現象，甚至使醫生絕望。醫師們屢屢說明，要根本地恢復正規達發的手段，祇有結婚一法。但是，究竟如何應用這種手段？却還有許多頑強的障礙橫在前面。

要希望改造，非先有考慮人類靈肉雙方而全都改革了的教育不可，同時創造全然改革了的生活狀態和勞動方法，也是必要。但是，要造成以上的兩種條件，須在全然變革了的社會狀態之下，纔得成功。

現在社會關係之下，「性的存在」的人類，和「社會的存在」的人類，有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不論什麼時代，都沒有現代一般顯著；一切害惡和疾病，都從這種矛盾裏產生出來，使婦人們病苦。女性的身體組織和性的職分，關聯和影響得比男性密切（例如回復正規的月經之類）。而且在女性方面，用自然方法來滿足強烈的自然衝動的事，

受了不少的阻障。「自然的要求」和「社會的遏制」之間的矛盾，使她們陷入破壞身體組織的不自然行爲，以及一切秘密的惡德和放蕩。

不自然的滿足，往往用無恥的方法來補足。人們有時稱許在新聞及娛樂雜誌的廣告上所推薦的許多秘密用具，但這種推薦，都以上流社會的人們爲目標，因爲這種用具的價格太貴，窮人是買不起的。和這種廣告同樣跋扈的，是以兩性爲目標的淫畫（尤其各種的照片）和有類似內容的詩歌和散文作品。這種作品的題名，已經是以性的刺激爲目的，所以是可以喚起警察權和國權干涉的作品。但是他們（警察及國家）現在爲忙於取締破壞「文化、婚姻及家族」的社會民主黨，所以對於這種行動，似乎不十分注意。現代小說的一部分，也有同樣的傾向。假使這種人爲的激成的性的放蕩，再不變成社會的病毒，豈不是一件奇事？

一部分有產階級的女性（怠惰的潤澤生活，精緻的神經刺激，藝術享樂的營養過多，患者由溫室的方法所養成的感情肥大症，神經衰弱的昂奮症的女性），所著作而會

的談話和教養手段的作品必然的亢奮她們的性慾和誘導她們的放蕩，在貧窮階級則因爲亢奮的勞働方法，或者因坐業而起的下都充血，促進她們的興奮。最危險的勞働，是現在非常流行的裁縫機械；從事這種勞働的女工，每天做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的工作，不到幾年，即使是最強壯的身體也能破壞。此外，在製糖，漂白，染色等工場做工的工人，因爲長時間住在高溫度之下，往往引起過度的性慾亢進；在人數過多的工場，煤氣燈照着

的夜間勞働，及男女性混合勞働的時候，更容易誘起性的衝動。

社會和宗教的庸醫們手邊所有的緩和藥和道德說教，是除了現社會根深蒂固的毒害的。除毒的斧鉞，非加在惡害的根上不可！創造一種新社會，使適合於自然的教育，健全的勞働方法能够實施，自然而健康的性慾能够滿足，纔是根本的要事。

婦人的一切願慮，於男子是沒有的。他們利用支配者的地位，在不妨礙社會制裁的範圍之內，有自由選擇戀愛的可能。在婦人方面，因爲當做給養院的婚姻性質，女性人數過多，及種種習俗，她們沒有表示意見的自由，非等男子來選擇不可。

在他方面要在婚姻中滿足戀愛要求的男子們受着許多社會的限制他們非對自已發生「能否愉快地養育妻子和子女？」的疑問不可。關於結婚愈有高遠的理想，愈有真的戀愛結婚的決心，則他非愈加認真地考慮上述的疑問不可。在現在的職業和財產關係之下，多數的男子，不能肯定這種疑問，而至於選擇獨身的生活。其他不像如此認真的人，便向不同的方向進行。多數的男子，到了比較的年長，纔能達到獨立——就是可以適應他們的要求的——地位；但是要「身分相應」地養育他們的妻子，那是非有了較大的財產不可。多數的青年們，都對於「身分相應」的生活，抱了夸大的概念，這都是婦女受了錯誤的教育及社會的習慣，使她們不得不向男性有過重的要求之故。對於這種要求謙遜而善良的女子，往往不能得到男子的愛顧；所以她們反不如用容貌外觀，去引誘男子；以人格的資質和物質的地位去獲得丈夫。婦女們到了非結婚不可的年齡，對於種種誘惑手段的應用，愈加熱心。她們得到丈夫之後，因為已經習慣於從前的外觀裝飾虛榮及歡樂，所以即使在結婚之後，也不肯改變。這是男子們的一種斷崖！因此，許多男子，

對於在斷崖他端漫爛地開着的花兒，——非冒大危險不能採得的花兒，寧願棄而不顧，她們各自去走各自的道路，以她們的自由，去尋求慰藉和享樂。欺詐和說謊，是市民社會交際場中最流行的策略；所以將這種策略在婚姻下應用一下，也算不得怪事。於是，這種策略成功，而雙方都陷於苦境！

統計告訴我們，占優良的社會地位，及受高級教養的階級，比下層階級結婚得較遲。在考本霍根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間結婚年齡的平均如下：

自由職業，大商人，銀行家 三二·二歲

手工業者，小商人 三一·二歲

商店掌櫃，雇傭人 二九·七歲

用人，僕役 二八·〇歲

工人，船員，日傭工人 二七·五歲

又，普魯士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之間，男性結婚年齡平均如下：

鑛山工人	二七・六歲
工場工人	二七・一歲
金屬工	二八歲
石工	二八・二歲
建築業	二八・六歲
木材業	二八・七歲
機械工	二九歲
教育家, 教員	二九・一歲
農業	二九・六歲
交通業	三〇歲
商業	三〇・九歲
衛生, 教會, 官吏	三一・八——三三・四歲

據恩賽兒(Er Ansel)調查，英國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之間占有優良地位及受教育的男子的結婚年齡，是平均二九·九五歲。又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各職業男子的平均結婚年齡如下：

礦夫	二三·五六歲
紡織工	二三·八八歲
裁縫工	二四·四二歲
手工業者	二四·八五歲
短工	二五·〇六歲
商業雇員	二五·七五歲
商人	二六·一七歲
小作人	二八·七三歲
自由職業及借貸業	三〇·七二歲

以上統計，可以證明社會地位對於婚姻的影響，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之間，平均結婚年齡稍稍降下，這是社會工業化的結果。德、瑞、丹、奧等國的少年結婚增加，和工業勞働者急激的增多，也是同樣的結果。與此相反，在英國、法國等古工業國，結婚年齡，反見增高。俄國是一個例外，因為她的結婚年齡增高，是共有財產制廢滅的結果。

因為種種的理由，避忌結婚的男子，非常增加。其中最多的，是有身分較高的職業的男子們。第一因為他們的自尊心太大，第二是可以任婚姻之外，找到慰安和享樂。有家小的恩給 (Pension) 生活者很多，而年輕男子較少的地方，女子的地位，更為不利。在這地方不能結婚的女子，有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人之多。因為結婚候補者缺乏，所以待婚的婦女，非有較高的地位不可。一方，希望財產的男子，却不願意娶社會地位較高而沒有財產的女子。靠俸給生活，在社會上受人尊敬而沒有資產的女子，最感這種苦痛。這種階級的女性生活，和她們的不幸的同伴相比，是最為悲慘。她們大多去做危險的競爭職業，——刺繡、裁縫、造花、手套帽邊的製造等在女家庭間勞働的職業。——這種女工的

工銀最低，因為她們的勞働目的，大都不是爲必需的生活費，而是賺一點衣服或裝飾品的補助費用。資本家利用這種婦人的競爭勞働，減低她們的工銀，榨取她們的血汗。多數的女官吏——她們的丈夫祇有少數的收入，不能經營「身分相當」的生活——也利用她們自由的時間，去參加這種無產婦人的不潔的競爭。

因市民婦人同盟的活動而展開的婦人勞働保護，及容許婦人參加高級職業的運動，爲階級較高的婦女造成較好的地位。她們爲希望得更好的結果，很歡喜地去受地位最高的婦人們的保護。市民的婦人們，祇知道受人保護，祇知道仿效市民男子，去做僅能得到狹小範圍以內的效果的運動。人們不僅費了許多無謂的努力，對於根本改革的必要，欺人欺己。並且對於改革現代國家社會的意見橫加壓迫。一八九四年春天，在伯林開會的婦人會議中，少數派發表市民婦女須與無產婦人——即社會民主黨黨員提携的意見時，引起了多大的憤怒。自己拔住了自己的頭髮從泥田裏脫身出來的事，於市民婦女是不成功的。

因爲上述的種種事情，非放棄婚姻生活不可的婦女人口如何的多數不能正確地決定。

德國的婦人過剩，可以從各聯邦地域及年齡，分成種種統計。例如一九〇〇年的人口調查（德國帝國統計，一百五十卷九十二頁）的結果如下：

（對於每一千男子的婦女人口）

地方	年齡			
	(十五歲以下)	(十五至四十歲)	(四十至六十歲)	(六十歲以上)
伯林	1,012	1,044	1,191	1,659
查克生王國 (Kingdom of Saxony)	1,015	1,030	1,107	1,360
萊茵右岸的巴威略 (Bavaria)	1,015	1,024	1,083	1,163
萊茵左岸的巴威略	986	997	1,070	1,157
威登堡王國 (Württemberg)	1,015	1,041	1,134	1,179

巴登 (Baden)	登	1,000	九七四	1,079	1,173
漢堡 (Hamburg)	堡	九九九	1,031	1,038	1,454
白郎藤堡州 (Province of Brandenburg)	州	九九三	1,015	1,089	1,276
朋梅龍州 (Province of Pommern)	州	九八九	1,035	1,099	1,214
萊茵蘭州 (Province of Rhineland)	州	九九一	九五四	1,009	1,120
日耳曼帝國	國	九九五	1,008	1,087	1,218

所以在結婚年齡（十五歲至四十歲）之內，全德意志帝國的婦人過剩，是對每一千人男子八人的比例。在這個年齡之內，女子住民一一，一八七，七七九人，男子住民一一，一〇〇，六七三人，計女子過剩八七，一〇六人。我們於此，能够了解，一九〇〇年，在能够產子的年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內婦人一一，一四六，八三三人之內，祇有六，四三二，七七二人結婚（百分之五十七·七一）二八三，六二九人寡婦（百分之二·五四）三一

一七六人離婚（百分之〇・二八）、四、三九九、二八六人獨身（百分之三十九・四七）
 在同樣的四種年齡別之內，其他各國的兩性關係如下：（德意志帝國統計一百五十卷九十一頁）

國名	年代	對於每千男子的婦人數		
		(十五歲以下)	(十五至四十歲)	(四十至六十歲)
德國	一九〇〇	九九五	一〇〇八	一〇八七
奧國	一八九〇	一〇〇五	一〇四六	一〇七九
匈牙利	一九〇〇	九九八	一〇二九	九八二
塞爾維亞	一八九六	九六九	九五二	九二五
意大利	一八一—	九六三	一〇四一	一〇〇五
瑞士	一八八八	九九九	一〇五九	一〇三三
法國	一八九六	九九八	一〇一二	一〇二九

(六十歲以上)

北新威爾斯	日本	埃及	美國	愛爾蘭	蘇格蘭	英國及威爾斯	瑞典	丹麥	荷蘭	比利時	羅森堡
一八九一	一八九一	一八九七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	一八九一	一八九一	一八九九	一八九〇	一八九九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九七八	九七八	九四三	九七九	九六八	九七三	一、〇〇六	九七一	九七八	九八六	九九二	九九二
八二七	九六二	九九六	九六九	一、〇三七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五	一、〇一六	一、〇八〇	一、〇三一	九八四	八五三
六七九	九五—	九四三	八八九	一、一〇三	一、一六五	一、〇九六	一、一四六	一、〇七三	一、〇三一	一、〇一八	九八八
六六五	一、一四六	一、〇一五	九八七	一、〇三二	一、三八九	一、二二七	一、二五二	一、二七九	一、一四五	一、一一七	一、〇六三

格 蘭 特	一八九一	九七六	六九八	五五九	六一一
達 斯 馬 尼	一八九一	九七七	八七七	八九八	六三二
紐 雪 蘭	一八九一	九七九	九二七	六六一	六五四
好 望 角	一八九一	九八九	一〇〇八	九三九	一〇一九

其他一切有類似的經濟組織的國家，以年齡區分的兩性人口比例，大概相似。所以這種國家的婦人大部分，都沒有結婚的希望。在一九〇一年，一千個十五歲以上的婦人中，能結婚者英國四九八·二人，蘇格蘭四四二·八人，愛爾蘭三七〇·九人，瑞典四六八·二人，拿威四六九·九人。

反對婦人求獨立平等，主張良妻賢母的人們，對於這種現象的感想如何？這許多婦人不能結婚的原因，不是她們自身的惡意。

在現在社會狀態之下，這種犧牲者的結局，究竟如何？受了侮辱和損傷的自然，在他們的容貌和性格的特徵裏流露出來。老處女和禁慾主義的老青年，在任何國家任何地

帶都容易被人家識別被抑制的自然衝動力量是危險影響的證據，婦人的色情狂和各種的歇斯得利，大抵是起因於此。還有，婚姻生活的不滿足，也能够引起歇斯得利和不妊。以上是現今婚姻制度的效果。結果是：現代婚姻，和現存社會狀態密切地結合，兩者有共存共滅的關係。實際上這種婚姻，已經和市民社會制度同瀕於瓦解與崩壞的危機。我們對於市民社會，可以歸納起來：

一，全體人口雖見增加，產兒數則相對的減少。這是證明家族生活狀態的惡化。
二，離婚請求增加，而且增加得比人口增加更快。婦人離婚之後，須受經濟的和社會的種種壓迫，但請求離婚的大多數，仍是女子。這是證明不利的作用的因素，尙在增加，所以婚姻制度已陷於崩潰與破滅。

三，人口雖有增加，但結婚數相對地減少。這是證明婚姻制度，在大多數人眼裏，看作和社會及道德的目的不合，而且是毫無價值而危險。

四，在各文明國的男女人數，多不相等，而女性多在不利的位置。這種不均勻，不

是誕生的結果——因為平均女兒產生得比男兒少——而是起因於政治的及社會的不利的作用。

這種不自然而有害於婦人的狀態，起原於市民社會的本質，且因這種市民社會的繼續而增進；所以要廢除害毒，解放婦女，當然是與現存社會不利。因此，要達到這種目的，非創造新的社會秩序不可。

(註) E. Meischnikoff, Studien über die Natur des Menschen, S. 118 bis 119, Leipzig, 1904.

第十二章 市民世界所必要的社會

制度——賣淫

一 賣淫與社會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賣淫。婚姻是盾的表面，賣淫是盾的裏面。男子社會不能在婚姻裏得着滿足時，照例是向賣淫制度去尋求補償。還有，因為別種理由而不結婚的男子，也照例向賣淫去尋求滿足。所以自動或被動的「不結婚和婚姻不滿足的男子，在滿足性慾的關係上，是較之婦人非常有利（雖則是不公平）」。

男子社會，常常將利用賣淫認為「由法律」給他們的特權。一方，對於不賣淫的婦人「失了身」的時候，他們更冷酷嚴重地監視和批判。婦人也和男子一樣，有自然的衝

動，而這種衝動，在她們一生的一定時期比平常更為猛烈的事，男子們都不去考慮，男子靠着支配者地位的力量，無理地要求婦女壓制她們強烈的衝動，造成了貞潔和名譽婚姻關聯的局面。

事情於男子格外有利，自然將生殖行爲的結果交給婦人，男子於享樂之外，絕無痛苦與責任。這種有利的地位，更加促進了男子的性慾放縱。一方因為社會上有種種妨礙和阻止合法性交的原因存在，所以結果使他們到墮落之中，去尋找快樂。

所以，賣淫是市民社會的一種必要的社會制度，和警察，常備軍，教會，雇傭制度等同樣。

這不是誇張嗎？非有證據不可。

古代社會，對於賣淫如何看待，如何認為必要；在希臘羅馬，如何地由國家組織，已在上面說過。在基督教的中世紀，對於賣淫，有如何的見解，也曾述及。保羅之後的基督教，最保護者，而且是熱心的禁慾主義者的聖奧格司丁 (St. Augustine) 也曾說過：「假使

壓迫公娼情熱的力量將要打倒一切。」又到現在，在神學的領域內還當做最大的威權的亞·圭那的聖湯麥司，用更強的語調說：「都會的賈淫，好像宮殿的陰溝，假使沒有陰溝，宮殿將成爲惡臭不堪的地方。」一六六六年，在米蘭的地方長老會議，也有同樣的意見發表。

現代人的意見如何呢？我們要聽。

休蓋爾博士 (Dr. F. S. Engel) 說：「因文明進步，賈淫制度的形態，漸漸改善，但是這種制度，要世界末日，纔能和地球同時消滅。」(註一) 他是很大膽的主張；但是這種主張，祇有不能超越現社會的市民形態而想像他種形態的人們，和不承認社會形態可以由變遷而達到自然狀態的人們，纔能同意。

伯林大學教授兼衛生所所長著名的衛生學者羅薄那，也發表類似的意見：「婦人的賈淫，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有，這是不能廢棄的。因爲這種制度，於性交有效，而且發原於人的本性。賈淫的動機，大都是由於婦人天賦的弱點；好像在民族中有天才癡子，巨

人矮人和一般中庸人不同一樣，因為造化的惡戲，生出了「非賣淫不可的異常者」。(註二)

上述的人們，不曾想到可以用新的社會秩序來消滅賣淫的原因，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原因，並不加以研究。當他們論及這個問題時，大概都對於多數婦人受着悲慘狀態，和她們為什麼非賣身不可的原因，有些一知半解，但是他們却都不會達到要免除這種悲慘非創造新的社會狀態不可的結論！巴代(註三)却知道賣淫的主因，是經濟的關係，他說：「道德墮落的賣淫制度的原因，在現在社會狀態之內……這是中流階級和手工業者階級生存解體的結果。」所以他觀察的結論是：「中流階級家族的一部，已經消滅，其他一部，也日瀕危險，他們物質生存的困苦，使他們家族——尤其是女性——陷於道德的頹廢。」(註四)

但是，賣淫不僅是休梅達(Schmidte)所說的一般，「據人類的判斷，這是人類永遠的附隨物」的從自然造出來的一種制度，而且是市民社會中非有不可的一種社會制度！(註五)

拉潑卽許的警察醫扣痕(Dr. J. Krahn)說：「賣淫不僅是應該寬容的惡事，而且可以說是必要的惡事。因為這是替女子防衛不貞（祇有男子有犯此的權利——德國憲法）替貞操（當然是女性的，男子可以不必。——德國憲法）防止襲擊（原文！）的制度。」（註六）這句話，是赤裸裸地表示出男子社會的階級的利己主義。扣痕所取的態度，是警察醫所應有的，他的任務，是監督賣淫，而使男子社會不染不快的疾病。人們祇替男子着想，他們的獨身生活的確是悲慘而苦悶！但是，數百萬的獨身婦人，却非謙順不可！在男子所當爲的，在女子便是不法，不道德，和犯罪！

還有一位有興味的紳士，就是福克博士(Dr. Fock)，他將賣淫認爲「我們文明制度的必然相關物。」（註七）他恐怕一切既婚者的生產過剩，所以以爲國家的「整理」賣淫，是必要的。他承認國家監督，和規定賣淫制度，將沒有梅毒的娼妓供給男子，是正當的事。他贊成嚴厲地監視一切可以被指摘爲「淫蕩生活」的女子。假使過「淫蕩生活」的女子，是屬於高貴階級的，那時嚴厲的監視，還能夠發生效力嗎？這種例子，古來已經很

多。還有，他要求賣淫課稅，和將賣淫婦收集在一處特定的街道。換句話說，就是基督教國家想出從賣淫收取金錢的法子，同時爲着男子的利益，由國家處理保護賣淫制度。關於同樣的事，佛斯帕相皇帝說什麼呢？他說：這是「不臭的」(Non Olet)！此外賽弗爾斯博士，從獨異的立腳點，贊成法律的許可賣淫。他將賣淫認爲非常有用的制度，因爲這是婚姻的必然附屬現象，假使沒有，結婚決心的自由，將受妨害。據他說賣淫是市民社會的一種安全瓣。他主張道：「現今社會狀態窮困的大部分，多由於結婚之前，不曾考慮將來必要的生活費從何籌措，而冒昧地結婚所致。國家應該阻止這種結婚。因爲這種結婚的結果，所生的子女，不能從兩親得到充分的給養，一方面，又不能將孀出兒送進孤兒院，所以打破了社會的安定。」而賣淫則可以防止「在自然法則強制之下結婚，引起人口過多，不得已使青年的教育程度減低，因之發生反國家的精神，使青年們成爲社會之敵的傾向。」總而言之，由國家「整理」了的賣淫制度，並且似乎可以當作一種對付社會民主黨的防禦手段，這至少也是一種獨創的見解！

所以我們依然說「賈淫是市民世界的一種必要的社會制度，和警察常備軍教會雇傭制度是一樣的。」

(註一) F. Hügel, Zur Geschichte, Statistik und Regelung der Prostitution in Wien, 1865.

(註二) Max Rubner, Lehrbuch der Hygiene, 2. Auflage, S. 654. Leipzig 1907.

(註三) Th. Bade, Ueber Gelegenheits Machelei und Öffentliches Tanzvergnügen, Berlin 1858.

(註四) 柏林警察官於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之內，調查登記的娼妓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的身世，結果如下：

出身家庭	(人數)	(百分比)
手工業階級	1011	四七·九%
工場勞動者	467	二二·〇%
小官吏	305	一四·四%
商人及交通工人	221	一〇·四%

農民	八七	四·一%
軍人	二六	一·二%
父親職業不詳	一〇二	

(註四) R. Schmöder, Der Bestrafung und Polizeiliche Behandlung der Gewerbmässigen Unzucht. Diefeldoy, 1892.

(註六) J. Kühn, Die Prostitution in renaizenten Jahrhundert vom Sanitätspolizeilichen Standpunkt. Leipzig 1892.

(註七) Dr. Fock, Die Prostitution und Staatsgewalt Dresden 1899.

二 賣淫與國家

在德國的賣淫，不像法國一般的由國家組織監督，不過國家認許而已。官營娼妓爲法律所禁，對於娼淫也有嚴罰的規定。但是麥因志，麥格登堡，亞爾德那，基爾，紐隆堡，伏姆，白拉依斯高的弗拉堡，拉澗即許，來根司堡，漢堡，烏格司堡，弗爾志堡，及其他德國都市

的公娼，到現在還沒有被禁止，這是警察官許可的。（註一）這種狀態，令我們差不多不能理解；這種制度的存在，和法律發生矛盾，國家的首領間當然十分知道。德國刑法，有對於和娼妓同宿須處刑罰的規定，但地方警官，叫數千娼妓在他們帳簿上登記，而且規定假使她們能够服從娼妓法規，——譬如檢讞之類——警察便承認她們娼妓，而加以營業的保護。這是何等的矛盾！國家一方面公然承認賣淫的必要，他方面對娼妓和媒淫迫害處罰，國家的這種態度，可以確證出賣淫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謎怪（Sphinx），社會自身，不能解答這種謎語！支配現代的宗教和道德，極力地非難賣淫，法律幫他處罰，而國家則許可，而加以保護。換句話說，就是以道德宗教文明自誇的現代社會，不能不容認蛀蝕根本的毒物一般的不德和腐敗。此外，還有造成這種狀態的一種原因，就是在基督教國家婚姻不能普遍，而且承認了男子有要求不法的性慾滿足的權利。在此等國家祇有婦人情願將身體去供給男性的不法要求時，就是做娼妓的時候，特別重視。對於已登記娼妓的國家機關的監視和取締，也和去狎娼的男子無關。假使警察醫的取締，有相當的意義

和效果那麼上述的事實也是自明的道理——我們姑且將正義要求兩性適用同等法律的事情不管。

這種國家所施行的男子擁護政策，使事情的性質顛倒。使我們看作好像男子是弱小的性，女子是強大的性；好像婦人是誘惑者，可憐的「弱」男子，是被誘惑者的樣子。樂園中亞當和夏娃的誘惑的神話，到現在還在現代人的見解和法律裏作用；就是「婦人是大誘惑者，是罪惡的容器。」男子社會，對於這種可憐而不名譽的角色，應該是當作羞恥的！但他們却中意了這種「弱者」和「被誘惑者」的角色，因為他們愈受保護，愈可以去犯許多的罪。

多數男子會合的時候，似乎有非娼妓不能使他們快樂的樣子。最明白的就是一八九〇年夏天，在柏林開德國射擊競技大會的事件，因此使德國二千三百名的婦人，聯名向首府市長請願。請願文說：「願閣下許可我們陳述關於七月六日至十三日之間，在彭實舉行的本年度德國射擊競技大會的事實！因新聞及關於祝宴的報告書而流布於各

州的報道，使我們非常的憤恨和戰慄。在這次祝宴席上，公開「德國」第一先驅者，世界最大的歌妓「一百個貴婦人和四十個紳士」及其他小歌劇和射擊的小屋，其中男女出入，毫不知恥。此外還有「自由音樂會」濃裝的下女，用誘惑的笑顏，無耻地勸誘不論老少的男子，去參加「射擊的休息」……「漢堡的祕密，或聖保利（St. Pauli）的一夜」的小屋的勸誘者——差不多和裸體相近的那些「淑女」們，警察實在充分地可以干涉。還有，使鄉間單純的男女市民，對於有名的帝國首府，完全不能了解而爲之驚愕者，是下面的事件，就是：競技祝宴的發起人，提議不用侍者，而無報酬地採用了多數「年輕女子」的侍女……我們德國婦女，以母妻姊妹的地位，爲着祖國的任務，有無數的機會，送我們的兒子丈夫兄弟姊妹到柏林去的必要，所以我們以最深的信賴，向你請願。閣下是帝國首府最高長官，願以你的重大權力，去調查此等不祥事件，或者請閣下考慮有效的方法，使下次宴會——尤其是將臨的賽唐祭日，沒有這種危險！

多數男子們集合的所謂國際的祝宴，多有這種類似的行爲反覆着。（註二）

德國政府對於賣淫制度，屢次想免除這種國權和刑法的矛盾，曾經提出了警察官有指定娼妓在一定地點營業的法案。人們多承認了賣淫是不能禁止的，所以在一定地段，予以默認，是統治上最實際的辦法。這種法律假使實現，勢必致使前世紀四十年代在普魯士廢止的娼家，重新復活，所以當時引起了多大的激昂和反對。有人提出抗議，以為賣淫的利用，是違反道德的，假使國家自身做了賣淫的保護者，勢必致引起了國民疑念，以為賣淫是國家承認的營業。在帝國議會總會及委員會經過了激烈的辯論的法案，到現在還是未完成地保存着。這種法案，能够在議會提出，是可以表示人們思想的混亂。

賣淫由國家整理統御的事，不僅使男子發生了國家供給賣淫的便利的信念，並且可以使男子相信因國家的管理，可以減少疾病的危險，而這種信念，實在是促進賣淫的利用和增加男性的浮薄的原因。公營娼家，不僅不能減少疾病，反而使男性愈加浮薄和大膽。在英國，將依照賣淫法而登記的娼妓，戲稱為「女王之女」，因為她們是受女王所發布的法律所保護的，這種事實，可以說明，因國營賣淫而引起的國民觀念。

由警察所統御的賣淫（公認娼樓）和警察所處理的檢儆多已經由經驗證明不能防止疾病的傳染。

樞密醫會議員奧依倫保在一八九八年答覆反對賣淫「屯營化」的維也納婦人委員會說：「關於警察的監督賣淫的問題，我——當然考慮到即刻實行，於實際上有許多困難——原則上和你們請願書上的見解完全一致，對於各國從來所採用的實施方法，認為不正當而不名譽，而且以為要以相當的確實性去達到本來的目的，這種方法，全不適用。」

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日，柏林醫學協會，發表聲明，娼家的再設，於衛生及道德的見地，多不能加以贊可！

這種疾病，在性質上是不容易立刻知道，假使要相當確實的豫防，非每日檢查數次不可。但這是因娼妓的人數和費用的關係上，是不可能的。在一點鐘之內，要檢查三四十人的妓女，結果這種檢查，成爲兒戲，何況每禮拜檢查一回兩回，是不充分的。伯拉許各博

士（註三）說「以爲取締妓女，可以豫防傳染的空想我們不能不很遺憾地說道是普遍而重大的錯誤！實在，和妓女或淫蕩的姑娘們交接的人們，每次都非得冒很大的危險不可！」

還有，這種方法，因爲在女人間傳遞病菌的男子，不受任何檢查，所以完全失了效用。現在檢查認爲無病的妓女，一時間之內，可以因和有毒男子交接而染病，於是她便能在病毒發見之前，和其他男子交接而傳播毒菌。這種取締，不僅是絕無效果的幻想，而且因爲不用女醫，用男醫強制地檢查。所以妓女們的羞恥心大受打擊，或者完全消失。這種事實，可以由許多有檢讞經驗的醫生證明。（註四）伯林警察長官的公務報告書上說：「登記可以使該當的婦女，更深的墮落。」（註五）一方面妓女們用全力想免去這種取締。這種警察的方法的副結果使娼妓們不能再歸正業；受警察取締過的婦女，在社會上喪失了地位，不到幾年，她們便陷於極度的貧困。反對賣淫的警察監督，攻擊他的不道德的日內瓦第五次會議，適當而充分過聲明自己的主張：「因醫術上的強制檢讞而加於妓女

們的不幸，因爲在最卑鄙者身上亦能存在的殘餘羞恥心的消滅，而使她們完全的破滅。這是最殘酷的刑罰。以警察權監督妓女的國家，忘却了對兩性有同等保護的義務，傷害婦女的道德，侮辱女性的人格！公家監督賣淫的組織，釀成了警吏的自恣，和破棄了個人的法律保護。這種法律的破棄，往往使婦人不利，因此更使男女間產生不平等的現象。婦人被看作一種物件，而不加人格的待遇，她們是立在法律之外的。」

警察醫的取締，如何無效，在英國供給我們以非常適切的實例。在法律實施之前，陸軍的性病傳染，由軍隊方面報告，一八六七年是每千人中患性病者九十一人。一八八六年，就是法律施行十九年之後，是每千人中一百十人；但在一八九二年就是法律廢止後六年，銳減到每千人中七十九人。在有教育的人們，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法律實施中）患梅毒爲每千人中十八人；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九年（法律廢止後）每千人內八·一人。

但法律對於不檢點的妓女，却和軍隊有完全不同的作用。一八六六年每千人娼妓

中，有一百二十人有病，但一八六八年，即法律實施後二年，增加到二百零二人，此後漸見減少，一八七四年又增至一百三十六人。妓女的死亡數，在這種法律支配之下，非常增多：一八六五年每千人妓女中的死亡數九·八人，至一八七四年增至二十三人。當六十年代之末，英國政府計畫將檢儆法案推廣到全國各都會的時候，引起了婦人界暴風似的激怒。她們認定這種法律，是對於全體女性的侮辱。這種法律的實施，就是對婦女的人身保護令的廢止，亂暴的警吏，因為復仇心或其他劣等的動機，將可以用賣淫嫌疑的罪名，逮捕有名譽的婦女；而對於男子的放蕩，却完全放置不管——不，非特不管，而且由法律保護。

以育賽芬·蒲得拉為領導的英國婦人的抗議，雖則飽受了偏狹的男性的貶蔑和誤解，但她們依然熱烈地表示對這種法案的反對。「贊否」在新聞社論及小冊子上討論，結果法律的擴張，中止進行，一八八六年，終歸廢止。（註六）

德國的警官，也有同樣的權力。伯林，拉不的許，開隆，哈諾巴及其他都市，屢次發現的

事實都可以證明這種權力的行使如何地容易引起「無理解」的濫用，但是在德國我們卻從不聽見有人對於這種權力的反抗。（註七）在挪威，尙且於一八八四年禁止了娼家，更於一八八六年廢止了首府克里司將尼（Christiania）的妓女強制登記和連帶的檢徽制度。寫克夫人（Mrs. G. Schack）說：「假使回家宣言這種不德是必要的壞事，要將官認商品的婦人，供給精神尙未成熟的青年，作爲情熱的玩具，那我們更何必去教育子女，教他們尊重道德和崇尚禮節！」這完全是正論！

因爲一個有性病的男子的放蕩，可以使多數可憐的人們——因爲貧窮或誘惑而做這種可恥的營業的人們——傳染。在男子染病，可以毫不介意的放任，但染了病而不能立刻去就醫的妓女，纔真是災難！有許多健康勇壯的男子的要塞和大學所在的都會，都是賣淫和性病の本營，從這種地方，傳播到全國各地。學生大部分的道德程度如何，我們可看排擊公共不道德的通信錄（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五日發行），牠記着：「學生界大部分的關於道德的見解，真是可驚的低級，或者竟可說完全腐敗。」這種以「德意志

魂「德國風俗」自誇的學生，都是我們的行政官，檢事，判事的候補者，

一九〇一年秋季，包含第一流專門家的多數教授和醫學者，在爲學生界謀幸福的會合上，對於學生的性慾放縱的悲慘結果，喚起注意，並且勸戒他們不要過度地飲用能夠促進性慾興奮的酒精，最後，他們都覺得這種重大的害毒，假使要設法防止，已經不能再行隱匿的手段，非正當地宣示出來不可。在學生以外的人們，也希望對於這種警告，加以注意。

聖經上所說的「你的罪惡，將要傳到你三代四代的子孫」的意義，完全適合於因放蕩而染性病的人們，和他們無罪的妻子，「年輕男女的癩癧性發作，脊髓病，大腦軟化，各種神經痛，視力，障礙，骨疽，腹炎，不妊，以及虛弱的原因，大都是從秘密地放任着的毒藥而來的。……現在的事態如此，無知和輕薄，使我們妙齡的姑娘們變的病弱和陰鬱；她們的丈夫的婚前或婚後的亂行，非由她們以慢性骨盤炎的重罪去抵償不可。」（註八）這有伯拉許各博士（Dr. A. Blaschko）說：「這種作用，雖則不像突然發生的屍列拉，

痘瘡、梅毒等流行病一般的惡性，但牠的傳播力，却非常利害，簡直可以說可怕的不容氣。」（註九）將公然說這種話當做「下流」是一種罪惡。在德國議會，從來不曾談及以法律來處理這種惡疾，使之和其他疾病同樣地由疾病保安局管理的事。

梅毒的作用，在一切病毒中，最為頑固而難治；這種病症治愈了數年之後，自己以為一切痕跡都已殲滅，但牠的結果，仍舊能在他的妻子或子女身上再發出來。一八九九年青年保護同盟在帝國議會提出的請願書中，指摘出在德國約有三萬的兒童，因為遺傳性淋病的結果，生而盲目；還有不妊的婦女的二分之一，也是同一病症的結果。（註十）不孕的婚姻如何的多數，如何的每年增加，真是一個可驚的事實。精神衰弱和白癡的兒童，也大半是同樣病症的結果。還有在種痘的時候，梅毒患者的一滴血液，也能引起重大的不幸。

從前認為無害的淋病，到現在，在專門家之間，已經確信了這是最危險的病症。這種病症，一時好像痊愈，但仍舊在身體內部作用。伯拉許各博士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在

伯林的講演中說：「據柏林風紀部警察的調查，患淋病的娼妓，祇有四分之一（最多也不過三分之一）能够診察得出。」但實際上還有更大的部分，患者這種病症，不過在檢查中，祇有極小部分能够確定。這小部分之內，更祇有一小部分能够治愈。社會對於這種毒害，全不知道救濟的方法，任女性的國民，去和這種重大的危險相對立。

(註 I) Paul Kampfmeier, Prostitution als Soziale Klassenrechnung und ihre Sozialpolitische Bekämpfung. S. 41, Berlin 1905.

(註 II) 「農夫組合在鹿馬場的森林中集會的時候，或者在柏林開大會的時候，人肉的价格，驟然增貴。」

Satyr, Lebensgeschichte der Freidrichstrasse. S. 16, Berlin 1907.

(註 III) Handbuch der Hygiene, Herausgegeben von Dr. Med. th. Weyl. 10. Band.

“Hygiene der Prostitution und venerischen Krankheiten,” Bearbeitet von Dr. A.

Blaschko-Berlin, S. 111, Jena, 1901.

(註 IV) 「事實上壓容制的一切組織，都不能對花柳病給以有效的打擊，這種組織，不過極微少的減少一點

而已。而這種對於男子的虛偽的保護，却使他們大膽。」August Forel, "Die Sexuelle Frage," S. 338-339, München 1907.

(註五) Zweiter Verwaltungsbereich des Königlichen Polizeipräsidiums von Berlin für die Jahre 1881 bis 1890, S. 351 bis 359.

(註六) 婦人們的最忠實的援助者，是英國的工人 Josephine Butler。在她的名論文某十字軍的歷史中說：「我們快意向國民聲明，於一八六九年，我們已經致書於兩院議員實際社會及宗教家的領袖。但是我們所接到的關於這種書面的回答，大多數是不表贊同。……我們因為最所期待的範圍內的人們，對我們不加以贊助，所以改向工人階級聲訴，所得的結果，完全不同。我們很明白地知道工人們也和其他階級一樣，不能超越利己心理，但他們接受了國民正義的呼聲之後，就立刻表示「忠實而可以信賴的精神。」

Zitiert bei P. Kampfneyer, a. a. O., S. 69.

(註七) 一九〇一年，在維也納有一個法國婦人在羣衆歡呼之下，被警官拘捕投獄，而且施以強烈的警備檢查。這事在國會裏引起了五同的質問。一九〇二年，在漢堡及基爾也有貴婦人因實淫嫌疑被捕。對於這種事件，九月八日在漢堡開了反對大會，一切黨派的黨員，都出席這種會合。」P. Kampfneyer, a. a. O., S. 66.

(註八) Die Gesundheitsschädliche Tätigkeit der Prostitution, von Dr. Oskar Lasar, Berlin 1892, August Hirschwald.

(註九) Die Behandlung der Geschlechts-Krankheiten in Krankenkassen und Heilanstalten, Berlin 1890, Fische's Medizinische Buchhandlung.

(註十) 盲人給養院所收容的病人中，天生盲目者伯林百分之二一，三人，癩也納百分之三，一人，白來斯拉夫百分之三五，一人，蒲達不司百分之四七，九人，茂亨百分之七三，八人。Th. Meyl, Sozial Hygiene, S. 62, Jena. 1904.

三 婦女賣買

因為男子不得已或任意的放棄結婚，而在放蕩中尋求性欲的滿足，所以對女子誘惑的機會，也日見增加。不道德營業所得的厚利，引誘惟利是圖的商人，用一切狡猾的手段，去誘惑顧客。在這種地方，大臣，高級武官，參事官，議員，裁判官，世襲貴族財界及工商界的貴族，都不時的出入。——他們在日裏都是社會上「道德，秩序，婚姻及家族的代表者

和監督者」是很忠厚老實的基督教慈善院或者「賈淫撲滅」運動的中堅人物在柏林某街的酒場主人，甚至發行了一種繪圖的書本，其中描寫在他店裏走動的社會人士的行動。酒場有四百人的坐位，每晚都有很美麗地裝飾着的公衆——小冊子上的原標——和世襲貴族財界貴族們參加。最熱鬧的時候，是演劇界的貴婦人和社交界名花來場，俗例的經營者，爲使客人歡喜，在深夜舉行「捉鱧」（德國的一種遊戲）的時間……酒場的美女們諸賓客，高高地提起了衣服，在水池周圍轉繞。對於這種行爲，警察是很知道的，但他們却不敢去妨礙高貴社會的娛樂。柏林舞蹈協會，對於上流男子社會，發送了下記的招待狀，在實際上是和普通的淫媒，毫無區別的。那招待狀上說：「下記的游獵大廳管理局——主事者推薦足下是一位熱心的狩獵家——對有榮譽的足下，介紹一處新近開設的富有野戰栖息的獵場，而且最鄭重地招待足下，出席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游獵大廳舉行的第一回高等狩獵。某種特別的事情，使我們的新獵區得到非常的愉快和便利；就是獵場適在首府的中央，而且野獸也決不致走入禁獵區內。」現代的市民社

會，很和謝肉祭時代的人們相像，其間互相愚弄欺詐，各人在表面上都裝得非常正經，背面却是嗜好和情慾的奴隸，不論什麼時代，是沒有比現代更偽善的了。

以快樂爲目的的婦人需要，日見增加。愈加困難的社會關係，貧窮，誘惑，外觀的美麗，表面的自由愛好等等，都是使一切階級產生這種不幸的女子的原因。華亭夫仁的小說，很深切的地描寫德國首府的狀態。（註一）他在關於這小說的目的上說：「我在這本書裏，記述因社會關係的不自然，女性教育的闕却，和奢侈的慾望而引起的女性犧牲，日見增多，及女子身價，日見低落的事實。……我描寫檢察們所判斷的犯罪者罪情，在他們生涯上，如何地構成。所以，假使人們以爲小說祇限於虛構的事實，那麼我這本書，與其叫做小說，不如叫做真實生活的圖畫。」在伯林的事情，比之其他都會，既不見得更好，也不見得更壞。希臘正教的彼得堡和天主教的羅馬，基督教的伯林和異教的巴黎，清教徒的倫敦和放縱的維也納，究竟那一處最和古代巴比倫相近，這是很難判斷的。同樣的社會狀態，產生同樣的社會現象。「賈淫有成文和不文的法令和方法；有從最窮困的小屋起至

華麗的宮殿止的種種地盤；有從最粗野起至最精緻止的種種階級；有特殊的娛樂公共的聚會，和特殊的警察，病院，監獄，和文學。」（註二）「我們已經不再舉行奧西利司的祭典，春期的酒神祭，和印度的躁宴，但巴黎和其他都市的晚上，在公開或秘密的婚家，人們還都沈湎於最大膽的筆難描寫的躁宴和酒神祭之內。」（註三）

在這種關係之下，婦人的肉的交易市場，非常擴大。用巧妙的組織方法，不被警察知覺地在文化的中央地點舉行。男女的仲介人，周旋人，和運送人，將婦女當作商品一樣地以冷淡的態度來處理。出產證明，可以偽造；「商品」的品質證明書，和「商品」同時交給運送業者，轉交給買主。價格和商品同樣地由品質的好劣而定，而且商品因買主的嗜好和要求，分別地送到各國和各地去。他們用巧妙的詐術去欺瞞警察的調查，也有用多額的金錢去杜塞法律監視者的耳目。在巴黎，這類事件的鐵證，要多少也有。（註四）

德國在世界一半的婦人市場上，有可慘的「名聲」。德國人特有的遊歷熱，似乎在這部人的一部也活躍着。除出奧匈之外，她們比其他民族的婦人，更多的從事於國際的賣

裡德國婦人，在土耳其的「婦人房間」(Harem) 西伯利亞 (Siberia) 乃至孟買 (Bombay) 新加坡 舊金山 芝加哥的娼家，隨處都有。約司德 (W. Joad) 在他的旅行記從日本經西伯利亞到德國之內，記着：「我們道德的德國人，往往對於西非洲的黑人王的奴隸買賣，和古巴 (Cuba) 巴西 (Brazil) 的狀態，發生憤慨，其實在我們自己國內，何嘗沒有一樣的事實。不論什麼國家，沒有比德奧兩國更多的買賣女人奴隸。不論什麼國家，沒有發送出比德國更低的「活的商品」的。這種婦女所經的路徑，很容易正確地追跡，她們從漢堡乘船送往南美，在巴哈耶 (Bahia) 及甲耐洛 (Janciro) 提取一部，其餘的大部分送往蒙德維篤 (Montevideo) 和亞依來司 (Buenos Ayres)。殘餘的經過馬賽 耶 (Mazellan) 海峽，運到伐爾巴拉沙 (Valparaiso) 去。其他一派經過英國 或者直接運往北美，但在那里，因為和當地的「國產品」有極困難的競爭，所以她們再分銷到米西 西比 (Mississippi) 下流，新奧爾郎 (New Orleans) 和德克薩司 (Texas) 或西部加利 福尼亞。從此供給巴拿馬 沿岸的需要，一方再運往古巴 西印度 墨西哥 及新奧爾郎 其他

的德國姑娘們，跨過亞爾帕司 (Alps) 山脈，輸入意國，從此再銷往南部亞歷山大利亞 (Alexandria) 孟買，加爾加答 (Calcutta) 新加坡，甚至賣到香港和上海。荷屬印度及東亞細亞，尤其是日本，是沒有銷路的，因為荷蘭不容許她的殖民地收容白人婦女，日本則國產的女人，比白人美麗而便宜。東部普魯士，朋每隆 (Pommernia) 及波蘭 (Poland) 的婦女，供給俄國的需要，第一的交易地點，大概是里加 (Riga)。在這地方，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商人，將商品分配之後，大批的從諾各洛特 (Novgorod) 經過烏拉爾山 (Ural)，遷往依爾比特 (Irbil)，克來司篤司基 (Krestofsky) 和西伯利亞內部，我在赤塔 (Tschita) 曾遇見了一個由這種方法而被賣了的德國姑娘，這種大規模的交易，有完全的組織，和代理商及商事旅行者的介紹。假使德意志帝國命令在外的外交官領事，對於這種買賣作一種報告，一定能够做成一種極有興味的統計。

和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帝國議會裏再三申說的一樣，這種買賣是非常的繁盛！
婦人的人肉買賣，在加利查，匈牙利及君士坦丁最為盛行。他們爲着欺騙官廳，多應

用隱語的電報

電文說：「五樽匈牙利葡萄酒將於某月某日到巴爾那。」這是五個很美麗的姑娘的意思。或者说「三袋馬鈴薯由米奈耳巴號發送。」這是三個不很美的女人，就是「普通品」的意思。此外還有「禮拜五帶考白拉（印度的毒蛇）到埠，請來船領取上等絹絲雨束。」

(註1) Hans Wachenhusen, "Was die Strasse Verschlingt," Sozial Roman in 3 Bänden.
Berlin, A. Hoffmann and Komp.

(註11) Dr. Elisabeth Blackwell, the Moral Education.

(註12) Mantegazza, L'Amore dans l'Inimanté.

(註14) 警察官對於實淫是極有興味的事情。一八九九年，在柏林某訴訟事件中，警察官利用一個妓女去監視和偵察一位有無政府主義嫌疑的學生。還有在漢拉格，一九〇二年八月，某警察署長，因為一下級警官虐待了囚徒，便將他妻子所歌許的婚家的營業許可取消。我們於此可以知道，漢拉格的警察署，是將公權

的營業許可當作他部下的職務的，真是可驚的狀態。

四 賣淫的增加 不婚之母

娼妓的人數，不容易算定，所以確數是全不知道。警察官雖則能夠知道以賣淫爲正業的女子人數大概，但是以賣淫爲副業的其他多數女子，却毫無統計。據奧丁根（Oettingen）調查，在六十年代之末，倫敦賣淫婦在八萬人以上。在巴黎，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登記娼妓的總數，是六千一百九十六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不經警察醫的取締的。

一八九二年，在巴黎約有六十間的娼家，六百或七百人的妓女；但一九〇〇年却祇剩了四十二間。這種數字，漸漸減少，（一八五二年有娼家二百十七間）但秘密賣淫却日見增加。據一八八九年巴黎市議會的調查，賣淫的婦女人數，是有十二萬人之多。巴黎的警察總監，概算登記的妓女約六千人，此外再加七萬人的私娼。一八七一年至一九〇三年之間，警察官拘留了七十二萬五千人的妓女，十五萬人入獄。一九〇〇年的拘留數，

有五萬六千一百九十六人之多(註二)

伯林警察署登記的賣淫婦人數如下：

一八八六年	三〇〇六人
一八九〇年	四〇三九人
一八九三年	四六六三人
一八九七年	五〇九八人
一八九九年	四五四四人
一九〇五年	三二八七人

在一八九〇年，警署用了六位醫師，每人每天檢查二小時。此後增加到十二人。最近二三年來，因為男醫的抗議，採用了一位女醫。在警署登記的娼妓，不過是賣淫婦中的極小部分，據專門家的推測，在伯林的賣淫婦總數，大約在五萬人以上（其他雷塞爾三萬四千乃至二萬五千人，洛梅爾三萬人的豫測）。僅是一八九〇年，伯林的酒店，有二千二

十二人的下女，她們差不多全部從事於賣春。又違反了風紀，取締規則而被拘罰的賣淫婦人數，也每年增加，這可以表示伯林賣淫的不斷地增加。拘留者人數，一八八一年一萬八百七十八人，一八九〇年一萬六千六百五人，一八九六年二萬六千七百三人，一八九七年二萬二千九百十五人。一八九七年度被拘賣淫婦之內，有一萬七千十八人，因為承受判決而出庭於法官之前。——各開庭日，平均有五十七件之多。

德國全國的賣淫婦究有多少？有人主張在二十萬人以上。司屈來、姆倍、推測、德國、公、私、娼、人、數，大約是在九萬二千二百或者七萬五千至十萬之間。加米洛、加爾、許、乃德、打、算、測、知、一、九、〇、八、年、登、記、的、妓、女、的、確、數，他的表冊上，一九〇五年份，包含全國七十九處都市。「因為在大都會的少女們的多數，非加入豫測不可，所以我相信一萬五千人是比較的正確的數字。如此，以住民總數六千六十万平均，是相當每四千四十人有一人的登記者。」各處住民總數和妓女的比例如下：

伯林

六〇八：一

白來斯拉烏

五一四：一

哈諾伐

五二九：一

基爾

五二七：一

唐卽許

四八七：一

開隆

三六九：一

白拉翁許華

三六三：一

受檢查的妓女的人數，常常減少，（註二）據種種算定，私娼對公娼，是五對一，或十對一之比。所以以賣淫為生活資源的人數，實在不少，而且和這種人口相應，犧牲者和疾病者的人數，當然很多。（註三）

大多數賣淫婦的生活方法，都是身心交瘁而令人嘔吐，這是通曉者都承認的經驗。一次墮入火坑的婦女，是不容易找出脫離的機會的。英國及大陸一般同盟的演說支部，於一八九九年對妓女們提出質問，雖則祇有少數能夠回答，但却是很出色的。有一個回

答「你假使有其他方法供給自己生活那時候你還願意繼續這種生涯嗎？」的質問說：「假使一切的人多輕蔑她的時候，叫她如何辦呢？」第二個回答說：「我會求過病院的救援。」第三個回答說：「我的朋友曾代我付了負債，救了我出來。」娼妓們都受娼樓主人的積債奴隸制度的痛苦。譬如她們的衣服，洗濯物，化粧品，都由主人以最高的價值代辦，她們的飲食也用最高的價值來算錢。此外，她們非對主人支付每天的寄宿費不可。房錢每天至六馬克八馬克或十馬克之多；有人說每天非付主人二十至二十五馬克不可。她們的負債不清，主人便不放她們自由，而警署却又都替主人方面盡力而不為她們着想。總而言之，在基督教文明的中心，還存在着一種最惡的奴隸制度。以賣淫為職業的娼樓主人，為着保持他們職業的利益，甚至組織了一個有國際性的特殊組合。

從事於種種工商業的女工人數增加，賣淫婦的數目，也見增大。市民社會所必不能避免的工業恐慌，是使家庭貧困和促進婦女賣淫的原因。一八六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波爾頓(Bolton)警務長官致某工場監督官的信上，說及在因美國奴隸解放戰爭的影響，

美國棉織業非常恐慌的時代，年輕的妓女人數，增加到最近二十五年間所未有的多數。
（註四）但是賣淫不限於女工，在更「高級的職業」中，賣淫的婦女，也不在少數。「女教員的許可證，不能使她們獲得麪包，而能引導她們去自殺，竊盜和賣春。」（註五）

獨却德來（Parent-Duchakle）製作了一種當時的統計，據說五千一百八十三人的娼妓之內，她們賣淫的原因如下：

- | | |
|----------------|--------|
| 因為貧困 | 一·四四一人 |
| 因為沒有父母及援助者 | 一·二五五人 |
| 為着養活父母和兄弟姊妹或兒子 | 八六八人 |
| 因為被愛人遺棄 | 一·四二五人 |
| 被士官和兵士誘惑而流落巴黎 | 四〇四人 |
| 被雇主誘惑而被棄的下女 | 二八九人 |
| 為求生計而流落巴黎 | 二八〇人 |

爲同性的貧困和不遇而奮鬥的蒲德拉夫人 (Mrs. Butler) 說「不時的事變父母的死亡，失業，工錢不够生活，貧窮，欺詐的婚姻，誘惑，都是引她們墮落的網。」許乃德 (Karl Schmidt) 在小冊子伯林女侍者的窮狀之中，(註六) 報告她們往往墮落的原因，是很好的教訓。做女侍者——差不多常常被當作賣淫婦的意味的——的下女的人數，是可驚的多數。許乃德對女侍者所發的問題中，她們的回答是：「我和主人生了一個孩子，所以非賺些錢不可。」我的名聲被污了。」襯衫的裁縫，和其他類似的工作，不能賺多大的錢。」我是被工場解雇了的女工，已經沒有職業好做。」因爲父親死了，剩下了四個幼年的弟妹。」關於雇主或雇主的兒子誘惑下女的事，禿倍博士 (Dr. Max Taubé) 在他的著作上，有非常憤慨與悲歎的意見。(註七) 此外，比較更上層階級的婦女，也有墮落於賣淫，她們却不是因爲窮困，而是愛好奢華和喜歡放蕩；關於此事，在墮落的婦女和風紀警察官 (註八) 書中，敘述很詳。

「假使多數謹嚴的市民，牧師，高官，軍人等，知道了他們的女兒在從事賣春，應當驚

得失措而且假使許可我們將這些女子的名字宣布那時候非起一種社會的革命不可同時國民間關於名譽和道德的觀念將受一重大的打擊。」

以上所說的階級的墮落婦女，大都從事於上等的賣淫，就是她們中間的上流社會。此外，俸給所得，不能供給她們的衣裳費的女優們，大部分從這種可恥的職業，獲得金錢。被僱為販賣員和類似的職業的女子，也差不多相仿。因為有這種收入，店主們甚至有「朋友」的補助為由，要求減低她們的工錢！

數萬女性的裁縫，裝飾物製造者和女工，都陷於同樣的狀態。事業主，職員，商人和地主，往往以為他們有將女工和女用人當作快樂用品的特權。虔敬的保守主義者，喜歡將鄉村的道德狀態，描寫作對於工業地帶的一種「依提兒」（描寫山村的詩歌或繪畫），但通曉實際情形的，却知道這是虛偽。某勳爵士的地主，在一八八九年秋天所演繹的說，可以做一個鐵證，查克生的報紙上報道說：

「激怒來克涅茲（Recknitz）的勳爵士地物喜塔（Waechter）博士，最近在

教區民集會上有了一次關於我們地方教區內性的惡風的演講其中關於本地的情形說得非常的不快。講演者在這個機會，以非常公正的態度，承認了已經結婚的事業主，也和他的女性用人，發生了很親密的關係，因之得了金錢賠償所不能抵償而社會上認為犯罪的結果。我們很遺憾地不能隱蔽下面的事實，就是在都會的姑娘們，大概受了保媒的惡影響，而本地的地方教區的惡風，却都由教育階級，勳爵士的監理人，和演習時的士官們引導進來，據物喜塔氏報告，實際上在本地十七歲以上而還未墮落的少女，真是很少。因為這次演講，自己以為被侮辱了的士官們，對於這位愛好真理的光明正大的演講者舉行了一種社會的林蔭運動。白里者爾倍的牧師華格納，在他的鄉間的德行中述及了使大地主們難堪的事實，所以在他的教區裏，也受了同樣的嫉視。註十

寶淫婦的大多數，在她們初知人事的年齡，已經被迫做這種營業。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七年之間，在巴黎逮捕的私娼之內，有一萬二千六百十六人（百分之四七·七），一八八八至一八九八年之間一萬四千七十二人（百分之四八·八）是未成年少女。來

畢爾的簡明而悲慘的摘要，是巴黎賣淫婦大多數的標本，就是十六歲破身，十七歲賣淫，十八歲梅毒。(註十二)在柏林一八九八年八百四十六人的新登記娼婦之內，二百二十九人是尚未成年的少女，其中十五歲的七人，十六歲的二十一，十七歲的三十三人，十八歲的五十九人，十九歲的四十九人，二十歲的六十六人。(註十三)

一八九四年九月在蒲達倍司 (Buda-Pest) 演了一樁空前的醜事，就是十二歲至十五歲的少女四百人，做了一羣放蕩兒的犧牲。我們的「有產和有識」階級的子弟，往往將誘惑和遺棄下層階級的姑娘，當作他們的權利。既沒有歡喜更沒有朋友，容易輕信而沒有人生經驗的下流民少女，對於用燦爛而漂亮的姿態，來接近她們的誘惑極容易上當，幻滅懊悔和犯罪，是一切的結果。一九〇七年德國產生的二百零六萬九百七十三人的嬰兒中，有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八人是私生兒。讀者請想像一下她們產生私生子——即使其中的一部分，日後認知了他們的父親——時候的苦勞和心痛。婦人的自殺和嬰兒殺害，大都出現於貧窮的家族。一八九四年秋，克來姆司 (Krems 奧國窪地) 的

陪審裁判將一個出產後八日被維也納助產院運孩子同時逐出院外因爲身無一文失望之極而殺了嬰孩的少婦，判決了絞刑，而對於惡漢的父親，却竟無人過問。又一八九九年春保仁地方的報告：「二十二歲的女工，華爾特那發河畔依諾休太的亞歷山大人加他利哥爾巴基，因爲被控殺人，於禮拜一出庭於保仁的陪審裁判。被告於一八九七年及一八九八年被備於依諾休太的高等僧院長梅爾凱爾家，因爲和僧院長發生了親密的關係，她於前年六月，產了一個女孩，產後寄養在親族家裏。最初的兩個月，僧院長每月支付孩子養育費七馬克半，但以後却明瞭地沒有出錢的意志，——最少哥爾巴基是這樣解釋的。她因爲孩子的關係，從事於代人洗衣，但因爲費用太大，所以決意除掉她的女孩。前年九月某禮拜日她用枕頭將嬰兒壓死。陪審官宣告有罪，因爲這是沒有充分思慮的故意犯行。檢事要求懲役五年的最高刑，但裁判官判決了殺人罪懲役三年。」如此，因爲被污被棄，殺害了自身骨肉的女子，須得繫獄處罪，而沒良心的真正殺人者，却逍遙法外。此後他還可以和一個「可敬而潔白」的家族的女子結婚，而做一個有名譽的丈夫。用

這種方法，污辱了名譽和良心的人們，名譽和品位的觀念，是倒置的。假使婦人在立法上稍微有一點發言權，那麼對於這方面，大概不致於如此矛盾。許多嬰兒的殺害，完全不能發見。一八九八年七月，萊因河畔 佛朗開 它爾的一個女傭因為將一個新產的私生子拋在河裏，而被告發。檢事局對從羅特許司哈芬 沿萊因 下流乃至荷蘭國境一帶的警署，請求在一定期間內調查有沒有一個嬰兒死體漂流的報告。這個請求引起了可驚的結果，就是警署在這一期間之內，在萊因河裏撈起了三十八個嬰兒死體，但是他們的母親，却都是不曾知道。

最殘酷的，是禁止探索父系，而建設育兒院的法國法律。一七九三年六月，國會的決議案說：「國民應該參預被棄兒童的身體和道德的教育。這種兒童祇用孤兒這一個唯一的名稱稱呼，不准用別種名稱。」這於男子是很便利的，因此可以將個人的義務，轉嫁給公衆，他們可以在一般社會及自己妻子面前，隱瞞一切。人們建設了國立孤兒院和育兒院。一八三三年，孤兒及棄兒人數，是十三萬零九百四十五人。其中十分之一，是兩親不

願養育的正式婚姻的嬰孩，但是這種孩子，決沒有受特別的保護，他們的死亡率，非常的大。譬如一歲的時候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九，就是半數以上是死亡的。至十二歲止是百分之七十八，所以一百個之內，祇有二十二個，能夠長到十二歲。在六十年代的初葉，還有一百七十五所的育兒院，一八六一年共收留拾兒 (Orphans Home) 四萬二千一百九十四人，棄兒 (Orphans abandoned) 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六人和九千七百七十六人的孤兒。——共計七萬八千零六十六人的小兒，由公費養育。一九〇五年的拾兒數是三千三百四十八人，棄兒數八萬四千二百七十一人。在全體上看來，最近十年間棄兒的人數，差不多不曾減少。

奧國和意國，也有同樣育兒院的設置，經費由國家負擔。但在奧國，這種育兒院漸漸減少，到現在祇剩了八所，其中養育着九十年代初期的孩子九千人，又在院外養育三萬人以上的小兒，這筆經費，在二百萬盾以上。近年來育兒院漸次減少，一八八八年在奧大利及加里却養育着四萬零八百六十五人的兒童，其中一萬四百六十六人在院內養

育三萬三百九十九人委託人在外撫養，所要經費是一百八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二哥盾。委人撫養的死亡率，比在院內撫養的更多——尤其是在加里却。此處一八八八年院內兒童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一·二五，比他國育兒院多。但在委託私人撫育的兒童却死亡了百分之八四·二一，真是一種殺人的集團。這真和以最快的速度屠殺獸類爲目的的波蘭屠獸場的方法相仿。

在意大利全體，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之間，收容了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一個兒童。每年平均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三人，就是男孩五萬八千九百一人與女孩五萬九千六百三十八人。其中私生兒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一人，孀出兒五千三百九十人（祇有五分）。下面的表冊，可以證明死亡率如何的多大。

	(一八九〇年至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三年至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七年)
收容的小兒數	九一·五四九	一〇九·八九九	二六·六六一
一歲未滿的死兒數	三四·一八六	四一·三八六	九·七一

百分率

三七·三

三七·六

三六·四

私生兒的死亡率

二五·〇

二七·二

二三·四

婚姻兒的死亡率

一八·〇

一七·五

一五·九

那林兒的台兒拉農却它育兒院，做了一種記錄，在這個育兒院之內，一八九六年在八百五十三人的乳兒之內，死了八百五十人。還有一九〇七年收容了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人的乳兒，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六年之間，這種可憐的「蟲兒們」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七·五，就是被育兒院救來的兒童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一年之內死亡。(註十四)

私生兒的死亡率，非常的多於嫡出兒，這是周知的事實。據普魯士的統計，對於每一萬人的產兒的死亡數如下：

嫡出兒	都市		鄉村	
	至一八八一年 至一八八八年	至一八八六年 至一九〇〇年	至一八九一年 至一九〇〇年	至一九〇六年 至一九〇四年
都市	二二一	二二〇	二〇三	一九五
鄉村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七	一八五
				一七二

私生兒	都市	三九八	三九五	三八五	三七四	三三三
	鄉村	三一九	三三二	三三六	三三六	三〇六

「一九〇六年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人的私生兒的母親們的職業，如下述一樣，這很可證明賈淫和雇傭人及鄉間婢僕們的悲慘的狀態。就是其中家庭雇傭人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四人，鄉村婢僕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九人，總數四萬零三十三人，計百分之四十二。鄉間婢僕和短工的總數，是百分之三十，工業及手工業關係者，約百分之十四。」（一千四百六十人）〔註十五〕

竊出兒和私生兒之間的死亡率差別，在生後一個月之內，最為顯著。在這個期間，私生兒的死亡率，平均大於竊出兒的三倍。妊娠中營養不足和出產前後照料不周，是最大原因。死產兒的件數，也是私生兒多於婚姻兒，大概是因為在妊娠中，有一部分母親，已經在計畫弄死她的胎兒的緣故。此外還要加上嬰兒殺害；殺死了的嬰兒，都諱言是死胎，所以不能夠知道。

「法國裁判所記錄着的二百零五件嬰兒殺害事件之外——倍兒吉洪說——最少非加一千五百件申告的死產和一千四百件因飢餓的故殺不可。」(註十六)

對於每百人產兒的死產兒人數如下：

(國名)	(年代)	(嫡出兒)	(私生兒)
德國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三·一五	四·二五
普魯士	一九〇〇——一九〇二	三·〇二	四·四一
查克生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三·三一	四·二四
巴依隆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九八	三·六一
伐而登堡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三·三〇	三·四八
巴登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六二	三·三五
奧國	一八九五——一九〇〇	二·六四	三·八六
瑞士	一八九七——一九〇三	三·四〇	六·一四

法國	一八九一——一九〇五	四·四〇	七·五四
荷蘭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四·三八	八·一三
丹麥	一八九三——一八九四	二·四一	三·二〇
瑞典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二·四六	三·三〇
挪威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四七	四·〇六
芬蘭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五四	四·四三
意國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三·八九	五·一六(註十七)

伴免於死的，對於一切的虐待，以各階級犯罪者非常的增加，對社會報復。

(註1) Dr. Sicard de Planzoles, La fonction Sexuelle, S. 67, Paris 1908.

(註2) Kamillo Kari Schneider, Die Prostituierte und die Gesellschaft, Ernesorolo-gischerische studie, S. 40 bis 41, 188 bis 189, Leipzig 1908.

(註三)柏林實業組合疾病保險局的組合員之中，每千人中患花柳病者如下：

(年代)	(淋病)		(軟性下疳)		(梅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八九二——一八九五	三四·六	九·八	八·八	一·五	一〇·二	七·七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四二·四	八·四	一一·九	一·六	一二·一	四·五
一九〇一——一九〇二	四五·八	九·七	一三·〇	二·〇	一五·九	七·〇

K. Prinzing, a. a. O., S. 229.

(註四)Karl Marx, Das Kapital, 2. Auflage, 1. Band, S. 480.

(註五)a. a. O., S. 458.

(註六)Karl Schmidt, Das Kellnerinnenelend in Berlin, Berlin 1893, Moderner Verlag.

(註七)Dr. Med. Max Taube, Der Schutz der Unehelichen Kinder, Leipzig 1893. Veit and Komp.

(註八)“Die Gefallenen Mädchen und die Sittenpolizei.” Berlin 1889, Wilm, Jastels (Gustav Schuhr.)

(註九)Dr. T. Meining 在一八九一年他的著作 Kapital und Presse 中說「特別難以理解的

月產額了一個未熟的女童，但她的衣袋裏，却裝每月千萬毫不可，不足的由她的「儲蓄」補給。」
(註十)因為牧師華格納 (Wagner) 的激勵，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風潮擴及兩週會議席上，議決了一種實行的調查所得結果，在一八九五年及一八九六年實行的範圍內的調查會，對國民的社會道德問題，
提出數款。

(註十一) Professor S. Bettmann, Die Krzliche Überwachung der Prostitution, "Ira. durch der Sozialen Medizin," 8. Band, S. 82, Jena, 1905.

(註十二) S. Bettmann, a. a. O., S. 794.

(註十三) S. Thrasanyi und S. Engel, Das Italienische Rindwese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pflege 1903. 35. Band, S. 771.

(註十四)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 Auflage, 4 Band, 1909. Artikel Rindelhäuser oder Rindelanstalten.

(註十五) G. V. Mayr, a. a. O., S. 140.

(註十六) Schnapper—Arndt, a. a. O., S. 181.

(註十七) R. Pirzing, Die Ursachen der Totgeburten,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五 風紀上的犯罪與性病

關於屢次出現的其他一種惡害，也非在此處略述一下不可。性的享樂的過多，較之過少是非常有害。性慾過度的結果，能够使身體組織滅亡。陽萎，不妊，脊髓病，癱瘓，和精神衰弱，都是性交過度的結果。性慾的節制，和節制飲食及其他人類慾望，同樣重要。但是生活在精力過剩期內的青年，對於節制性慾，似乎格外困難，因此在上流社會，產生了多數的「少年老人」。社會上年輕和年老的蕩兒，非常的多，他們因為過度而變成愚鈍和飽滿。因之要求特殊的刺戟。除出生天的同性愛（變態性慾）之外，有許多陷於希臘時代的反自然行爲。男色在暗中流行，範圍之廣，遠出我們想像之外。關於此事，在許多警察署的秘密文書中，多含有可驚的事實。（註一）在婦人之間，古代希臘的反常行爲，流行得比男子更甚。「萊司比亞的戀愛」就是婦人間的同性愛，在巴黎的既婚婦人之間，非常流

行。據克賽 (Kraus) 報告，巴黎高貴的婦人之間，流行得更為利害。伯林的娼妓中有四分之一，是有「屈里巴第」(Kribitz) 女性間的醜交) 行爲，在高貴婦人社會，也有不少薩福的弟子。

此外的不自然滿足性慾的行爲，是最近十年來驟增的強姦小孩。在德國，判決犯風紀上罪惡的人數，是一八九五年一〇・二三九人，一九〇五年一三・四三二人，一九〇六年一三・五五七人。其中違犯第一百七十四條（行於幼年者的猥褻行爲）的計一九〇二年五十八人，一九〇七年七十二人。又違犯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三項（對於十四歲以下的少年少女的猥褻行爲）者，計一九〇二年四千零九十八人，一九〇六年四千五百四十八人，一九〇七年四千三百九十七人。在意大利風紀犯罪數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間四千五百八十八人，一九〇三年八千四百六十一人，就是在十萬市民中，是百分之一九・四四人及百分之二五・六七人的比例。在奧國也有同樣的事實。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的風紀上犯罪的激增，——海爾志以充分的理由主張——足以表示出

現代的經濟構造是一切惡德的原因。」(註二)

大多數屬於上流階級的「自由職業」在德國占有刑事犯罪的百分之五·六，對於強姦幼孩却占有百分之十三。假使他們隱蔽犯罪的手段稍遜一點，或者這種犯罪記錄的比例，還要增加。雜誌“*Pain Man*”所摘發的前世紀八十年代在英國關於小兒虐待的可驚事實，可以證明自由職業領域內的狀況。

關於花柳病的增加，下面的表，可以說明德國病院內所起的性病狀況。

(年代)

(淋病)

(梅毒)

一八七七——一八七九	二二·三四四	六六·七五〇
一八八〇——一八八二	二八·七〇〇	七九·二二〇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	三〇·〇三八	六五·九八〇
一八八六——一八八八	三二·二七五	五三·六六四
一八八九——一八九一	四一·三八一	六〇·七九三

一八九二——一八九四	五〇·五四一	七八·〇九三
一八九五——一八九七	五三·五八七	七四·〇九二
一八九八——一八〇一	八三·三七四	一〇一·二二五
一九〇二——一九〇四	六八·三五〇	七六·六七八

我們假使取一個每年平均數，就可以知道，在二十五年之內，淋病從七·七八一增至二·二七五〇，梅毒從二二·五八三增至二五·五五九。人口數祇增加了百分之二五，而淋病却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二，梅毒增加了百分之一九。

此外，我們還有一種選定了一日之內所作成的統計，就是一九〇〇年四月三十日這一天，共有多少花柳病患者受醫學上的治療。這種統計，是普魯士教育部所計畫，實問及於普魯醫生的全部。在全部醫生之內，祇有百分之六三·五，有了回答，但結果已經有四萬一千人性病患者，有四個月三十日受醫術治療。其中一萬一千人，是現症數。僅在柏林，同日也有一萬一千六百人的性病患者，其中三千人是現症數。

每十萬既成年住民之內，受性病的醫術治療者如下

(男子)

(女子)

在柏林

一·四一九

四五七

在有十萬以上住民的都市十七處

九九九

二七八

有三萬乃至十萬住民的都市四十二處

五八四

一七六

有三萬以上住民的都市四十七處

四五〇

一六九

其他都市及地方自治區域

八〇

二七

德國全體

二八〇

九二

在各都市之內，被害最甚的，是港市有專門學校的都會，有守備隊及工商業的諸都

會。（開尼許堡）每十萬人中有性病的男子二·一五二人，女子六一九人；開隆男子一·三

〇九人，女子四〇二人；馬因河畔的弗郎克非耳男子一·五〇五人，女子三九九人。

關於柏林市，伯拉許各發見「二十歲至三十歲間的男子，每年約有二百人（約五

分之一) 患着淋病二十四人是現症徵毒，患性病的新年男子的患病期間大都在一年以上，在某種階級竟致延長到五年或十年。年輕男子，假使過五年獨身生活，大概要染一回淋病，過十年，則非兩回不可。經過四五年的獨身生活的男子中，大約有十分之一患梅毒，經過十年八年的，大約有五分之一有這種性病。換句話說，就是過了三十歲纔結婚的男子，每人患淋病兩次，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患過徵毒。這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慎重地計算，而且是我們醫生看作並不誇張的數目。

軍醫維寧博士，於一九〇七年起草了一種和一九〇〇年四月三十日教育部所發的質問相仿的問題，在普魯士軍隊中，得了一個確定的結果。(註三)

大體上——但常常不很正確——和各州區域一致的個軍團分區，每年發現大致相同的患花柳病的新兵。但有幾個軍團的患者，特別的多。第一是從白拉盾堡所徵募的第三軍團。伯林軍團，有百分之二的性病患者的新兵。每一千人入營者之內，花柳病患者的人數如下：

(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

伯林

有十萬以上市民的都市二十七處

四〇·九 三七·二 四五·二

有五萬乃至十萬住民的都市二十六處

一四·九 一六·七 一五·八

有二萬五千乃至五萬住民的都市三十三處

一一·六 九·六 九·五

二萬五千以下住民的都市及地方自治體

八·二 六·八 九·一

國家全體

七·六 八·一 七·八

各都市每千人入營者之內，花柳病患者人數如下：

休耐堡

五八·四人

漢堡

二九·八人

拉撥即許

二九·四人

特來史盾

一九·〇人

海峽羣島

一七·八人

茂亨

一六·四人

如下：
據馬依耶的調查，一九〇三及一九〇四年的每一千兵士中每年患性病之平均數

普國

一九·六人

奧匈

六〇·三人

法國

一七·一人

意國

八五·二人

英國

一二·五人

比國

二八·三人

荷蘭

三一·四人

俄國

四〇·五人

丹麥

四五·人

水兵的花柳病患者，比陸兵更多，一九〇五年及一九〇六年之內，德國水兵，每千人中患花柳病者如下：

在外國艦隊

一一三·六人

領海之內

五八·八人

在陸上

五七·八人

又英國每一千水兵中，患花柳病者一九〇五年一二一·五五人，一九〇六年一二一·九四人。

我們從上面的統計，可以知道因為現代社會的組織，產生了一切危害，放蕩，及犯罪，而且這種犯罪，還是繼續的增加。全社會都陷於不安狀態，婦女所受的痛苦，更為利害。

因此，婦人們愈感到痛苦，而愈盼望救濟。第一她們要經濟的獨立，對於和女子力量才能適宜的一切活動，非容許女子參加不可。第二她們更要求參加現在稱為「自由職

業」的一切事業。對於這種努力應否承認？這種目的能否達成？應否加以援助？這是我們非回答不可的問題。

（註一）這種反響，在滄海之外發展，上流社會，尤其是陸軍及宮廷團體之內，也非普通話。

（註二）Dr. Hugo Herz, Verbrechen und Verbrechenertum in Osterreich. S. 65. Tübingen 1908.

（註三）Generalarzt Professor Dr. Schumburg, Die Geschlechtskrankheiten, ihr Wesen, ihre, ihre Verbreitung Leipzig 1909.

第三編 現代的婦人 (下)

第十三章 產業界的婦人

一 婦人勞働的發達及其擴張

婦女要求職業自立及人格獨立的努力，正像工人要求自由同樣，在資產階級社會之下，在一定程度之內，也被認為正當。——這是因為資本家階級，要圖生產的高速度發展，非充分地利用男女工人的勞働力不可的原故。因為機械和分業的完成，在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職分，並不像從前一般的要求熟練和體力；兼之製造業同行間及地方與地方，國家與國家的生產競爭的原故，對於女工的要求，也愈見增加。

上節已經說明了，許多職業添用女工的原因，因為普通女工的工錢，少於男工，所以

雇主方面，都用女工來代替男子，女工們因為是女性的原故，非將勞動力更廉價地賣給雇主不可。婦女的多數，比男子們都有許多身體的障礙，這種障礙，可以使她們的工作中斷；妊娠和生產，更使這種中斷的期間延長。資本家便利利用了這種事情，一面祇給最少的工錢，一方却依舊要求對於她們身體障礙的補償，此外，婦女不像男子一般的容易改變住所，所以她們的住所，大都局限於工場的附近。

婦女勞働，尤其是既婚女子的勞働，——像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百二十九頁上所引證的一般，——對於資本家方面，更為有利，因為既婚的女工，比未婚者「更為當心而服從。」她們因為顧慮她們的孩子，所以竭她們的全力，去賺取必要的生活費用；因之她們所供給的勞働力，比男工及未婚女工為更多。勞働婦人參加勞働組合，去謀改良工作條件的行動很少，這也是雇主歡迎女工的一種原因。有時候，女工們竟成了雇主壓迫男工的一種有效的工具。女子比男子更忍耐而敏捷，趣味也比男子發達，所以她們比男子更適合的職務，愈見增加。

有德(?)的資本家對於這種矯矯非常的尊重。因此和年來工業發達並行着，女子勞働的範圍，也日見擴大，但是這裏應該注意的，便是她們社會的地位，一毫也不會改善！利用女工的時候，往往使男工失職。因此，男工們爲生活所逼，不能不減低工錢再去做工。資本家方面，因爲男工工錢的降下，更可作爲減少女工工錢的口實。減低工銀，是以不斷地進步着的勞働過程的技術迴轉着的一個壓榨器！因爲技術進步，勞働力可以節約，結果嬌女的勞働，也被排斥。新興的產業部門，雖則能够緩和這種不斷地產生的勞働過剩，但是決計不能改善勞働狀態。在新興產業之內，譬如電氣事業，女工奪了男工的地位。一般電力公司的發動機工場，都由女工來管理機械。每逢工錢增加的時候，雇主們都注意機械的改良，想用自動的機構，來代替人工的手和腦。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初期，在勞働市場，祇有男工們互相競爭；但是現在却變了男工和女工，幼年工和老年工的競爭了。女工驅逐了男子，一方童工和壯年勞働者，驅逐了老年工人。所謂近代工業的「道德的支配」，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假使工人們不起來組織工會拚命地和這種狀態相對抗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能支持下去的。女工個人的抵抗力量，不及男工很遠，所以女工加入這種勞動團體，是絕對必要的事情。現在女工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必要；在德國參加工會的工人數是一八九二年四千三百五十五人，一八九九年一萬九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〇〇年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四人，一九〇五年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一人，一九〇七年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九人，一九〇八年十三萬八千四百四十三人。一八九二年女子參加工會者的總數，祇有百分之一。八，但是一九〇八年增加到百分之七。六。據關於工會運動的第五回國際通信所載，女子工會會員的人數如下：

英國 二十萬一千七百九人

法國 八萬八千九百六人

奧國 四萬六千四百一人

雇主們爲着獲得更大的利潤，努力地延長工作時間，但是女工們對於這種事實，不

知道起來反抗。譬如女工占大多數的織造工業的工作時間，比其餘工場更長，便是這個原因。所以政府假使要限制工作時間，非先從這種工業着手不可。女子是習慣於沒有時間限制的家庭勞作的，所以即使工作時間延長，她們也不至於起來反抗。

在化妝品製造及造花工作，(註二)女工可以將餘剩的工作帶回家裏去做，自動的減低了工銀和延長了工作時間。她們在這種時候，不會覺悟到自己在和自己競爭，一天做了十六小時的工，却祇拿了十小時的工錢。

(國)	(調查)	(男)	(女)	(合計)	(被雇者)	(合計)	(被雇者對於全人口之百分比)
(年)	(度)	(人)	(人)	(人)	(人)	(人)	(%)
德國	一九〇七	三,〇四三,〇〇〇	三,三三九,〇〇〇	六,三八二,〇〇〇	一,八五九,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七·九
美國	一九〇〇	二,六三三,〇〇〇	三,三九〇,〇〇〇	六,〇二三,〇〇〇	一,八三七,〇〇〇	三,〇四三,〇〇〇	五〇·九
英國	一九〇〇	九,六二二,三三三	六,三三三,〇〇〇	一五,九五五,三三三	六,六三三,〇〇〇	八,八二二,三三三	五五·九
法國	一九〇六	七,七三三,〇〇〇	六,三三三,〇〇〇	一四,〇六六,〇〇〇	三,三三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六
意國	一九〇一	一,六三三,〇〇〇	一,三三三,〇〇〇	二,九六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三三,〇〇〇	四四·九

瑞士	1900	162,303,355	1,668,486	3,342,443	10,712,874	49,968,670	155,555,765	0.29	5.66	9.6
法國	1901	1,692,669,919	19,333,693,696	50,768,268	1,390,565,660	19,715,055,661	2,242,851,752	0.52	1.81	2.8
比國	1900	3,342,443	3,367,744	6,693,584	12,330,231	9,962,395	30,712,011	638,261	1.15	1.9
荷蘭	1899	1,500,000	1,584,355	2,042,316	1,992,159	4,333,548	1,930,775	416,837	8	8
丹麥	1901	1,194,486	1,185,021	1,494,580	2,333,555	3,333,600	1,106,596	126	2.55	2.1
瑞典	1900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1,5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希臘	1901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葡萄牙	1901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英國	1901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美國	19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上面的表(註三)表示文明諸國的女子勞働，對於男子及全人口所占的比例在表上，我們可以看出，被雇爲有工資的女子人數，對於全人口占有相當的比例，其中尤以奧法意三國爲最甚，這是有幾分受了調查方法不同的影響，因爲其中僅限於有工資的女子，還加入了從事於臨時工銀勞働的女子之故。比率最少的是北美合衆國。

現今工人數的增加，和以前時代的比較，也頗關重要，現在先從德國說起。

(總人口)		(被雇者)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一八八二	三三,四〇九	一四,二四二	五,四二七
一八九五	三三,四九六	一五,三六四	六,七三〇
一九〇七	三〇,四〇〇	一八,五九三	九,四九六
(對於總人口的被雇者百分比)			
(男子)		(女子)	
一八八二	六〇·五七	二四·〇二	二八·七六
一八九五	六二·一三	二四·九六	二九·七五
(被雇者百分中男女人數)			
(男子)		(女子)	
一八八二	二四·二四	七·二四	二·七六
一八九五	二四·九六	七·二五	二·七五

一九〇七 六一·〇六 三〇·三七 一六·二一 三三·七九

上面的表，明白告訴我們：(一)被雇者的範圍，比之人口增加，擴大得更快；(二)女性勞働力的參加，比被雇者的擴大的比例更快；(三)在男性被雇者的人數相對地停止狀態中，女性被雇者的人數却絕對地增多；(四)因此，婦女勞働，便會驅逐了男子勞働的地盤。

被雇者人數，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了一六·六%，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增加了一九·三四%；其中從事於工銀勞働的男子的增加率，是一五·七%及一九·三五%，但女工的增加率，却是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間一八·七%，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間四四·四四%！人口的增加，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祇有一九·八%，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之間，祇有一九·三四%，所以被雇者的人數，是一般地增加，但是，女工人數增加的步驟，却比男工增加得更快！這就是告訴我們對於生活競爭，非有比從前更大的努力不可。

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德國被雇者對於總人口的增減，如下表所示：

	(一八八二——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九——一九〇七年)
婦人職業者	(增) 一〇〇五、二九〇	(增) 二、九七九、一〇五
(百分率)	二三·六〇	五六·五九
男子職業者	(增) 二、一三三、五七七	(增) 三、〇七七、三八二
(百分率)	一五·九五	一九·八五
男僕	(增) 三、五四三	(減) 六四、五七四
(百分率)	二·四六	四·九一
女僕	(減) 一七、一五一	(減) 九、九八七
(百分率)	四〇·三五	三九·三八

職業者的分配，如下表所示：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農業林業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工業及礦山 二,三六,六七 三,六九,四九 一,五三,二二 六,六〇,〇三 一,〇三,三三 九,三三,〇〇

商業及貿易 二九,二〇 一,三三,〇八 五九,〇八 一,七六,三三 九三,三三 三,四四,三三

不定的工銀 一八,六六 三,三三,四三 三三,六三 一,九六,六六 三三,〇四 一,五〇,八一

勞働 二五,七三 三,三三,三三 一,七六,四一 六,六三,三三 二六,三一 七,九三,〇三

公務及自由職業 海陸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職業者的增減如下:

(一八八二—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一九〇七年)

農業林業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百分率) 八.六〇 二.八〇 六七.〇四 四.六一

工業及鑛山 (增) 三,〇四,四三 (增) 一,四〇,六三 (增) 六,二〇,六六 (增) 三,三三,三三

(百分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商業及貿易	(增) 2,846	(增) 4,645	(增) 3,745	(增) 2,745	(增) 7,350
(百分率)	6.46	3.65	6.06	2.75	7.35
不定的工銀勞働	(增) 5,035	(減) 1,530	(增) 8,035	(減) 4,635	(增) 4,400
(百分率)	11.20	7.10	13.33	11.33	14.00
公務及自由職業	(增) 6,376	(增) 1,865	(增) 2,263	(增) 1,865	(增) 1,865
(百分率)	14.25	3.25	2.26	1.86	1.86
海陸軍	—	(增) 1,933	—	(增) 1,933	—
(百分率)	—	3.95	—	1.93	—
總計	(增) 100,500	(增) 33,377	(增) 23,910	(增) 30,762	—
(百分率)	100.00	15.29	23.91	30.76	—

職業者之內，區分如下：

	(女子)		(男子)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七年)
自營職業者	106,904	110,608	108,114	113,633
(百分率)	33.1	33.3	—	—
被備者	39,418	56,407	15,669	13,630
(百分率)	0.81	4.1	—	—
工人(換機除外)	37,455	92,027	64,339	123,622
(百分率)	77.09	64.6	—	—
總計	145,660	149,643	123,622	129,662

對於獨立婦女，一九〇七年與一八九五年的比較如下表：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增減)	(百分率)
工業(家庭業)	477,290	519,492	(減)42,202	八·一八
商業及貿易	246,641	202,616	(增)44,025	二一·七七

農業 三二八、二三七 三四六、八九六 (續) 一八六、五九九 九〇四
 婦人職業中的最重要者如下：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農業	四、五八五、七四九	二、七四五、八四〇
裁縫及洗濯	八八三、一八四	七一三、〇二一
商業	五四五、一七七	二九九、八二九
機械工業	五二八、二三五	四二七、九六一
旅館及酒店	三三九、五五五	二六一、四五〇
量糧及奢侈品	二四八、九六二	一四〇、二三三
金屬加工	七三〇、三九	三六、二一六
石陶磁器	七二、二七〇	三九、五五五
紙工業	六七、三三二	三九、二二二

木工彫刻

四八〇二八

三〇,三四六

在德國境內,女子人口顯著地超過男子人數的職業如下:

(女 子)

(男 子)

農業

四,二一七,一三二

二,七三七,七六八

織物業

四六六,二一〇

三九〇,三一二

裁縫

四〇三,八七九

三〇三,二六四

洗濯及漂白

八五,六八四

五八,〇三五

旅館及咖啡店

二六六,九三〇

一三九,〇〇五

家事

二七七,二〇八

三六,七九一

看護業

一二四,一九七

七八,五二〇

以上的數字,很明瞭地表示出德國的趨勢。職業者的範圍,雖則擴張得比人口增加更快,但是女性勞働力的參加工銀勞働的增加程度,却比職業擴張的程度更大。婦女的

職業是向一切職業的領域邁進中，男性職業者的人數，雖則在相對地停止狀態，但女性職業者的人數，却在絕對的增加。女性家族對於女性國民總數的比例，從一八九五年的七〇・八一%降低到一九〇七年的六三・九%。因為女子成了一個產業界有力的要素，所以俗人們所說的「家庭是女子的世界」的話，已經變成全無意義。

英國的從事於產業界的人數如下：

(年代)	(總數)	(職業者百人之內)	
		(男子)	(女子)
一八七二年	二,五九四,四六六	八,七〇,八六六	三,三三,三六〇
一八八二年	二,二八七,六四四	七,六六,六四六	三,四〇,九九八
一八九二年	二,三三三,九六五	六,六八,三三四	四,〇一,六三〇
一九〇二年	一,四三三,三三七	一,〇一,五,九六六	四,一七,七五二

所以，那三十年之內，男子從業者增加了一百八十八萬六千七百九十人，就是二二・八%，女子增加了八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一人，就是二五・五%。在上面的表上，最值

得注意的，是「恐慌之年」的一八八一年男子的從業者雖比一八七一年減少了四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人，但婦人却反見增加了八萬六百三十八人。一九〇一年女性職業者的減少，不過就表面的現象，因為小作人 (tenant farmer) 的妻子及女兒的大多數，多作為無職業者計算，所以屬於農業的數字，不能和一八九一年的數字相比較。此外，男性勞動力占優勢的各種工業，在最近二十年之間，顯見增加，但織物業却相對的——一八九一年以後就絕對的——減退。就是：

	(一八八一年)	(一九〇一年)	(增加率)	(其中婦人數)
陶磁器工業	五八二,四七四	八〇五,一八五	五三	五,〇〇六
金屬加工及機械製造	八一,二九一	一,三二八,五〇四	五二	六,一三三
建築業	七六四,九一一	一,一二八,六八〇	四七	二,四八五
纖維工業	一,〇九四,六三六	一,一五五,三九七	五	六六三,三三二
女子勞働	依然增加。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間一二·六%，一八七一年至一八			

八一年間七·六%的女子勞働增加率，到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一年間，減退到一·八%。一九〇七年從事於織維工業的人員，是男子四十萬七千三百六十人（即三六·六%），及女子六十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三人（即六三·四%）。裁縫業及商業的女子勞働，增加得更快。此外，年長的女工，漸被年輕的女子所驅逐；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大多數是未婚者，二十五歲以上的，多是既婚者及寡婦，所以少女們占奪了年長婦人的地位。

在英國使用女子多於男子的職業如下：

(女子)

(男子)

家事	一、六九〇、六八六	一、二四、二六三
裁縫	七一一、七八六	四一四、六三七
織維工會	六六三、二二二	四九二、一七五
(內含)棉業	三二八、七九三	一九三、八三〇
羊毛	一五三、三一	一〇六、五九八

大麻黃麻 一〇四、五八七 四五、七三二

絹 二二、五八九 八、九六六

刺繡 二八、九六二 九、五八七

差不多一切職業相同，同量勞働時間的代價，女子的顯然的廉於男子。據最近調查，一九〇六年每星期的平均工資，男子二十八先令一辨士（二八·五五馬克）女子祇有十五先令五辨士（一五·六六馬克）（註四）近年因為機械採用的結果，女子勞働在腳踏車製造工業，非常發展，在此種工業，男子一星期可得三十乃至四十先令，女子却祇有十二乃至十八先令。（註五）此外，如製紙及訂書工業，也有同樣的現象，襪衣製造業的女工工資，更比一般低廉，一星期十先令，尙且不容易。「普通女子祇能賺得男子工錢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註六）

在郵務及教育事業的男女薪金，也不平等。祇有蘭加雪（Lanashire）的木棉工場，兩性間工銀差不多相同。

美國的婦人勞動狀態如下：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農業	五九四、五一〇	六七八、八八四	九七七、三三六
自由職業	一七七、二五五	三二一、六八四	四三〇、五九七
家學及個人勞働	一一八、三〇〇	一、六六七、六五一	二、〇九五、四四九
商業及轉運	六三、〇五八	二二八、四二一	五〇三、三四七
工場	六三一、〇三四	一、〇二七、九二八	一、三一二、六六八
婦人總數	二、六四七、一五七	三、九一四、五七一	五、三一九、三九七
(百分率)	一四·七	一七·四	一八·八
男子總數	一四、七七四、九四二	一八、八二一、〇九〇	二三、七五三、八三六
(百分率)	八五·三	八二·六	八一·二

總計

一七三九二〇九九

二二七三五六六一

二九〇七三二三三

我們從上表可以知道，職業婦人的人數，從一八九〇年的三百九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五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人，所以比人口增加得更快。人口是從一八九〇年的六千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七千六百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就是全人口的增加，不過百分之二十一。因此，男子從業者，漸被女子驅逐，人數逐年減少。一八八〇年每職業者百人中，女子祇占一四·七%，現在却已增加到一八·八%了。

在三百十二種職業之內，絕對不用女子的祇有九種。一九〇〇年的國勢調查結果，發見了女子從事於領港者五人，關手及火夫四十五人，鍛冶工一百八十五人，機械工五百零八人，掘井業十一人，鍋爐製造業八人。「當然，這種數字，沒有社會學上重大的意義，但也可證明不論在職業的性質上及法律上，絕對不用女子的職業，實在很少。」（註七）

下列的各種職業，女子從事者最多，即：

下婢及女侍者	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人
婦人服製造	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人
農業勞働	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八十六人
洗濯業	三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五人
教員	三十二萬七千九百五五人
獨立的農民	三十萬七千七百八十八人
纖維工	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
家政婦	十四萬七千三百三人
叫賣者	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五人
縫業	十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四人
看護婦及收生婦	十萬八千六百九十一人
雜業	十萬六千九百十六人

從事於以上十二種職業的婦人總數計三百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人占有職業婦人全體的七四·一%。此外，尚有速記者八萬五千八十六人，雜貨店商人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六人，女事務員八萬一千人，簿記者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人。共計五萬人以上的婦人職業十九種，占有職業婦人全體的八八·八%。下表所示的職業，也多是女子多於男子。

	(男子)	(女子)
視衣製造業	九九·四%	〇·六%
雜貨	九八·〇%	二·〇%
女服製造業	九六·八%	三·二%
傾布製造業	七七·六%	二二·四%
織業	七二·八%	二七·二%
手套業	六二·六%	三七·四%

訂書業	五〇・五%	四九・五%
纖維工業	五〇・〇%	五〇・〇%
管理家事	九四・〇%	五・三%
看護	八九・九%	一〇・一%
洗濯	八六・八%	一三・二%
家庭勞働	八一・九%	一八・一%
旅館	八三・四%	一六・六%
速記者	七六・七%	二三・三%
教員	七三・四%	二六・六%
音樂教師	五六・九%	四三・一%

年齡十六歲以上的職業婦人四百八十三萬三千六百三十人之内,三百十四萬三千七百十二人是獨身女子,七十六萬九千四百七十七人是既婚者,八十五萬七千零七

人是寡婦六萬三千四百三十六人是離婚者美國的報告上說「職業者在百分率的比
例上的增加，以既婚婦人爲最著，一九〇〇年的比例，比一八九〇年的增加了四分之一。
一八九〇年既婚婦人二十二人中祇有一人從事職業，至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九人之
中有一人從事職業。」

寡婦及離婚者的人數，相對的及絕對的都很大，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人
的寡婦之內，一九〇〇年有八十五萬七千零五人，——就是三一·五%從事於職業。離
婚婦人間的的比例，較寡婦更多，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五人之內，一九〇〇年有五五·三
%，一八九〇年有四九%從事於職業。以上的數字，表示獨立的婦人人口逐年地增加。

婦人從事的職業的三百零三種之內：

有一百人以上 的婦人者	七九
有百人至五百人 以下者	五九
五百人至千人 以下者	三一

有千人以上的婦人者

一二五

有五千人以上之婦人者

六三

十六歲以上的職業者一百人之內，所得工資比例如下。

(男子)

(女子)

七元以下

一八〇人

七元以下

六六・三人

七元至九元

一五・四人

七元至九元

一九・六人

九元至二〇元

六〇・六人

九元至一五元

一三・二人

二〇元至二五元

四・八人

一五元至二〇元

〇・八人

二五元以上

二・〇人

二〇元至二五元

〇・一人

平均每星期

二一・一六元

平均每星期

六・一七元

男子總數的六〇・六%得每星期九元以上的薪金，但女工的能得九元以上者，祇有一四・一%，三分之二以上（即六六・三%）都祇得七元以下的工銀。（註八）每星

期平均工資男子十一元一角六分，婦人却祇有六元一角七分，差不多祇有男子工資的一半。

這種差別，即在政府的使用人，也是同樣。文官一八五、八七四人，之內男子占一七二、〇五三人（即九二·六%），女子祇有一三、八二一人（即七·四%）。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地哥倫比亞（美國）的女子勞働率（政府用人之內）是二九%，但女子之中的四七·二%，祇有七百二十元以下的收入，和此相反，得七百二十元以下的收入的男子，却祇有一六·七%（註九）

據一九〇一年的調查，法國的職業者人口共一九、七一五、〇七五人，其中男子一二、九一〇、五六五人，女子六、八〇四、五一〇人，職業的分別如下：

	(男子)	(百分比)	(女子)	(百分比)
農業	五、五一七、六一七	七二·〇	二、六五八、九五二	二八·〇
商業	一、一三三、六二一	六五·〇	六八九、九九九	三五·〇

家事勞働	二三三八六一	二三・〇	七九一、一七六	七七・〇
自由職業	二二六、五六一	六七・〇	一七三、二七八	三三三・〇
工業	三、六〇五、二二三	六三・五	二、一二四、六四二	三六・五

「所以女性勞働者的人數，占有男性勞働者的一半。」(註七)

一切其他諸國，也是一樣，大凡要求強大的體力的職業，婦人勞働者較少。(例如在礦業男工與女工之比是一〇〇：二・〇三，石材採取業是一〇〇：一・六五，冶金業是一〇〇：一・〇六。)而纖維工業的婦人勞働，却多於男子，例如織物業男女工之比為一〇〇：一一六，成衣業洗濯業是一〇〇：一二四・七，襯衫業是一〇〇：三二八・六。(註十一)

密郎夫人(O. Milhard)說得好，婦人從事最多的，是時間特別長而工銀特別廉的工業。「從事於勞働時間較短的工業的女工，祇有二三千，而從事於長時間勞働的女子却有數十萬，這真是可悲的事實。」(註十二)

關於工資問題，羅伐山爾 (Lovaescu) 說，差不多一切職業，婦人工銀不及男工的三分之二，最多的是祇有男工的半額。(註十三)

(註一) 通等調查中，含有當時在外國的海陸軍人九二二九人。

(註二) 織成品成衣業，完全不同，但其他工場，却是同樣。松樹鐵的玩具工場，洗滌工場，燻草工場，皮鞋工場，紙製工場，都是如此。

(註三) Handwerkerbuch der Staatseisenbahnen, 2. Band, S. 832. 3. Anlage. F. Zahn, Beruf und Berufsstatistik.

(註四) Textile Trades in 1906, London 1909.

(註五) E. Cadbury, C. Matheson und G. Shann, Women's work and wages, S. 121, London 1906.

(註六) E. Cadbury und. G. Shann, Sweating, S. 76, London 1907.

(註七) Statistics of woman at work, S. 31, Washington, 1908.

(註八) Earnings of Wage-earners, Bulletin 93, S. 11, Washington 1908.

(註九) Executive civil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06.

(註十) C. Milhand, *Louvrières en France*, S. 4 bis 5. Paris 1907.

(註十一) E. Levasseur, *Questions Ouvrières et industrielles en Franc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S. 275 bis 276. Paris 1907.

(註十二) C. Milhand, a. a. O., S. 22.

(註十三) E. Tevassent, a, a, O., S. 537.

二 既婚婦人的工場勞働家庭工業 及健康上有害的工業

一般勞働婦人之內，既婚婦人占有最大的部分，這是勞働者家庭生活生活上非常可憂的狀態。這種既婚婦人的從事勞働，日見增加。一八九九年，德國工場監督官，受命調查既婚婦人的職務，和使她們從事勞働的原因。(註二) 這調查的結果，證明了在工場裏勞働的既婚婦人總數，是二二九、三三四人。此外，據普魯士礦務局的報告，有一〇六三人的既

婚婦人從事於鑛山的坑外勞働，巴登既婚女工的人數是一八九四年一〇、八七八人，一八九九年一五、〇四六人，就是增加了成人女工總數的三一・二七%。下表表示既婚女工的對於各種職業的分佈狀態。

纖維工業	一一、一九四人
食料品及奢侈品	三九、〇八〇人
陶磁器工業	一九、四七五人
裁縫及洗濯	一三、一五六人
製紙工業	一一、〇四九人
鐵工業	一〇、七三九人
木工及彫刻	五、六三五人
複寫業	四、七七〇人
機械製造業	四、四〇三人

化學工業

四三八〇人

雜類

五、三六三人

合計

二二九、三三四人

纖維工業之外，食料品及奢侈品的製造，尤其是烟草的製造，既婚女工最多。其次是製紙工業中的挑選和分別破布片的工場，耐火磚瓦的工場，也雇用許多既婚婦人。她們常常受雇於最困苦而最難覓的工場，例如採石場，磚瓦工場，染色工場，化學工場，砂糖精煉工場之類。和此相反，二十歲以下的年輕女子，多從事於磁器，紡織，烟草，裁縫等等工場。「既婚婦人所做的，都是被人討厭的最下等的工作。」（註三）

在既婚女工的「爲什麼做工？」的回答中，非舉一二個例不可，撲達姆地方的既婚婦女從事工場勞働的理由，是男子的收入不够養家。在伯林，依據兩位監督官的報告，因爲丈夫收入不足，而負扶養家族的義務的女子，占百分之五十三·六二。西普魯士，弗郎克弗爾，奧台兒河畔，中部弗郎根，第二維登堡，以及低部埃爾薩司地方的官吏報告，都是

同樣的結果，麥格登堡的官吏，對於女工的大多數也是同樣意見，但其他一部，說是因為丈夫自身浪費過度，以致非出來做工不可。巴登的工場監督官羅里司霍法（Worthington）博士說：「不論什麼地方的雇主，所以利用女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女子勞働的工銀低廉。使用女工最多的各種工業，工銀都很低廉，這便可以證明一切。因為這種工業，雇用女工非常的多，所以工人階級的家族，都非出來求職不可。」考波冷志的監督官報告說：「既婚婦人，比年輕少女更勤勉而可靠，年輕少女，大都厭忌不潔的工業，所以這種事情，非讓既婚婦人來做不可。因此，選擇權樣的工場，雇用既婚婦人最多。」

不論何處，女子工錢比男子少，這是誰都知道的事。關於這一點，私人的雇主和國家的自治體，並沒有什麼區別。從事於郵政鐵路的女子工銀，也比同樣的男子少；一切自治體的女教員薪金，也廉於男子。這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說明，就是婦人的要求不大，她們的力量不足。她們做工的目的，不過是補助丈夫或父親收入的不足。她們做工的性質，是隨便的，一時的，偶然的。在她們之外，對於各種勞働的預備軍很多，所以更使她們的力量

薄弱，在婦人服製造花紙製品等工業和中流階級婦人的競爭很多，她們常常受居處的束縛，勞働時間，假使沒有法律來保護，總是比男工更長。

一八九三年曼哈姆(Mannheim)工場勞働者的工銀報告中，服里司霍法博士將每星期的工銀，分作三種等級。(註三)最低每星期十五馬克，中等十五乃至二十四馬克，高級二十四馬克以上。這種工銀的分佈狀態如下表所示。

	(下級)	(中級)	(上級)
工人全體	二九·七八人	四九·八人	二〇·四人
男子	二〇·九人	五六·二人	二二·九人
女子	九九·二人	〇·七人	〇·一人

女工的大部分，是都在這種「饑餓工銀」之下勞働，她們的收入如下：

(工銀)

五馬克以下(每星期) 四·六二

(百分比)

五馬克至六馬克

五·四七

六馬克至八馬克

四三·九六

八馬克至一〇馬克

二七·四五

一〇馬克至一二馬克

一二·三八

一二馬克至一五馬克

五·三八

一五馬克以上

〇·七四

據伯林職業監督局的調查報告，女工的平均工銀是一一·三六馬克。六馬克以下者四·三%，六馬克至八馬克者七·八%，十二馬克至十五馬克者二七·六%，十五馬克至二十馬克者一一·一%，二十馬克至三十馬克者一·一%。大概的工銀，都在八馬克乃至十五馬克之間（七五·七%）。在加爾司路（Garlsruhe）女工全體的平均工銀，是每星期一〇·〇二馬克（註五）

從事家庭工業的勞働者的報酬，最爲低廉，男子也是如此，但女子却更爲慘酷。在這

種工業，勞働時間毫無限制對於季節也無際限，還有家庭工業之內有一種膏血制度就是工作由中間人分給工人，中間人在工人的工銀中，扣取一部分報酬。

關於柏林的實際報告，可以證明婦人家庭工業的如何慘酷。在一八八九年，男子用襯衣製造業的雇主，支付二馬克乃至二馬克半的工銀，但至一八九三年，却減到了一·二馬克。技術中等的裁縫婦，一人一日縫六件乃至八件的襯衣，已經是非從早晨做到黑夜不可，但是她們的工銀，是祇有每禮拜四乃至五馬克，縫圍身裙每星期二乃至五馬克，領帶製造每星期五乃至六馬克，熟練的女用襯衣工每星期六馬克，最精的小孩服職工每星期八馬克乃至九馬克，上衣製造每星期五乃至六馬克。專做上等男用襯衫的熟練女工，在生意好的時候，從早晨做到晚上十點鐘，可以每星期得工銀十二馬克。自己能够縫剪的裁縫，每月工銀三十馬克。熟練的職工，在工作最多的月份（每年約五個月）一個月可得五十乃至六十馬克。雨傘製造工，每天作工十二小時，一星期祇有六乃至七馬克。任何種女工，不論生活如何節省，一星期九乃至十馬克的工銀，是無論如何不能生活

的，這種拿生活都不够的工銀的女工，勢所必然的逼她們走上賣淫的路去。

上面所述種種，可以證明近代工業的進步，使婦人日益和家族及家庭分離，——使家庭和結婚破裂。根據這種事實着想，要使婦人復歸家庭，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主張婦人復歸家庭的，不是對於人生盲目，不知道現代的發展和傾向的，便是對於這種傾向不願意觀察的人們！專用婦女的專門工業很多，女工超過男子的工業，也是不少，其他一切職業，也多少地採用女子，所以女工的人數，日見增加，婦人活動的地位不絕地開擴。

因爲一八九一年德國制定了工場法，所以成年以上的女工勞働時間，規定了每日十一小時，但在此外還承認了許多例外。婦人夜工雖則禁止，但對於日夜交替的工場，及限於一定季節開工的工場，都認爲例外。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貝隆開會的國際會議，議決了工場勞働者非給與十一小時的夜間休息不可。又因爲社會主義者們多年熱心地要求禁止婦女夜間作工及八小時制度，所以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能不讓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法令，制限婦人工作時間爲十小時，而且規定了這種

法令凡使用十個工人以上的工場一律適用星期六及休息日的上一天都規定作工八小時；婦人在分娩前後八星期，不得雇用，並且規定了分娩後非有醫師證明經過六星期以上，不得復業。此外，更決定煤炭製造，建築材料搬運，不得雇用女工。但是這種法令終於受了修改，——雖則有許多社會主義者的反對。結果是祇要主管官廳許可，每年有五十天可以在時間以外勞動。

在這種法令裏，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膏血制度的家庭工業，加以最初的干涉。就是由法令禁止了婦人及未成年者在工作之後，將餘剩的工作，拿回自宅去做。這種法令，雖則不甚完全，但是在現在狀態之下，總算有一點進步的意義。

但是婦人們的職業範圍，並不限制於她們體力相應的職務，工場主爲着榨取更大的利益，在一切勞動，也都雇用女子。其中，困難危險，不快的職務都有。這種事實，是和詩人們將女子看作柔弱優雅的空想完全相反事實，不僅是極頑強的證據，而且可以防止虛偽的結論和感情的判斷，所以我們僅就事實立論。事實證明，婦女們多被雇於纖維工業，

化學工業，冶金製紙，機械製作，木工，食料品及奢侈品製造，以及坑外採礦等一切職業，在比利時，二十一歲以上的女子，不僅在坑外採礦，並且在坑內勞働！此外，婦人更被雇於農圃，牧畜，和以前就成爲婦人職業的裁縫，雜貨店，襪衣製造，叫賣，事務員，教員，保姆，記者，及各種技術勞働。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的幾萬婦人，因爲從事於商店和其他商業上的事務，所以對於家政及孩童管理，完全沒有時間。年輕而美麗的姑娘們，多被雇爲酒場菜館的侍女，或者咖啡店的舞女，這種職業，對於婦女的體性，爲害甚大。她們是被當作引誘遊客的餌食，買賣白奴的商人，在此中找出多大的利益！

在以上所舉的職業之內，有許多是非常危險。就是草帽的漂白製造，鹼類及亞硫酸氣的作用，非常有害。在漂白業，有綠氣吸入的危險。顏色紙類製造，造花，着色，珂羅版印刷，化學藥品及劇藥的製造，玩具，泥偶及其他一切玩物的着色，都可以使工人中毒。孕婦從事於鏡面鍍水銀工作，可以使胎兒死亡。普魯士的乳兒中，有百分之二十二是當年死亡的。從事於危險職業的女工的乳兒死亡率，據喜爾德(Hilde)（註六）博士的發表，實在是

可驚的多數，就是製鏡女工百分之六十五，切玻璃工百分之五十八，鉛板職工百分之四十。又一八九〇年的報告，威司巴登地方的製造活字女工（孕婦）七十八人之內，能够安產的，祇有三十七人。喜爾德博士主張，下列各項職業，五個月以上懷孕的女子，都很危險，即色紙及着色造花的製造，含鉛物品，繪畫石印（*Mezochromotype*），鏡面鍍汞，橡皮工業，其他有吸入炭酸氣、硫化水素等有毒氣體的工業，纖維及火柴製造等項。巴登工場監督官報告說，婦人勞働者的小產，每年平均數如下：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

一〇三九件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

二四四件

藉醫師的手術而分娩者：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

一一八件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

三八五件

假使同樣的調查，在德國全國舉行，大概可得更足驚人的統計。但是工場監督官的

報告書上，都很得意地寫着：「婦人不因被雇於工場而受顯著的害處，」她們既不聽醫師的意見，又僅於短時間的觀察，能夠知道些什麼呢？

在纖維工業，爆發物製造，農用機械製造等，都明白地有切斷手足及喪失性命的危險。上述的各種職業，我們僅不就完全的表冊，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是困難而過劇的勞働。我們很可以輕輕的說，這些職業，都「不適合」於婦人，但是在這些職業之外，找不出別的「適合」於婦人的，那就沒有辦法了。喜爾德博士指定下列職業，為對於年輕婦女有害，絕對不可從事。即紺青 (ultramarine) 製造，紙，銼刀，草帽，切玻璃，石版業，結亞麻，剪馬毛，馬口鐵板製造，纖維織物，亞麻工等。

假使有相當的保護設備（如通風等），年輕婦女，對於下列職業，不妨從事。即鑿紙，磁器，鉛筆，散彈，以脫油，(alum) 明礬，炭酸鉛的膏酸鹽，臭化物，(bromium) 鷄納鹽，(chinin) 曹達，(soda) 石蠟，(paraffin) 紺青，(ultramarine) (有毒) 色紙，珂羅版，火柴，(註七) 休華付德綠色 (schweinfurt green)，造花等的製造，以及襪襪的漬擇，烟葉

的選擇及切斷毛類的選擇草帽的洗濯（應用硫黃）印度橡皮的含硫操作（Vulcanization），羊毛及精毛紡織，羽毛的洗濯，筆毛的選擇，印花布（calico）的染色及印花，玩具「鉛兵」（Lead-soldiers）的着色，鼻烟的包裝，金線織物的上光，鏡面鍍汞，縫針及筆尖的研磨之類。

懷孕的婦女，還在從事鐵路修理，和男子相競着拖曳重車，以及做建築工程中的洋灰和石灰調和工事，搬運石塊一類的工作，這決不是很雅觀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們一切的女體完全喪失；正像現在男子，從事於一切種類的職業，喪失了他們的男子氣一樣，這時候的女子，完全蹂躪了她們的婦德。這都是現代的社會的榨取和社會鬭爭的結果！已經腐敗了的現代社會，現在完全將自然的法則倒置。

在各種產業界，婦人勞働者的激增，當然是男子勞働者所不願意的事。因為女工增加，工人的家庭生活，漸被分離，因之使結婚和家庭被滅，惡德，墮落，疾病增加，小兒死亡率提高。據德國統計，工業中心地各都市的小兒死亡率，大為增進。在農村地方，也因為牛乳

缺乏和漲價，嬰兒食料不足，死亡率增加。在德國全國，嬰兒死亡率最高者，是上部伯拉登，巴威略，里格涅志，白來司勞，及開姆尼志等地。一九〇七年，每百人當年生產的嬰兒中，有下列的死亡率：

休太姆霍夫	四〇·一四%
拍爾司堡（上部 <u>巴拉得</u> ）	四〇·六%
菲利特堡（上部 <u>巴威略</u> ）	三九·二八%
開兒哈（下部 <u>巴威略</u> ）	三七·七一%
茂亨	三七·六三%
哥拉索（ <u>查克生</u> ）	三三·四八%
威登堡	三二·四九%
開姆尼志	三二·四九%
拉亨巴哈	三二·一八%

大的工場村落的多數事情還要更壞。此等村落裏面，多數是表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的死亡率。這生出了像這樣悲慘的結果的社會的發展，還有一種的進步，那便是便宜於大資本家的發展的營業的自由，轉住的自由，結婚的自由等等的一種進步。然而我們中流階級却因此而陷入於死地了！

小手工業爲了使人爲的個人生產保其餘生，而要求營業自由制限，轉住自由制限與租會制及職人團體制的復興時，勞働者都不肯幫助。關於使婦人勞働後歸於舊時狀態一事，也同樣的困難。但有一件事與嚴格的保護法令防止勞働榨取的過度，和禁止學齡兒童的職業的勞働並不衝突。在這點上，勞働者的利害與國家及人類的文化利害是一致的。例如在最近數十年間屢屢發生——最後一八九三年軍隊的第二次大增額間題發生時，發見了現代經濟制度退嬰的作用的結果，因徵兵不合格的青年數大增，陸軍的最低標準減低，致國家陷於危難。於是乎所有的人們，都關心到防止的政策。（註八）最

後的目標是想除去那些由機器、新的勞備用具及現代勞備方法所引起的種種不利益。一方面不得想不到依了人間勞備的適當的組織，把這些機器之類能夠給人製造成並且還能最等度的造成的巨大的利益出現於全社會。

爲全社會產物的文化的進步和結果，所受到好處的，不過是占有了這些的少數人。反之，大多數辛動的勞備者，勞備婦人，手工業者及其他的一切人，則此等勝於的勞備數倍的發明，——對於他們是無用而且贅瘤。知道了把什麼有豫見的發明來提高人類的文所時，他們將因驚愕憂苦而昏倒，以爲是一種虛妄，一種重大的罪惡。（註九）因此，凡是人們所該歡迎的東西，在前數十年間成爲好幾次工場暴動機器搗毀的原因，深的敵愾的對象。類似的心理，屢次在現在男女工人間存在。這是何等的不自然的感情！因此，非實現不問性別，萬人平權的社會不可！

這種社會，要將生產的手段歸諸社會，應用一切科學上技術上的發明和改善，使勞備的最高度生產力，能夠實現，能夠勞備的一切人類，都須做一定量工作，社會對於一

切大衆能够供給以人類能力發達和人生享樂的必要物質時，纔能實現。

婦人非成爲和男子完全平等，以及人類社會的有用的人員不可，對於婦人，須給以和男子同樣的機會，使她們得以發達她們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能力，她們須履行義務，也應享受權利。她們因爲要做男子的平等而自由的伴侶，所以她們不致於有不正当的要求和不名譽的行動。

現代的社會，是在向這種方向進行，在現代社會中的一切弊害，是促成新社會秩序的原因。

[369]

(註1) Die Beschäftigung Verheirateter Frauen in Fabriken. Nach den Jahresberichten der Gewerbenaufsichtsbeamten für das Jahr 1899, bearbeitet im Reichamt des Innern. S. 18, 21, 23, 49, 53, 62, 63, Berlin 1901.

(註2)「在織物工場聚集的地方，女工中既結婚人的比例是比平均數百分之二十六更多。例如查克生。亞登堡百分之五十六，諾依司百分之五十八。」

R. Wilbrandt, Die Weber in der Gegenwart, S. 143, Tena 1906.

(註四) A. a. O., S. 57, 63.

(註五) Wörishoffer, Die soziale Lage der Fabrikarbeiter in Mannheim.

(註六) Marie Baum, Drei Klassen von Lohnarbeiterinnen in Industrie und Handel der Stadt Karlsruhe, S. 60, Karlsruhe 1906.

(註七) Dr. Hirt, Die Gewerbliche Tätigkeit der Frauen 1873.

(註八) 因爲丹麥、德法意羅蘇德荷蘭瑞士諸國自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締結的國際條約，上記諸國，自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後，禁止用黃燐製造火柴。在德國，於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起，禁止黃燐發火的製品，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起，禁止此等物品的販賣。英國於一九〇九年，也發了同樣的法令。

(註九) 在徵兵檢查完結的百分率，合格者一九〇二年爲百分之五八·五，一九〇三年五七·一，一九〇四年五六·四，一九〇五年五六·三，一九〇六年五五·九，一九〇七年五四·九。因不勝軍事之故，入營後制除兵籍者，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爲百分之二·〇七，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二·三，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二·四七。

W. Classen, Die abnehmende Kriegstüchtigkeit im Deutschen Reich in Stadt und

Land von 1902 bis 1937,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1903, Heft 1.

(註九)工場監督官 A. Redgrave 氏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末的演講中說：「使我震驚的是羊毛工場中的變化。從前工場裏充滿了婦人和童工，但現在却完全由機械去做了。某工場主對於我的質問，回答說：『舊式機械要用六十三人的，現在祇用了三十三人，最近又因為機械新奇的改革，將可將工人減少十三人。』如此，在數年之間，生產量假使不生變化，差不多有十分之八的工人，可以節省。」——馬克思實地試驗。

第十四章 爲教育而鬪爭的婦人

一 家庭生活的革命

關於婦人地位所起的變化，凡是一切有眼的人們，多能够明白，但是我們到現在還不時的聽到「家庭是婦人天職」的妄論。當婦人要求智的職業，就是高等學校教師，醫師，律師的時候，這種妄論，最爲喧擾。他們在科學的假面之下，提出可笑的抗議。所謂紳士們，爲着辯護他們的妄誕和無理，和其他許多時候同樣，請出科學來做他們的幫手。他們說婦人的智力不及男子，在智能上，婦人沒有多大的貢獻。

因爲這種抗議，和大多數對於婦女職業問題有偏見的男子相投合，所以立刻可以

受人贊同，在現代一般文化和智識程度還非常低級的時代，新的思想，常常遭頑強的反對。尤其是獨占了文化和智識的支配階級，反對得更爲利害。所以新思想，最初由少數人主張，這幾個主張者，常常遭着譏誚嘲笑和迫害。但是，祇要新思想是善良而合理，是現代狀態的自然結果而產生，那麼便能由少數傳給多數。人類歷史上一切的思想，都是如此，真的要實現婦人完全解放的思想，我們也可同樣地預知他將來一定能够成功。基督教的信徒，起初不是少數者嗎？實行宗教改革的，不是受迫害的小團體嗎？近代的資產階級，從前不是也經過壓倒的反對和鬭爭的嗎？但是，結果是他們得了勝利。德國的社會主義，不是也經過「例外法律」的十二年間的壓迫的嗎？但是，當資產階級當作社會主義全滅了的時候，他們却占了最確實的勝利！

主張產子和家事是婦人天職的思想，是和「有史以來就有了國王，所以國王非永久存在不可」的思想相同。好像我們不能知道最初的資本家如何出現一樣，最初的國王如何產生，是不能知道。但是我們知道國王制度，經過了幾千年間非常的變化，國王權

力漸漸滅殺這是社會進化的傾向所以我們可以預知國王將要在最短期間之內變爲完全無用的東西和國王制度同樣一切國家和社會制度都是如此。國家和社會制度都在不斷地變化和改形，結果將歸於完全消滅。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現在有效的結婚制度和婦人地位一樣，是無論如何不能「永久不變」與此相反，雙方都是無窮的歷史發展行程的產物。

大約在二千四百或二千三百年之前，台莫司德納司（Demosthenes）公然的斷言，婦女除出產子及管家之外，毫無他用，但是這種思想現在已經不復通行了。有這種見解的人，非蒙侮辱女性的惡評不可。現今雖則有些人士，心裏還秘藏着這種古代雅典人的思想，但是和古代希臘人一般當作當然的事而公言的人，却一個都沒有了，在這一點，便是進步的地方。

近代的發達，一方雖則破壞幾百萬的結婚，但在他方面，對於結婚，却給以一種有利的影響。在幾十年之前，一切市民和農民的家庭間，婦人不僅做針線洗滌的工作，並能燒

麵包、紡紗織布、釀造和製造蠟燭肥皂，在當時，自來水、煤氣、電燈、電熱，以及其他一切近代的家庭設備，全不知道。現在雖則有這種狀態還維持着，但這不過是時代落伍的例外。因為工業製品，比主婦手製品價廉物美，所以大多數婦女，可以省却了不少從前非做不可的工作。我們的家庭間，在過去數十年之內，雖則有了這樣的革命，但是因為我們將牠當作當然的現象，所以並不注意。人類有一種特性，就是一切變化，祇要不突然起來推翻從來習慣，便即使起於眼前的事變，也不留意。但是對於干涉他墨守舊路的新思想，却抱着非常的敵意。現在還不斷地進行中的家庭生活革命，對於婦人在家庭間的地位，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我們祖母的時代，在星期日不想——也不希望——到劇場音樂會或其他娛樂地方去走走，當時也沒有婦人出門去對於公共問題奔走。但是到了現在，婦女組織和參加了許多種類的團體，發刊報紙，編輯雜誌，或者舉行大會。女工們組織工會，並且參加男工的集會。在德國的某地方，她們有了勞働評議會的被選舉權，但是這種權利，終於在一八九〇年被議會中反動的多數黨所取消。如此的變化，雖則一面黑暗，但他方却

很光明不論如何的反動論者也不願現在的狀態再歸消滅。雖則有大多數的婦女帶有保守的性質，但是她們自身，也都不願意再退步到父權狀態的從前。

美國的社會，雖則是立在資產階級的組織之上，但是一方面却沒有古代歐洲一般的偏見和時代落伍的制度。所以他們祇要能夠看定如何有利，他們對於新思想新制度的採用，毫不躊躇。在美國的婦人地位，從來就和歐洲很不相同。在富裕的階級，婦人非特不幹燒麵包和釀啤酒的工作，就對於烹調，也不親自動手，「蜂巢式客舍」(Apartment Hotel)的一所廚房，代替了各家的職務。德國的陸軍士官們，既不是社會主義者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却也採用了這種方法。在他們的住所，組織了一種共產的家庭，食料品大批的以批發價錢買來，命管理者排好菜單，在兵營的廚房裏，用蒸汽來烹調。這樣，比在旅館的生活費，非常節約，食品也不致於比旅館的不好。幾千的富裕人家庭，長年的或者年中一部分在旅館或客棧裏生活，對於家庭的調查，也毫不懸著。不僅如此，他們還因為個人可以不必廚房，所以都非常歡喜。有錢的婦人，討厭去做廚下的工作，這很可以

使我們對於「烹調是婦人天職之一部」的思想發生懷疑，祇能够將婦人和鍋子鉢頭聯想着的男子們，對於這種事實，非記憶不可。

再進一步，最容易想到的，中央烹調館之外，爲供給一般人使用，可以設置中央洗濯所和相應的乾燥裝置。——在許多大都會，富人和投機家，已經在實行了。——此外，假使再設置一處中央送熱所，熱水和冷水的水道，可以任意輸送，那時家庭間的浪費時間的許多勞力，又可以省去。大旅館，許多私人住宅，病院，學校，兵營，以及一切種類的公共建築物，都有這種設備，及其他的裝置——如電燈及浴室等。——這種設備，假使認爲祇有公共建築物及有產階級纔能享受，這是一種錯誤。祇要將此種設備普及推廣，時間勞力和物資，可以非常的節約，一般人的幸福和生活狀態，可以顯著的改良。一八九〇年夏季，新聞紙上載有關於美國暖房換氣設備進步的記事，內容說：

「近來美國北部所試行的從一定的發熱所將熱量輸送至街市全體的計畫，頗有成績。這種計畫，很精密地設計，和適合於實際應用，所以得了有利的結果和經濟上的利

益；這種組織將更見發達。最近在這種計畫之外，還實行了全市的通風，從一定地點輸送分配的計畫。」

近來這樣的改良，漸漸實現。狹量的俗人，對於這種新計畫的議論，常常表示一種反感。但是在德國，現在也在新的產業革命的時期。革命的結果，好像機械代替了手工一樣，個人的廚房，以及其他家事，將要全歸無用。在十九世紀初年，連拿破崙也公言用蒸汽推進輪船是一種狂想；聰明的人們，也將鐵路計畫認為荒唐怪誕。他們說人假使坐在這樣的火車裏面，決計不能生存。現在許多思想，也受着同樣的待遇。假使那一世紀之前，有人去向婦人們說，她們可以用自來水來代替她們的從井中吊水，他一定會受人申斥，說是獎勵主婦和僕婦的偷懶。

但是，在一切方面，偉大的技術革命，正在盛大地進行。不論甚麼都在不絕地進步。促進這種革命，使之進步到極點，再使一切領域，發育變革的萌芽，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的使命。在新的基礎上組織的社會，祇要將這種進步努力擴大，使之變為天下萬人共

有的財產，

我們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不是家庭生活信徒們所希望的將婦人重新束縛在爐邊窻下，——像沙漠中的猶太人尋求他們在埃及遺失了的肉罐一樣地——乃是爲着促進婦女參加人類的文化使命，要從家庭生活的狹小範圍中，將婦人解放出來，使她參與那時候已經不是男子所私有的一切公共生活。拉維蘭(Lavigne)說：「我們的文明日見成長，所以對於家族生活的崇敬觀念，日漸減少，因之結束力變爲無力，對於人類，不會發生多大的影響。這種事實是非常的普遍，人們可以在此中窺測社會進化的法則，」真是非常中肯。(註一)不僅婦女的地位不同，就是兒女在家庭間的地位，也是如此，他們漸漸地獲得了從前所不知道的獨立權。在施行以獎勵各人自立爲目的的教育制度的美國，尤其如此。和這種發展同時發生的一切黑暗，並不是必然的結合，這些祇能在現代社會狀態之下存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一切新奇可喜的現象出現，一定同時發現這種不快的黑暗。像符

里 (Fourier) 的慧眼所指摘的一樣，資產階級社會，在一切進步上，都是兩面的，是雙鋒的刃。

和拉維爾同樣，賽夫賴博士 (Dr. Schaffle) 也將現代家族變化的性質，認為社會發達的結果。他說：「在第二章所論述的傾向，就是關於家族的特殊機能的退墜，我們可以在歷史上推跡出來。家族漸次的失去了牠的一時的及代理的機能，因為這不過是社會機能的間隙裏的充填部分，所以一旦法律，秩序，權力，宗教，教育，產業的獨立制度完成，勢便非將這種機能讓出不可。」(註二)

(註一) Lavelleye, Das Ureinthum, Kapitel 20, Hausgemeinschaft, Leipzig 1879.

(註二) Dr. Scha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1. Band, Tübingen 1878.

二 婦人的智力

在現在婦人中，雖則祇有極少數的部分，在努力上進，這極少數中的大部分，又不曾自覺到實際的目的，但是婦人全體，仍是很快的進步着。她們不僅在產業界商業界和男子競爭，不僅在家庭間保持她們的獨立，並且在高級地位的公共生活上，也發揮着她們的智能。從事於智的職業的婦女，在現今雖則很少，但是在原則上，却非常重要。大多數的男子，到現在還是真的當做婦人智力不及男子，沒有要求和男子平等的權利，所以他們很激烈地反對女子的求智。對於可以使女子喪失女態女德的一切困難危險職業，並不反對的男子，對於女子生理的能力適合的自由職業，却出來反對。在德國，女子們很熱烈地要求女子入大學運動時，受了激烈的反對。朴喜漢馬 (Pochhammer)，菲林 (Rehling)，平達 (Binder)，海格 (Heger) 及其他，都是反對這種運動的人物。啤林巴哈 (Von Buerenbach) 說歷史上不會出過一個女子的天才，所以女子沒有研究科學的資格。這種議論，既沒根據，更不能使人信服。天才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婦女們所沒有的。

是發展智力的機會，她們從幾十年來，受着壓迫，智能發達的機會，完全剝奪，所以她們的心的能力，完全萎縮。現在著名的女子，也是很多。武斷婦人之間沒有可能的天才，是和斷言天才以外的男子沒有天才同樣是一種謬見。一切鄉村間的教員，都能够知道，在他們的學生之中，不知有多少有爲人物，因爲缺乏發達的機會，而致於終生理沒。實際上，不論誰都能够發現祇要境遇順當便能造就的人才。在男子之間，天才和人才的人數，比之現在已經知名的天才，不知多到若干倍，幾千年來受着比什麼更利害的壓迫的婦女，當然不必再說。假使男女兩性，都能够自然狀態之下發達他們的能力，那是進步的程度，將使現今的我們，沒有測量的標準。

現在的人類生活，是和植物的生命相似。珍貴的種子，因爲種植的土地不肥，或者受不着陽光而不能發達的，不知有幾百萬。在自然界能够適用的法則，整個的便可以在人類生活來應用。假使園丁不盡力去培植他的作物，而祇主張他的植物不能成長，他恐怕免不了被他的隣人笑他是呆人吧！又譬如一方要想得優良的家畜，而一方拒絕他的牝

畜和優良牲畜交接也是同樣的愚舉。不問是否爲着財產問題而採用新法。現在的農夫對於作物的家畜的養植，祇要認爲有利，便肯採用合理的方法。但在人類社會，雖則是有識之士（？），也不肯承認這種可以在有機界一切適用的法則！要觀察人生而得着教訓，這是不必一定限於科學家的。農民的子弟和都會的子弟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有產階級的孩子們，在肉體上精神上乃至相貌上一切都比窮人的孩子優秀，這究竟是什麼道理？這不外是生活和教育的結果！

偏於一定職業的教育，在人的性格上刻定了特殊的印紋。普通教員牧師的態度，和表情，一看就可以知道；便服的軍人，也容易辨別；皮匠和裁縫，木匠和鐵匠，也可以一看就分別出來。譬如在孩子時代完全一樣的一對雙生兒，長大起來，一個去做筋肉勞働者（假定是鐵匠），一個去研究哲學，這樣假使兩方就了完全相反的職業，那時他倆的相貌，必定會變成不同。和動物界一樣，人類的發達，也依遺傳（Heredité）及順應（Adaptation）而轉移。不僅如此，人類在一切動物之中，是最容易順應的動物。有些人，僅在數年之

中，幹了不同的職業，便完全變了樣子。非常貧苦的人，一旦成爲富裕，他的相貌必定會非常變樣。有時他精神的教養，却容易留着過去的痕跡。這因爲人到了一定年齡，便喪失了求智的慾望。但這對於暴富的人們，是毫無所苦。現代實在是金錢的世界，人們以其向大天才大學者低頭，——尤其是對於不幸貧窮而沒有權位的——不如向大富豪屈膝。現今是拜金狂的時代，但是我們還在說是住在「最上的世界。」

工業地方，對於生活狀態及教育，發生了如何的影響，我們可以用實例來說明。即使在外表，資本家和工人，已經不同得好像是屬於兩種人種一般。一八七七年的冬天，在查克生某工業市所開的宣傳大會，最使我們明白地看出這種相異的現象。在和某自由主義者教授討論的集會上，勞資兩方，有同數的代表出席。這時候會場的前排，都坐着健康強壯的人物，後面却是工人小商人——十分之九是職工——的坐位。他們都是身材瘦小，狹胸瘦頰，臉上都留着貧困和勞苦的痕跡。一面的集團是資產家飽食無憂的代表，他面的是以自己的勞力助長前列紳士諸君的強盛，而像蜜蜂驢馬一般勞働的人們。這兩

方完全不同的人類假定一代之間能够在平等有利的生活狀態中生活那時兩者的區別，必能顯著地減少，假使繼續如此，而到他們子孫時代，這種區別，必能消滅。

要觀察婦人的社會地位，是比觀察男子的更難。她們容易順應於新的境遇，很快地採取較高的生活習慣。婦女的順應力，比鈍重的男子快得多。

健全的社會狀態和人類的關係，正和植物和土壤日光空氣的關係一樣，因此，人類纔能有心理上生理上的發達。「人類因為食料而變遷」的俗語，雖則是一面的道理，但也和以上所說是同一意味。不僅食料，生活標準及社會環境全體，對於人類生理及心的發達，都有援助或阻礙的關係，使之在感情思想行動上發生有利或有害的影響。有禍的人們，我們可以目擊他們精神及道德上的頹廢，這是因為他們在家庭及個人之外，受到社會的不良影響之故。所以我們所棲息的社會的條件，比家族生活的條件，關係更為重大。假使男女兩性，都在自然狀態之下發達，不受任何限制，而社會一般狀態健全的時，婦人定能達於智力發達的高度。雖然人類進化史上沒有經過這種狀態不是我們現

今的人類所能想像正像男子的天才非常地高出普通男子同樣非常卓絕地超出同性的女子，也往往有之。假定我們以統治者做標準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有數位婦人的統治才能，比男子更爲偉大。例如依薩倍 (Isabella) 和加司德的勃蘭休 (Blanche of Castile)，匈牙利的愛里查倍司 (Elizabeth of Hungary)，加它林絲福爾查 (Catharine Sforza)，奎蘭伯爵夫人及依莫拉 (Duchess of Milan and Imola)，英國的愛里查倍司，俄國的加它林 (Catharine)，瑪麗亞 (Maria) 及德麗薩 (Theresa) 等。蒲巴哈 (Burbach) 根據世界上一切地方，即使最野蠻暴戾的種族，也由婦人統治的事實爲基礎，主張婦女比男子更適宜於政治。(註二) 一九一〇年英國的維多利亞 (Victoria) 崩後，英國報紙上評論英國史上女王比男王成功，主張英國從此永遠冊立女王。

許多歷史上的大人物，假使我們能够知道他自已努力和受他人援助的分量，他的偉大，將大爲減少。德國的歷史家，將米拉薄伯爵 (Count Mirabeau) 當作法國革命當時最偉大的人物，但是調查的結果，發見了他的一切演說草稿，都是幾個雇用的學者所

起草，他不過很巧妙地利用了學者們的勞力而已。一方面薩觀（Sappho）、蘇格拉底時代的地奧的瑪（Diotima of the days of Socrates）、亞歷山大的哈配梯亞（Hypatia of Alexander）、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司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喬治桑特（George Sand）等婦人，都值得我們極度的讚美。在她們的前面，許多男子變成渺小。婦人能夠在各種事業上和男子競爭，是十九世紀後半方纔許可的事，但是所得的結果，却是非常的良好。

不承認女子智能的男子學者，對於女子的態度，和對於工人的態度相同。當貴族們誇耀他們的門閥血統的時候，學者們表示出輕蔑的冷笑，但是他們（學者）自己對於低階級出身的人們，却將自己當作不由有利的環境造成，而以爲由於自己本具的才能。在別的問題，非常公正，自命爲無上的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一旦遇着關係於自身階級利害，或個人利害的時候，便立刻變成非常頑固而狹量。上流階級的人們輕視下流階級，同樣地，一切男子，多輕視女子。大多數男子，以爲女子是慰安和愉快自己的手段。承認女子

和男子有同權的人格這是他們的偏狹的心裏所最不喜歡的事情。婦人非柔和而順從不可，她們須將一切興味集中於家庭，其他一切，非讓給「萬物之靈長」的男子去幹不可！婦人應該自己阻止她的思想和傾向，凡此種種，都應聽命於地上之神的父親或者丈夫來解決。假使她們如此去做，即使她們的肉體和精神受了痛苦，世人都會得稱讚她們的柔順、賢明和貞淑！但是，假使我們要提倡萬人平等，那麼，排除人類全數之一半的女子，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

婦人在自由地發揮和使用她們的能力這一點，也和男子有同樣的權利。婦人也和男子同樣地是人類的一員，所以她們當然有自由自主地處分她們自己的肉體和精神的權利。偶然生而為女子，這是和人權上不生影響的，因為不生為男子而為女子的緣故，——男女兩方所不自知的事實——而排除了平等的權利，這是和因宗教上政治上的意見而不賦與特權，同為極不公平的事實。這是正像兩人偶然生而為不同種族的人民，即便生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樣的不合理的信念。這種見解是不適合於自由的人類的文

明的進步將要除去個人階級性別間的一切隸屬狀態，世界上一切除出自然(Nature)爲着達成自然的目的而設置的差別以外的一切差別，全不合理！但是兩性中的任何性，都不能夠超過自然所限制的界限，因爲這是可以使自然的目的消滅的。

(11) Dr. Havelock Ellis, Mann und weib,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sgabe von Dr. Hans Kurella, S. 201, Leipzig 1894, George H. Wiegands Verlag.

三 男女在生理上及心理上的差別

反對男女同權的主要理由，是女子頭腦較小於男子，其他方面的發達也慢於男性，所以女子是永遠的劣等這一點。男女是不同性的兩種人類，各人都備有適合於他自己的性的目的的不同構造，爲着執行性的職分，非有許多不同的生理及心理的狀態不可。這是不論誰也不願否定而不能否定的事實。但是，這種事實，是不能成爲男女間在社會

上政治上不平等的原因的，人類及社會，是由兩性組織而成的，兩性同為維持及發達人類及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最偉大的人物，也是由母親產生出來，最好的資質和才能，或者是從母性遺傳而來。那麼我們從什麼地方，還能夠找出拒絕女性與男性平權的理由？

根據著名大家的意見，男女間最顯著的身心差異如下：

身長，男子平均一七〇厘米，女子平均一六〇厘米。（據薩里思所說）

男子平均一七二厘米，女子平均一六〇厘米。（據維洛德所說）

男子平均一七三厘米，女子平均一六三厘米。（據克洛司所說，指德國北部人）

所以在身長方面，男子與女子的差異，約十至十二厘米；即一〇〇比九三，成人平均體重，男子六五斤，女子五四斤。女子的脛體較長，這是一般周知的差別，但是精密測量的結果，所差並不甚遠。中等身材的女子的腳，和中等身材的男子的腳的差別，祇有一五毫米。那以為這種差別並不顯著，「脛體和腳的長短，和身長有關，與性別則全無關係。」但是女子

的腕，却很遠地比男子的短。（二〇〇比九一·五）男子的手，比女子的闊而且大，男子的無名指長於食指，女子適與相反。在這一點，男子比女子像猿，手腕長，也是似猿的特徵。

關於頭腦的大小，男子與女子的「絕對比」是一〇〇比九四。但是「相對比」——與身體大小相比——却是一〇〇比一〇〇·八。所以事實上女子的頭腦，雖比較的小，但照身體大小的比例看來，女子反而大於男子。女子的骨骼，小於男子，細而美觀，表面光澤。這是因為要使柔弱的肌肉，在骨面膠着，表面非平滑不可的原故。這種纖弱的筋肉的發達，是女子最顯著的特徵。婦人身上各部的筋肉，多是柔弱而富於水分。（據琵琶拉脫，筋肉組織含水量男子七二·五%，女子七四·四%）脂肪組織的比例，適相反對，女子的發達遠過於男子。胸部女子相對的狹而且短。此外的差異，多直接與性相關係。內臟重量的相對的及絕對的差異，因觀測者而不同。維洛德主張男子體重與心臟重量之比為二一·五比一，女子為二〇·六比一；克留台事主張男子一五·八比一，女子一四·九比一。我們於此，可以知道女子內臟絕對的雖則小於男子，但照體重的比例計算，女子仍是重於男

子。

女子血液所含水分，多於男子，血球及血色素量均較少。因為心臟小，脈管細，血液中心水分多，故女子同化作用較弱，吸收營養分較少。女子顎床組織較弱，大概也是這個原因。「開化的男子，在頭蓋骨的形狀，及四肢的長短，可以知道有猿類的特徵，在其他各點，更可以說明男子與人猿類的關係，比女子更為密切。」

關於男女頭蓋骨的相異，據帕德兒說，有些頭蓋骨，簡直不能斷定是男子或是女子，因為沒有可以決定的絕對的徵候。絕對的比較，男子的頭蓋骨，不論那方面，都比女子的大，因之重量也隨之不同。內部空間的大小，也是男大於女。(1000:888)

格路查 (Grosser) 說，(註二) 正當發達的成人的腦髓重量，是男子一三八八克，女子一二五二克。大多數 (八四%) 男子的腦髓，是一二五〇克乃至一五五〇克，大多數 (九一%) 女子的腦髓重量，是一一〇〇乃至一四五〇克。但是因為女子身體小於男子，所以不能用這種重量來作為直接的比較。(於此非用體重與腦髓重量的比例來

比較不可。我們假使用體重和腦重來比較。男子體重每斤的腦重爲二一·六克，女子體重每斤的腦重爲二三·六克。(註二)

身材相仿的男女比較起來，結果是稍有不同；據瑪姜特調查，女子腦重，是全無例外的輕於男子，但這是不和身體大小相比例，所以不能當作正確。白來克曼 (Bakenham)，李 (Alice Lee)，及批爾生 (Pearson) 根據英國的事實及計算，決定了男女間腦量沒有顯著的差別，與婦人同年齡身長及頭蓋骨的男子，腦量並無差異。(註三)

瑪姜特也說女子腦髓小於男子，是神經更爲銳敏的結果。格路查說：「這並不曾經過顯微鏡的證明，也不能作爲確實的決定。女子的瞳孔及耳窩，都比男子稍小，而牠的作用並不遜於男子，我們很可應用這種類推的方法。婦人腦髓較輕的主要原因，大約是纖弱的節肉發達的緣故。(註四)」

男女的差異，因爲他們根本天性的不同，所以當然不能變化。但是，不同的生活狀態，榮養，肉體及精神上的教養，職業等——能使血液及腦髓中的不同，變遷到如何程

度，這是現在還不能明瞭的問題。近代女子與男子相差的程度，比原始時代婦人（或野蠻人）與男子相差的程度更大，這是確定的事實。我們假使將過去一千年乃至一千五百年間的婦人地位的社會的發達回顧一下，就可以知道，這是當然的現象。

據謫里思調查，女子頭蓋骨容積與男子之比如下：（假定男子頭蓋骨容積爲一〇〇）

黑人女子	九八四	霍吞太脫女子	九五四
印度女子	九四四	愛司基莫(Eskimo)女子	九三一
荷蘭女子	九一九(或九〇九)	俄國女子	八八四
德國女子	八三八——八九七(註五)	中國女子	八七〇
英國女子	八六〇——八六二	巴黎女子(十九歲時)	八五八

關於德國人的意見不同，是因爲起於質量均各不同的試驗材料的結果，所以絕對不能相信。但是根據以上的數字，便可以更爲明瞭地表示出黑人印度人女子的腦量，比

英法德諸國女子的更大。但是後者却比前者聰明得多。

將已故的名人的腦重比較起來，也可以表示出同樣的矛盾和特色。據萊克賴教授 (Prof. Reclam) 研究，科學者扣維 (Cuvier) 的腦重是一八三〇克，詩人攝倫 (Byron) 一八〇七克，名數學家哥斯 (Gauss) 一四九二克，言語學家海爾曼 (Hermann) 一三五八克，巴黎市長 (科學者) 霍司曼 (Hausmann) 一二二六克。但丁 (Date) 的腦重，據說是比男子平均重稍輕，葛里司 也是這樣報告。據啤旭夫 (Bischoff) 所測算，最大腦量，是某無名人物的腦重，有二二二二克。第二是詩人屠格涅夫 (Turgeniev) 的腦重，二〇一二克，第三是漢德 (Hend) 公爵領士內的一個呆人，他的腦重是一九二五克。女子腦髓最重的，是一七四二乃至一五八〇克，但是其中的兩個，是精神病的婦人。在一九〇二年八月開會的人類學者大會席上，華爾達教授發表，一七一六年死去的哲學家萊布尼茲的頭蓋骨內可容的腦量，祇有與一三〇〇克，其容積為一四五〇立方釐。杭賽曼調查了蒙生、朋生，及亞特爾、夫門宰兒的腦髓，發表說蒙生腦重一四二四克，不曾超過成年男

子的平均腦重，門宰兒祇有一二九八克，朋生更少，祇有一二九五克，即在男子平均腦重之下，並不見得超過女子的腦重。以上事實，都是足以顛覆人智可以用頭蓋骨來計量的舊式假定。李蒙特帕爾 (R. Pearce) 依英國的材料調查了之後，得到一個結論說：「智能和腦重之間，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有密切的關係。」(註六)

英國人類學者達克華茲 (W. Duckerworth) 說：「有人說智力豐富的人一定有較重的腦量，這是沒有決定的證據的事。腦重，頭蓋容量，及頭部外周，不論如何測定，也不能作為測算智力的尺度。」(註七)

近年來因調查各人種的頭腦而有名的哥爾李里格 (Kuhnrige) 說：「智力與腦重，全無關係。名人的腦重，不過稍稍超過普通中等程度的腦重，而不會超過和名人們同等的上流階級頭腦，所以不能作為充分的證據。雖則如此，但是我却不否定腦量可以增加，——尤其是青年時代因用功而增加的事實。這大概就是上流階級及學者們頭蓋骨及腦髓較大的原因。在有錢的人，因為攝取過分的榮養，所以更容易增大。精神過勞可以

使腦量增加同時也連帶著一種弊害就是狂人的頭腦，都是很重，總而言之智能（與生產力全無關係的）與腦重間，毫沒有關係的證據，這是主要的論點。即在外觀上，到現在也尋不出與智能或天才間有特殊關係的證據。」（註八）

所以，正像我們不能以身體的大小來決定人力同樣，我們不能以腦重來決定人智。象和鯨一般身體偉大的哺乳動物，腦髓的大小及重量，都很龐大，但是用牠們的身體的大小來和牠們的腦髓比例時，反而不及鳥類及小的哺乳動物。正像人類中有身體很高大而智慧不及短小的同樣，極小動物（例如蜂蟻）的智力，反而很遠地超出大動物（例如牛羊）之上。決定智力的要素，不在頭腦的大小，而在腦組織及腦能力的練習及使用。

司低特 (J. Stead) 教授說：「我想，大腦，神經細胞，小腦的構造，是否優良，血管配置，神經細胞的構造形體大小多少，以及最重要的營養及同化作用的是否適當，是智能差異的重大原因。」（註九）

要使腦髓及其能力充分的發達，非有規則的訓練，及和其他一切機關同樣的適當

營養不可。假使將此種事實付之等閒，或者訓練方法失當，可以使腦的正當發達中止，甚至變成不具。

瑪奴維里及其他人類學者，證明女子在形態上超過男子，但是這是一種誇張。達克華茲說：「將男女兩性比較起來，要在形態學上找出一種一方勝過他方的永久的相異點，是非常困難的事。」（註十）

藹里思則承認了一種限制，就是女子的趨異性，比男子缺乏。但是藹里思的這種議論，被批爾松非難，說這不過是非科學的迷信。（註十一）

凡是知道婦人發達史的人，誰都不能否定婦人是受着誣謗；而這種誣謗，到今後還是存在。陣旭夫教授主張說女子可以養成和男子同樣的智力和頭腦，但是這種主張，却表出他對於當面的對象所不許而且似乎未曾見聞般的無識。我們在本書之內，關於歷來的婦人地位的說明，是幾千年來受男性的支配，使男女的生理及心理的發達上招致了不同的差異。

科學家非承認他們的科學法則可以整個的適用於人類不可，遺傳和順應和在其他生物同樣；在人類社會也可適用。祇要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例外，那麼進化的法則，當然可以適用於人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除此之外，別無可以說明的方法。祇有這種說明，纔可以使從來當作混沌不明的「科學的神祕」或者「神祕的科學對象」，得着光明的解決。

男女的腦髓，因教育的不同而發達，教育這一句話，在大部分的過去時期，是不能適用於女子。現代一般生理學家，多已承認腦中影響知能的部分，在頭的前方，關係感情的部分，在頭的中央。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觀念，隨此而發達。到現在還流行着的希臘思想說，男子應該有高而且廣的顴角，女子則應該比男子狹小。這種表示女性屈辱的女性美思想，給我們以絕大的影響，使女子們將高大可顴角，當作醜陋，於是想出用頭髮覆額的手段，來矯正自然！

(註一) 頭腦的平均重量，據下列各人調查如下

	(男子)	(女子)
啤旭夫 (巴隆)	一三六二克	一二一九克
薄依特 (英國)	一三二五克	一一八三克
瑪格特 (黑遜)	一三九九克	一二四八克
來久司 (瑞典)	一三八八克	一二五二克

(註二) 「天才的人物，大概身短而頭大，這是兒童的主要特徵。天才的頭面表情，也和兒童相似。」——H.

Ellis, Mann und Weib, S. 392, 1894.

(註三) T. Blakeman, Alice Lee, and Karl Pearson, Study of the biometric Constants of English Brainweights. Biometrika 1905, Vol. IV.

(註四) Privatdozent Dr. Otto Grosser, Der Körperbau des Weibes in "Mann und Weib."

Herausge geben von Prof. Dr. Kossmann in Berlin und Dr. S. Waliss in Wien, S. 40, Stuttgart 1907.

(註五) 五個著作家的報告各有不同，即八三八，八六四，八七八，八八三，八九七。替魯士女子是九一八，巴羅女

(註六) Raymond Pearl, Variation or Correlation in brainweight. *Biometrika*. Vol. IV. June 1905. S. 83.

(註七) W. DUCKWORTH, Morphology and Anthropology. S. 421 bis 422. Cambridge 1904.

(註八) Kohlbriſge, Untersuchungen über Grosshirnfurchen der menschensassen.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11. Band, 3. Heft. S. 598. Stuttgart. 1908.

(註九) L. Stedde, Das Gehirn eines Sprachkundigen,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1907. 11 Band, 1. Heft, S. 135.

(註十) Duckworth, a. a. O., S. 422. K. Pearson, Variation in Man and Woman in *Chances of death*. 1. Band, S. 376. London 1897.

四 達爾文學說及社會狀態

我們雖則不能因女性腦重較輕，證明女性劣於男子，但是現在女性的智能較低，却

是無可疑慮的事實，達爾文（Darwin）說在詩歌繪畫彫刻音樂科學哲學方面的男子名家的名字，真是不能和同方面的女流相比較，這是不錯的。但這不是極當然的事嗎？假使不如此，便是一樁奇事。志里休的社會兒博士（Dr. Dodal-Zurich）（註一）說，假使連續數代之內，男女受同等教育，將使現狀改變，這真是名言！在通則上，女子雖則生理的弱於男子，但在許多未開化民族之間，却並不如此。（註二）我們看了賣技女子的大膽和熟練，便可以知道，即在體力方面，祇要從幼時練習訓練，也可以得到可驚的變化。

此等一切，都以生活狀態及教育——用科學家的話來說，便是「教養」（Breeding）——為條件，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實地說，人類的生理及心理的生活，祇要人類自己意識的努力促其發達時，一定立刻可以得到最良的結果。

動物植物，因為生活條件不同而起變化。牠們在有利的條件之下生長，在不利的條件之下阻滯，在強制的條件之下，則至於死亡，或者很劇烈地變遷了牠的天性與特質，人類也是如此。人類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不僅影響肉體，他的思想感情行動，也受影響。因

此我們知道假使現在個人的不充分發達的原因，是由於不利的生活狀態（即不利的社會狀態），則生活狀態（社會狀態）發生變化時，人類將隨之而生變化。在此，給一切人類以充分地發達天性的機會——以達爾文之名為名的達爾文學說（Darwinian）的發達及應順的法則，就是對於一切的人類，使之意識地組織可以有益適用的社會狀態。——是問題的主眼。但是這種社會組織，祇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方纔能夠實行。有判斷力的理性生物的人類，應該努力去改變社會狀態及其關聯的一切，而造成萬人平等有利的狀態。一切個人的才能和能力，須要發達到自己及社會同時有利，但不能因個人的才能，而獲得妨害他人及社會的權力。個人的利益，應該和社會一般利益相一致。在現在社會，個人與社會利益衝突，所以我們非實現利害調和的社會不可。

達爾文學說，與其他一切真的科學同樣，是民主的科學。（註三）代表這種學說的人中，假定有反對這是民主的科學者時，這些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所主張的科學的位置的人們。進化論的反對者，其中尤以最機敏地能夠觀測對於自身利害的僭侶們，將達爾文

學說寫作無神論或者社會主義。在這一點，威爾霍教授 (Prof. Virchow) 的意見和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完全相同。他在一八七七年茂尼許 (Münich) 大會上，反對海格爾教授 (Prof. Haackel) 說：「達爾文學說屬於社會主義。」(註四) 威爾霍因為海格兒要求將進化論加入學校課程，所以故意地貶下進化學說。當時主張學校教授科學及進化論的，受了現狀維持論者的劇烈反對。他們因為知道了這種學說的革命的效果，所以主張祇應在被選的少數學者之間研究。但是，即使威爾霍所說一樣，進化論屬於社會主義，那是我們也不能因為牠於社會主義有利，而斷定那學說的不行。科學家對於自己所研究的科學，全不管牠是否能給國家以任何種的形式變化，或者自己所研究的科學，能否承認某種社會狀態。我們(科學家)祇知道學說與真理是否契合，假使知道了完全一致，便是接受這種科學及其一切關聯的結果，是科學家唯一的義務。不論是為着私利，為着恩寵，或者為着階級及黨派的利益，祇要違反這種義務的，便是卑鄙的行為，而不是真的科學。科學家的團體，尤其是足以代表德國大學而有獨立人格的團體，真是很少。經濟上

的損失被官廳注意，以及學位稱號或高昇機會喪失的恐怖，使這種代表者的大部分屈服，使他們隱蔽自己的確信，使他們公言自己認識的反面。一八七〇年，在柏林大學開會的皇帝頒德式席上，賽薄李蒙 (Dubois-Reymond) 說：「大學是霍亨索倫家 (The Hohenzollern) 的智識衛兵的訓練機關。」李蒙尚且說這種話，比優秀的科學者劣等的大多數學者們所懷抱的對科學目的的心理，也很可以猜想了。(註五) 科學現在已經卑污到變成服務於支配階級的目的物了！

海格兒教授及其弟子許密德教授 (D. Schmidt) 海華爾 (V. Hellwald) 及其他學者，熱心地反對非達爾文文學說屬於社會主義的主張。達爾文文學說主張自然界一切，有高級組織及強大的生物，可以使劣者屈服，而且據達爾文的思想推測，有產及有識階級，在人類社會，是有高級組織及有力的人們所構成，因之當然可以支配其他階級。因此，海格兒教授們主張達爾文文學說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且是貴族的主張。

這樣的進化論者，不知道支配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法則。這種法則的盲目的支配

——就是社會上占有最優越地位的不是善良而有爲的人們而是最凶惡最狡猾的流輩，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做成一種可以使他們子孫處於最有利的生活條件之下，——他們全不知道。善良而有高尚資格的人們，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最不容易獲得及維持優越的地位。我們可以毫不過火的說，這種狀態，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本加厲。無良心和無廉恥，是比一切人類道義更實用而更有效的武器。除出不知道這種社會的本質的人們及受了資產主義的偏見喪失了正確的推理的人們之外，誰都不能承認這種社會組織是最適宜最優良的社會。生存競爭，存在於一切有機體之間，使他們不明白歷來受強制的事情，於無意識中推行着。這種生存競爭，在人類世界，也存在於喪失了團結的或還沒有團結的社會之間。在進化過程中，因人類相互的社會關係，所採取的形態，而生存競爭，也發生變化。這種生活競爭，漸漸變了階級鬭爭的形式。人類因為階級鬭爭，一部分人類占有了比其他人類更優越的地位。但是這種鬭爭，因為人類關係社會性質的理解之進步，遂至認識了支配社會發達的法則。人類須要將這種法則適用於社會及政治的制

度，以及根據這種法則去改造制度纔好。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但是動物却不比有理性的人類，這就是人獸的分別。多數的達爾文學者，因為受了偏見的影響，不能理解這一點，所以所得的結論，完全錯誤。（註六）

海格兒教授及他的門弟們，同時並否定了達爾文學說是歸着於無神論的主張。他們費盡氣力地用一切科學的論證來打倒了「創造主」之後，又從新想使他復生。因為這種目的，他們纔創出了一種叫做「更高的道德」「道德的原理」的新式的「宗教」。一八八二年在愛生那哈（Bisnacht）開會的科學者大會，海格兒教授在惠馬公爵（Grand Duke of Weimar）及其家族之前，不僅要想要救濟宗教，並想將他先生達爾文描寫得當作一個宗教的人物。這種努力，我們祇要一讀當時演講中所引用的達爾文手簡，便可以知道完全失敗。（註七）達爾文手簡中，雖則用極隱晦的口調，但是海格兒所要說的，却和他完全反對。達爾文因為不能不對英國人的宗教忌諱，所以終至沒有將他關於宗教的真的見解闡明。但是這種見解，在惠馬會合之後不久，即為我所發見。就是

他(達爾文)向啤休那博士(Dr. I. Buchner)說他四十歲的時候——一八四九年——因為找不到承認信仰的機會，終於拋棄了信仰。達爾文在他的晚年，還替在紐約出版的無神論報紙幫忙。

(註一) Dr. Dodel-Zürich, Die neuere Schöpfungsgeschichte.

(註二) 這個證例，可以在竊里思的著書中尋得出來。據說多數未開化民族之間，婦人的身長及體力，不遜和

男子同等，有時候竟至超過男子。竊里思又說我們人類因為文化進展，兩性的顯微骨內容差異，日見增加。

(註三) 「科學的覺悟，是民主主義的覺悟。」 Buckle, Geschichte der Zivilisation in England, 2. Band, 2. Teil, 4. Auflage, Uebersetzt von A. Rung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0.

(註四) Ziegler 在上記書中第十一及十二頁，對於「進化論日趨於社會主義，是威爾遜的講論之精神」的話，表示反對。威爾遜說：「先請你們想一下，這種說在某社會主義者腦子裏，已經有了怎樣的惡靈(笑聲)不錯，諸君！有許多人以爲是滑稽呢，但實際上却是很嚴肅的問題。我希望類似的學說，不俾使那邦驚駭了一樣，也使我們發憤。我希望達爾文學說，不至於使我們驚駭。假使這種學說，一切應用起來，將使那

態非特爲難，而且諸位應該注意，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學說表示共鳴，我們對於這一點，非完全明瞭不可。據此，可以知道威爾遜所攻擊者我們已經不以爲意，達爾文自己及其餘許多達爾文學者所不能下的結論，我們已經很正確的得到。威爾遜因爲預先知道了社會主義者一定要發現舍普在達爾文學說中的結論，所以發表了這種警告。

(註五) 李察受了攻擊之後，在一八八三年一月愛理特大王誕生日，又將同樣的論反覆者。

(註六) 費利教授著「社會主義及現代科學」達爾文 賓塞 馬克思 (Enrico Ferri, Sozialismus und Moderne Wissenschaft, Darwin = Spencer = Marx) 中，答覆海格兒之說，達爾文學說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海氏認達爾文學說爲貴族的主張，是重大的錯誤。我們並不完全對費利氏同意，尤其是對於和Lombroso所見相同的婦人觀，更難同意。羅里思在他的著書男子及女子之中，說明現存的男女間差異，決不足證明一方劣於他方，他的議論，是以廉德的兩性相合纔成完全的人類爲背景。雖則如此，費氏的書的確是很適切的。

(註七) 海格爾在未來 (Zukunft) 第八號 (伯林一八九五年) 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提出於帝國議會的改革案的文章，結論說：「我不是倍倍爾氏的贊同者，他不時的繼續攻擊我，尤其是在關於婦人問題的青中，對我加以誣謗。」他對於我所加的非難，是別人對於他所加的非難中的最激烈者，——海氏或者自己不

知道——他說我攻擊了更良好的智識。我自己不知道做過這種事，所以海氏的主張，非有證據不可。他如不舉出證據，我就有對於他的主張認為輕率而加以拒絕。——著者。

五 婦人與自由職業

婦人不等男子來啟發她們的知識，不等男子來解除她們的束縛，而自己起來在知能上和男子相競，這是很正當的事。婦人運動是因此而起的。婦人們已經解除了許多障礙，走進了智的舞臺，有許多國家，已經得了非常的成功。入高等學校，去求高級職業的運動，是僅限於有產階級婦女，無產階級婦女，因為現在不能得這種研究和職業，所以還不會有過直接關係。但是，這種運動的成功，却是與一般有關係的問題。因為這是和婦人的一般地位相關，第一是原則上的問題，第二是這種運動可以表示出婦人在極不利的現狀，還能夠發達到相當的地步。不僅如此，譬如女子有了毛病，假使有了女醫，便可以不必經過許多對男醫的顧慮，而直接去求女醫的診察。婦人患了生殖器病的時候，因為不願

意求診於男醫，而放任不治，因此引起了不僅女子自己而且波及他人的痛苦假使有了女醫，許多婦人，對於這些苦痛，都可以免去。這種簡直可以說是罪惡的婦人的顧慮心，往往將真的病狀隱蔽，而使醫師困難。我真不懂爲什麼許多男子，尤其是醫生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女子有學習醫學的當然及必要！

女醫並不是新奇的事，一切古代人，尤其是古代德國人之間，女子常常從事於醫術。阿拉伯王國，及阿拉伯人支配下的西班牙，在第九世紀至第十世紀之間，都有著名的女醫生及女手術家，她們都曾在哥特哇大學（Cordova University）研究。在意大利的各處大學，例如鮑羅那（Bologna）及帕來莫（Palermo）等處，都有女子入學研究。後來因爲由亞拉伯人感化的「異教徒」勢力，漸漸在意大利衰亡的時候，纔受了禁止。一三三七年鮑羅那大學的教授團，發出宣言說：「婦人是罪惡的源泉，惡魔的工具，也是被驅出樂園的原因，和紊亂舊法的分子，所以我們須謹慎地避免與婦人談話。我們不論對誰，應該明白地禁止介紹任何女子——不論如何高潔的女子——入學，如有違者，由教

師嚴重處罰。」

此外，婦人參加學術研究，還有一種良好的結果，就是因為婦人的競爭，足以使成績平庸的男生，受很大的刺激。僅就這一點，已經是很大的利益，但在此外，對於學生風紀的改善上，也有很大的效果。男女同學之後，德國學生的酒癖和好鬪的敵風，可以大大的改善。因此我們可以使政治家，法官，律師，警官，議員們出身的大學，變為一個更適合於大學創立和維持之目的的機關。據能够下公平判斷的人們的意見，這種改善，是非常的重要。許可婦女入高等學校及大學校的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之間，急速地增加。凡自稱文明國的，都已經不能拒絕這種要求。俄國與美國，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正反對的國家，但是關於大學解放這一點，却是美國最先，俄國第二。在美國，不論什麼州，婦人都可以入高等學校及大學。各州大學解放的年次如下：

Utah

一八五〇年

Iowa

一八六〇年

Kansas

一八六六年

Wisconsin

一八六八年

Minnesota	一八六九年	California	一八七〇年
Missouri	一八七〇年	Ohio	一八七一年
Illinois	一八七一年	Nebraska	一八七一年

此後，其餘各州，都很快的仿效，和求學的機會相應，美國婦人的地位，日見增高。據一九〇〇年的國勢調查，女性的內外科醫生七三九九人，著作家五九八九人，建築家一〇四一人，牧師三四〇五人，法律家一〇一〇人，教員三二七九〇五人。

瑞士在歐洲，是大學對女子解放最早的國家，下列數字，是瑞士諸大學男女學生的
人數：

(年次)	(總數)	(其中女生)	(運女子聽講生)
一八九六——一八九七	四、一八一	三九一	七二八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五、三〇一	八五四	一、四二九
一九〇五——一九〇六	七、六七六	一、五〇二	二、七五七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

八、五二一

一、九〇四

三、一五六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下學期，女學生學法科者七五人，醫科一八一人，哲學六四八人。其中瑞士人一七二人，外國人一七三二人。遊學的德國女生，因受制限而減少，現今德國各大學，也許可女子入學，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一學年之中，入學女生的入數，是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連女子聽講生爲百分之三七。

在英國，雖許可女子入大學旁聽，但牛津及劍橋兩大學，到現在還對婦人不給學位。法國於一九〇五年有學生三三二六八八人，其中女子一九二二二人。（外國人七七四八人）

她們的分佈狀態，是法科五七人，醫科三八六八人，自然科學二五九人，文科八三八八人，其他三八二人。許可女子入大學的國家，是美、英、荷、比、丹、瑞、奧、拿、威、俄、德、埃、匈、意、瑞、士、法、土、澳洲。許可女醫營業的是印度、亞比西尼、波斯、摩洛哥，及中國。在東洋各國，女醫非常繁昌，這種國家，因爲對於婦人的宗教習慣限制太嚴，所以女醫更視爲一大福音。

經過了長期間的鬭爭和非常的努力之後，在德國雖則起初很微小，但到後來終於

採用了新法，根據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聯邦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許可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舉行醫師、齒科醫及藥劑師的開業試驗。又據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聯邦會議決議，在國外研究醫學的女醫，也得在國內營業，在國外所研究的學業，認為有效。但是，在德國國內，哈特爾堡及甘丁根（Heidelberg und Göttingen）等處大學，於一八九八年以後，已經許可女子入學。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下學期，女子聽講生一二七〇人。許多德國的都市，都創立了女子高等學校及專門學校。但是，一九〇二年春季，柏林大學的教授會議，對於一位持有某德國專門學校的升學證明書的女生入學請願，加以拒絕。在德國的有力者之間，要根本地鏟除反對女子求學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一九〇二年三月普魯士的教育大臣在國會演說，說女子專門學校，不過是一種試驗。他說教育部反對這種制度，他自己恐怕因為大學開放而使「自然所造的促進文化的男女差異」因之破壞，又說為着德國的家庭幸福，非保存德國的婦女特質不可。這種論調，與舊的女性觀相一致。在教授之間，雖則明明地知道女生能夠滿足地答覆自己提出

的課題或者有些女生成績非常優異，但是結果還是反對女子入學的教授居多有些男學生（大概是大多數的男生吧）對於女子入學的想法，我們可以在一九〇二年四月間哈倫的臨床學生對全德醫科學生所發的抗議文中觀察出來。抗議文起首說「伯林女子教育促進協會所提倡的醫學教育對女子開放運動，有抗議的必要」次言：「這個問題既引起大眾的注意，哈倫的臨床學生，應該對於關係最大的人們，就是德國諸大學家的臨床學生及內科醫師，喚起注意。因這種運動而引起的不快的結果，諸位由個人的經驗，也可以知道，此種運動成功，此後的共同臨床講義，將造成醜惡異常，忍無可忍的不健全狀況。哈倫大學的醫科，是首先開放女子的大學之一，但是這種新制度，可以說是全歸失敗。謹嚴的教室，因女子加入而變為墮落，不論教授學生病人，都隨時發生不快的事。故，因此，婦人開放，是扞格道德的災害，我們非設法阻止不可。同僚們事實具在，有誰能扭轉我們的正當的要求？在此，已經由事實證明了男女同學和醫學研究及禮儀道德，在原則上不能兩立，所以我們要求臨床講義，須將女子除外。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屬

部的问题政府已經斷然地聲明了女子可以研究醫學諸位和我們的利害完全相同所以我們特地向諸位申訴。我們希望你們也發表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更希望和我們一致行動，羣起抗議！

這種抗議，很顯明地是臨床學生們的狹量和嫉妬的證據。在別國行之有年，毫不妨害男女學生間風儀和道德的制度，為什麼能在德國發生危險？在品行上不很光榮的德國學生，這種類似笑話的道德談，不如癡抽的好。（註）當醫師替男女病人執行手術時，看護婦在旁幫助，並沒有妨害道德的危險；多數的青年學生，為着研究，圍繞着分娩的產婦，或者參觀婦人患者的手術，也不覺得猥褻和失禮，那麼要禁止女子學醫，不肯給以同等的權利，豈不是滑稽。

與哈倫學生的主張完全不同，而也反對研究醫學的，是啤旭夫教授。他的反對理由，是男學生是獸性的，這真是判斷得不錯。但是，一方婦女的求知運動，雖則受了男性的反對，結果却是女子得了有利的解決。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敕令公布，對於從來祇准做

聽講生的女子正式許可入普國大學，這種救令的唯一的限制，是外國人女子須先得大臣的承認，及德國婦人在某種特別情況之下，須經過大臣的許可。（註二）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一學年的下學期，在德國諸大學入學的女生總數，是一〇七七人，但一九〇八年夏期是三七七人，一九〇六年是二五四人。她們在各大學的分配如下：卽伯林四〇〇人，朋痕六九人，白來斯拉夫五〇人，愛浪根一人，弗拉依堡六七人，格愛生二三人，甘丁根七一人，格拉夫司華爾特五人，哈倫二三人，哈喜特爾堡一〇九人，依愛那一三人，基爾二人，蓋尼許堡一七人，拉潑卽許四四人，馬爾白爾喜二七人，茂尼許一三四人，篤平根六人，威爾堡七人，司屈拉司堡及羅司德克，摩恩思德的大學，却一個女生都沒有。女子聽講生的總數，在一九〇八年夏是一七八七人，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的下學期，是一七六七人。她們的大學別如下：伯林三一三人，司屈拉思堡二四九人，白來斯拉夫一六八人，尼茂許一三一人，朋痕一二〇人，蓋尼許堡一一九人，拉潑卽許九五五人，格愛生九三人，甘丁根七三人，篤平根六七人，哈倫五四人，弗拉堡五〇人，其他諸大學均不及五〇人。

正式入學的女生之中學神學者三人，法學三一人，醫學三三四人，哲學七一人。

因為女子可以加入大學，所以必然的高等女學校，發生了徹底地改造的必要。據一八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表的規定，以九年學年制為高等女學校的常則，十年學年制是例外。但是因為上述的變化，一般地發生了設十年制的必要。據統計報告，一九〇一年官立高等女學校二百十三校之中，九年制者九十校，十年制者五十四。但到一九〇七年十月，九年制的學校由九十減至六十九，十年制的由五十四增至一百三十二。私立高等女學校也是九年制者一百十，十年制者一百三十八。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規定改正，此後高等女學校，須以十年制組織。為着「完成德國女子將來任務的教育」，現今在計畫一種一年乃至兩年的補習學制。

所以一九〇七年三月間，教育部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的實驗，六年之後，為經濟發展所迫，仍由教育部命令全國施行。政府的理由如下：

「我國文明的急激發展，及連帶的社會經濟教育上的變化，使上中流階級的女子，

發生生活的窮迫。同時在婦女之中有許多有爲的人才，放置不用，女子人口過剩以及上流男子間的獨身增加，使有識階級的大部分少女，不復有遂行她們的母妻天職之可能。因此，爲着這些女子，應該施以相當教育，可開拓她們的職業；不僅高等女教員，對於大學教育，也應許其入學，非使她們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費用的才能。」這不是和本書的口吻相同嗎？

總而言之，女子的高等教育，早已不能阻止。世界的文明國不必說，連非文明國，也都已經有女醫營業。李鴻章曾經聘請一位曾在福州開辦女醫院的女醫，做家庭醫師。有名的女數學家索尼亞考華來斯加夫人，從一八八九年起，直至一八九一年死亡止，都在斯篤克霍大學教學。美國有許多女性教授，意大利瑞士英法也有。在法國，名的瑪麗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共同發見了銻 (Radium) 和普洛紐姆 (Polonium)，在她的丈夫死後，她便繼承了他的教職。現在女性的醫師，齒科，法律家，化學家，物理家，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在各大學執教的很多。她們對於所負的責任，能否和男子同樣的勝任愉快，那非由她

們自身的成績來證明不可一八九九年秋季瑞士利休州的選舉民多數多贊成許可婦女充當律師。此案終以二〇〇四六票對二一七一七票通過。在美國，有三十四州，許可婦人充任律師。法、荷、瑞、典、丹、麥、芬、蘭、俄、加、拿、大、澳、州，亦均已許可。

多數的男子，——尤其是有教育的男子，反對女子受高等教育。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假使女子有了學問，他們自己的學問，便會減低價值的緣故。他們以為研究科學是一部分男子的特權。

德國的大學，和全教育組織同樣，還有許多地方須得改良。公立學校的學生，在短時間之內，將理性及科學的知識，並不一致地教授，這不僅一生之內，沒有用處，並且因為這種無用的學問，阻止了正當學問的發達，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高等學校，也是如此。在預科的學生，大概用暗記的方法，將無用的知識記住，浪費時間精力。大學學生的方法，也相差不遠。教課上，在有用的科目之外，時代落伍的學問，也非去聽講不可。許多教授，每年將同樣的講義絲毫不改的反覆教授。「教師」的高尚職業，現在似乎墮落到一種買賣，在學

生眼裏也極容易看到這種内幕，此外又因為關於大學生活的傳統觀念青年們在學生時代，都不肯認真，即使有幾個認真的，也因教師的銜學的乾燥的教授法而辭身。用功心的減退，是德國大學及高等學校間一般周知的事實，當局的人們，也在心痛。以毫無品性為特徵的現代學校，迎合依附盛行。高門第及穩健的思想，是比知識才幹更為看重。「愛國者」——就是沒有獨創的意見，祇知聽從「上頭的」命令的人們——比聰明幹練的人物，更為尊重。試驗的時候，此種人物，在幾個月之內，將及第所必要的事項生吞硬嚥的記住，祇要通過試驗，一有官吏或其他職業，這些「學者」們，便會像機械一般的繼續運轉！但是，假使不是「學者」的人們，對於這些「學者」，稍有一些不加尊敬，或者不將他們看做優等人種，他們便當作無上的侮辱。律師，法官，醫生，教授，官吏，藝術家，以及其他一切自由職業的大多數，都和機械一般的動着。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個人的收入！專是勵精努力的人，經過長時間之後，覺悟到自己腦子裏，祇塞了些無用的廢物，不得不再去研究有用的功課。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時間，已經為無用有害的學課所費，所以生涯的後半，非

努力拋開這些廢物而圖達到時代思想的最高層不可，如此之後，他們纔能成爲社會上有用的一員。現在的一般學生，終生不脫第一期的最多，在第二期停滯不前的也很不少，能够努力達到第三期的，却是很少。

但是，中世紀的廢物及無用的學問，在禮節上，却是很看重的。婦人們因爲從來不准加入預備學校，所以這一點便成了反對女性入大學的絕好口實。一八七〇年拉讓即許的一有名醫學教授，對某女性很公開的說：「古典教育在理解醫學上，雖則不是必要；但爲維持科學的尊嚴計，古典教育，非爲入學的條件不可。」

在德國，將古典教育作爲研究醫學的必要條件的辦法，現在也引起了反對。科學的進步，和科學對人生的關係，使科學發生預備訓練的必要。但是韋重拉、丁語希、羅諾的古典教育，對於科學的預備知識，視若等閒。所以在醫學上，有許多青年，對最重要最初步的科學，完全不懂。教師自身，也在反對這種偏於一方的教育方針。在其他各國，例如瑞士，早已將研究科學，當作重要事項，祇要有數學及自然科學的預備知識，即使全沒有古典學

間也可以研習醫學。美俄以及其他各國也是如此。

以壓迫猶太人爲行政方針的俄國政府，於一九〇七年發布敕令，規定在新設的女子醫學校，基督教信徒以外的學生總數，不能超出學生全體的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中，三分是猶太女子，其餘二分是回教徒的學額。這是俄國日常的「開倒車」方針之一。俄國領土廣大，醫生常患不足，而且俄國的女醫，是以不問宗教民族，最能獻身盡職著名，所以這種規定，簡直是毫無理由。多年在俄國開業的愛里司博士，在第五回醫師協會大會席上演講說：「女醫自開始活動以來，幾年間的成績很好。她們起首就得了民衆的信賴。女醫和男醫作高尚的競爭時，有時候勝利竟爲女醫所得。男醫雖則和女醫同樣地熱心盡職，但是有許多女醫的一年間病人診察數，多於男醫。尤其是婦人患者，求治於女醫者更不能勝數。」（註三）

一方面，男醫所非常恐怖的同業間的男女競爭，實際上却並不十分顯著。女子的患者，大多數是除出萬不得已外絕對不看男醫的女子。還有一種原因，是女醫於結婚之後，

往往立刻廢業。在現在社會，既婚女子的家庭義務很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女子更沒有時間，同時兼管兩種職務。做醫生的要不論晝夜的預備着替人醫治的時間，但這是既婚婦人的大多數辦不到的。(註四)

在英國之次，(註五)美、法兩國，多採用了女性的工場監督官——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因為從事於工業的女子激增，專用女工或女工占多數的工場日見增加，所以不能不用這種新的手段。——德國的許多州，也已經做樣，巴登、巴威略、海西亞、齊克生、王爾、惠馬、威登堡等處，多在工場監督官之外，採用女性助手，而且有許多助手的成績很好。普魯士國內，在柏林有女性工場監督官三人，賽賽爾、獨爾夫、白來斯拉夫、威斯巴登各一人。於此我們可以知道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州中，實在進步得很遲。但是撲滑達姆(女工三二二九九九人)、奧台爾河沿岸的弗郎克福爾脫(女工三一三七一人)、李格尼茲(女工三一七九八八人)以其他女性助手所非常必要的地方，却連一個都沒有。因為女工們對於同性的監督官，比較的信用，所以女性監督官能够知道了許多男子監督官所不知道

的事情，但是這種制度也有缺點，就是女性助手的地位或權能不够，或者薪水太低，這種新制度，現在正在很耽憂地試驗中。（註六）

德國人對於官廳雇用女子的偏見和反感，格外的深刻。因為許多退伍軍人，每年都在國家及都市行政方面求職，所以他方面的人，實在沒有參加的可能。假使有婦人被雇，她們的薪水，都是非常的低廉。因之反使男子將女子看作沒有價值，或者竟成了減低工銀的手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開會的萬國博覽會，女子在各方面顯露頭角。壯麗的婦人館，完全由婦人建築師設計造成，陳列品完全由婦人安置製作。所得的成績，都很雅緻而有藝術的價值，值得讚許。在發明界，女子也有許多功績，將來一定能够大大的發展。美國的某商業雜誌，發表婦人所發明的物品如下：改良紡織機，比普通製品有三倍能力的迴轉機，鎖索昇降機，推進機的連結柄，避火梯，羊毛計量器，（這是從來發明品中最微妙的機械，在毛織業有絕大的價值），消火器，用火油代替蒸汽機關的煤炭的裝置機關車的火

粉防止器，鐵道線路的表示器，不用火的暖車裝置，減少鐵道摩擦的塗油氈，打字機，海軍用信號，深海洋望遠鏡，高架鐵路的減音裝置，無烟燃燒器，及封紙袋的機械之類。

關於縫衣機的許多改良（例如縫粗布及帆布的裝置，機械動作中的穿線裝置，縫皮革的裝置）都是婦人所完成。最後的縫皮裝置，是紐約從事馬具工作的婦人所發明。麥查夫人所發明，她的女兒所改良的深海洋望遠鏡，在檢查大船的龍骨的時候，可以不必入渠而達到目的，是非常重要的發明。利用這種望遠鏡，可以在船上探查沈沒船的狀況，及一切航海的障害物水雷等項。紙袋製造機械構造複雜，設想巧妙，在歐美頗享盛名。有許多男子——其中也有優秀的機械學者——從來屢次想發明這種機械，但是終於不會成功。發明這種機械的，是瑪基娜依德女士。她後來又發明了一種折紙機，可以代替三十個人的勞力。

（註一）白拉許考夫氏所製作的統計中，關於種種職業的性病蔓延，有報告如下：第一私娼三〇%，第二學生二

五%。此外，商人一六%，工人九%。

(註二)根據特種理由，經過教育大臣的許可，得以禁止女生讀某種書籍。

(註三)Die Organisation der unentgeltlichen polyklinischen Krankenpflege in den grossen Städten Russlands. (St. Petersburg und Moskau.) 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pflege Braunschweig.

(註四)關於這種問題，在 Adele Gerhard 及 Helene Simon 著的母性及智的勞動 ('Mutter-schaft und geistige Arbeit.' Berlin 1901. Georg Reimer) 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材料。許多認識女流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女流等的意見及自己的經驗。

(註五)據最近一九〇八年的報告，英國有十六個女性工務監督官，其中 Miss A. M. Anderson 是主任，其餘都是助手。

(註六)巴歷於一八九七年開始任用女性工務監督。此後，至一九〇九年止，女性官吏，增加到二十六人。國內尚有十四個縣那，不曾任命女性官吏。

第十五章 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一 求私法上平等的鬭爭

種族間階級間兩性間的從屬的地位，一定在國家的法律及政治上表現出來。一國的法律，是支配階級的有利的組織的表現。因為婦人是被壓迫的服從的「性」，所以她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是如此。法律是消極的，也是積極的。當分配權利的時候，對於被壓迫者毫不注意，這是消極的；在指摘被壓迫者的服從地位，及為自己的便利而指定各種例外時，是積極的。

德國的習慣法，是根據於祇考慮將人類當作財產所有者的羅馬法的。對於婦女較

爲有利的德國古代法，現在已經不生效力，在英文法文：「人」和「男子」都用同語 *homme* 及 *homme* 來表示。法國法律，也祇認男子爲「人」，英國數十年前，也是如此，婦人受了極度的壓迫。在古代羅馬，祇有羅馬市民及羅馬市民之妻，而沒有羅馬的女市民的。

德國在廢止一切不同的舊法，統一法律的時候，各地不同的婦人權利，漸歸一致，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多少的有些改善。因此，未婚女子得充保護人，女子可做證人，可在契約上署名，也可獨立營業。夫妻之間，祇要不濫用自己權利，婚姻上共同生活的義務，由雙方負擔。但在夫婦間意見衝突時，決定權爲丈夫所有，居住地的決定，也由男子作主。丈夫濫用權利時，妻子不負服從的義務。監理家事，是妻子的特權，她有掌管鑰匙的權利。她在家政範圍之內，可以對丈夫的事業發言，並得做丈夫的代表。丈夫對於妻子所負的債務應負責償還。但是，丈夫可以剝奪或限制妻子的掌管鑰匙權。一方，假使丈夫濫用這種權利時，妻子可以向監督裁判所，請求將這種限制撤銷。妻子有擔負家事，丈夫有勵精事業的義務。在原則上承認夫妻各有獨立所有權的要求，在議會裏，不曾通過。這獨立所有權，

須依結婚時契約上的訂明纔能獲得，但這事普通在結婚時，多不注意，直到後來纔發生爭執。獨立所有權雖未通過，共同管理權，却得了承認。因此，妻子在自己的陪嫁物資之外，不能自由處分，而丈夫却有權監理及使用妻子的財產。反之，妻子在結婚生活中，自己做工或經商所得的財產，可以單獨處分。丈夫對於這種財產，依法律上的處置，沒有使妻負義務的權利。妻子當察知自己財產瀕於危險時，可以要求官廳保護。（但是實際上，妻子察知財產危險時，大多數是已經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妻子於丈夫不肯扶養自己及兒女生活時，可以提出廢止共同所有權的訴訟。因財產管理錯誤而生的損害，丈夫須負責任。

妻子因為現行的離婚法，有時受了多大的損失。就是離婚的時候，即使咎在夫方，共同所得雖是大部分由妻子賺來，也非全歸丈夫不可。但在妻子不能靠自己財產或所得維持生活時，可以求官廳證明而請求給以身分相當的補助。

對於子女的父母親監督權，雖則變為父母共同監督，但當父母意見衝突時，父方有決

定之權。父親死後，子女的財產管理權及使用權，歸母親掌管，已經離婚的妻子，即使擔任養育子女，她也喪失子女的財產監理權及代理權，但在父方，却完全保有親權。

英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依據習慣法，丈夫有妻子的動產的所有權能。祇有不動產在法律上為妻子所有，但丈夫保有監理及收益之權。英國女子，在法律上完全是零分。她們不能作一切法律行為及立遺囑。女子完全是丈夫的奴隸。假使妻子在丈夫存在時犯罪，因為法律上將女子當作「未成年」者，所以丈夫非負責任不可。女子假使損害了一點他人的財產，那時正和家畜損壞他人的財產一樣，丈夫有賠償的責任。一八八八年伍德大僧正 (Bishop J. W. Wood) 在惠斯德民斯泰 (Westminster) 禮拜堂講演說，一世紀之前，英國婦人不准與丈夫同一食桌，非丈夫開口，妻子不准與丈夫談話。主人的丈夫，在妻子不肯順從己意的時候，可以加以鞭撻。那時候通行的床上掛鞭子，便是這種權力的象徵。對於妻子有順從之義務者，祇有自己的女孩，男孩對於母親和對僕役一樣。依據一八七〇年，一八八二年及一八九三年的法律，婦人獲得了保有結婚當時的

嫁產及承認了有獲得因勞働相續及贈與而來的一切財產之權，這種法律上的關係祇由夫妻間的特別契約，纔能更改。——這一點是英國仿效美國的。因一八八六年的兒童保護法，父親死亡之後，親權歸之母親。依一八九〇年關於無遺言的財產的法令，繼承權依然丈夫占得優先。夫妻都有立遺囑的自由。無遺囑時，丈夫可以獲得亡妻動產的全部，但妻子祇能獲得亡夫的動產及不動產的三分之一，其餘歸子女所有。到現在，這些古舊的中世紀法，依然存在，既婚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非常不利。男子即使犯姦，妻子也不能作爲要求離婚的理由，可作離婚理由者，祇有虐待，重婚，及強姦（註一）

法國及受法國民法的影響，或祇改正一部分而採用的諸國——大概是拉丁系諸國——的民法，對婦人更爲不利。比，西，葡，意，俄，屬波蘭，荷，瑞士等國，都是如此。拿破崙一世說：「能够做自己所要做的事的女子，不是法蘭西派。」（註二）這是代表拿破崙對女性地位的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到現在還流行着。法國婦人在結婚之後，立刻處於丈夫保護之下。依據民法，婦人有訟事不經丈夫許可，不能出席法庭。丈夫保護妻子，妻子須服從丈夫。

夫管理妻子的嫁產不經妻子同意，可以賣却，借貸及抵押，在這種法律之下，婦人完全是奴隸。丈夫可以用妻子的收入去狎娼飲酒，可以不顧妻兒的飢寒，去賭博負債。丈夫甚至於可向妻子的雇主要求工銀。在這種狀態之下，難怪法國的婦女，要拒絕結婚。

在拉丁系諸國，婦人不能充法律上文書契約及遺囑的證人。但在一句說話就可以致人死亡的刑事事件，婦人却有作證的資格，這是何等的矛盾！在刑法上，澈底的男女平等，婦人所犯的罪過，完全用男子犯罪的標準來計算。我們的立法者，似乎不曾注意到這種公然的矛盾。守寡的婦人，可立關於遺產的遺囑，但在大抵的聯邦，婦人不能做遺囑的證人。在意大利，婦人自一八七七年以來，纔有爲民法上證人的資格。

在離婚法上，男子的特權地位，更爲顯著。依據「民法」，在法國，妻子犯姦，丈夫有要求離婚之權，但男子犯姦時，祇要不將姘婦帶回家來，妻子不能據以爲要求離婚的理由。這種條文，雖因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布的離婚法而改變，但在法國的刑法，這種區別，依然保存，這一點是法國立法者的特徵。婦人犯姦通時，處以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上

的豎禁，在男子祇要不帶姘婦回家並不受罰，即使宣告有罪也不過是一百法郎以上二千法郎以下的罰金可以了事。假使法國議會，有婦人參加，這種法律上的不平等，大概不至於成立。比國的法律，和法國同樣，婦人犯姦時的刑罰，是和法國全同。男子祇要不在自己的家裏或妻子的家裏犯姦，便不犯罪名。比利時的法律，雖比法國的稍為公平，但法律上標準，因男女而不同，却是兩國共通。受了法國法律的影響，西班牙葡萄牙，也制成了同樣的法律。依一八六五年施行的意國民法，婦人祇有於丈夫在自宅蓄妾或在有侮辱妻子的嫌疑的地所蓄妾時，纔有要求離婚的權利。在一九〇七年，改正舊民法中關於離婚的許多條文，（六月二十一日）的法令，和七月十三日的法令，在兩院通過。依此法令，妻子纔能因勞働，遺產繼承，及贈與而得的財產的所有主。從來為丈夫所有的妻子動產管理權，至此方纔奪回。這是法國法律上的最初的改革。自此而後，法國女人，纔有了和英國的法律上地位。

一九〇七年可決，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瑞士新民法，比德法兩國民法，進

步得很多，在這種法律實施以前，瑞士各州的法律，各有不同。日內瓦、華德及意大利瑞士，有一種類似法國「民法」的法律實施，倍隆、羅賽隆的法律，是從奧國法脫胎；休華志、烏里、溫它華登等處，則通行古代習慣法。現在全瑞士已經有了統一的法律，從此妻子和子女的自由，得了保障。依照新法令，妻子即使僅居丈夫的助手或家政婦的地位時，也能有權獲得丈夫收入的三分之一。關於女子的財產相續法，瑞士法律，也比德國法有利。丈夫死後，妻子不僅有獲得財產二分之一的權利，即對於餘額財產的收入，妻子也得與翁姑共同使用。對於不能扶養妻子的男子債務者，裁判官得命令將債務償還妻子。依照此種法律，離婚者可以和姦通的對手方結婚。既婚者的財產權，大多由結婚前或結婚生活中締結的夫婦契約決定。私生子——當私生子的父母間有結婚約束時——和德國法同樣，不僅可從父方請求補助，並可姓父族的姓而完全取得嫡出子的權利。

瑞典婦人，因爲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法令，而獲得了對於勞動所得的完全管理權。丹麥在一八八〇年，也施行了同樣的法律。照丹麥的法律，丈夫不能用妻子

的財產去償還自己的負債。一八八八年的拿破威法律及一八八九年的芬蘭法律也完全同樣。既婚婦人和未婚婦人同樣，有財產管理權——不過有幾個很少的由法律指定的例外。在拿破威法律上，公然地言明婦人因為結婚而成爲從屬者。

丹麥的立法，因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法令而更見進步。就是爲父爲夫者，如不能扶養一家生活，妻子得向官廳請求，從公共資金中支給補助。

大抵的國家，都規定祇有父親有對子女的監督權及教育決定權。母親多少的立在從屬的地位，有對子女共同監督權的國家，非常少數。父親對子女有絕對權力的古代羅馬法，不論什麼地方，都成了立法上的基本。

在俄國，既婚婦女有自己的財產管理權，但關於職業的活動，却非完全聽命於丈夫不可。居住地變更時所必要的照會，假使不得丈夫的同意，決不頒給。婦人要接受某種地位，或者經營某種事業，都非先得丈夫的同意不可。離婚非常困難，能够離婚者，真是很少。在從前舊式農民的共產團體內部，婦人的獨立地位，比現在更好。這是共產制度的遺習，

或者是對於這種制度的追憶，農家的婦人，是所有地的管理者，共產主義是婦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這是僅看母權時代的說明，便可以知道的。(註三)

在美國，婦人在私法上差不多獲得了完全的平等。她們並且防止了類似英國所施行的賣淫管理法的輸入。

(註一) A. Chapman and M. Chapman, *The Status of Woman under the English law*
London 1909.

(註二) L. Bridel, *La puissance maritale*, Lannane 1879.

(註三) 亞里司德法蘭西的喜劇婦女國民會議，可看正確的見解。這篇喜劇的標榜如下：雅奧因為失敗的結果，國事不可收拾。老院議員在人民議會提出如何挽救國家問題。於是扮作男子的女子，勸誘說要救國家，須將政權交給婦人。這種勸誘，因為是「雅奧國內所未嘗試過的事情」，所以立刻滿場一致通過。婦人們治國之後，立刻實現共產制度。當然亞里的本意，是嘲笑這種狀態，但是在婦人當政之後，立

刺施行最合理的社會組織，却是全體特權之處，亞氏連自己多不知道，他所說的笑話之中，含有若干的真理。

二 求政治平等的鬭爭

婦人在法律上很顯明的不平等，使進步的婦人覺悟到非從立法上獲得平等不可。勞働階級也因為同樣的見地，開始了獲得政權的運動。在勞働階級所當然的事，在婦人也非當然不可。被壓迫被剝奪被冷視的人們，自己起來防禦自己，商議方略以獲得自己的自由平等，這不僅是他們的權利，同時是他們的義務。一方，對於這種努力，當然引起了驚然的反對。我們對於這些反對，應該檢討一下可曾有些正當的理由。

知能優越的婦人，在一切時代，一切民族，即使在她們沒有做女王的時候，也多在政治上活動。即在法王廳，也逃不了這例。當婦人正當的權利不能遂行時，她們動用優越的知能及陰謀，在政治上活動。在法國宮廷，數世紀之前，婦人占有勢力，西班牙意大利也是

如此。在十七世紀終，西班牙 菲利普五世朝中，白拉却諾的伯爵夫人，烏爾新的王女，篤台 裏紐的瑪麗，充西班牙宰相十三年，其間西班牙的政治，非常圓滿。爲君主的情婦，而在政治上占有絕大勢力的婦人，非常的多。我們祇要舉出知名的路易十四世的情人芒德儀，路易十五世的情人彭帕特兒，便可以充分的證明。在十八世紀，孟德斯鳩及盧騷等男子們所實行的偉大的思想運動，在婦女運動上，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在那懷疑於國家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理，而極力謀改造的偉大運動中，也有幾個婦人，爲着學時髦，逞陰謀，及其他不正當動機而參加，但大多數的女性，却都爲着對高尚的目的有深刻的興味與情熱而努力。在使當時進步份子所歡喜的，淨化一切的驟雨般的法國大革命之前幾十年，婦女們已經參加了很大膽地討論哲學宗教科學社會政治的一切團體。一七八九年七月，與大革命勃發同時，上流階級及平民的女性，最熱烈的反對或參加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力量。她們利用一切機會，做了許多極端的不好的事情。許多歷史家，將這種極端過激的行動，看作比偉大高尚的革命運動，更爲重大。（這種極端過激的言動，因爲是對支配

階級的腐敗虐待橫暴卑劣的反動，所以是非常當然的事情。詩人席勒受了偏頗的記載的影響，說：「婦人好像獵狗，對於恐怖嘲笑！」但是，事實決不如此，當時女性所做的勇壯寬仁及值得讚美的犧牲事業，也是不少，公平的著作大革命中的女性，便是她們光榮的紀念碑。（註一）據米西來說，婦人甚至於做了革命的先鋒。在歷代蒲爾朋王朝慘虐無道的統治之下，使法國國民成爲一般的窮困，而在這種窮困中，婦人最爲苦痛。婦人的一切正當生活手段，都被禁止，所以不知若干萬的婦人，流於賈淫。加以一七八九年的饑饉，使婦女小孩，更陷於極度的困苦。這種饑饉驅使她們，於十月間襲擊教堂，使她們組成了偉大的羣衆，到王宮所在地的凡爾賽去，更使她們的多數，向國民議會請願「確立男女平等，開放婦人職業，及准許婦人就能力相應的職務。」婦人們覺悟了要去獲得這種權利，非有一種力量不可，要有偉大的力量，應該大家團結，所以組織了全法國的婦人團體——其中包含可驚的多數的會員。——去參加男子的集會。天才的羅爾夫人，是法國革命「政治家」的一大勢力，同時，熱烈而雄辯的奧林普特辜傑（Olympe de Gouges）

是平民婦人的領袖以她熱烈的天性和情熱去替平民奮鬥！

一七九三年國民議會發表「人權」(Le droit de l'homme) 宣言時，辜傑立刻看出，這是專為男子着想的權利，於是她立刻和拉貢布(Louise Lecombe)及其他覺悟的女性，反對這種宣言，著作了十七條的婦人的權利。更於白魯梅兒二十八日 (the 28th Brumaire——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巴黎市會發表女權擁護論，當時的議論，到現在還可以整個的通用。在她的演講中，有非常反映當時形勢的話：「婦人既然有上斷頭臺的權利，當然非更有上演說臺的權利不可！」她們的要求，終於沒有貫徹，但是她們所說的有上斷頭臺的權利這一句，却以血腥的事實，使人非承認不可。她所發表的女權擁護論，和認所倡導的對國民議會暴戾的反抗運動，使國民議會承認了她有充分的上斷頭臺資格，於是於十一月三日，被害於斷頭臺，五日之後，羅蘭夫人也被慘殺。兩位都光榮地殺身成仁，在死刑執行前幾天，即一七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國民會議為着對女性表示敵意，決定了禁止一切婦人的俱樂部。此後，又因為女性反抗國民會議的不正，

他們終於禁止了婦人參加國民會議及一切集會將女性當作叛逆。

歐洲的君主國侵犯法國，國民會議宣言「祖國危急」的時候，巴黎婦人爲着表示她們的平等權利，和二十年之後普魯士婦人一樣，都拿了武器起來捍護祖國。但是她們又受了當時急進派蕭梅德(Chaumette)的反對，他在市會上說：「婦人從什麼時候起得了許可不做婦人而做男子？婦人從什麼時候起習慣了不理家務，拋棄子女，到公共場所來演說和參加軍隊的隊伍？造物主向男子說：『去做男子！競爭，狩獵，農業，政治，一切勞苦都是你的特權。』又對女子說：『去做女子！照顧孩子，家事，母性的快樂的辛勞，都是你的義務。』愚蠢的婦人們！你們爲什麼要做男子呢？人類不是好好分爲男女的嗎？此外你們還有什麼希望？我代造物主說，婦人們！留在家裏！不要羨慕我們的波瀾層出的生活，回去看看因你們的慈愛而幸福地生長着的孩子們，因此，也可使我們在家中遺忘我們的辛苦。」急進派蕭梅德的確能够代表大多數的男子的意見。男子守國，女子守家，這是一般人所認爲適當的分工的！在其他諸點，蕭梅德的確辯却是胡說，他說男子有農業的

負擔這是一種錯誤從原始時代起直到現代婦人對於農業的貢獻獨多狩獵及競爭的「勞苦」其實在男子不是「勞苦」而是快樂。對於政治，祇有反對俗論纔有危險之外，其餘是若干分的勞苦必能得若干分的快樂的報償。在這篇演說中的說話，沒有一句不是男子的專斷的表示。

百科學者及法國大革命所尋求的同一目的，是北美合衆國的實現，合衆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七八〇年，脫離了英本國的關係，制定了民主的憲法。當時，瑪西奧提司華倫及美國第二代大總統的妻子亞當姆司以及少數的女性，想要在政治上獲得平權。紐甲西州給婦人以選舉權，是她們活動的結果，但不久這種權利依然被奪。

受了降國大事件的影響，海峽對面，也於一七五九年間由梅麗華爾司東克拉夫脫 (Mary Wollstonecraft) 開始了女權運動的呼聲。在一七九〇年，她發表文字，對於法國革命的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巴克 (Edmund Burke) 加以駁擊。此後未幾，她由人權擁護轉換到女權要求。一七九二年所著的女權擁護論之中，她對於同性的婦女，加以率直

的批評同時爲着一般的幸福，要求男女完全平等，她遭遇了激烈的反對和嚴厲而不公平的攻擊。一七九七年，她在激烈的內心苦悶及同時代人的誤解嘲笑聲中，澹然與世作別。

當法英美諸國最初開始認真的女權運動時，特別進步慢的德國，於一七九二年，著作家喜倍兒也著公民資格的婦女地位之改善一書，主張男女同權。在當時，即使是關於男子的公民資格的書，也是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對於從兩性的政治上社會上的平等，闡明一切理論的賢明的作者，我們應當表示兩重的敬意。

此後，婦人對於政權的要求，暫時沈寂。但在一切國家，都由婦女運動而復燃，有些國家，已經達到了目的。法國的桑西蒙及符禮派，都主張男女平等，一八四八年符禮派的空西寶朗，對於法國議會及憲法委員會，提出給婦女以平等政權的動議。一八五一年，萊爾氏提出同樣的要求，但終於不曾成功。

到了現在，問題是完全不同了。社會狀態及一切社會關係的發達，經了無數的變化，

同時婦人的境遇也完全一變。在一切文明國幾百萬的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就了一切的職業，非應用自己的才力不能生活的婦女，每年增加，所以婦女對於我們社會及政治的性質，再不能置之不問。國家的內政外交，是否可以助長戰亂？每年有若干萬的壯丁被徵從軍？有若干萬的兵士因為戰爭而死亡？直接稅及間接稅如何地使生活必需品昂貴？這些都成了婦人們非研究不可的問題。婦人們汗血所得，非完納直接及間接的税金不可。教育方法，因為是決定婦人地位的要素，所以教育制度是婦人關係最深切的問題，對於母親的關係，更爲重要。

從事於幾百種職業的無數的婦人，個人的和社會立法的性質，最有關係。一切勞働法——勞働時間，幼年勞働，工銀，工場的災害預防等——和保險法同爲女工最切身的問題。工人們對於專用女工或以女工爲主的工場的勞働狀態，都不十分知道。這一點在雇主有了可以隱蔽自己罪惡的利益。工場監督官對於專用女工的工廠，多不充分，或者完全沒有，所以這些工業的女工，最應保護。我們祇要一想在大都會可從事於婦人服裝

造裝飾品製造的女工們便可以知道，她們的呼聲從來不會流露出來一方也不會有人去從事調查。獨立經營的婦人，與商法關稅法及一切民法，都有關係。正像男子們的社會狀態，爲立法所左右同樣，女子的社會狀態及立法的關係，更不必多說。婦人對於公共生活發生關係，這一定能夠給以相當的刺激，而開創新的局面。

對於這種要求的回答，是「女人不懂政治，大多數的女子不要選舉權，也不知道選舉權的如何行使，」所以歷來都是駁斥不淮。這句話，也有對，也有不對的地方。到目前爲止，在德國要求政治上平等的婦人人數，確是很少。一八六〇年代，最初宣言擁護女權的，是杜姆夫人（Hedwig Dohm）到了最近，和社會民主黨抱同一政見的女工們，在很熱心的進行參政權獲得的運動。

婦人從來沒有政治的臭味的議論，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婦人即使對於過去的政治，沒有多大的興味，但也不能以此即作爲她們對於將來政治也不注意的論證。反對婦人參政的主張，是和一八六〇年代前半的反對普通選舉的主張全同。在一八六三年，本書

的著者自身也是反對普通選舉的一人。但是四年之後，他藉普選之福，被選為議會議員。幾千幾萬的人們，都有過這種經驗，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不知道使用政治權利或者不明使用的方法。但是，他們雖則不明白，我們却不能因為他們不明白，而立刻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利權。議會選舉的時候，照例有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有權者自己棄權，棄權者之內，包含一切階級。投票者的百分之七十五之內的大部分，還依舊是不能理解自己利益，所以選舉了不應該選舉的人們。他們的所以不能理解，是政治教育不足的緣故。但是，政法教育，不能離開大眾而達到目的，必定要使大眾行使政權，纔能獲得。民衆要練習政治，然後政治教育的目的，纔能完全達到。支配階級很知道使民衆從屬於政治，於他們自身有益。所以少數有決斷力的覺悟分子，應該爲着大眾利益，以努力和情熱去爭鬪，使大多數對政治冷淡的民衆，早日覺醒。歷史上的一切大運動，都是經過這種同樣的路徑的，所以在婦人運動，我們決計不必驚奇和失望！現今已經獲得的成功，指示我們已往的勞苦和犧牲，不是徒勞，未來的勝利，一定是歸諸我們！

婦人一旦獲得了和男子平等的權利她們一定立刻能够自覺到她們的義務假使有人要請她投票時，她大概非向「爲什麼？」和「爲那個？」不可吧！

兩性在政治上平權，男女間將造成一種新的興味，這非特不損害相互間的關係，並能因此而大爲改善。沒有經驗的婦女，當然會向有經驗的男子請求援助，因此男女間的思想及教育，可以相互地交換。這種思想教育的交換，對於兩性間的生活，給與一種清新的刺激。從來屢次惹起意見衝突，妨害男子遂行義務及有害社會公安的兩性間因思想教養不同而起的衝突，從此可以漸歸消滅。趣味意志相同的妻子，非僅不妨害丈夫的事業，並且會加以援助。婦人們即使因爲其他事故，不能自身活動，但她們至少可以用激勵勸誘的手段，去完成她們的義務。她們一定能够從她們的生活費中，自願的提出一部分來，作爲報紙及其他解放運動的費用。因爲她們在那時候已經知道報紙是她們的教育及娛樂，解放運動費用，可以使她們及子女們獲得較爲適當的生活。

互相貢獻於與個人幸福有密切的關係的社會幸福，使兩性同時進步，所得結果，一

能够和近視的女權反對論者所想像的完全相反，人類從極度不定的社會狀態，得到無效。同時，兩性間的關係，將更爲美化。這時候，一定和其他一切事情同樣，實驗和教育，互相輔助。不到本裏去學不會游泳，學了外國話不練習不能會話，這是誰都知道的，但在國家及社會的問題，明明也是同樣理由，但大多數人却不肯承認。我們德國婦人的能力，莫非在美國得到政治平權的黑種婦人更劣等嗎？因爲盲目的偶然的機會，生而爲「男子」，即使粗野卑鄙無智，也可以比有教養有智能的婦人們有更多的權利的嗎？因爲母性的遺傳與教育而成人的兒子的權利，莫非可以勝過母親的嗎？這種「正義」真令我們大惑不解？

不僅如此，我們的運動，現在已經不是冒前人未蹈之險，北美紐西蘭及芬蘭諸國，已經我們的先。關於美國惠明州 (Wyoming) 婦人參政的結果，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支加哥婦女新聞 (Women's Journal) 揭載判事金曼氏 (Kingman) 自

拉拉米 (Laramie City Wyo.) 寄函云

「本州自給婦人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以來，已滿三年，其間她們參與選舉也會被選爲種種公職。她們曾被選爲陪審員，也曾被選爲治安判事。在我們同僚中，雖則也有人在原則上反對婦人參政，但是我確信這種創舉，已經有了教育的感化。選舉比從前更爲靜肅，而且從前不曾發覺過的種種選舉犯罪，可以由我們給以相當的處罰。譬如本州成立當初，差不多無人不帶手槍，並且往往因爲細故而開槍互擊。在往時完全男子的陪審裁判所，對於這種開槍的犯人，從來不曾判過有罪，但自從女子陪審員參加之後，他們便肯容納裁判所的訓告……」

惠明州的婦女選舉權經過二十五年之後，一般人對之作何感想，我們可以在州議會對美國國會提出的建白書中，（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看得出來。內曰：

「惠明的婦人參政實施，在各方面看來，都有了極好的成績。因此，你們得不用強制手段，而排除了本州的犯罪及貧困。選舉秩序，非常整肅，政治也極良好，對文化程度及公衆秩序，也有了很大的貢獻。我們並可以充分的自矜報告以下的成績：就是婦人參政實

行二十五年以來，惠明州的各郡已經不復有貧民院的存在，全州的監獄差不多空虛犯罪事項，絕無僅有。現在我們根據本州的經驗，希望全國開化的各州，也立刻實行婦人參政。」

婦人參政，對於惠明州貢獻了多大的利益，而不會遺留了一點損害，這是實在的事實。唯有這種事實，纔真是對婦人參政的最有力的辯護。其他各州，也仿效了惠明的實例。考洛來特州（Colorado）於一八九四年，由它州（DE）於一八九五年，與哈育州（OH）於一八九六年，達考它州（CT）於一九〇八年，華盛頓州於一九〇九年，都次第的在州議會通過了婦人參政權，不久便在議會裏選出了許多女性的議員。考洛來特州於革新五年之後，一八九九年在國會以三對四十五票，通過了下述的決議。

「考洛來特州實行了婦女參政五年，其間婦女與男子同樣地行使特權，所得結果，公職上適當的候補者，得以選出，選舉方法，得以改良，立法因之完成，教育因之進步。政治上的責任觀念，因為受了婦女的感化愈為發達。下院鑑於此種成績，特向全國各州及各

領屬推薦婦人的政治平等是適宜於招致更高尚更優良的秩序的立法原則」

議會雖則通過了婦人參政，但在國民投票，却有許多州否決了這種議案。如康薩司 (Kansas) 與來貢 (Oregon) 耐潑拉司加 (Nebraska) 印第安那及奧爾拉荷麥等州，都是如此。

這種前例，在康薩司反覆了兩回，在奧來貢失敗了三次，但是對於婦人參政的反對黨，却漸見減少。

「婦人所獲得的市政參與權，有種種不同，但一般的都是不甚重要。獲得議會選舉權的四州，當然婦女有完全的市民權。其餘祇有康薩司的市參政權，包含學務委員選舉權，納稅資格選舉權及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以教育上的資格為基礎的限制市民選舉權，於一八九三年在米西剛州通過。在羅甲那，孟塔那，亞依奧亞，及紐約等州，祇對於市的租稅問題，婦人有權投票。在考納克帝加德，馬薩丘賽，新杭潑貢，維亞蒙特，紐約，新甲西，賓拉衛亞，奧哈育，依利諾依司，惠司空新，米南索它，北達考它，南達考它，耐潑拉司加，蒙它

那亞里索那，奧來貢，及華盛頓諸州，婦女有學務委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肯它基及奧克
拉霍馬西州，婦人對於學務委員，祇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在肯它基，對於學務委員
選舉權，有一種附帶條件的認可。梅奴，路特埃蘭，本西爾伐尼亞，路齊那，亞依奧亞，加利福
尼亞諸州，婦女有學務委員的選舉權，但對於被選舉權，却限定於某種官職。〔註一〕

紐西蘭 (New Zealand) 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婦人獲得了完全的議會選舉權。她
們在選舉中，比男子更爲熱心的活動，但她們却沒有被選舉之權。一八九三年，成年女子
一三九九一五人之中，一〇九四六一名 (七九·五%) 登錄在選舉人名簿，九〇二九
〇人參加了選舉 (即六四·五%)。一八九六年投票者一〇八七八三人 (婦人總數
的六八%)。一九〇二年一三八五六五人，一九〇五年一七五〇四六人。

在達司馬尼亞，婦人於一八八四年獲得市政選舉權；一九〇三年獲得國會選舉權。
其他婦人有選舉權的，則南澳洲一八九五年，西澳洲一九〇〇年，紐薩新威爾斯一九〇
二年，昆斯蘭一九〇五年，維多利亞一九〇八年。此等殖民地諸州的聯邦，於一九〇二年

實施對於聯邦議會的投票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同樣的賦與，然直到現在還沒有有一個婦人在議會選出。

選於成年的婦女，與男子有同樣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地方行政却沒有這樣的民主的。地方行政的參與權，與兵役義務相關。一八八九年以來，有納稅資格的婦人，得被選為都市及農村的貧民救助員。她們又得被選為貧民院院長，學務委員會委員及學務監督官。

一九〇五年的大規模總同盟罷工及俄國革命的勝利，使芬蘭憲法，有了恢復的可能。勞働階級壓迫議會，使貴族院通過了包含婦人的普通選舉法。在這種選舉法中所認為沒有選舉權的，祇有依賴公共基金補助的人們，不能完納五角國稅的男子及不能完納二角五分國稅的女人。一九〇七年選出了十九名，一九〇八年選出了二十五名的女性國會議員。

在拿威，婦人於一八八九年以來，參與了教育行政權。在都市地方，婦人可以被選為

市參議會的學務委員，有已達學齡的子女的婦人，有視學官的選舉權。在農村地方，凡完納教育稅者，不論男女，都有參加自治團體討論教育問題之權。婦人並可被選為視學官。此後，關於其他的市政問題，婦人也漸次有了參與的權利。一九〇一年規定了凡在拿威居住五年以上，本人或與其丈夫共同完納三百克隆（都市地方須四百克隆）的國稅、地方稅或所得稅的拿威籍二十五歲以上婦女，都有市參政權。有這種資格的婦人，在選舉權之外，也有被選舉權。因了此種法律，有二〇〇〇〇婦人獲得了選舉權，其中三萬人是在克里思底那的婦人。婦人參加後第一次選舉中，鎮議會及市議會選出的婦人議員共九十名，候補當選者一百六十人。在克里思底那有了六名女性當選及一名候補。一九〇七年七月一日，拿威婦人獲得了國會的參政權，一切條件和男子同等。國政參與權與市政參與權同樣，有納稅的限制，所以還有二五〇〇〇〇的無產階級婦人，依然沒有政治的權利。

在瑞典，自一八六二年以來，未婚婦人有與男子同條件的市參政權。所要條件，是成

年的年齡及納五六二·五馬克以上的所得稅，且須在付稅的時候，一八八七年六二〇〇〇人的婦人之內，祇有四〇〇〇人參加投票。起初，不許婦人被當選為自治團體的公務員，一八八九年纔許可婦人得在學務部及救貧部被選。一九〇九年二月，對於一切城鎮鄉議會，婦人都有了被選舉權。但關於婦人參加國會，却在一九〇二年二月的下議院，以一百十四票對六十四票否決。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又以一百〇九票對八十八票失敗。

在丹麥，經過多年的運動之後，一九〇八年四月婦人得了市議會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凡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在都市每年有九百馬克以上（在鄉村地方，較此類稍低）的收入，或與納同類所得稅的丈夫營共同生活的女子，都有市議會的選舉權。不僅如此，凡將房飯錢算入工銀中的女工，也有選舉權。依一九〇九年新法執行的婦人參加後第一次選舉中，在考本好根有七名婦人當選為市會議員。埃司蘭特自一九〇七年以來，婦人獲得了市會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英國的婦人參政運動有很長的歷史，依據舊法在中世紀的領主階級的貴族婦人有參政權及被選爲裁判官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後來漸被剝削。一八三二年選舉法改正令中，法律上所用「者」(Person)字，據英文意義，是男女通用，但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婦人要求投票，多被拒絕。一八六七年的選舉法改正令中，將「者」(Person)字改爲「男子」(man)。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氏提出再改 man 爲 Person 的動議，並且公言提案目的，在圖因此而使婦人得與男子在同等條件之下，參加選舉。這個動議，以一百九十四對七十三票否決。經過十六年之後，一八八三年，婦人參政權案，從新在上院提出。但結果仍以十六票之差失敗。一八八四年，同樣議案，第三次提出，仍歸失敗，這時候下院議員數非常的增加，但反對派票數，多了一百三十六票。再被否決。此後少數派意氣，並不沮喪，一八八六年因他們的努力，婦人參政案，已經在國會二讀會通過，但不幸因爲議會解散，所以沒有得着結果。

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薩利思倍利爵士 (Lord Salisbury) 在愛丁堡

(Edinburgh) 演說「我衷心切望婦人參加下院選舉及決定政治方針在最近期間實現」達爾文的弟子著名科學家羅素華賴世 (Alfred Russel Wallace) 關於本問題發表議論說：「男女在有了順着最良的衝動的自由的的時候，受到不因偶的性別而加以制限的教育的時候，輿論爲聰明優良的人們所指導且對於少年給與有組織的感化的時候，我們纔能看到人類淘汰法則的實行和人類的更新的結果。婦人將結婚當作免除貧困及侮辱的手段，婦人的地位比男子不利。所以要求婦人解放，要除去在工商業界女子與男子競爭的一切障礙。但是我們的希望，不止於此，我們要進一步求婦人在政治上自由平等。假使婦人的議員，能够出席議會，那時從來使婦人受苦的許多制限，一定能够消滅。」

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由洛里脫 (Sir Rollie) 所提出的婦人參政法案，在第二讀會又以一百七十五票對一百五十二票的少數否決。至一八九七年二月三日，纔通過了下院，但因種種方面反對運動的結果，終於不曾交付第三讀會。一九〇四年又同樣

的反覆一次，到一九〇六年，下院議員的大多數在選舉之前都聲稱是婦人參政運動的贊成者。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哈特公園舉行大示威運動，二月二十八日，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有國會選舉權的法案，以二七一票對九二票的多數通過。(註二)

關於地方行政問題，英國婦人的參政權，日見擴大。在教區評議會，納稅的婦人與男子同樣的有發言及投票之權。一八九九年以來，英國婦人有市會縣會及省會的選舉權。在農村地方，凡居住於教區或省縣的一切家主及借住人（包含女子在內），都有選舉權。凡成年的住民，不問男女，都有被選出於上述各自治體之權。婦人有學務委員選舉權，自一八七〇年之後，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並獲得了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但一九〇三年的反動的英格蘭教育令，廢止了倫敦婦人的學務委員被選舉權。從一八六九年以來，獨立的未婚婦人，有市會的選舉權。一九〇七年所實施的兩種法律，對英格蘭及蘇格蘭婦人，賦以鎮市及省縣的被選舉權。但當選為縣會議長的婦人，却不能充任與議長有連帶關係的治安判事。婦人在教區評議會及救濟委員會，都可以被選。一九〇八年十一月

九日阿爾台伐市，選出了最初的婦人市長。一九〇八年的英格蘭救濟委員會，有一一六二名婦人參加，及六一五名的婦人學務委員出席。在愛爾蘭，自一八八七年以來，婦人納稅者，有市參政權。一八九六年以後，獲得了對救濟委員會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在北美的英國殖民地，大概的州都和英格蘭同樣，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有市參政權。英領非洲，婦人也有市議會的參政權。

在法國，因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法律，對於婦人參政，有了一點微緩的進步。照此種法律，學務委員由女校長女視學員及養育院監督官組織。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再發布法令，凡從事商業的女子，對於商事裁判員有選舉權。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又得了商事裁判員的被選舉權。

在意大利，一八九三年以來，婦人有商事裁判所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她們對於病院孤兒院養育院的監督委員會及學務委員會，也有被選舉權。

在澳大利，屬於大地主階級的婦人，對於國會及樞密院，可以直接或派人代表投票。

二十四歲以上的納稅婦人，有鎮會及市會的選舉權。既婚婦人可以由她的丈夫代行參政權。屬於大地主階級的一切婦人，對議會有選舉權，但除出下部塊大利之外，都不能直接行使。祇在下部塊大利，因一八九二年的法律，凡大地主不問男女，均可直接投票。婦人雖也有選舉商事裁判所員之權，但被選舉權，却並不賦與。

在德國，不論什麼立法的團體，都將婦人除外，祇有某部分地方，婦人可以選舉地方會議員。但是一切市會及農村自治體，婦人都不能被選為公吏。在都市地方，婦女對於一切公役，都沒有被選舉權。對於這種通則有例外的，祇有查克生，惠馬，阿柴那哈，大公領地，巴威略的休華爾堡，從達司霍仁領土，留倍克的小都市叨俾敏台。

在巴威略的都市，家屋所有者的一切婦人市民，有市會選舉權，查克生，惠馬，及休華爾堡都市，則一切婦人都有這種權利。但婦人能够直接行使者，却祇有叨俾敏台（註三）一處而已。在以財產及納稅資格為選舉權基礎的農村自治體，婦人也有這種權利。但婦人不能直接選舉，非派代理人執行不可，而且對於各職的被選舉權，也毫不賦與。普魯士，

衛克休、來司、衛格、霍爾、休它、因、查克生、惠馬、漢堡、及留倍克，都是如此。在查克生、王國、未婚的婦人地主，可以行使選舉權。但這種婦人在結婚之後，選舉權即歸丈夫所有。由市民權規定市選舉權的聯邦，婦人都被除外。巴威略、侯國的威登堡、巴登、海西亞、奧登堡、恩哈而脫、各打、及路依思等處，都是如此。查克生、惠馬、愛仁那哈、哥兒格、休華爾堡、羅特休達脫及從達司、霍仁則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不受財產限制的有選舉權。但在這些地方，她們的權利，也不許直接行使。

在婦人有限制選舉權的某普魯士地方，婦人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參加地方議會選舉，在大地主的選舉人團體，鑛業及製造廠代表者之間，婦人可以直接被選為地方議會議員。但在農村自治體，婦人不能直接選舉鄉議會代表，而祇能選舉代表選舉人，就是婦人祇有間接選舉權而已。州議會代表由鄉議會選出，所以極少的婦人有權者，對於州的行政，差不多絕無影響。

最近婦人纔得了救濟委員的被選舉權，當選為貧民院養育院監督者的婦人，也日

見增加。凡此，都是顯著的進步。（巴威略是唯一的例外。）在普魯士、威登堡、巴登、巴威略及查克等處都市，婦人對於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已經獲得。在曼哈姆市，婦女可以充任爲住宅監督委員會的委員。婦人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唯一機關，是疾病保險委員會。在商事裁判所，婦人仍舊不能充任委員。

上面所舉的例，表示德境兩國的婦人選舉權，是差不多沒有例外的，不以人爲標準，而以財產爲標準。沒有錢沒有財產的人，在政治上完全是零（*Null*）。決定的要素，是財產，而不是智能才幹。這種事實，很鮮明地表示出現在國家的道德和正義的性質。

將婦人當作未成年者而不給選舉權的原則，現在事實上已經打破。但是對於她們完全的權利，却還是吝而不與。有人說：給與婦人選舉權是危險的，因婦女天性保守而易爲宗教的偏見所動。但是我們須得知道她們之所以如此者，是無教育的結果。所以對於婦人，非施以教育，使她們知道真的利害之所在不可。一般人在選舉中，對於宗教的勢力，都看得太重，教權至上運動，在德國能够如此成功，不外是社會利害與宗教利害很密切。

的結合了的結果教權至上主義的僧侶們長期間的與社會主義相爭鬪，因之曝露了一切社會上的頹廢。他們在民衆間的勢力，祇此而已。但是教會與國家的鬪爭終結的時候，這種勢力，漸漸衰亡。僧侶們對於國家權力的反抗，至此非拋棄不可，同時，他們爲先進的階級對立所強制，對於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及貴族，非敷衍不可，終至使他們對社會問題冷淡。因此，他們對於工人的信用，完全喪失，尤其是因爲他們逢迎支配階級，所以往往不恤犧牲工人的利益而承認反動的法律。以同樣的理由，對於婦人的僧侶勢力，完全消失。婦人由集會，新聞及自身的經驗，一旦明瞭了她們自身利益之所在，她們也必能和男子同樣的從僧侶的感化中解放出來。（註四）

在民間還有教權至上主義的勢力的比利時，許多天主教僧侶，將婦人參政當作對付社會主義的利器而加以贊助。在德國也有許多保守黨議員，贊成社會黨黨員提出的婦人參政法案，理由是認定參政權是對付社會主義的利器。我們假使一想像現在婦女間對政治的無智及她們尊敬僧侶的心理，便可以知道他們的認識，也有幾分真理。但是，

我們仍舊不能以此作爲反對婦人參政的理由，現今不知道有幾百萬的工人因爲對政治無智，所以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而選舉了資產階級諸黨或宗教政黨的候補者，但是至今並沒有人提議，因此而取消工人的選舉權。對於選舉權的拒否與剝奪，不是恐怕民衆（包含婦女）的無智（因爲資產階級往裝假如此的），而是恐怕民衆漸漸地覺悟而謀自身的解放。

到現在，德國諸邦，還是非常反動，對於婦人的政治結社，還是不曾許可。普魯士、巴威、略白隆、司維克及其他聯邦，婦人沒有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在普魯士，我們僅就一九〇一年最高法院的判例，便可以知道，婦人連出席於政治團體所發起的茶話會都不能夠。柏林大學的學長，禁止婦人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同年，白隆斯維克的警察官，禁止婦人參加福音教會的社會問題大會。一九〇二年，普魯士內務大臣，許可婦人在政治團體集會旁聽，但這也是和猶太婦人出席猶太教會一樣，非坐在指定的席次不可。一九〇四年二月，巴特威斯基教會還儼然公言：「婦人不准過問政治。」但是，這種狀態，結果使資產

階級諸政黨不能再耐於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九日發佈新的結會集社法，確立了婦人在政治結社及公共集會的權利，這總算是一種顯著的改善。

有了選舉權，當然非有被選舉權不可。但是我們常聽見「女人立在國會的演壇上演說這是何等滑稽」的聲浪。但是，在外國，婦人在國會演說的例子很多，在國內，我們對於婦人出席於大會演講，也視為慣常。在美國，婦人既可以在牧師的教壇上說教，也可以在陪審員席觀審，那麼國會的演壇，有什麼不可上去呢？婦人最初選出的議員，一定能夠給議員以一種銘感。當工人選出的議員，第一次出席國會時，大家以為可以將他們當作嘲弄的目標，但不到幾日，他們便使人發生尊敬，到現在資產階級議員對於工人議員的增進，當作一種恐怖！浮薄的人們抗議說：「請你想像一下，妊婦出席於國會議壇的光景，這不是『非美學』的嗎？」讀者應該注意，這些紳士們對於雇用孕婦——損害女性的尊嚴品格和健康的「非美學」的孕婦去做牛馬般的勞働，却一向不生眼睛的嘲弄孕婦，這是男性的卑劣！他們假使一想他自身的母親未生他之前的狀態，一定能够使他臉

上發赤，再一想他的妻子的同樣狀態是他最愛的希望的實現那時候他一定能够變爲沈默。

生孩子的婦人，最少也是和爲祖國而犧牲生命的男子同樣，是一種對社會的服務。她們是未來的兵士——許多在戰場上爲着「名譽的戰死」而犧牲的兵士——的母親與教育者。她們爲着做母性，沒有一個不拚着她們的生命。一切的母性爲我們而冒險，因此而死亡的，實在很多。譬如在普魯士因生產而死亡者——其中包含因產後失調而死亡者——的數字，比患傷寒而死的更多。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傷寒患者的死亡率，不過是〇·七三及〇·六二%，但在每一萬人的婦人中，因分娩而死亡者，有二·一三及一·九七%之多。「假使男子也經過同樣的苦痛的經驗，事態的發展一定會發生變化。」（註六）因爲生產而死亡或得病的婦人，人數比較那死在戰場上的男子更多。在普魯，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間，僅因產後發熱而死的產婦數，有三二二七九一人之多（每年平均計五三六一人）。英國因生產而死的婦人，一八四七年至一九〇一年

之間計有二三二一五三二人。就是雖則有種種醫療的方法，但每年死亡者總在四〇〇〇人以上。(註七)

這種數字，比同期間因戰爭而死的人數更大。還有在這種莫大的死亡數之外，因為生產而得了終身疾病的人數，一定比死亡者的數目更多。(註八)我們僅就這一項理由，也可以要求與男子同權。將男子防護國家的義務作為優先理由的人們，更非知道不可。因為我國軍制的結果，有許多男子不盡當兵的義務，兵役義務這句話，不過是名目而已。

假使兩性間人為的反感完全沒有，兩性關係更為自然，則對於婦人在公共活動的反對論，大概不致於起來。男女在社交上教育上，從小就被隔離，尤其是因基督教而蓋起的反感，常常在兩性間存在，使一性對他性毫不理解，因此男女間的自由交際相互信賴及性格補充，都受了妨害。(註九)

用合理的方法組織的社會的第一種重要的任務，是廢止這種有害的不和，與從新賦與自然的權利。不自然從小學時代已經開始。第一因為兩性分離，關於人類的性質，受

了錯誤的教育，或者全然不教。雖則現在的比較進步的學校，也都教授博物學，孩子們知道鳥類的產卵與孵化，也知道在什麼時候交尾，爲什麼育雛須要雌雄兩性。他們學習哺乳動物的產子，知道雄者爲着獲得雌者而鬪爭，或者也知道通常的產子數及懷胎期的狀態。但是，對於他們自身的種的起原，却依然完全盲目，這是像包着一層面紗。當兒童因自然的好奇心而向兩親，尤其是向母親訊問——他們不常向教員——訊問時，做父母的便用些愚蠢的童話來搪塞，這不僅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到日後自身發達時知道，反釀成不好的結果。關於這些事，十二歲以上的兒童沒有不知道的。一切小都市，尤其是鄉村的兒童，從幼就常在庭園街路或牧場，看到家禽或家畜的交尾。他們關於家畜的發情，滿足及分娩，在兩親婢僕或兄弟之間，往往可以很精細很大膽的聽到。因此使他們的小心靈裏，發生了他自己誕生的疑惑。結果他們雖則可以知道實際，但這是和從自然的合理的教育而得着的完全不同。兒童們對於此種知識的祕密，使兒童與兩親之間發生疎隔。因爲兩親的無知與淺識，非特不能使子女純潔，反招了相反的結果。我們祇要一回想

自己和朋友的幼年時代便可以明瞭一切。

有一個美國婦人，(註十) 因為她的八歲的兒子，很熱心地要知道關於出生的知識，一方却不願用童話去搪塞，所以將實際的事實，一一的說給他聽，孩子很熱心的聽着，但聽到了母親爲他受了如何的苦痛之後，他便對母親表示出從來所沒有的愛慕和尊敬，同時對於其他的婦人，也有同樣的態度云。這件記事的主張要使男子以尊敬及自誠對待婦人，非有自然的教育不可。

人們不論從那種出發點批判現在的狀態，結果非說以下的話不可。就是：現在社會的澈底的改造，及兩性關係的澈底的變化，都是必要的事情。婦人爲從速達到目的起見，非尋求同志不可。她們的同志，可以在無產階級裏面發現出來。階級的覺醒了的無產階級，很久之前，已經對主張一性支配他性的階級國家，開始鬭爭。我們非將他們的城堡四面包圍，用一切口徑的槍砲描準不可。攻擊軍在一切方面，可以找到適當的士官與武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歷史學衛生學及統計，都是我們的軍需與武器，哲學也是如此。馬倫

達 (Mainländer) 的「解放哲學」豫言將有「理想的國家」出現

階級國家的征服與改造，我們的共通敵人的利害雖則一致，但他們因為分贓不均，與內都不和，所以很容易將他擊破。一階級的利害與他階級相對立，敵軍的叛逆者日見增加。他們的士兵，都是我們的同胞，祇因沒有知識，所以和我們鬪爭到了現在。一旦他們明瞭事物的真相，便會加入我們約陣線。不僅如此，從來和我們敵對的有識階級，因為他們優秀的知識與深刻的先見，使他們為着滿足對正義的慾求而超越了自己狹小的階級利害。這也是我們的優點。

國家與社會，現在已經陷於崩壞的狀態，但是大多數民衆，還是不曾意識這一點，我們非加以說明不可。

(註1) Emma Adlert, Die bestimmten Bräue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Wien

(註1) Klara Zetkin, Zur Frage des Frauenwahlrechts, S. 64 bis 65, Berlin 1907.

(註2) Politisches Handbuch für Frauen, S. 68, Berlin 1906.

(註3) 吾國何立時知道了危險發生。他們知道婦人運動，在市民之間，也有了廣大的範圍與力量，所以資產階級的首領們，知道已經不能再事抵抗，於是態度一變。他們以教會特有的狡猾，從他們平日的反對，一變而為擁護。他們不僅贊成女子求學，還要承認女子的完全社會結社的自由。聰明的僧侶，更想利用婦人擁護教會，所以主張婦人參政。他們的主張，決計不是從正義出發，而是要使婦人不為政治上宗教上的敵人。

(註4) Fräulein H. Pärssinen, Mitglied des Landeslages von Finnland, Das Frauenstimmrecht in der Beileitung der Frauen an den parlamentarischen Arbeiten in Finnland, "Dokumente des Fortschritts," 1909, Juli, S. 542 bis 548, 參閱

(註5) Prof. Dr. Otto v. Herzl, Im Kampfe gegen das Kindbettfeber, S. 266 Leipzig 1908.

(註6) W. Williams, Deatle in Childbed, S. 6 bis 7, London 1904.

(註7) 「婦人向為分娩的結果，多少得些痛苦，身體發生障礙，健康喪失的母性，是一五乃至三〇〇人。」
Dr. Med. H. B. Adams, Das Frauenbuch, 1. Band, S. 363, Stuttgart 1894.

Siddentesches Verlagsinstitut.

(註九) 一九〇二年萊因河那依絲的市議會議員，因為少年男女祇穿汗褲入浴，有互窺裸體的危險，拒絕了公共浴場的補助。

(註十) Womanhood, its Sanctities and Fidelity by Isabella Bechers Hooker, Boston, Lee and Shepard, Publishers, N. Y. 1874. Lee Shepard & Dillingham.

第四編 國家與社會

第十六章 階級國家與近代無產階級

一 現代的社會生活

在最近數十年間，一切文明國家，都有了急激的社會進展，人類活動的各方面新發見，更足以使這種發展迅速。因此，現在的社會，處於從來未有之不安，搖動與崩壞的過程。支配階級已經開始懷疑他們自己的階級是否鞏固，各種的制度，已經失却了足以對抗攻擊的實力。不安不快與不滿的感情，在一切社會的階級中瀰漫着。支配階級想要努力用彌縫政策來除去這種難堪的現狀，但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他們沒有這種力量。於是他們愈感搖動，愈痛切地覺得不安與不快。他們在瀕於倒塌的房屋下打進了一根「注

律形式」的椿，但同時更發現了非幾十年工夫不能修好的數十處的腐朽，在他們的同伴間，不斷地內訌，意見衝突不絕。甲黨對於不滿的民衆，要想用緩和手段時，乙黨認爲非特全無必要，而且可以引起民衆得步進步的慾望的軟弱態度。在議會上不斷地議論爭執，雖則常常制定新法令新制度，但結果仍舊得不到一點安靜與滿足。在支配階級內部，也有種種的對立。有些簡直是無從着手，所以社會矛盾，更加利害。

不僅德國，——其他國家的政府，也都像被風吹着的葦草一樣。他們沒有依附不能存在，所以一時依甲，一時依乙。在歐洲各文明國，沒有一國的政府，能够在國會裏永占多數。社會不安，使黨派增多，市場的盛衰，——尤其是德國——使支配階級殘存的自信消滅。今天是甲黨的天下，明天又換了乙黨。一黨費盡心血造成的局面，他黨毫不顧惜的將他打倒。混亂增加，爭鬪日烈，人類在幾個月之內，非費幾年間的力量不可。不僅如此，種種租稅及貢納形式的物質徵收，愈見增高，公債無限地膨脹。

近代國家，在本質上是階級的國家。保護私有財產之外，爲整理有產者相互間及無

產者相互間的關係，非有國家的制度與法律不可，不論在歷史過程中財產占有取何種形態，在財產性質上，有最大財產者即為國家最有力的人，因之國家的構成，非根據他們的利害不可。個人的力量，不能充分地獲得私產，所以要增大財產，非用一切手段不可，於是他們便制定了於他們增殖財產最為有利的國家。所以國家的法律與制度，實際上是階級的法律與階級的制度。對於民衆，非使他們對於現狀的性質全不了解不可。於是，他們便教訓民衆說，現在制度是從來就是如此，所以將來也是如此，如要顛覆這種現狀，便是違反了天經地義。宗教便是爲着這種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民衆愈迷信愈愚，支配階級愈有利。使他們永遠愚蠢與迷信，是國家的利益，是「公共」的利益，也就是國家所保護的階級的利益。這是不僅有產階級，教會及國家，爲着保護自身利益而結合的寡頭政治，也是如此。

但是，因爲獲得財產的努力及有產者的增加，文化程度逐漸提高，因文化進步而獲利的及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人們，日見增加，於是在新的基礎之上，發生了新的階級。支

配階級將新興階級當做本能享受平等權利的階級，但新興階級爲着獲得權利任何手段都不恤。於是發生了新的階級鬭爭，起了激烈的革命，總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公認與權力。這些新興階級，爲着達到他們的目的，往往與被壓迫被榨取的民衆聯合，所以他們的成功，愈加迅速。

但是，一朝新興階級得了勝利，他們便開始對於他們昔日的同盟者壓迫，於是更造成了新的爭鬭。這時候，新支配階級的生活手段的性質，印象於社會全體，他們爲着增加他們的權力與富力，便不能不將文明進步的恩惠，稍爲分給被壓迫階級一點，因此他們便着手開發反對階級的知識與能力。如此，支配階級，將可以使自己滅亡的武器，授給了被壓迫階級。

上面所說的最後的階級，便是現代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的使命，是不僅求自身的解放，並且求他人的解放，所以婦人解放，也可以由此而實現。

階級國家的天性，是不僅限於政治的壓服被支配階級，爲着維持國家，非使被支配

階級擔任更大的負擔不可，這種負擔在真實的性質隱蔽時，最爲省事，將高類的課稅加諸收入較少的人身上，那是一定可引起反抗的，所以他們不在這方面着手，在必要的貨物上課稅，這是支配階級的聰明的手段。因此，人家買取貨物時，不知不覺地連自己都不知道究竟納了多少稅。對於麪包肉類鹽糖油酒等項，消費者要算定納稅價格，非常困難，大多數的人都當作不知道的過去。家族愈大，納稅也愈多。所以間接稅是惡稅中的惡稅。一方面，有產階級誇示他們所納的直接稅的數目，並且以直接稅的納稅標準作爲政治權力的尺度。不僅如此，有產階級犧牲了民衆，用關稅等方法，借國家的幫助，每年收入幾千萬之多。民衆因爲資本主義的組織及「託辣斯」的成立，生活費愈加昂貴。國家對於這種政策，或者庇護，或者放置，或者竟進一步而參加。

爲着調和利害不同的雙方，國家與社會，不斷地制作新的制度。但是一切新制度都不澈底實行，一切舊制度都不完全廢止。人類在中途躊躇，對於一切，都不滿意。加之，和新的制度同時，與文明目的不相容的舊制度，還維持着不變。這種舊制度，雖則因智識及科

斷力進步，更容易被人看破，做無用費物。但在實際上却非特不能除去反覆日見擴張警察制度，軍制，裁判所，監獄，全行政機關，益加擴大，需要龐大的經費，而結局却不僅內外愈加不安，反惹起了相反的結果。

在諸國民間的國際關係，也漸次釀成了一種非常不自然的局面，因為貨物生產增加，交通制度改善，所以商品貿易愈加容易，經濟上及科學上的成功，成為國民的共有財產，因之這種關係，更為加大。通商及關稅條約的成立，藉國際的手段開通了高價的道路。

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s——聖哥德哈爾隧道——St. Gotthard Tunnels

——之類——各國都以莫大的費用，保護汽船航路，以助長世界交通的發達。設立世界郵政聯合——這是第一位的文化進步——召集以實際及科學為目的的一切國際大會，翻譯代表各民族精神的各國語言，……凡此一切，各民族間世界共和的精神，愈見昌明。但是，歐洲及其他文明諸國，對於這種發達，產生出一種很大的矛盾。在各處，都在人為的鼓動侵略主義及敵愾心理。支配階級，很確實的相信，各民族間互抱敵愾，互相在窺伺所

以撲滅他國的機會各國資本階級的競爭，漸帶了國際的性質，漸變了一國資本家和他國資本家的競爭。以民衆的政治無智做背景的這種競爭，驅使着各國民衆，瘋狂般在競爭軍備。這種競爭造成了龐大的軍隊。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造成了海陸戰爭中的一切殺人武器。這種競爭，結果發達到成爲促成自己滅亡的破壞手段。要維持陸軍海軍，需要莫大的軍費，這種軍費，每年增加，終至最富的國家也瀕於破產。在一九〇八年，德國一國，在軍備上化去了經常經費臨時經費及國債（包含利息）等至一千五百萬馬克之多，而此種經費，還是每年增高。據耐馬克氏（Neymark）調查，歐洲各國歲出如下：

	(一八六六年)	(一八七〇年)	(一八八七年)	(一九〇六年)
陸海軍	三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	四、五〇〇	六、七二五
國債	六六、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
利息	二、四〇〇	三、〇〇〇	五、三〇〇	六、〇〇〇 ^(註)

依此表所示，歐洲諸國爲海陸軍而費去的全額，在每年六十七億二千五百萬法郎。

其中六十億是由以戰爭爲目的而募集的國債利息中支出這是何等現象

美洲亞洲也開始仿效歐洲，美國於一八七五年消費美金九億六千七百萬圓，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八年加到了三十五億九千二百二十五萬圓，日本連恩俸在內，一八七五年消費海陸軍費五千一百二十五萬圓。一九〇八年及一九〇九年增到了五億五千一百萬圓。

因爲這種消費的結果，教育及文化的目的，完全閒却。國防費超過真的目的，而足以使國家破滅。次第膨大的軍隊，都以國民中最強健的分子構成，爲着軍隊的進步與訓練，好像將大規模的殺人訓練，當作現代的最高的任務一般，銷耗了一切的精神及體力。同時，殺人的工具，日見進步，已經到了有足以使敵人及自己恐怖的遠力，距離及破壞的能力。一旦，這種龐大的軍備動員——有一千六百萬乃至二千萬的軍隊，可以在歐洲的戰場上馳驅——將有難於統轄及指揮的危險。不論怎樣的將軍，不能指揮這樣的大軍，不論怎樣的戰場，不啻他們的排列，不論怎樣的政府，不能供給他們的給養。戰爭勃發的時

候沒有這許多病院可以收容傷兵，沒有這許多地方可以埋藏死者。

加之，當我們想到將來的歐戰，可以招致可驚的經濟界混亂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知道將來的大戰是最後的戰爭這句話，並不是誇大。事業破產的數字，將要超過一切的記錄。輸出停止，因之許多工場將要停止工作。食糧不足，因之生活費將騰貴不已。賺工錢的人出征之後，要扶養他們的家族，非幾億的金額不可，那麼這些費用向那裏去籌呢？現在德國一國，給養立刻可以動員的海陸軍隊，每天非支出四千五百萬乃至五千萬馬克不可。

歐洲的政治及軍事的狀態，是向着資產階級沒落的方向進行。這種社會，已經造成了一種「發達到極度時，便能消滅他自己的存在」的狀態。這是表示在從前最革命的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在準備他自己沒落的手段。

我們的一切地方自治體，因為不知道滿足年年高漲的要求的方法，已經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在急進的發展着的大都市及工業地，因為人口激增，提出了許多要求，資財

缺乏的自治團體，對於這種要求，除出高率課稅及濫募公債之外別無他法。學校及街道的建設，路燈水道的設備，衛生保安的施設，以及其他一切爲民衆福利的行政經費，不斷地增大，一方少數的富裕者，更向自治體作過重的要求，——就是要求設置高級教育機關，劇場，美術館，美觀的街路及公園之類。大多數的住民，雖則反對這種特權，但還是一切環境使然，他們也沒有法子，權力在少數者手裏，他們爲着要滿足文明的慾望，不恤犧牲大衆而利用這種權力。我們對於這種增進着的文化的要求，並不加以非難，不過所視爲缺點者，是凡此一切設備，都是少數人所享樂，而不是大衆所公有。行政費日見增高，而實際並不改良，也是一種弊害。官吏職員毫無能力，缺乏正當的理解，城鎮鄉鎮會的職員，爲生活所迫，沒有餘裕去澈底的履行他們的義務。也有許多甚至於犧牲了公職與社會，去營私舞弊。因此，納稅者負擔愈重。在現今社會，要澈底的改良這種狀態，是全不可能。不用什麼方法去徵收租稅，總使一方面的不平加甚。二三十年之間，大抵的地方自治體，用現在的行政及稅法，大概是已經不能再滿足他的要求。和在國家生活同樣，在自治團體

領域之內，已經很明白地有了根本革新的必要，實際上，對於文化目的的最大要求都向自治國體提出，所以祇要一有改革的意志與能力，這種自治體便是革命發生的中心。

但是在私利支配一切，公利付之等閒的狀態，這種改革，如何能夠着手？我們的社會生活狀態，大略如上，這不過是一般社會狀態的反映而已。

(註) A. Neymark, La Statistique internationale des valeurs mobilières in "K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7. Band, S. 405, Kopenhagen 1908.

二 貧富的隔絕

現今的生活，使生存競爭愈趨劇烈。個人對個人的戰爭，屢屢使人不講手段。法國的俗語「走開讓我不來」(Ore-toi de la, que je m'y mette)已經完全實現。弱者非讓強者不可。在金錢財產等物質不足的時候，爲着達到目的，一切卑劣的手段都可借重。爲着

金錢一切說謊欺詐賈偽造證等最惡的犯罪，都可嘗試。在生存競爭中，除出個人對個人之外，階級對階級，男性對女性，年長者對年幼，都互懷敵意。人類關係的唯一調停人祇是「利益」，其他一切都可不管。一朝認定這件事是有利時，不恤將成千成萬的男女工人，驅逐出外，使他們變為社會蠹蟲，或者強制地使他們成為流氓。工人們成羣結隊的流浪各國，因為失業期間延長，衣衫日見襤褸，結果使他們心性墮落，變成社會所恐怖排斥的人們。幾個月之間，連整潔自己身體的簡單要求都不能滿足，空腹彷徨，反而飽受了自己所支持的階級的人們的極度的侮辱。這種究竟是什麼意味？上流階級是全不知道。貧民的家庭，為悲慘的貧乏所苦，終至依賴貧民院的救濟。有許多兩親，因為絕望的結果，甚至犯了殺害他們自己的子女或者自殺的罪惡。在工業凋弊的時代，這種絕望的行為，可驚的增加，而有產階級，却視若無睹。在記載這種窮困絕望的悲慘狀態的新聞紙上，同時也載着在歡喜和富有中浸潤的華麗的宴會和歡樂的演劇。

一般的貧困，使多數的婦人及少女墮落於賣淫及頹廢。墮落及殘忍的犯罪，日見增

加牢獄及感化院，都有人滿之患。

犯罪與社會狀態，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社會却不肯承認這種事實。好像危險接近時，將頭藏進沙泥裏的鸵鳥一樣，將這種狀態歸罪於工人的「懶惰」「好游」及「毫無信仰」而自欺欺人。這是罪惡的自己欺瞞，也是最卑劣的偽善。在多數者方面，對於社會狀態愈不明瞭，則犯罪愈加增多。生存競爭變成最殘酷最凶暴的形態，各人都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樣子。社會的結合，逐漸弛緩，人類互相敵視。(註二)

不希望觀察事物根底的支配階級，對於這種害惡，想用自己的方法來救治。就是對於因貧苦而墮落犯罪的事實，不去找尋根本原因，而想處罰因原因而產生的結果。害惡增大，犯罪增加，而刑罰和迫害，也日形嚴厲。他們好像相信用毒可以制毒的樣子。海格爾教授 (Prof. Hegel) 也主張以嚴刑對付犯罪，尤其是對於死刑的處分，也認為當然。(註三) 在這一點，海教授和與他絕對不能相容的一切反動主義者的意見，恰好相合。他對於無矯正希望的犯人，主張和對付雜草一樣地根本剷除。海氏如在自然科學之外，稍

稍涉獵一點社會科學，那他便會知道這種犯人祇要社會能夠給他以必要的生活條件，他便能變為社會有用的人員。正像根和種子不除盡，永遠不能防止雜草的發生同樣，祇撲滅了一個個的犯人，而不除去根本弊害，新的犯罪發生，是無可防遏的。人類不能絕對地防止自然界一切有害的有機物發生，但是改造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社會組織，造出萬人有利的的生活條件，對各人給以同等的發展自由，使人類間再沒有犧牲他人以利益自己的事端，這是可能的事件。

主張除去犯罪的原因以防止犯罪的發生的人們，當然不能贊同用高壓的暴力政策。他們當然不能阻止社會對犯人用自衛手段，但却是希望努力的去改造社會，以解除一切犯罪的原因。

社會狀態與犯罪及非行的關係，已經屢由統計學者及經濟學者證明。（註四）最普通的一種非行，——雖則有基督教的慈善，但現在社會還認為非行的，——便是恐慌時代的乞丐。據查克生王國的統計，在起於一八九〇年而盛於一八九三年的德國大恐慌

中，因乞食而受刑罰的人數也非常增加，因這種犯行而處罰者一八九〇年八八一五人，一八九一年一〇、〇七五人，一八九二年一三、一二〇人。德國也是如此，德國境內因浮浪及乞食而處刑者一八九一年九〇、九二六人，一八九二年九八、九九八人。（註五）這都是激進的增加。

一方面民衆無產化，他方面富力膨脹，這是現代的特色。美國五大富翁的約翰洛克弗拉，已故的海裏曼，莫爾剛，溫達啤爾，哥爾特，在一九〇〇年有總計三十二億馬克以上的財產。他們的勢力，足以支配美國的經濟生活及歐洲經濟之一部，我們於此就可以知道貧富懸隔的近狀。在一切文明國，近代最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的大同團結，這種團結對社會及政治的影響，非常的大。

（註一）柏拉圖很早已經看明了這種狀態的結果，他說：「一國之內，如有階級存在，這便不是一國而是兩國。一國是實民的國家，其他是富人的國家。這兩國互相剋制而對立。……支配階級終至不能開戰，因為一旦

要武裝時，非使用比敵人更可怕的民衆不可。」見柏拉圖國家論。亞里斯多德說：「多數者的贊成，雖是不幸，因為要防止窮人不做和平擾亂者，是不可能的。」見亞氏政治學。

(註一) 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 Vierte, verbesserte Auflage. S. 155. und x 156. Berlin 1873.

(註三) 柏拉圖在他的國家論中說：「犯罪的原因，是國家的惡教育及惡制度。」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柏拉圖對於社會性質，比二千三百年以後的博學的門徒們更爲了解。這決不是可喜的現象。

(註四) M. Bursky, Aus der neuesten Literatur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n Ursachen der Kriminalität. "Neue Zeit" 23. Jahrgang, 2. Band.

(註五) H. Herz, Verbrechen und Verbrechenertum in Österreich. S. 49 Tübingen. 1908.

「當時經濟的形態，對於犯罪行爲，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及消費的組織，經濟物質的分配，都與犯罪有決定的作用。」

第十七章 資本主義產業的集中過程

一 工業驅逐農業

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不僅支配社會組織，並且支配政治形態。這種生產制度，可以左右思想感情。資本主義是支配的勢力。資本家是無產者的主人。他們對於工人的勞働力，像商品一般的——像其他因供求關係而高下價格的商品一般的購買。他們購買勞力，既不是「奉天承運」，也不是對工人表示好意，而是要以利潤利息及地租的形式，獲得剩餘價值。從工人榨取的剩餘價值，除浪費了之外，從新在資本家手裏積蓄，擴張事業，改良生產，使他可以再用更多的工人。他們因此可以像帶甲騎士對付徒手敵人一樣，將

劣弱的競爭者殲滅。

這種不平等的鬭爭，在一切領域發展，婦人的勞働力，和最廉的童工價格相仿，在這種鬭爭中，有重大的關係。在這種狀態之下，少數的強大資本家及大多數每日非勤勞不能生活的工人間的界限，愈加明顯。同時因為這種發展，上流階級，愈陷於不利。

從來歸小製造家所支配的產業，近來逐漸爲大資本所蠶食。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使他們不斷地尋找新的榨取領域。資本家像「要喫什麼東西的咆哮獅子」一樣。小資本家漸漸破產，除出在他方面另謀活動——這是非常困難的——外，祇有流落於工銀勞働的一法。過去用一切法律制度來防止手工業及中流階級衰亡的企圖，完全失敗。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過程，以自然法的冷酷力量，在一切人類眼前很明白地進行。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及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二十五年之間，德國社會構造，有了如何的變化，我們可以就下列統計，窺測大概。

從事於主要職業者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一八八二年以來的增減)

農業 六三六,四九六 六二九,六六一 九八,三三三 (增加) 一六四,六七二 一九,一九九

工業 六三九,六六五 六二六,三三〇 二二五,三五四 (增加) 四八五,七九九 七五,一九九

商業運輸 一五七,〇三六 二二〇,五一一 四七,七六六 (增加) 一八七,〇八二 二二,〇四

家業勞働 三九,五六二 四三,四九二 四,六六五 (增加) 七四,二二二 一八,六三

公務及自由職業 一〇三,一四四 一四三,九六一 一七六,五〇〇 (增加) 七〇,七六三 六,〇一

無業 一三三,四八六 二二四,六〇六 三〇〇,九六三 (增加) 二〇〇,四九七 一五,〇四

計 一八九六,四九四 三,三九二,三六三 四,〇三三,三四四 (增加) 二,二四九,五一一 五五,九三

從業者及其家族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一八八二年以來的增減)

農業 一五三,三四五 一八〇,〇〇七 一七六,二七六 (減少) 一四四,七九九 一八,一八

工業 一六〇,〇八〇 二〇三,三三四 二六三,六五七 (增加) 一〇三,九四七 六四,三三

商業輸運	2,111,000	2,525,200	2,272,300	(增加)	2,757,100	2,216,000
家事	9,212,000	8,660,000	8,217,000	(減少)	1,454,400	1,511,700
公務及自由職業	1,111,000	1,000,000	1,001,000	(增加)	1,184,000	1,111,000
無業	1,000,000	1,100,000	1,100,000	(增加)	1,200,000	1,100,000
計	1,111,100	1,100,000	1,100,000	(增加)	1,200,000	1,100,000
外加婢僕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減少)	1,100,000	1,100,000

以上數字，很明白地表示出過去二十五年間人口與職業的移動。農業人口減少，工商業人數增加。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六五四八、一七一人，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九、九五〇、二四五人的口增加，幾乎完全為工商業及運輸業所吸收。以農業為本業的人數，雖則增加了一、六四六、七六一人，但這種增加比之總人口增加率，相差很遠，而且他們的家族數依然減少了一、五四四、二七九人（即八%）

工業（包含建築業礦業）商業及運輸業，與農業有完全不同的狀態。這方面的從

業者及其家族數，非常增加，他們增加得比總人口增加率更快從事工業的人數比從事農業者多一、三七二、九九七人（即二五%）。工業家族數比農業多八、七〇五、三六一人（即四九%）。商業及運輸業的從業者及家族，也增加得很快。

因為這種結果，人口中的真實保守者，即舊制度主力的農民，漸次被工商運輸業所驅逐而凌駕。從事於自由職業者及家族人數，也有增加，但與這種事態，毫無影響。無職業者及其家族的增加，是因為以災害疾病養老等保險金為生活者，賴慈善而生存者，學生，貧民院病院瘋狂院監獄等處人類激增的結果。

此外，從事家庭勞働者人數稍減，僕婢人數顯著減少。這種事實，一半由於有雇僕人餘裕的家庭減少，一半由於不斷地要求獨立的無產婦人，漸次不願從事於這種勞役。

二、以農業為主業的人數，一八八二年占從業者總數的四三·三八%，一八九五年三六·一九%，一九〇七年減至三二·六九%。農業者總人數一八八二年占總人口的四二·五一%，一八九五年三五·七四%，一九〇七年減到了二八·六五%。反之，工業（包

舍礦業建築)從事者一八八二年三三·六九%,一八九五年三六·一四%,一九〇七年三七·二三%。將家族人口算入時,一八八二年三五·五一%,一八九五年三九·一二%,一九〇七年增加了四二·七五%。

從事於商業及運輸業的人數及其家族的百分比如下:

(不含家族時)

(家族在內)

一八八二年	八·二七	一〇·〇二
一八九五年	一〇·二一	一一·五二
一九〇七年	一一·五〇	一三·四一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德國現在全人口的五六·一六%,(在查克生七四·五%)爲工商業所占,二八·六五%(查克生祇一〇·〇七%)爲農業所有。

二 貧困的增大及大工業的優勢

從事於職業的人口在獨立勞動者、雇工及工銀勞動者之間，如何分配，以及男女兩性在職業上如何關係，都是極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幾點，下記表冊，是很好的參攷。

獨立勞動者 (備) 工 (工銀勞動者)

男	101,065	333,826	37,750	6,733	8,586	32,995	33,646	30,293
女	27,226	38,698	36,334	8,811	16,077	35,860	33,816	35,486
共	128,291	372,524	74,084	15,547	24,663	68,855	67,462	65,779

以上農業

男	12,666	18,331	19,631	9,603	13,411	6,301	35,014	30,000
女	5,947	5,932	4,730	3,336	9,334	5,936	35,313	15,636
共	18,613	24,263	24,361	12,939	22,745	12,237	70,327	45,636

以上工業

男	10,336	10,471	11,627	12,920	14,310	15,268	16,033	16,841
女	10,336	10,336	11,627	12,920	14,310	15,268	16,033	16,841
共	20,672	20,807	23,254	25,840	28,620	30,536	32,066	33,682

以上商業

男	1,849	1,849	2,133	2,357	2,571	2,785	2,999	3,213
女	1,003	1,003	1,131	1,260	1,389	1,518	1,647	1,776
共	2,852	2,852	3,264	3,617	3,960	4,303	4,646	4,989

以上三種合計

根據上表，獨立農業者之數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共計增加了二八〇、六九二人即一二·五%，但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減少了六七、七五一人。故在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獨立農業者祇加了二二、九四一人即九·二%。一方面，勞働者人數於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雖減少了二五四、〇二五人即四·三%，但

一八九五年以後非常增加——增一六五五六七七人即二九·四%對於這種增加如詳細調查一下，就可知道是爲補助家族生計而勞働的女子增加的结果。（增加數男子一七〇、五三二人，女子一、八二〇、三九八人，共計一、九九〇、九三〇人。）僅就鄉村短工及奴僕觀察時，男子勞働者減少三八一、一九五人，女子勞働者增加四五、九四二人，所以結局農業勞働者共減三三五、二五三人。在農業方面，不僅獨立勞働者，連奴僕及短工人數也見減少。和前回調查表相比，從事農業者雖有增加，但不外是女子助力增加的结果。

工業方面，完全不同。二十五年之間，人口增加了三六·四八%，但獨立職業者却減少了一〇·六%，即二三四、〇二四人。單獨經營及雇用一兩個工人的小工業，完全消滅。工銀勞働者的人數，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一、八五九、四六八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增加了二、六三七、四一四人。僅就除出家族幫工者之外的本來勞働者計算也自一八九五年的五、八五九、七〇八人，增加到一九〇七年的七、四六〇、三三八人。從事工業者的總數之中，有四分之三（七五·一六%）是工銀勞働者。

在商業方面，有相反的傾向。獨立職業者之數，是與工業的被雇及勞動者之數同樣增加。婦人獨立營商者非常增加，她們大多數是以小本經濟謀生的寡婦，或者是爲幫助丈夫收入的妻。獨立經商者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了三一〇、五八四人即四四·三%。但雇員及工銀勞働者增加得更快。（增加三六四、三六一一人即二五八·八%）及一、二二二、二六三人即一六九·四%。據此，可以知道商業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有了偉大的發展。雇員比從前增加二倍，其中女子雇員，約增加六倍之多。

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在農工商三業，獨立經營者的總數，增加了五·七%，不及當時人口增加率三六·四六%甚遠。雇員人數增加三二五·四%，工銀勞働者增加三九·一%，這都是在表示大規模事業在各方面的盛大的發展。又在五、四九〇、二八八人的獨立者之中，大多數的生活狀態，完全是和無產者同樣。譬如在工業方面，二〇八六、三六〇八所工廠之中，九九四、七四三所，是單獨經營的小製造業，八七五、五一〇所，是雇用工人五人以下的小製造業。在商業上，一九〇七年七〇九、二二一一家店鋪之內，二

三二、七八〇家不用雇員而自己經營。其他還有門房侍者五、二四〇人，保險業中間人及書籍行商的數千人。

此外，這三種職業全體，獨立者之數，與營業者之數不同，也是一個非注意不可的問題。譬如烟草工場，往往一商店有幾十處支店，或者一組合有多數店鋪之類。在這種時候，各支店當作別的營業計算，所以數字不合。工業的同業，也是如此。譬如一家機械廠，包含鑄工場木工場之類。所以上述數字，不能充分地指示資本的集中，與生活的標準。

但是，雖有此種缺點，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二日的營利事業最近調查，却可以很明瞭地指出工商業上的大資本集中。這是表示着因經濟組織全體的工業化，生產手段全體，用迅速的步武，向少數的資產家集中。

單獨經營的獨立職業者，一八八二年還有一、八七七、八七二人，一八九五年而後漸漸減少，一八九五年一、七一四、三五一人，一九〇七年祇剩一、四四六、二八六人，就是減少了四三二、五八六人即二二·九%。每次調查，都發見小營業者顯著減少。在一八八二年，

營業者占職業者總數的五九·一%。一八九五年四六·五%。一九〇七年祇占三七·三%。反之，大營業者日見增加，一八八二年二二%，一八九五年二九·六%，至一九〇七年增到了三七·三%。營業的規模愈大，發展愈速。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從事小事業者一二·二%，中等事業者四八·五%，大事業者七五·七%。從事大規模事業者，在一八八二年的雇用人數，比獨立營業者更少，但到一九〇七年以五·三五〇、〇二五人，為最大的職業都類。下列七種職業中，大事業占有從業員人數一半以上，其百分率如下：

鑛山工業	九六·六%
機械工業	七〇·四%
化學工業	六九·八%
織物工業	六七·五%
製紙工業	五八·四%
陶磁工業	五二·五%

肥皂、脂肪及石油

五二·三%

在一八九五年，大工業已經占有產業部門的多數，地位已經非常鞏固。（金屬加工四七%，複寫業四三·八%，運輸業四一·六%，建築業四〇·五%）據此，不論什麼領域，都有利於大工業的發達。

事業集中——換句話，就是資本集中，在資本家的產業完全支配的地方，發展得最迅速。譬如就啤酒釀造業來說，除巴威略、威登堡、巴登、愛爾薩司、羅倫之外，在德國釀造稅納付地域的情況如下：

	(從事製造的釀造所)	(營利的釀造所)	(啤酒釀造額) (單位千立突)
一八七三年	一三、五六一	一〇、九二七	一九、六五五
一八八〇年	一一、五六四	一〇、三七四	二一、一三六
一八九〇年	八、九六九	八、〇五四	三二、二七九
一九〇〇年	六、九〇三	六、二八三	四四、七三四

一九〇五年	五、九九五	五、六〇二	四六、二六四
一九〇六年	五、七八五	五、四二三	四五、八六七
一九〇七年	五、五二八	五、二五一	四六、三五五

從事製造的釀造所數，一八七三年至一九〇七年減少了八〇三三處，即五九·三%。營利的釀造所減少了五、六七六處，即五一·九%，而啤酒生產額却增加了二六、七〇〇、〇〇〇立突，即一三五·七%。這就是小營業及中營業倒塌而大營業興隆的證據。一八七三年的平均釀造額一、四五〇立突，至一九〇七年增加到八、三八五立突。資本主義所支配的地方，無處不是如此。在奧國，一八七六年有釀造所二、二四八處，每年釀造啤酒一、一、六七一、二七八立突，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減少到一、二八五處，而產量却增至一九〇九八、五四〇立突。

德國的煤礦及德帝國礦山業全體，也有這種同樣的結果。第一，礦業數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間平均六二三處，一八八九年減至四〇六處，同時產額却從三四、四八五、

四〇〇噸增加到六七,三四二,二〇〇噸,雇傭者平均數從一七,〇七四人增至二三九,九五四人,下面的表冊,說明至一九〇七年止的煤炭及褐炭採掘業的集中過程。

煤 礦 炭

(事業數)	(平均雇傭人數)	(產額)單位千噸	(事業數)(平均雇傭人數)	(產額)單位千噸
一九〇〇	三三六	四,三三三	一〇,三九〇	五,九二一
一九〇五	三三三	四,九三〇	一三,三九六	五,四九九
一九〇六	三三三	五,二〇六	一七,二七九	五,六三七
一九〇七	三三三	五,四三〇	一四,八五七	六,四三三

在煤礦事業,自七十年代以來,事業數減少了四九·八%,反之從業工人數,却加了

二二六·九%產額加了四二〇·六%。

對於礦山全體的數字如下:

(年代) (事業數) (平均雇傭人數) (產額)(單位千噸)

一八七一——七五	三、〇三四	二七七、八七八	五一、〇五六、〇
一八八七	二、一四六	三三七、六三四	八八、八七三、〇
一八八九	一、九六二	三六八、八九六	九九、四一四、〇
一九〇五	一、八六二	六六一、三一〇	二〇五、五九二、六
一九〇六	一、八六二	六八八、八五三	二二九、一四六、一
一九〇七	一、九五八	七三四、九〇三	二四二、六一五、二

專業數減少了三五·五%，而從業工人數，却增了一六四·四%產額却增了三七·四·五%。雇主的人數雖則減少，富力則大為增加，一方面無產者人數，却急激地膨大。

在萊因河及衛思德法利亞等工業地方，一九〇七年雖尚有礦山一五六處，但生產額的半數以上，都為其中的三四處（二一·八%）所支配。在統計表上，雖報告着一五六處，實際上除少數例外外，支配礦山的煤炭托辣斯，是僅僅七五人所組成。集中的過程逐漸進步，據一九〇八年二月的報告，煤炭辣斯的生產額共七七、九〇〇、〇〇〇噸。（註

二)

在一八七一年，有熔礦爐（冶金工場）三〇六處，使用工人二、三、一九一人，產出鑄鐵一五六三、六八二噸。至一九〇七年，爐數三〇三，工人數四五、二〇一人，產額一二、八七五、二〇〇噸。一八七一年各爐平均產出鑄鐵五、一一〇噸，一九〇七年增至四二、四九一噸。根據一八九六年四月份所發表鋼及鐵的報告，德國祇有一處熔礦爐能於二十四時間之內產出鑄鐵八二〇噸，但至一九〇七年，於二十四時間之內能產出一、〇〇噸以上的熔礦爐，共有十二處之多。（註二）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甜菜製糖工場共三一處，精製甜菜二、二五〇、九一八噸。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工場數三六五處，製造量一三、四八二、七五〇噸。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每工場平均製造甜菜七、三三七噸，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增加至三六、九三九噸。這種機械的革命，影響不僅及於工業，商業及運輸業也是如此。下表表示德國海運業的發展：

(年次)	(帆船數)	(登記噸數)	(船員人數)
一八七一	四、三七二	九〇〇、三六一	三四、七三九
一九〇一	二、二七二	五二五、一四〇	一二、九二二
一九〇五	二、二九四	四九三、六四四	一二、九一四
一九〇八	二、三四五	四三三、七四九	一二、八〇〇
一九〇九	二、三六一	四一六、五一四	一二、八四四
比一八七一年減少數	二、〇一一	四八三、八四七	二一、八九五

帆船隻數減少得很快，在現今存在的隻數中，登記噸數及船員數也非常減少。在一八七一年，各帆船平均登記噸數二〇五・九噸，平均船員七・九人，一九〇九年平均噸數一七六・四噸，船員五・四人。汽船的傾向，完全不同，如下表所示：

(年次)	(汽船數)	(登記噸數)	(船員人數)
一八七一	一四七	八一、九九四	四、七三六

一九〇一	一三九〇	一三四七、八七五	三六、八〇一
一九〇五	一六五七	一七七四、〇七二	四六、七四七
一九〇八	一九二二	二、二五六、七八三	五七、九九五
一九〇九	一九五三	二、三〇二、九一〇	五八、四五一
比一八七一年前增加	一、八〇六	二、二二一、〇〇六	五三、七一五

汽船隻數，不僅非常增加，噸數也顯著地增重。但和這種增加率相比，船員人數，却反而減少。一八七一年汽船平均噸數五五八噸，船員三二·一人，一九〇九年平均噸數增至一二三〇噸，船員減至二九人。

發動機的應用，急激地增加，也是表示現代經濟組織的有特色的發展。據費巴痕的調查，關稅同盟地方的工業界，於一八六一年使用馬力數九九、七六一。(註三) 一八七五年，德國各地，雇用五人以上的工場二五、一五二所，使用馬力數一〇五五、七五〇，一八九五年增加到六〇、一七六所即一八七七年度的三倍，用二、九三三、五二六馬力。鐵道電車

汽船等的動力數不在以上數字之內。

普魯士使用的動力量如下(單位一馬力)

(年度)

(定着蒸汽機關)

(移動汽罐及牽引機關)

一八七九	八八八、〇〇〇	四七、〇〇〇
一八九六	二、五三四、九〇〇	一五九、四〇〇
一九〇〇	三、四六一、七〇〇	二二九、六〇〇
一九〇五	四、六八四、九〇〇	三一五、二〇〇
一九〇六	四、九九五、七〇〇	三三四、四〇〇
一九〇七	五、一九〇、四〇〇	三六三、二〇〇

所以一九〇七年普魯士所使用的馬力，是一八七九年的六倍。一八九五年的調查以來，工業有了如何的進步，我們僅看定着蒸汽機關數的增加(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增加三五%)，便可明白。在這個期間內的生產力，也增加了一〇五%。一八九八

年發電用蒸汽機關數三、三〇五總馬力二五八七二六一九〇七年蒸汽機關數增加至六、一九一，使用馬力九五四、九四五。（即汽機增加八七%，馬力增加二六九%）（註四）

下面數字，表示各主要工業所用蒸汽動力的增加。（單位一馬力）（註五）

	一八七九年	一八九七年	一九〇七年
礦業及冶金	五一六、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	二、二八四、〇〇〇
石工及耐火磚	二九、〇〇〇	一三二、〇〇〇	二五五、〇〇〇
金屬加工	二二、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
機械	二二、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二二九、〇〇〇
紡織	八八、〇〇〇	二四三、〇〇〇	三二三、〇〇〇

關於生產及資本的集中，已經有了如此的發展，但至今還有人想否定這種明顯的事實。在一九〇七年八月考本哈根（Kopenhagen）開會的國際統計學會第十一次大會席上，法國經濟學者甘育氏，根據杜撰的統計，想要否定這種事實，並且提出了從統計

中排除「集中」字樣的動議，會中有人和他辯駁，加爾畢夏氏主張如下：「工場數的絕對的增加，是與集中同時出現的現象。但當調查各工場時，重複算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往將有一百家委託營業的銀行，數為一百另，或者將有五十家酒店的釀造所數為五十一處。因為此等統計的結果，對於要探求的現象，往往全無所得。從來調查的結果，祇有農業似乎沒有集中的現象。礦業商業運輸建築保險等項，集中現象，都極明顯。在工業上，因為有進步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有工業生產的增進，故對於集中過程，不容易認識。這種難於認識，有四種原因：第一因為從前的家庭職業，都變為工場工業，第二因為工業生產物代替了自然生產物，（鐵代替了木材，人造染料代替了靛青茜草之類。）第三因為新發明增加（例如汽車），第四因為輸出便利。有以上種種原因，同業數並不減少，（或竟反見增加）而大規模的集中依然進行，在大工業能夠製造同樣而便利的商品的地方，獨立的小工業，沒有一處能避免破滅的運命的。所以資本家的生產形式，是在最重要的經濟領域中，急速進步。反對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正當事項，決不是聰明的事業，他們所

主張的關於集中增進的事業是毫無可感之點」(註六)

在德國工業界如此，世界一切工業國都是同樣。一切文明國，都在努力想變成工業國家。他們不僅生產自己國民所需要的貨物，同時並製造輸出用的物品。因此，人們不僅議論國內經濟，也注意世界經濟。世界市場調節一切工業品農業品的價值，支配各國民的社會狀態。關於世界市場，占有最重要的產業同地位者，是北美、合衆國。今後世界市場關係及招致資本主義社會的革新的原動力，必定在此國發生。最近三十年間，調查所得結果如下：

工業投資額

一八八〇年 二、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美金)

一八九〇年 六、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圓

一九〇〇年 九、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圓

工業價格

一八八〇年 五三六九〇〇〇〇〇圓

一八九〇年 九三七二〇〇〇〇〇圓

一九〇〇年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美國是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國，農工業生產物的輸出，年有增加。因此種發展而必然地產生的巨大資本集中，自然要向國外尋求投資機會，對歐洲工商業，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爲此種發展之基礎的原動力，已經不是個個的資本家，而是資本人家聯合與同業家同盟。凡此種活動力所向，即最強大的個人資本，也非被壓服不可。大資本尚被壓迫，中小同業家對於這種發展，還有什麼用處？

[516]

(註1) Otto Hu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s über die Montanindustrie, "Neue Zeit."

27. Jahrgang, 1. Band, S. 665.

(註2) Otto Hue, a. a. O., S. 666.

(註卅)A. Hesse, *Gewerbestatistik*, S. 168, Jena 1909.

(註卅一)A. Hesse, a. a. O., S. 163, bis 164.

(註卅二)Professor Dr. S. Reyer, *Kraft, Ökonomische, technische und kulturgeschichtliche Studien über die Machterhaltung der Staaten*, S. 348, Leipzig 1908.

(註卅三)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7. Band, S. 183 bis 184, Kopenhagen 1908.

三 富的集中

因爲產業的集中，及生產力的增加，被雇工人相對的減少，故一國的富力，漸次的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這是一種經濟的法則，我們僅看諸文明國所得的分配，便可以知道。

德國諸聯邦中，以查克生爲最古，保有比較的優良的所得稅統計。現行法於一八七九年起實行。因爲最初數年間的平均稅額過低，所以以近年統計立論，較爲適當。一八八

○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查克生增加人口五十一%，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四年之間，納稅者人數增加一六〇%，納稅額增加二三%。至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止，每年所得三百馬克以下者，可以免納課稅，此後由三百馬克改爲四百。一八八二年，免稅者數七五、六九七人，即納稅者的六·六一%，一九〇四年增至二〇五、六六七人，即一一·〇三%。在查克生王國，妻子及十六歲以下的家族員收入，是歸入家長收入之內計算的，這一層非注意不可。一八二八年收四百馬克乃至八百馬克的納稅者，占總納稅者的四八%。一九〇四年，由四八%減至四三·八一%，他們的一部分，由四百至八百馬克的收入，增加到更多的收入了。這個階級的納稅者平均所得是四百二十一乃至五百八十二馬克，即三六%，還不到平均六百馬克。收入八百乃至一千二百五十馬克的納稅者，在一八八二年占納稅者的一二%，一九〇四年增加到二四·三八%。但收入一千二百五十乃至三千三百馬克的納稅者，在一八八二年占二〇%，一九〇四年減到了一六·七四%。在一八六三年拉塞爾計算普國每年收入三千馬克以上者，不過總數的四%。此後，地租和稅生活費增

如我們想到對於生活的諸要求增加時，便可以知道一般民衆的地位相對的毫沒改善。在一九〇四年，收入三千四百乃至一萬馬克的納稅者祇三·二四%，一萬以上的所得者，連一%都不够。一萬二千乃至二萬馬克的所得者，爲納稅者總數的〇·八〇%，有一萬二千馬克以上的收入者，計一八八二年四一二四人，一九〇四年增加至一一七七一人，即一八八%，最高所得，一八八二年是二百五十七萬馬克，但一九〇六年便增到了五百九十萬六百萬馬克。以上數字，表示出以下的事實：即下級的所得，雖有幾分增加，但多數因爲生活費增高，故加與不加相同；中流階級生活毫無改善；而富者人數及所得最高額，却大有增加。因此，階級的劃分，更見明顯。

阿特而夫華納教授 (Adolf Wagner) 研究一八九二年至一九〇二年間的普國所得分佈狀態，得了以下的確證。他將普國人口的所得，分爲上中下三級，即下級的集團（最低至四百二十馬克，次四百二十乃至九百馬克，最高九百乃至二千一百馬克），中級的集團（最低二千一百乃至三千馬克，次三千乃至六千馬克，最高六千乃至九千五

百馬克) 及上級的集團 (最低九千五百乃至三萬五百馬克次三萬五百至十萬馬克最高十萬以上) 三種。全所得額差不多在這三個集團中平等分配。占有納稅者三·五％的上級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的三二·一％; 占有納稅者七〇·六六％ (包含免稅者在內) 的下級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三二·九％; 占有納稅者二五·八三％的中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的三四·九％。僅就有納稅義務的所得來看, 有九百至三千馬克的納稅者, (一八九二年占納稅稅者總數的八六·九九％, 一九〇二年八八·〇四％), 有納稅義務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一八九二年五一·〇五％, 一九〇二年五二·一％) 在一八九二年占納稅者總數一三％, 一九〇二年占有一二％的三千馬克以上的收入, 在一八九二年占納稅義務總數的四九·％, 一九〇二年占四八％。普國全國的小額納稅者的平均所得, 是一八九二年一千三百七十四馬克, 一九〇二年一千三百四十八馬克 (即減少了一·八九％)。反之, 多額納稅的平均所得, 從一八九二年的八千八百一十一馬克增加到一九〇二年的九一一八馬克 (即增加了三四·八％)。上級的

集團的納稅者，於一八九二年僅占納稅者總數的〇·五%一九〇二年僅占〇·六三%，但他們的收入却占有一八九二年總收入的一五·九五%及一九〇二年的一八·三七%。增加率以「中的集團」的最低及中間為最少，「下的集團」的最高稍多，「中的集團」的最高及「上的集團」，却不斷地生長進步。「上的集團」所得愈多，富力愈大，人數也愈見增加。換句話說，收入的集中，不僅起於富裕的個人之間，雖則同時人數也非常擴大，但在相對的及絕對的少數最高階級之間，也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表示出近代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因各經濟社會階級的人員增多，故對於國民全體，不無裨益。但分配非常不勻，於富者非常有利，最下級較好，中間階級，最為不利。故社會階級間的差異，因以收入多少為基礎而愈見增大。」（註一）

據一九〇八年的普國調查，有九、五〇〇馬克以上收入的納稅者共一〇四、九九四人，他們的總收入額三、一二三、二七三、〇〇〇馬克。其中有一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的收入者三、七九六人，他們的總收入九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有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

上的收入者七人有九五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的收入者一〇四九〇四人（卽一七八%）。其收入總數恰好和有九〇〇〇乃至一三五〇馬克的收入者三一〇九五四〇人（卽五二·九%）的收入總額相同。

在奧國，有納稅義務的純所得額的約二四%，屬於每年收入四〇〇〇乃至一二〇〇〇庫洛納的收入者（占納稅者人數一二%乃至一三%）。假使這些收入者和收入一二〇〇〇庫洛納的人數合併，這個集團占有納稅者人數的九七%，及全所得額的七四%。剩下的三%的納稅者，非完納課稅所得額的二六%不可。（註三）奧國的免稅所得額限度，比普國稍高（一二〇〇庫洛納卽一〇一四馬克）。在一九〇四年，收入一二〇〇乃至四〇〇〇庫洛納的少額納稅者，占全納稅者的八四·三%。收入二〇〇〇〇庫洛納以上的富人人數，一八九八年二五五人，一九〇四年三〇七人。卽納稅者總數的〇·〇三二二%。

據莫南（Chio za Money）氏調查，在英帝國及愛爾蘭，全國民收入的一半（四一

五、〇〇〇美金) 為占有人口九分之一的人們所有。

莫爾將人口分為三級，收入七〇〇鎊以上者為富人階級，一六〇鎊至七〇〇鎊者為中產階級，一六〇鎊以下者，為窮人階級。

	(人數)	(包含家族)	(純收入額)
富者階級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中產階級	七五〇,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〇〇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窮人階級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共 計		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據此，可知全國民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人口三十分之一以下的人們所占。蒲斯的倫敦調查及隆志里的紐約調查，證明了全住民的十分之三在極貧與過勞之中生活。

(註三)

在法國羅伐斯(R. Tavernier)根據遺產相續的統計，編成了下記的比較，即「全

國民富力的五分之一爲有十萬法郎以下的財產的人們所有（九八%），富力的三分之一爲全人口的一·七%的少數者所有，其他的四分之一爲極少數的（〇·一二%）人們所占。（註四）

我們可以知道，無產民衆，如何的衆多，及有產者的人數，如何的稀少。

「不平等的增進，是不能否定的事實。」——許莫拉（G. Schmoller）如此說。——「雖則在各國之間，稍有不同，但中歐的富力分配，從一三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愈見不平，却是確定的事實。最近的發展，和階級對立增進同時，收入及財產的分配不平，愈加顯著。」（註五）

起於一切文明國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集中過程，因爲無政府的生產方法，不能阻止托辣斯的成立，故必然的造成了生產過多及銷路困難的現象。於此，我們非研究事業凋落的問題不可。

- (註1) Adolf Wagner, Zur Methode der Statistik des Volkseinkommens und Volkseinkommens und Weitere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Verteilung des Volkseinkommens in Preussen auf Grund der neuen Einkommensteuerverhältnisse. 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Landesamtes" 1904
- (註11) F. Lelzer, Die Verteilung des Einkommens in Österreich, S. 123, Leipzig 1908.
- (註11) L. G. Chiozza Money, Riches and Poverty, S. 41. bis 43. London 1908.
- (註12) P. Levasseur, a.a. O., S. 617
- (註13) G. Schmoller,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2. Band, S. 454, 453.

第十八章 恐慌與競爭

一 恐慌的原因及結果

恐慌的原因，是起於對於商品的真的需要，沒有可以豫測的標準。在有產階級社會，沒有能力能夠調節生產全體。第一是因爲商品消費者，散居廣大的地域，決定消費量的消費者購買力，受了生產者所不能左右的各種原因的影響。不僅如此，各生產者之間，對其他生產力不明的同業，非競爭不可，於是各人用一切手段去對付競爭，在減價廣告，長期間除賬之外，顧客訪問及謗毀同業等一切方法，無所不用。謗毀同業的手段，在恐慌時代，用得更多。所以生產全體，由個人主觀推測。一切生產者爲着自己的生存，非賣出一定

量的商品不可，但實際上他們却必然的希望賣出更多的貨品，因為他們以為賣出多量商品，不僅可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並且可以決定對競爭者的勝利。在起初的短期間，銷路一定確實，或者甚至增加。因此更誘起了企業者擴充生產的心理。但是，這種引誘，不限於一個企業家，而普遍地及於全體，所以生產量增加到需要量以上。在市場上突然發覺了供過於求的現象，於是銷路停止，物價低落，生產限制。一部類的生產限制，立刻影響到裁減工人，減低工銀，因之更限制了工人方面的消費能力。這種必然的結果，更使其他部類的生產品銷路停止。以工人為主要顧客的一切小工業，零賣商，飲食店，麵包工，肉店之類，失却了他們的銷路，而陷於貧困。

一九〇二年一月末，伯林產業組合所製作的失業者統計，可以表示出恐慌的結果。在伯林及近郊諸鎮，有七〇、〇〇〇人以上的完全失業，及六〇、〇〇〇人的部分失業者。一九〇九年，伯林產業組合，再行失業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失業者總數一〇六、七二二人（男九二、六五五人，女一四、六〇七人）。（註二）在英國，一九〇八年九月有失業工人七

五〇〇〇〇人。這些失業者都是熱心地希望做工而在世界上找不到工做的人們，他們的悲慘的社會關係大抵很容易想像吧！

因為一種工業供給他種工業的原料，或者一種工業附屬於他種，所以一種工業的不幸，必然的影響及於其他，而使不幸的範圍擴大。從前預期銷路旺盛而締結的契約債務，至此不能履行，因之恐慌局面愈趨嚴重。堆積着的商品器具機械，都變為毫無價值。有時候，將堆積的貨物，非常廉價的賣出，於是使保有此種貨物的他人破產。

在恐慌時代，生產方法為着對抗競爭，所以仍舊不斷的改良，終至更造成了新的恐慌。這種恐慌狀況經過幾年之後，因為生產品廉賣，生產限制及小製造者破產，而市面逐漸恢復，需要從新增大。於是生產迅速地增加，最初雖則慎重徐行，但因市況活潑而速度增大。人們都打算賺轉從前的損失，並希望在第二恐慌未來之前努力擲蓄。這種衝動，在一切企業家心裏活躍，所以為着勝過他人，銳意改良生產方法。如此，新的破滅促進得更快，結果也愈為慘酷。這種交互的現象，引起我們在恐慌中體驗過的可驚狀態。不僅個人

與個人，即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因為生產競爭增大，而恐慌頻起。爭奪顧客及市場的競爭，愈加劇烈，結果必定有莫大的損失。在這種期間，一方生產品和山一般堆着，他方要購買而沒有購買力的人們，却在飢餓與貧困中掙扎！

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可得證明以上的事實，在市況蕭條的幾年間——其間資本主義也在逐漸發展——之後，因為海陸軍的要求及軍備擴充，市況逐漸改善。在這個期間新的工業計畫，非常發達，其他產業，也極度的利用技術，提高生產。從個人資本家轉移到資本家團體的企業，也非常增加。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共有幾千萬馬克的資本。一切國家的資本家，都在組織國家的及國際的結合，托辣斯的成立，很像雨後的春筍。他們為着避去生產過剩及價格低減，根據正確的統計，決定貨價，調節生產。如此，全生產部類，都成為製造者有利而工人及消費者不利的獨占局面。有許多人相信由此種手段，資本家可以支配一切市場，但是實際並不如此。資本家的生產法則，比之認為可以掌握調節的最狡猾的制度的代表者們，更為強大。恐慌依舊要求，一切聰明的打算，

挽回不了資本主義社會倒塌的過程。

但是資本主義祇要本質不變，同樣的方法依然進行。資本主義所規定的方法，顛覆了資產經濟的一切法則。在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始終的自由競爭中，當然非使最優的企業家站在前面不可，但實際上在前面的却都是些毫無良心而最狡猾的人們。還有，股份公司的組織，排除一切個性，托辣斯更不必說。在托辣斯之下，不僅每個製造業者不是獨立的人格，即使是股份公司，也不過是被認為以掠奪公眾為目的的資本家評議會所操縱的鎖鍊鐵環之一。極少數的獨占者，做了社會的主人，貨品的價格，工人的工銀，及生活條件，都非由他們的少數人決定不可。

驅使資本主義社會而使之急速地發達到絕頂的經濟革命，因新的重要事件，不絕地急激進化。在歐洲國內國外市場，每年和急進地發展着的美國相競爭，全世界經濟狀態，愈瀕危險。新的敵人，更在東方發現。

資本家不斷地尋求新的市場，就是不斷地尋覓可以賣出貨品而誘致新的需要的

地盤最近數十年來，各國爭奪殖民地的熱心便是這種事實的表現，德國雖則占領了廣大的地域，但這種地方的住民，實在過分的原始，故對於歐洲產品，並不十分需要。這種努力的其他一面，是將資本主義的文化，極力傳遞到已經達到高級文化而從來拒絕外國文化闖入的民族之間。——例如印度人、日本人，尤其是中國人。這些民族，占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假使一經刺激，我們便能發達自己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而使先進國家發生危險（例如日俄之戰）。上述印日華三國民族的能力，是毫無懷疑的餘地，但他們欲望較少——這是天氣的關係——及富有在不得已時應順新關係的雅量。因此，包含北美合衆國的舊世界，遭遇了一個新的敵手。

各競爭國家——第一是美國、英國、德國——互相希望打勝別國，用一切手段，圖謀掌握世界的霸權。爲着世界市場支配權的鬭爭，開始了一切政治上國際上的干涉，爲着使干涉有效，擴充了空前未有的海軍軍備，由此，更引起了政治的大破綻的危機。

和經濟競爭同樣，政治競爭的範圍，也日見擴大。在國際上發見了諸種的矛盾，在資

本主義發達了的國家，都喚起了同樣的現象和爭鬪，所以招致這種難醫狀態的原因，不僅在生產形式，也在生產物分配的方法。

(註1) Die Arbeitslosigkeit und die Arbeitslosenzahlungen im Winter 1908/09. Berlin 1909. Verlag Buchhandlung Vorwärts.

二 中間職業及生活費的暴騰

在人類社會，一切的個人，都是用千百的絲線互相維繫着。民族的文化程度愈高，這種絲線也愈複雜。一有紛亂，一切的人類，都會感到。生產上的紛亂，影響於分配及消費，分配消費的紛亂，也會影響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的顯著特色，是生產手段集中於愈形膨脹的大規模工場。分配方面，反對的特徵非常顯著，因競爭的結果，從獨立生產者階級驅逐出來的人們，十中八九，都爲着維持生活，想在生產者及消費者之間，做中間經手人的職

業(註一)

商人，另賣商，行商，周旋業，買辦業，代理商，及旅館主等中間職業的增加，是這種理由的結果。中間職業（其中尤以獨立營業的婦人最受虐待）的多數，都是生活不安，保全不易。其中多數，爲着維持生存，非預備人類相互間最卑劣的手段不可。廣告——尤其是關於滿足奢侈慾的一切廣告，非常的流行，便是這種緣故。

在近代社會，我們不能否定享樂人生的慾望，非常顯著。從高的視點看來，這實在是很可歡喜的現象。人類漸漸地理解了要做「人」一般的人，非有與人類相當的生活不可，於是他們要以和享樂生活的觀念相合致的形式，來求目的的實現。在誇示富有之點，現代比從前更帶貴族的色彩，最富與最貧的間隔，愈加分離，但在思想法律之點，則民主的色彩愈濃。(註二) 民衆要求有更大的平等，但因為他們沒有智識去認識獲得眞實平等的手段，所以想在仿效富人的奢侈享樂這一點，尋求平等。雖則有種種刺激物可得滿足這種欲望，但所得結果，却是有害的居多。本來很正當的努力，在這種時候，往往走入邪路

甚至陷於犯罪，社會對於這種事態，祇知道用自定的法律來處置，而不知加以改革。

因為中間職業的增加，產生了許多的罪惡。雖則從事於此等職業的人們，很劇烈地勞働，但他們的大部分却構成了一種寄生的階級。他們是非生產的，和雇主階級相同，因他人勢力的生產物而生活。生活費的騰貴，是中間職業增加的必然結果。食物價格，非常高，有時候增加到製品原價的二倍以上。（註三）但是商品的過分漲價，不是得策，有些時候竟至不能如願（因為消費要受限制）於是他們使用人工的方法，減少或惡化貨品的質量。有些竟在食料品中摻混雜物及私用不正度量衡器。化學家休伐利氏調查各種食料品時，查出摻混雜物的咖啡三十二種，葡萄酒三十種，朱古力二十八種，麥粉二十四種，威士格酒二十三種，麪包二十種，牛乳十九種，牛酪十種，橄欖油九種，及砂糖六種之多。一定量裝封的貨品，在販賣時有很大的黑幕。一克的物品，往往祇給九百或九百五十克。對於這種不正買賣，受害最大者是工人及其他收入最少的人們。因為他們交易時非掛賬不可，所以即使明明知道欺詐，也不能舉發。在燒焙麪包的工場，也往往欺蒙顧客。

詐與詭計，是現今社會狀態必然的產物，國家的某種制度，——例如高率的間接稅，——是庇護欺詐的辦法。政府取締不良食品的法律，毫無效果。生存競爭，使狡猾者愈用欺詐手段，澈底的嚴重取締，不能實現。爲着偵探一切不正手段，非有大規模的組織不可，而這種嚴重取締，又將使合法的營業發生影響，故根本肅清，毫無辦法。

在這種時候，民衆們爲除去最痛苦的弊害，開始採用消費合作的制度。在德國，因爲陸軍軍人及官吏創辦消費合作，甚至使許多營業倒閉。最近十年間，工人的消費合作，有了可驚的發達。漢堡，拉不即許，特來司登，白來斯拉夫，納那等處，都有模範的消費社成立。全德消費合作社的每年賣出額，已經有幾千萬馬克之多。近來漢堡的工人消費合作社，開設了中央購貨所。一切物品，從此處大批的賣入，再以最低的價格，卸給其他合作社另賣。這種組織，可以使中間職業化爲無用，這是消費合作最大的利益。但對於參加合作者的物質上利益，並不很多，因此種合作而減輕的痛苦，也不足以根本地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態。但是，消費合作的設立，使大衆認知了中間職業的無用，這是一種特徵。社會上結果

要成爲除去運輸貨物的人們之外，沒有一個中間者而將生產品供給消費者——就是不要商業的狀態。食料品共同購買實行之後，第二步論理的階段，便是大規模的共同調理，因此，勞力、地皮、物質及其他費用，將更爲節省。

(註一)「番手工業的衰退，不是小販非常增加的唯一原因。一國的工業化及商業化的增進，雖是要向大專業前進的傾向，却常常先爲小工業提供地盤。同樣，創始新工業部門的新發明，也是給此等製品的販賣開新的小營業的原因。然而最首先的，是小販多數的增加——傑突來斯頓、蘭樂及產業評議會對圖克森政府表明的意見所說，——小商業是沒法謀生的無數人們的大水池。」[Paul Lange, *Detailhandel und Mittelstandspolitik*, "Neue Zeit," 25. Jahrgang, 2. Band, S. 695.]

(註二)華納教授最初改作經濟學教本時，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社會的競爭，是經濟發展和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自由平等思想間的意識的矛盾。」

(註三)薩克司博士在他著作丘林模的家庭工業之內說，一八六九年生產石筆二億四千四百五十萬枝，工人總工銀十二萬乃至二十萬哥盾，但這種石筆的實價是一百二十萬哥盾，即至少也是增加了從生產者

買去時的六倍。一八八八年夏，鱈魚(God)五百磅五馬克賣給最初的商人，此後，他再以十五馬克賣給另賣商，另賣商更以一百二十五馬克賣給大衆，還有許多食料品，因為價格與運費不相當，而任其腐敗。例如鱈魚在漁汛好的年成，往往將牠作爲肥料，而需要這種魚的，却求之不得。一八九二年加利福尼亞馬鈴薯豐作，也有同樣的現象，一九〇一年糖價暴漲，有一家商業新聞主張將積貨擱諸大海，以提高市價。又麥利在商家作學徒時，接受了爲着提高米價將米穀船壓沉的命令，因此他懷抱了社會主義學說，這是周知的事實。他自己對自已說：「運用這種野蠻而不合法的手段的社會，一定是立脚於虛偽之上的。」於是他就做了一個社會主義者。

第十九章 農業革命

一 海外競爭與田園荒廢

現代工商業的經濟革命，在農業也有了很深刻的影響。工商業的恐慌，也波及農村。幾十萬的農民家族，一時的或永久的被雇於各種工業，而這種改業狀態，不時的擴大。這種事態的理由是第一多數小農自身及家族，在自己農場，沒有勞働的工作，第二大農們知道了將他們生產物的重要部分立刻在農場變為工業的貨品，較為有利。譬如用馬鈴薯及穀類製造酒類，用甜菜製造糖之類，可以節省許多運輸原料的費用。此外，他們更能保持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聯絡，及更有利地利用近地的勞力。在農村地方，工銀比都

會便宜，工人也樂於應募，房屋地價租稅，都可節省，因為農村的大地主，一方是立法者，他方是施行者的緣故。他們在自己勢力之下，選出多數的代表者，藉以支配行政警務。鄉間工場數年有增加，皆由於此。農工兩業，愈加密切的結合，大農場的所有主，因此得了很大的利益。

德國大地主的資本主義發展，也造成了和英美同樣的狀態。我們已經不得再看到數十年前還存在的理想農村狀態。近代文明，侵入了窮鄉僻壤，尤其是軍國主義，給以一種和本意相反的影響。常備軍增加，使農村感到極大的困難。常備軍的兵士大部分，是從農村選出。而且農村子弟及農村雇人等，在道德狀態不很良好的都市或兵營裏住了兩三年之後歸來，非有新的文化與設備不能夠使他們滿足，於是要在他們的故鄉，尋求滿足。使這種要求滿足的第一條件，便是較高的工銀。從前的知足及謙遜，已經在都會的霧團氣中消滅。有許多甚至於決定離開農村。軍事當局雖則要努力使他們復歸，但至今還不能如願。運輸交通的改善，也可以使鄉間的生活標準提高。農村與都會聯絡，使農民們

知道完全新奇的誘惑的世界，他們受了從來所不知道的思想的影響，知道了對文明的慾望。結果，他們感知了自身地位的不滿。國家及各自治體對於農民所課的負擔愈重，他們的叛逆反抗的心理，也愈加高漲。

歐洲農業，尤其是德國的農業，從一八七〇年以後，有了新的發展。從前各國的農產物，都仰給於本國或隣國——例如法德兩國——但此後便發生了新的狀態。因為運輸方法改良——如航海進步及北美鐵道敷設——食料品從美國運到歐洲，因之穀類市價受了影響。如此，祇要生產條件全體不變，中歐及西歐的主重要穀類耕作，便會永遠發生不利的影響。國際的穀類生產地域，非常擴大，除出努力輸出穀類的俄國及羅馬尼亞之外，亞爾然丁，澳洲，印度，加拿大的農產物，也逐漸在市場出現。

因為上述的理由，小農及農村勞働者，開始離開鄉土。他們或者移往海外，或者移動到工業都市，因之農村間的勞働力驟然減少。尤其是在東歐地方，因為古代家長制度尚存，農場待遇短工下僕，和對待奴隸一樣，所以壯丁離開農村，更為利害。這種人口移動，在

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人口調查中，可以知道，即在這個期間之內，普魯諸州減少了四、〇四九、二〇〇人，巴威略，威登堡，巴登，阿爾薩司，洛倫等處減少了二、〇二六、五〇〇人，而移住柏林的增加了二、〇〇〇、〇〇〇，移住漢堡的四〇二、〇〇〇，查克生王國三二一、六、二〇〇，萊茵地方三四三、〇〇〇，威司德法利亞二四六、一〇〇人。（註一）

（註一）Vierteljahrshefte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1908. I. S. 423.

二 農民與大地主

以上所述一切變化的結果，農業發生了資本缺乏的困難。於是大地主買收中農小農，作爲自己的產業，發生了和從來發達傾向相反的狀態。但是這種壓迫，却招致了使農業企業家漸次改良拙劣特性的結果。帝國政府及各聯邦政府，都開始運用保護政策關稅政策及各種改良事業，以救濟農村。到最近，因近代技術發達的結果，農村從新興盛，大

地主中地主得到成功，耕地價格日見高漲，便是這種現象的明證。

要使農業在資本主義社會發達，當然非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不可。和工業同樣，用機械及改良的技術代替人工，是必要的事。我們一看以下的事實，便可以知道這種方法，已在實行。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在德國使用的蒸汽運轉的耕地機，從八三六架增加到一、六九六架，蒸汽運轉打穗機自七五、六九〇架增加到二五九、三六四架。若和農業機械可使用的預定額相比，以上的數字當然是很少。農業資本缺乏及個人耕地過少，也是使農用機械不能普及的原因。要真的利用機械，非有同一種類的作物及廣大的地域不可。小島中農太多及農場作物不一致，是使機械應用不能擴大的原因。下記表冊，是德國全國農場的分佈狀態。(註一)

在一九〇七年，五、七三六、〇八二處農場中，五海克它（德畝）以下的農場四、三八四、七八六處（即七六·八%），五海克它的土地，除出土地不特別豐腴或經營園藝之外，所有者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五海克它以下農場中，有二、七三一、〇五五處，是一海克它

或以下的農戶

	(農場地數)		(增減)	
二海克克 以下	(一八八二年) 1,061,263	(一八九五年) 1,333,667	(增) 272,404	(增) 1,333,667
二至五海 克克	96,107	101,618	(增) 5,511	(減) 1,001
五至二十 海克克	92,605	99,604	(增) 7,000	(增) 6,775
二十至一 百海克克	26,500	26,777	(增) 277	(減) 1,976
一百海克 克以上	14,991	33,061	(增) 18,070	(減) 1,955
總計	1,346,466	1,594,673	(增) 248,207	(增) 1,594,673
	(農耕地)(單位一海克克)		(增減)	
	(一八八二年) 1,823,938	(一八九五年) 1,848,448	(增) 24,510	(減) 24,510
	(一八八二年) 1,882,250	(一八九五年) 1,895,500	(增) 13,250	(減) 13,250

二至五海克它	三,九〇,〇三	三,六五,九八四	三,〇四,八七三	(增)	九,七六一	(增)	一,八六六
五至二十海克它	九,二五,三九六	九,七三,八七五	一〇,三二,五五五	(增)	五,六四七	(增)	六,九六〇
二十至一百海克它	六,〇六,二七〇	六,六六,八三七	六,三三,〇〇六	(減)	三,三三四	(減)	五,〇三三
一百海克它以上	七,六六,二六三	七,三三,一〇一	七,〇五,〇一四	(增)	四,五五六	(減)	七,七六八
總計	三,八六,九七三	三,五二,七九四	三,一八,六七五	(增)	六,八六九	(減)	六,〇六六

在五海克它以上的農場中，也有許多因為土地氣候位置的不利，而且沒有適當的運輸方法，所以即使加以長期間的勞役，也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農民中的十分之九，都是沒有充分的資本及智識。小農們都將生產物賣給中間職業者，所以更難得公平的價值。有些中間人，於一定時節到農村去收買生產物，再一方面賣給其他中間人，故所得利潤，多歸中間職業者所有。在他方面，中間人從小農採集生產品，比從大地主處整批購買為煩瑣，所以小農的生產品，往往比大地主的賣得賤，當生產物品質不好時，這種以不正當廉價收買之風更甚。還有，農民及佃戶因為生活窮困，所以他們的生產品，往往等不

到價格達到最高額時，就廉價賣出。他們非償還地租稅利息不可，非償還借債不可，更非償還對商人雇工等的定期負債不可，所以即使時機不利，也非廉價賣出不可。

小農及佃戶，死了一二匹家畜，便是非常的不幸。小農家的女兒出嫁，往往使做父母的負債，而喪失他們的廉價的勞動力。兒子結婚的時候，又非給以土地或金錢不可。小農佃戶，對於必要的土地改良都辦不到，因為他們沒有財力購買肥料，所以地質愈加瘠弱。有許多小農，甚至連購買種子的錢都沒有。他們不能利用機械，更不能變更作物，使之適宜於地質。科學及經驗雖則告訴農人以種種利用家畜的方法，但是小農們因為飼料缺乏，畜牧場不宜及一切設備不完全，所以不能採用。因此，使小農生活窮困的原因，不一而足。(註二)

農場數較少而占有廣大面積的大農，事態全不一樣。照上面的統計，有七、〇五五、〇一三海克它耕地的二三、五六六處農場，比有五海克它以下的地面的四、三八四、七八六處農場，多占二、〇一九、八二四海克它的地面。

但是農場統計與所有者統計並不一致，即在一八九五年，有種種大小的租田九一二、九五九處，一部分自耕而一部分出租者一、六九四、二五一處，及其他形式——即官吏俸給補助耕地，恩俸耕地，及共有耕地等九八三、九一七處。與此相反，個人保有多數耕地的也有，德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普魯士王，他有面積九八、七四六海克它的耕地八三處。普王之次，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如下：

(所有地數)

(面積)

普來司公

七五

七〇、一七〇海克它

霍亨索倫，徐格姆公

二四

五九、九六八

威司德大公

五二

三九、七四二

霍亨洛哀，奧利根公

—

三九、三六五

拉的普爾公

五一

三三、〇九六

在一八九五年，普魯士世襲所有地一、〇四五戶，面積二、一二一、六三六海克它，即占

全國總面積的六·〇九%、一〇四五戶的世襲財產，現在歸九三九人掌握這種所有地全面積，比威登堡王國（面積一九一九、〇〇〇海克它）的全體更多二〇六、六〇〇海克它，一九〇三年，世襲土地數一、一五二戶，歸一、〇三四人掌握，所以他們每人至少有一戶以上的世襲財產。世襲地面一九〇三年二、一九七、一一五海克它，一九〇四年二、三二、五九二海克它，其中約百分之九十都是一千海克它以上的整地。世襲財產所有者的百分之十，是五千海克它以上的整地，占世襲地全部的五三·三%（註三）

中位的土地所有者及大地主，當然是以維持現狀為有利。他們的利害與小地主不同。大地主不斷地要擴大自己，例如休來素、勞席志、海生大公領等處，往往有大規模收買農民土地之舉。

埃大利的大所有地，比德意志——尤其是比普魯士更多。埃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天主教教會，占有最良土地的大半，驅逐農民也數見不鮮。在底洛爾（Tyrol）薩爾志堡（Salzburg）司答爾馬克（Steiermark）及上下部埃大利，所謂「紳士」們為着占有

土地驅逐農民，不惟用一切殘暴的手段，從前蘇格蘭愛爾蘭地方所演的暴舉現在再出現於風光明媚的埃國。不論個人團體，都要收買土地，不肯賣時，便強借錢買地將他改作獵場。從此谿谷丘陵村落，不准農民出入，幾代幾世耕種的土地，數百年來生活着的樂土，都變為鹿豕奔馳的曠地。被資本家收買的山陵，都變為羚羊（Chamois）的獵場。許多的村落，因為山上不准放牧而祇限於非常的貧困。掠奪農民的財產與獨立者，是洛司却男爵（Rothschild）門霍夫男爵（Mayer-Melnhof）考不爾伯爵（Koburg）馬銀根伯爵（Meiningen）霍亨洛哀公爵（Prince Hohenlohe）立奧司坦大公（Prince of Ichenstein）伯拉剛查伯爵（Braganza）羅森堡伯爵夫人（Princess of Rosenburg）普來司大公（Prince of Pless）甸弗爾特伯爵（Count of Schonfeld）反司底克伯爵（Count of Restrics）雪夫郭志加伯爵（Schatzotsca）屈魯曼斯特爾夫伯爵（Count of Trautmannsdorf）斯新它德男爵狩獵俱樂部（the Hunting association of the Baron Gustadsche）等。不論什麼地方，大地主的財產，不斷地擴大。一八七五年，在

下奧地利地方有五千青克 (Korke) 以上的地主，祇有九人，所有地總面積，也不過八九、四九〇海克它。一八九五年，從九人增至二四人，面積增至二一三、五七四海克它。奧國全國，大地主有土地八、七〇〇、〇〇〇海克它，小地主有二、三〇〇、〇〇〇海克它。世襲所有地二九七戶，有地一、二〇〇、〇〇〇海克它。數百萬小地主，耕種全面積的七一%，而數千大地主，却支配了總面積的二九%。沒有大地主的納稅區，可說完全沒有，在大抵的縣分，在政治上社會上有決定的勢力者不過一個或兩個地主。大約有多數以上的大地主，有國內數縣的土地，有些在帝國的王領之內保有土地。

在低部塊奧地利，總面積一、九八二、三〇〇海克它之內，五四〇、六五五海克它，為大地主所有（所有者三九三人）。七九、一八一海克它屬於教會。一、〇〇〇海克它以上的所有地十三處，占面積四二五、〇七九海克它（總面積的九%），其中三三、一二四海克它，為司潑林青司它伯爵所有。梅倫總面積二、一八一、二二〇海克它，其中八一、八五七海克它屬於教會（三·八%），一、〇〇〇海克它以上的所有地一一六處的面積，比一〇海

克它以上的所有地五〇〇〇〇〇處的面積更大，占所有地總面積的九二·一%，高部
 奧大利休來泰地方總面積五一四、六七七海克它，教會占五〇、八四五海克它，大地主七
 九人占二〇四、一一八人海克它。倍門的總面積五、一九四、五〇〇海克它，爲一二三七〇
 八五人的地主所有。在此處，所有地的約四三%是半海克它以下的地面，其他五分之四
 以上，是五海克它以下的面積。七〇三、五七七處的所有地（八·一%）祇占倍門總面積
 的一二·五%。一方，占有地總數的〇·一%的七七六人的地主，却占有總面積的三
 五·六%。土地分配的不勻，祇要將占二〇〇海克它以上所有地的階級解剖一下，便可
 以知道，下表便是這種解剖的結果。

有二〇〇至五〇〇海克它者	三八〇人對地	一一六、一四三海克它
有五〇〇至一、〇〇〇海克它者	一四一人	一〇一、七四八
有一、〇〇〇至二、〇〇〇海克它者	一〇四人	一五〇、五六七
有二、〇〇〇海克它以上者	一五一八	一、四三六、〇八四

有二〇〇〇海克它以上地面的集團中有五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海克它者三一
人，一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者二一人，莫爾洛普考志公爵等各有二〇〇〇〇乃至三
〇〇〇〇海克它的土地。克拉姆華拉司及拉爾宰爾寧各有三〇〇〇〇海克它以上，李
許登司坦公爵有三六一八九海克它，弗爾司登堡有三九一六二海克它，安司弗爾德公
爵有五七六九〇海克它，即占倍門面積的百分之一。教會占地一五〇三九五海克它，即
倍門面積的百分之三。(註四)

以上是一八九六年的記錄，此後事態更爲惡化。據一九〇二年的農業調查，一八、四
三七處耕地，占面積九九二九、九二〇海克它，即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在休華茲縣有七處，宰耳縣有一六處家畜牧場，因爲易主而廢止，現在已經改爲遊
獵地方。加爾萬特耳山地全體，因爲易主而禁止放牧。奧大利及德國貴族們買收了阿爾
普司山脈地方七〇〇〇〇育克，而築起了獵場的木棚。許多鄉村及數百耕地，因爲狩獵
而消滅，驅逐了人類及家畜，而給野鹿羚羊棲息。這種墮場了全州土地一半以上的人們，

到後來在國會演說「農民窮困狀況」，主張以木材家畜肉類等的課稅犧牲非所有階級，要求國家的補助。

在最進步的工業國，也壓迫小地所有者，但原因却與奧國不同。在這種國家，因為人口激增，有增產食料品必要，於是用資本主義的組織來經營農業。工業急進地發達了的比利時，便是一個例子。萬達弗爾在他的論文從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九九年間的比國土地財產中，引用統計年報說：「減少的都是五海克它以下（尤其是二海克它以下）的耕地。一〇海克它以上的耕地，增加了三、七八九處。因近代工業及大規模牧畜而起的土地財產集中，於此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一八八〇年以來的發展，恰恰和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發展相反。一八八〇年還有耕地九一〇、三九六處，但到一八九五年，便減到了八二九、六二五處。即在十五年中減少了八〇、七七一處（九%）。實際上祇有五海克它以下的耕地減少。五海克它以上的耕地增加數如下：

五——一〇海克它

六七五

一〇——二〇海克它	二一六八
二〇——三〇海克它	四一四
三〇——四〇海克它	一六四
四〇——五〇海克它	一八七
五〇海克它以上	一八一

(註1) Karl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tuttgart 1899; und Vorläufige Ergebnisse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Betriebszählung am 12. Juni 1901. Vierteljahrshefte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09. 2. Heft.

(註2) A. Hofer, Der Bauer als Erzieher. "NeueZeit" 1898 -109, 2. Band, S. 714, 786. 810.

(註3) J. Conrad, Hidelkommiss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 Band, 3. Auflage, S. 120 bis 123.

(註四) Ausführlicheres hierüber in: Die Besitzenden und die Besitzlosen in Österreich,
von T. W. Telfen, Wien 1906, Erste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z Brand.)

三 都會與農村的分離

土地和耕作狀態都和文明進步上有密切的關係。住民的生存，非有土地及其生產物不可，但土地却不能自由增加，所以耕作方法，便成了重要的問題。德國人口，每年增加七八〇、〇〇〇，故要防止食料品的價格提高，非有多量的牛肉及麪包的輸入不可。於是，在這種事態之下，工業者和農業者便發生了利害衝突。人口中不從事農業的部分，生活的是否幸福，全由食糧價格如何而決定，故他們對於食糧輸入，當然表示歡迎。食糧漲價而國民大部分的勞銀並不提高，則勢必致使國民的榮養狀態惡化。一方，假使食糧漲價而工銀如舊，則其他商品的購買能力，必受限制，因此而使工商業受了重大的打擊。

從事農業的人們，便有了不同的處境。和工業者同樣，他們的唯一目的，也在從生產

品獲得利益，所以他們沒有餘暇去顧慮應當種植什麼生產品的問題。假使因為外國食糧輸入而使他們的穀物栽培得不到相當的利益時，他們當然要用他們的土地去種植其他有利的作物。他們不種麩包原料的小麥裸麥，而去栽培砂糖原料的甜菜，和酒類原料的馬鈴薯。現在有幾千海克它的土地，不種蔬菜果類而種煙草，幾千海克它的農場，不事栽培而作為戰馬的牧場。其他，有開墾可能的廣大林地，現在作為娛樂高官們的獵場而保存。

所以德國還有可供農耕的沃土幾千方哩。但是要將這種土地利用，便會與不願意放棄遊獵地的大地主們及森林監督官們，發生利害衝突。

現在有些人在懷疑森林可使土地濕潤的理論，但事實却可以證明這種懷疑不對。森林對於土地的濕潤及豐饒，有如何有益的影響，巴維斯及列曼的著作飢餓的俄羅斯，便能給我們以一個明確的實證。著者從自己的觀察，確信從來非常豐腴的土地，現在變為瘠地的原因，是由於無限制的採伐森林而起。許多小河池沼，都因為森林採伐而枯涸。

隣近村落的井水已經降到四十五乃至六十米突，因此地面龜裂，雨水減少。

土地的資本主義的耕作，必然的誘導出資本主義的狀態。德國農民的一部，從來以栽培甜菜及製造糖類，得了很大的利益。稅制對於糖類輸出有利，從甜菜及砂糖所收入的稅金，差不多完全作為獎勵砂糖輸出之用。因為這種獎勵的結果，多量的砂糖，犧牲了國內的納稅者而廉價輸出外國，因之國內的甜菜種植愈加盛行。製糖工場因稅制而得的利益，每年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多。以前種植穀物的土地（一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計四五〇、〇三〇海克它）都改種甜菜，製糖工場相繼設立，於是又因必然的結果而引起恐慌。一方面因為種甜菜有利，地價因之增高。小耕地所有者，因為土地漲價，便引起了賣地的心理，而這種心理，又立刻為工業的投機所利用。於是，穀類栽培，都限於瘠薄的土地，食糧輸入的要求，更為增大。最後，對於砂糖輸出獎勵政策的弊害，漸漸帶了國際性質，於是政府及國會，纔不得已而撤廢了這種獎勵政策。

在現在狀態之下，小農民們不論如何刻苦勤儉，總不能達到和文明國民相當的社

會地位現代的國家和社會爲維持構成國家社會的基礎的資本家利益，故一切政策不能脫彌縫策一步。農業稅對於農民，害多利少。大抵的小農民連僅足養活身家的生產品都不能產出。他們的必要品，非買不可，於是使他們在農事之外，非再從事工業及其他勞働不可。小農民的多數，使他們的子弟去學習工商，所以工商業繁盛，比農業豐作更爲有利。每逢凶年，購用農產品的農民數更多。所以，對於這些買少買多的小農階級，農業稅及輸入，禁止，究竟有些什麼利益？在一切農村中，至少有八〇%的人們，在這種環境之下。

農人應該如何耕作的問題，在私有財產制之下，是個人的私事。個人認爲有利的事業，不論對社會有何利害，非做不可。換句話，就是自由放任主義。在工業方面，也是如此，淫書淫畫任意製作，專做惡化食糧的工場，也是不少。這些活動，都和社會有害，結果使道德破壞，腐敗增進。但是在營利方面看來，這種營業的確比製作道德的圖書和販賣純良食料品爲容易獲利。惟利是圖的工業家，祇要不受警察的干涉就好，此外一切，都所不顧。

現在的拜金主義特質，在股份交易所中，最容易明白地表現出來。舉凡一切土地，工

藝交通，天氣，政情，生產狀況，天災地變，公債，發明，要人的健康狀況，杜撰的戰爭謠言……等等，都是他們投機的對象，權取和欺瞞的工具。有力的資本家，對於全社會的禍福，有決定的權力，因強大的資本勢力，獲得巨萬的財產。大臣及政府「諸賢」，都是資本家的傀儡，國家權力不能支配交易所市場，而交易所市場却支配了國家權力！

因弊害增加而日漸顯著的這種事實，非立刻圖根本改造不可。但是，社會却似踏車（Tread mill）的驢馬一樣地無能魯鈍，危害在前，還是無力而盲目地團團走轉！明白現狀而想起來挽救的，還是能力薄弱，大多數的人們，依然毫無理解。可以行動的人們却不願行動，他們信賴自己的力量，和林巴特爾夫人一樣地以爲「我的的後面洪水將來。」（Après nous le déluge）但是，當他們尙生存時洪水來了，他們又將如何？——

第五編 社會的社會化

第二十章 社會革命

一 社會的變革

潮水起來，沖壞了現代國家及社會的基礎，一切人們，都感知了柱子已壞，非有強有力的支柱來代替不可。但是要改換柱子，現在的支配階級，非有很大的犧牲不可。這種改造實行的時候，支配階級在物質上要受非常的損失，所以關於懷疑特權地位的一切提案，都遭了劇烈的反對，顛覆現存國家社會的運動，都受嚴厲的禁止。但是，已經病入膏肓的世界，不懷疑和排斥支配階級，是永遠也醫不好的。

「解放勞働階級的鬭爭，不是爲爭奪特權，乃是爲平等的權利與平等的義務而戰，

爲排斥一切特權而戰。」這是社會民主黨黨綱中的文章，所以不澈底的政策和少量的讓步，是毫無意義的。

在支配階級，將他們的特權地位，當作當然。他們以爲這是應該永遠繼續，而且是毫無懷疑的餘地。他們對於與現存制度毫無影響的法律提案，及要求他們出錢的議案，也極力反對。議會上的演說稿的印刷品堆積如山，但所得結果，却是一場滑稽。保護工人的正當要求，他們也當作可以危害社會一般的努力反對。爭鬪的結果，支配階級讓步了一二分，便好像是犧牲了他們的財產一般的大吹大擂。對被壓迫階級，非承認形式上的平等不可的時候，（譬如對工人締結平等契約的時候），他們也頑強地起來反對。

對於單純的事件及正當的要求也拚命地反對的資本階級，是不能用道德來說服他們的。但是因爲現在狀態的發展，被壓迫階級都有了對社會的認識，因之環境的力量，驟然增大。階級對立愈見顯明，形勢更見緊急。被虐待被榨取的階級，認識了現在狀態，已經不能維持。他們的憤激增加，變革社會狀態的要求，也愈加深刻。這種認識的範圍擴大，

和變革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大衆，立刻表示同感，一方這種覺悟增進他方支配階級的抵抗能力，便見減少。這是因爲支配階級的力量，是建築在被壓迫被榨取的民衆的無智與渾沌之上的緣故。這種相互作用，非常明白，所以促進這種作用的，非受歡迎不可。一方面，和大資本的發展同時，一般人對於社會制度與民衆幸福的矛盾，愈加容易認識。要解決和消滅貧富的隔絕，要有多大的犧牲和努力，但祇要這種隔絕的發展到了極點，——現在是正在向着這種極點狂奔——解決便會實現。

在種種發達的階段，應該用何種方策，這是由周圍的環境決定不可。對於一定的事態，應該用如何的策略，這是不能預言的。不論如何的政府，如何的總理大臣，要他預言對於明年的政情如何處置，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對於尙未明瞭的事情，不能預先決定方策。方策的問題，就是在鬭爭中非遵守不可的戰略問題。戰略是因反對黨及自黨所用的手段而不同。今天認爲可以使用的的手段，到明天或者因爲環境變化而不能執行。所以要緊的是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爲達到目的的手段，是因時機

事釐而決定的，但是在決定手段時，非採用時機及事釐容許的圍範以內的最有效方法不可！我們在敘述將來的發展時，非用假定的方法不可！非推測某種狀態不可。

從這種見地出發，我們到了某種時機，以上所述一切惡害，發達到了極度，大眾澈底覺悟而已經不能再忍，對於一般的澈底的改革的要求，非常熱烈，盼望這種救濟，也愈形急迫。我們現在應該推定這種時期的將來。

一切社會的弊害，沒有例外的，都是從建築在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上的現社會制度而來。這種生產方法，使資產階級——一切生產機關土地礦山工具機械運輸機關的所有者——壓服大眾榨取大眾。這就是招致被壓迫階級的生活不安及墮落的原因。

二 徵收物的徵收

在本書第一編中，已經研究了國家發生的原因，說明了國家是建築在共產制度之

上的原始社會的發達產物，這種共產制度於私有財產發達之後解體，因為私有財產物與社會內部起了利害衝突。階級和地位差別，相繼產生，因之必然的引起了一集團與他集團的鬭爭，使新制度發生危險。於是，爲着保護財產及鎮壓反抗，非有一種說明財產是「正當」而「神聖」的組織不可。這種保護財產，維持制度的機關及權力，便是國家。她用法律來保證所有者的財產，對於法定秩序的攻擊者，用法官來審判處罰。所以支配階級及國家權力的利害，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國家的組織，於財產利害發生要求時，纔生變化。所以國家是階級社會所必要的組織。

爲資本家心理所支配的讀者，在此或者要責問社會以「何種法律上的根據」來承認這種傾覆制度的變革。這種「法律上的根據」和從前一切變革中所常有的一樣，是社會全般的幸福。法律的源泉，不是國家而是社會，國權不過是維持及酌量法律的社會公僕。支配階級社會，從來不過是少數的人們所把持，而他們却冒用全社會（國民）的名義，處置一切。好像路易十四世說：「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 一樣地他們便

自命爲「社會」的代表我們的新聞紙上記載「社交期開始社會到都市去」或者「社交期告終，社會回到鄉間」的時候，所謂「社會」並不是指國民全體，而是數千高等人的別名。他們構成國家，也就構成社會。大眾就是平民，就是「下賤的羣衆」(The multitude)，就是賤民，也就是民衆。在這種狀態之下，國家用社會的名義所做的一切「爲全般幸福」的事業，都是支配階級的利益。爲着他們的利益，纔制定了法律。「以共和國稱社爲最高法律」(Salus reipublica suprema lex esto.) 這是古代羅馬法的一個原則，但是構成羅馬共和國的是多少人呢？是被壓服了的民衆嗎？是幾百萬的奴隸嗎？不這是由被壓迫者所供養着的少數羅馬市民，第一便是羅馬的貴族！

在中世紀，王侯貴族們奪取共有財產時，他們都是「根據法律」爲着「社會全般幸福」而實行的。這時候他們如何的不客氣地處分共有財產及窮民的土地，可以在中世紀到近代的歷史中去尋找出來。過去千年間的農業史，是歐洲諸文明國的貴族僧侶們掠奪共有財產及農民土地的記錄。法國大革命中，奪回貴族及教會的財產，也是用了

「爲一般幸福」的名義而實行結果使支持資本主義的法國的八百萬財產所有者有了生活的源泉。在「全般的幸福」的名義之下，西班牙屢次押收教會財產，意大利則全然沒收，而博得熱心擁護「神聖財產」的人們的喝采。英國貴族，在數世紀之間，不斷地掠奪愛爾蘭及英格蘭人民的財產，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三二年之間，「爲着全般的幸福」他們「合法地」橫領了共有地三、五一一、七一一〇愛卡（英畝）之多。又在北美奴隸解放戰爭中，主人們正當地取得的數百萬——財產——奴隸，無代價的解放，也是爲着「全般的幸福」。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一種不斷的徵發和沒收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工業家併吞職工，大地主併合農夫，大商人併吞小商，大資本家併吞小資產者。據現代有產階級者說，凡此一切，都是爲着「社會利益」爲着「全般的幸福」而做的。

拿破崙黨在蒲梅爾（法國第一共和國歷的二月）十八日及十二月二日，「救助」社會，「社會」對他們祝福。社會在將來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取還自己所創造的財產時，纔是歷史上值得記念的時候。因爲在那時候，利於甲者不壓迫乙，萬人平等的生活條件

確立，各人都有了和「人間」相當的生活狀態的緣故，這纔是社會的最大的道德的方針。

這種社會的大徵收過程，以如何的形式，在如何的狀態之下完成，這是不能預料。事
業如何變遷，這有誰能知道呢？

羅德倍（Rodbertus）在以資本爲題名的對基爾許曼子爵的第四公開信中說：「一切土地資本財產的沒收，決計不是幻想，而是經濟學上而容易想到的問題。而且這種手段，的確是社會的根本救濟辦法。總之，這是社會因地租及資本利息增加而痛苦的緣故。徵收是廢止土地及資本財產的唯一形式，在徵收實行時，交易及國富的增進，一時都不會中斷。」對於從前曾爲自黨黨員的此種議論，農民黨諸君的意見如何？（註一）

在這種方案之後，事態將造成如何局面，這是不能預知。和自然界同樣，社會也是永久在流轉之內。後者來，前者去，新的活的，來代替舊的死的。不能預知效力和價值的多種發明發見和改良，次第在社會上應用，因此種應用的價值，革命和改造人類社會的生活

方法

在次章之下，我們不過是討論一般的原則的發展，當然是可以看作以前所說明的論理的歸結。還有，要如何纔能實行的問題，也可以大體窺測。社會決不是個人所指導的存在。而是依據一定的「內在法則」而發達的有機組織。在將來，一切根據個人意志的指導和支配，必受排斥。那時候，社會是一個民主體制，這種民主主義，能夠解釋社會的內在的秘密。社會在將來一定能夠發見自身發展的法則，而意識的應用於將來的發展。

(註1) Rodbertus, Das Kapital, Berlin 1884.

第二十一章 社會的根本法則

一 勞働能力者全部的勞働負擔

社會做了生活機關的所有者時，不問男女，凡有勞働能力者，都非負勞働義務不可，這是社會化了的社會的根本法則。社會沒有勞働，不能生存，所以社會對於希望滿足自己要求的人們，爲着生產萬人所必要的貨品，有要求最善地運用各人精神及肉體能力的權利。有人說社會主義者要廢止勞働，這是癡人的夢話。怠惰及浮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產。社會主義在「不勞働者不得食」這一點，與聖經相同。但是一切勞働，非有益的生產活動不可。在新的社會，各人從事於農工商等有益活動，將一定量的勞働，供給社會。

沒有勞働沒有享樂。

各人有勞働的義務，更非有滿足三種條件的共通利害不可。第一，勞働時間不能過長，以適度爲止；第二，非使勞働愉快和有變化不可；第三，勞働須完全生產的。這三種條件，一方又根據於使用勞働的手段，勞働力的種類分量，及社會對於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新的社會，不是爲着經營無產階級的生活而建設，乃是爲廢止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生活而創造！社會努力使各人能得着生的愉快，但是，社會能夠提高人類欲求到如何程度，却是一個問題。

要決定這個問題，包括一切社會活動的行政部，是必要的。現存的自治團體，便是便宜的基礎。假使自治團體範圍太大，不能監督全體，則可以分百幾個較小的區域。和在從前原始社會一樣，一切成年的團體員，不問男女，可以參加選舉，決定掌理行政的代表。中央政府立在地方法政部全體之上，——但這並不是有支配權的政府，而是以執行行政爲主的委員會，這一點非記憶不可。——中央政府由社會直接任命，或由自治體行

政部任命這是沒有多大關係，在將來這種問題將沒有重要意義，因為被選為這種地位不是有多大的權力及收入的意味，所以在這種地位的人們，不論是男是女，適任者可以重選，不適者根據選舉人的意向，得以解任。一切地位，不過是一時的占有，所以在這種地位的人，既沒有特別的「官吏資格」，也沒有繼續的職能及昇級的秩序。中央行政政府及地方行政政府的中間階段——譬如省行政政府——的有無，也無大關係。認為必要，可以設置，否則也不必，這是一切都由經驗來決定的。假使社會進步，舊制度成為無用，則因為沒有人和他的存在有利害關係，可以不經爭鬪而廢止舊制，另立新法。所以建立在廣汎的民主基礎上的行政政府，和現在的政府，根本不同。在現今，政府或行政官廳稍有變動，新聞紙上的辯論，議會的舌戰，官廳的文書……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

第一，主要的任務，是現在可使用的力量，即生產機關，工場，職場，運輸機關的數量，土地面積及現在供給力的決定，及在庫品的多少，一定期間內需要品數量，及財貨消費量的測定。現在國家及自由團體，每年都須決定預算，到新的社會，却是為社會全體需要而

執行那時候，對於新的要求，得以充分的考慮。統計在這種地方最爲重要，因爲這是新社會中最重要、的補助科學，可以供給我們以一切社會活動的標準。

恐慌是由盲目的無政府的生產而產生。這種在前面已經說過的經驗，使各種產業的領袖組織了托辣斯。在一方面決定價格，他方面調節生產，這是托辣斯的目的。托辣斯根據工場的生產能力及銷路的預想，決定幾個月之內的應該生產的貨量。假使有人違反規則，非受罰金及除名的處分不可。製造家不是爲公衆謀福利，乃是爲自己謀利益。用共同的力量，去保持自身最大的利益，這是他們的目的。托辣斯以調節生產的手段，可以使物價無限的提高。因此，托辣斯的組織，對於消費者及工人，都是有害。他們所用的生產調節手段，使一部分工人失業，甚至使他們因爲生活而造成了減低他們同伴的工銀的結果。企業家共同的社會勢力，非常強大，即使勞働組合，也不能和他對抗。因此，資本家有兩種利益，就是工銀減低，物價提高。資本家所實行的生產調節，結果和社會主義社會所實現的完全相反。現在是以資本家利益爲標準，將來却以一般社會利害爲目標。

和大工業同樣，在商業上，也有廣泛的統計，每星期大商業地及海口的煤油，棉花，砂糖，穀類的存貨概算，都有報告。但是這種統計，因為有些時候，商品所有者以不使人家知道爲有利，所以不能當作完全確實的報告。不過在大體上，也可以這種統計去預測今後市場的概況。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生產的一般調節因數千製造家利害不同而不能實現同樣，生產分配的調節，也因為投機性質及利害衝突而不能實現。但是，我們觀察既往，便能夠知道今後能夠消滅個人的利害，使一般的利害支配一切，則這種調節一定能夠成功。

但是在社會化了的社會，一切關係完全整頓，全社會協同的結合，一切都根據計畫與秩序進行，所以滿足各種要求分量容易決定。最初當然稍要經驗，到後來一定能夠圓滿。例如麪包，肉類，衣服及靴鞋的需要，都由統計確定，通知該物品的生產工場，則社會必要的每日勞働時間的平均標準，便能知道。還有，對於某種工場是否有存在必要，也可以知道，假使認爲無用，則可以撤廢，或者改爲別種目的之用。

個人都須選定自己所願意從事的勞働，因為勞働的種類繁多，故各種希望也易應付。一方面的勞働力過多及他方面勞働力缺乏時，可由政府安排使之平均。組織生產及分配各種勞働力，這是選出執行委員的主要任務。一切力量相互幫助，車輪的迴轉也愈見圓滑。各種勞働部類及支部，選出委員，這種委員，有處理一切之責。那時候的委員，不是現在的狼虎一般的工頭和監工，而是從事生產的人們自己所委託的同伴。組織更有進步，一切人員都有了教育，這種職能，可以互相交替，依着一定秩序，凡是一切關係者，不問性別，都可以擔任這種任務。

二 利害的調和

個人和社會全體間毫無差別而完全建築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的勞働，能夠喚起現在產業制度下所絕對不能企望的競爭與創造慾望，這種創造的快樂，足以使勞働的生產力增加。

因為萬人都爲着互助而勞働，所以他們一定能夠努力節省勞力費用，使物品愈加精良。這種共通利害，使一切人們改善勞働過程，及尋求單純化的進步的方法。發明發見的心理，受了極端的刺激，人們都想在發明新的方法上競勝。在此，和社會主義者反對者的主張，發生正反對的現象。在資產階級社會，不知有多少遺棄了的天才，不知有多少受着酷使，不知有多少沒有採用的機會。假使在舊制度之下，不用財產而以才能來作人物地位的標準，那時候工人，工頭，技師，化學者等等恐怕都會占有了大人物們的地位。被富人所利用的發明發見及改良，都是這種人們的功績。在資本階級社會，不知道有多少發明家，因為沒有財產而不能成功他們的事業，也不知有多少天才，因為日常生活悲慘而早死。世界的主人公，不是明敏睿智的人物，而是財囊豐富的人們。

凡是關係實際生活的人們，都知道工人們對於採用的改良方法及新式機械，如何的懷疑及厭惡。這是很當然的，因為這種改良及發明，不僅工人們得不到益處，而且反有因節省人工而被裁汰的危險。他們不去稱讚這種足爲人類光榮的發明，而反加咀咒。此

外，工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也有許多的發見，但終於不被採用，因為他們恐怕這種發見宜布出來，於他們不利，所以寧願秘密。這都是利害對立中的當然結果。(註一)

在社會化了的社會，利害衝突可以除去。各人爲着對自己效力而發揮能力，結果使社會得了利益。在今日的狀態之下，個人的利己主義與社會福利，是絕不相容的兩個極端。這種差別要在新社會纔能消滅。(註二)

在那時候的道德狀態之下，對於一切，都有偉大的影響，勞動的生產力，一定有急激的增加。分散在工具不全及組織不備的幾千百家小製造所的力量，可以統一，故勞動的生產力，必更爲增大。德國工業，在大小中三種工場間如何分配，這是上面已經說過，將小工場集中到應用一切最新進步的技術的大生產裏去，則勞力時間及一切種類的原料（光熱等）空間，都可省去莫大的浪費。中小工場及大工場的生產力差別，在一八九〇年麥薩丘賽志州的產業調查中，可以說明。以生產價值美金四萬圓以下的作爲下級，四萬圓至十五萬圓的作爲中級，十五萬圓以上的作爲上級時，可得數字如下：

	(工場數)	(全工場的百分率)	(生產價值)	(全生產價值的百分率)
下級	二、〇四二	五五·二	五一、六六〇、六一七	九·四
中級	九六八	二六·二	一〇六、八六八、六三五	一九·五
上級	六八六	一八·六	三九〇、八一七、三〇〇	七一·一
總計	三、六九六	一〇〇·〇	五四九、三四六、五五二	一〇〇·〇

在工場數上比上中兩級多至一倍的木工場，僅能生產全生產額的九·四%，而僅占二·三%的大工場，却生產其他一切的二倍。所以祇要大工場能夠更合理的組織，生產量一定能夠大大的增加。

海志加 (G. H. Hertzka) 在他的著作 社會進化的法則 (一八八六年出版) 中，有一種有興味的計算，研究在合理的基礎上的生產，能够節省多少時間。他先計算要滿足奧國當時人口二千二百萬人的生活必需，應有若干量的時間及勞働。爲着這種目的，海氏蒐集了關於產業供給力的種種不同領域的報告，作爲計算根據。在這種計算中，包

含能夠滿足上記人口的農產物及肉類的需要的一千零五十萬海克它的土地及三百萬海克它的牧場。關於房屋的建築，海氏假定每一家族需要占地一百五十平方米的五間房間並能保存五十年之久。計算的結果，對於農業，建築，麥粉及砂糖製造，煤炭及鐵礦採掘，機械工業，成衣工業，化學工業等，須要六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働力，他們一年之內，非照現在的平均勞働時間工作不可。但是這六十一萬五千人，因為婦人及十六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的男子，都不參加生產，故英國有勞働能力的人口，祇有全人口的一二·三%。假使當時生存的男子五百萬人和上述的六十一萬五千人共同勞働時，要生產足以供給二千二百萬人的必要生活品，他們每年祇要勞働三六·九日，（即六禮拜弱）就可如願。又假使我們不用每天十一小時的工作作為平均勞働，而採用每年工作三百日制，則供給全國民需要，每天祇須做工一小時二十二分，便可達到目的。

海氏又將上流社會的奢侈品需要加入計算，則為着二千二百萬人的需要，製造這種物品，須外加三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働。在大體上，據海氏計算，以英國一二代表的工業

爲標準，除出十五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的男子有勞働能力的男子一百萬人（即男子人口的二〇%）做工六十日，便能滿足全人口的需要。更將有勞働力的男子人口全體加入，則他們每日作工二小時半，就可藏事。（註三）

凡是熟悉實情的人，當然不至於對這種計算驚異。我們的工作期間雖短，假使將病人及不具者除外，五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有勞働力者，及婦人的大部分，也來參加工作，則勞働時間將更爲短縮，需要將更爲提高。此外，因爲科學技術都有非常的進步，生產過程將愈加完成，而成爲造成新發展的要素。一方，現在祇有少數者能夠滿足的欲望，將來一定能夠普及大眾，而更造成新的要求。新社會並不希望造成無產者的生活，而是要求社會全體能享高級文明人的生活。這種要求，並不限物質的欲望，爲着研究科學藝術及享樂，也非給以萬人均等的機會與時間不可。

（註一）却訥（Tuonen）在他的著作獨立國家（Der Isolierte Staat）中說：「惟有利善衝突，纔能使

無產者與富有者敵對；假使兩者間的利害不均永遠存在，他們便永無和睦的日子，國家因為工業發達技術發明，鐵道建設等而收入大增，但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工人對於這種增加，毫無利益，他們的地位，毫無變化，一切收入的增加，都為資本家，雇主及地主所有。」這最後的一句，和一八八四年英國議會中格蘭司頓（Gladstone）的演說頗完全相同。他說：「這種可驚的富力增加，完全為有產階級所有。」却他又說：「弊害是發生於工人和生產物分離這一點。」

莫賴利（Morelly）在立法的原理上說：「財產將我們分為貧富兩個階級。富有者愛惜財產，對於國家的防護，毫不注意，貧民因為國家使他們貧苦，所以不愛國家。在共產主義之下，則因各人都能得着生活和享樂所，以各都愛祖國。」

（註二）種勒（John Stuart Mill）在經濟學上說：「公衆利益就是個人利益的思想，在共產主義團體中，最容易有利發展。為追求利己的利益而耗費的功名心，及其他一切精神肉體的活動，假使在別的方面利用，為全社會福祉而努力，則社會全般，必能得益不少。」

（註三）李許也（Eugene Richter）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誤謬中，嘲笑我們所要求的工作時間的非常短縮。他故意小看大工業的生產能力，及稱許小工業的價值，作為生產過剩不能實現的張本。因為要使大眾相信社會主義不能成功，故現存社會的擁護者，非貶下他們自身的社會秩序的長處不可。

三 勞働的組織

即使在其他一切極本質之點，社會主義的協同制度，是和資本主義的個人制度完全不同。在新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品中最多數的粗製濫造品可以消滅，所生產的，都是耐用的上等貨物。奇特的及下流趣味的流行，可以消滅。我們的衣服，一定能夠更適用而高尚。下流趣味，是前世紀流行——尤其是男子界的流行的一種特徵。幾個月之內流行一變的風氣，可以肅清。現今的流行狂，一半是發源於婦人自身間的競爭，一半是根據於要誇示富貴虛飾的慾望。此外，因為有許多的人們，都靠着這種流行生活，所以鼓舞流行及獎誇奢華，是於他們生活有益。在新的社會，和衣服流行的消滅同時，住宅的流行，也可以消滅。在住宅方面，奇異的樣式非常跋扈。在種種國民間，經過幾世紀纔能進化到的樣式——人們早已不滿足歐風建築，而醉心於日本中國及印度的式樣——在兩三年之間，便當作時代落後而無人過問。從事造形美術的人們，雖則有了許多設計和模型，但不知如何纔能適用。發狂也似的從一種流行趨到他種，是現代人神經過敏的徵象，不論

什麼人都不能主張這種焦燥與躍進有理性與意義而認為社會健康的表示

在新的社會，勞働將非常愉快。達到此種目的，生產場所，應該有適於實用而優雅的設備，一切危險及有害的臭氣煙煤，都該除去。在最初，新社會的生產機關，都要從舊社會承接，所以有許多地方，一定不能滿足。散在各處的一切不完備的工場，及不完全的工具，機械，非特需要額外的工人，並且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設備廣大明淨而有充分通風裝置的勞働場所，是最要緊的問題。技藝技術及頭腦手腕的熟達，立刻能夠找到廣泛的活動區域。機械器具的製造，建築業，室內裝飾業等一切部類，都有充分工作的機會。在便利而愉快的建築，適度的換氣採光暖房，及工藝的機械的改善等方面，凡人類精神所能發明者，都可應用。爲着節省動力光線熱力，時間，勞力，爲着保護及慰安工人，工場最好在一定地點集中。工場和住宅分離，則產業活動的不快，可以免去。即使在現在的工業知識，對於礦山工業，化學工業等有危險性的勞働，我們也有充分手段可以全然防止危險。但是，這種手段雖有，資本主義社會，却不肯應用——因爲一則要他們多出費用，二則他

們以爲沒有過分保護工人的必要，例如礦山勞働的危險，我們可以因經營法的改變，礦氣的澈底，電燈的設備，勞働時間的減少及勞働人員的交替而完全防止。在支配豐富的勞働力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交替的工人非常的多，使某種工作集中於一定季節或一日中的一定期間，也非常容易。

絕滅塵埃煤烟臭氣的問題，現在的化學及機械學，也能夠完全解決。但是能夠解決而不去應用，即使應用而不充分，這都是資本家吝惜費用的緣故。未來的生產場所，不論在地上地下或其他地位，一定是比現在的全然不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進步的設備，都視金錢爲轉移。假使合算得上，便去實用，否則一切工人生命健康，都在所不管。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利潤問題，歸於消滅。這種社會，除出人類的幸福之外的一切，都不考慮。對於人類有利的非實行不可，有害的非廢止不行，不論誰，都不受強制去做危險的勞働，假使去着手做危險的事情，則一定有多數義勇者出來擔任。假使這種事情，不是破壞文明而有益人類，那更不必說。

四 勞働生產力的增進

假使能夠一方將動力及最完全的機械充分應用，一方將分業制度更爲改善，使各種力量能夠巧妙地結合，則勞働時間得以大大的減短，而生產量仍能供給必要的要求。生產的增加，是對於一切人羣都有益處。勞働生產量增加，各人對於生產物的所得益也隨之而增多，於是增加了的生產力，再使社會所必要的勞働時間減少。

電力在將來一定能在動力界占有決定的地位。在現在社會，已經在努力普及。應用的範圍愈加廣大，設備愈加完全，則對於一般進步的貢獻，也愈加增多。這種一切強大的自然力的革命作用，必能急速的使舊社會解體，而使社會主義早日成功。在新的社會，電力的用途，將更爲擴大，不僅在動力方面，即在光與熱的領域，也能對社會生活條件有偉大的貢獻。電力和其他一切動力不同，假使我們能夠設法利用水力潮力風力及日光，世界上的電動力，將無窮盡。

「事實上毫不利用而視為贅瘤的太陽熱力能夠供給我們以超越一切需要的電力 (energy)」。即在現在，國家要確保這種有太陽熱力的地域，已經不是太早的計畫。太陽光力所及的地面，不必太廣，德國全國的要求量，在北非洲幾平方哩的地面，已足供給。將太陽力集中起來，可以得到很高的熱度，由這種熱度，可以製造攜帶用化學用品，及應用於蓄電池充電，光力，熱力，電解，及直接燃料。」(註一)發表這種夢想的，決不是說夢的癡人，而是伯林大學的主席教授兼帝國理化學會會長，占第一流科學家地位的人物。又在威尼倍克 (加拿大) 開會的英國聯合會第七十九次大會 (一九〇九年八月) 席上，有名的英國物理學者湯姆生 (Sir S. Thomson) 在開會辭中說：「由利用日光而改革我們生活的日子，已經不遠。人類從依賴煤炭水力的心理解放，在一切大都市設置強有力的裝置 (即日光的陷穽)，收集太陽的熱力，所得的熱能 (heat energy) 可以在某種裝置中貯藏。——世界上一切活動的能力，是煤炭爆炸及食物中的太陽力量。從我們頭上直射下來的日光力量，如何偉大，祇要在晴天正午一測地面熱度，便可知。據朗格

里調查，一愛卡地面的太陽力，與可以運轉七千馬力的能量相當。我們的技術界，雖則還不會發明利用光力的方法，但在最近的將來，一定能夠成功。將來煤炭掘完，水力供給不足的時候，我們世界上的「力的源泉」，將除此莫屬。那時候的產業中心，將會移到薩哈拉沙漠，地面價格，將依日光強度而決定。」（註三）所以，我們燃料缺乏的危險，可以除去。一旦貯藏器發明，巨大的力量，得以保存，隨時隨地，都可使用。太陽及潮水之外，風力及山間的急流，也可以在一定期間之內供給原動力，那時一切人類所需要的活動，都可應用動力。

有了電氣的助力，大規模的水力事業終能成功。考痕氏調查歐洲八國所能使用的水力量如下：

	(馬力)	(每千人住民 應有的馬力)
英國	九六三,〇〇〇	二二·一
德國	一,四二五,九〇〇	二四·〇

瑞士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三八・〇
意國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法國	五、八五七、〇〇〇	一六九・〇
奧匈	六、四六〇、〇〇〇	四五四・五
瑞典	六、七五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
拿威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九・〇

在德國諸聯邦中，巴登及巴威略可利用的水力最多。巴登的萊茵河上流一處，有二十萬馬力，巴威略既經使用的約十萬馬力以上，未使用者還有三十萬馬力。來侯克教授計算在地球全表面上所流着的水力，在理論上的能量，有八百億馬力之多。在這些力量之中，假使有十六分之一能夠有效地利用，也有五十億馬力可以繼續使用——這是一九〇七年的煤炭探掘量（百億噸）的十倍以上的力量。即使以上的計數都是理論，但我們至少也可以從此窺測將來因使用「白煤」（White Coal，指瀑布而言——譯者）

而得到的力量，從面積二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平方呎（德國總面積的約四三%）的湖水中流出的那依加拉瀑布，能夠供給英德瑞士三國水力總量以上的力量。（註三）據其他計算，美國有二千萬馬力的水力，恰和每年使用煤炭二億萬噸的動力相當。（註四）假使瀑布之外的溪水的奔流，也得利用，則由「白煤」及「綠煤」所運轉的工場，可以毫無烟囪及火焰。

鐵道電化之後，火車速度可增至二倍以上。一八九〇年之初，米門氏宣稱有造成每小時速力三百呎的電車之可能。愛利湯姆生教授（Prof. Elihu Thomson）說可以造成一種電動機使電在每小時行走二百六十呎。這種預想，現今已經差不多完全實現。一九〇一年至二年間舉行的伯林索遜間的軍用鐵道試驗中，已經有了每時間一百五十呎的速度。又一九〇三年所行的實驗，西門子（Siemens）的電車，每小時速率二百零一呎，一般電氣公司（A. G. E. and Co.）的電車，每小時速率三百零八呎。此後汽力機關車，也達到了每小時一百五十呎的速力，現在正在努力想使他增加到二百呎。

鐵路電化現在已經成了英、美、日諸國的重要問題。假使紐約、費拉特費亞之間有了電氣鐵道，那時的速率，一定能在每時二百浬以上。

大洋航船的速力，也將更爲增加，這時候所最要緊的，是蒸汽透平 (Steam turbine)。
〔註五〕「這是現在技術界興味的中心。Steam turbine 將要代替 Piston 的位置。許多技師，都以爲透平還是未來的事業，但轉瞬間已經大告成功。現今所用的透平，大部分用於運轉發電機。」〔註六〕但在航海動力，透平實在遠勝於汽機。應用透平的英國汽船羅西塔尼號，在一九〇九年八月，以每小時平均二十五·八五海里的速度，從愛爾蘭以四日十一小時四十二分〔註七〕安抵紐約。一八六三年所造的當時最大速度船亞美利加號，速率祇有每時十二·五海里。〔註八〕應用透平的船舶，簡單安全，調節容易，船舶動搖，可以減少，在船發電，更爲適用。

用電力搬運貨物的技術，也有了極大的進步。「汽力起重機雖已成功，但電氣的動力傳遞，使起重機得以自由運轉，隨時使用，故機械的構造完全一變。」我們看到蒸汽起

重機の様，使我們聯想到原始時代的怪獸，抓住貨物之後，立刻發揮牠的強大的動力，但是用鎖練去和貨物聯結，仍舊非用人手不可。因為緩慢笨重及需要人手，所以蒸汽起重機祇能適用於重的貨物。對於時間局促而大量的搬運，不能應用……最近發明的電力起重機，外觀上已經完全改變，祇要一個工人，便可運轉，輕輕地將電繩一按，使電流流通，起重機的肢體，便立刻開始動作，不要人力幫助，抓住灼熱的鐵塊，向上空運送。這時候，除此電動機的微音之外，毫無音響。」（註九）

航海術及輸送法在各方面都有迅速的進步。二十年之前，還認為絕對沒有成功之可能的航空問題，現在也已經完全解決，飛行機飛行艇在軍事上游戲上的目的，已經達成，但便利而低廉的民衆輸送尙未成功。無線電信非常進步，產業的價值，日見增進，幾年之後，交通組織，將完全改變舊觀。

現今採礦術的進步，也決非十年以前所能想像。電氣，機械，唧筒，及昇降機等項，完全起了變化。

法國前教育大臣倍爾德洛教授 (Berthelot 一九〇七年三月十八日卒) 在

化學品製造業聯合會的宴會席上所說的未來科學意義的豫想，實是非常有趣。倍氏在演說中，描寫紀元二千年間的化學狀況，雖有幾分滑稽與誇張，但也有許多真理。倍氏說明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化學功績，他說：「最先是硫酸及碳酸鈉的製造，染色漂白，甜菜製糖，醫用有機鹽基，煤氣，電鍍等，其次是使冶金學根本變革的電氣化學，對鑛山及軍事上有偉大貢獻的熱化學，爆發物化學，顏料，香料，醫療及防腐藥品的製造等有機化學的功績。」以後一切格外重要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紀元二千年的時代，早已沒有農業，也沒有農民，——因為化學發達，使土地沒有農耕的必要。煤礦礦夫乃至鑛山罷工，都可消滅，因為那時候早已不用煤炭而用物理化學的方法。關稅，戰爭等一切沒有，因為這種舊制度早已被用化學品作原動力的航空機宣告死刑。從來我們燃燒煤炭，以化學的能力造成蒸汽。但是煤炭的獲得，非常困難，而且供給力也日漸減少。人們非利用太陽熱及地熱不可。這兩種源泉，用之不竭。三千米乃至四千米的堅坑，在現今的技師已能做到，所

以到將來更爲容易因此一切熱量一切產業的源泉都可以開發。此外，假使利用水力，則地上的一切機械，都可以運轉。水力的源泉，在幾百年之間，決計不會減少。」

「利用地心熱力，化學上有許多問題可以解決，其中尤以用化學方法調製食物最爲重要。原理上的問題，已經解決。脂肪及油的混合物，早已知道，砂糖及含水炭素，也已發見，在最近淡氣的混合，也可以發明。假使我們能夠很廉價地從碳酸氣中取得炭素，從水中取得養氣輕氣，從空氣中取得淡氣，則各種食料品，都可以人力生產。從前植物所做的，一切，今後可以用工業來做。這種工業生產品，一定比天然品更爲完全。每人的身上都有一隻化學箱子，不論時節晴雨，不問霜雪害蟲，都可以從箱子裏攝取必要的蛋白質脂肪及含水炭素。一切變化，將要超過我們的想像，果園，葡萄園，牧場，都可以消滅。人類可以不必屠殺生物作爲食品，故人情將更爲和婉。沃土與瘠地沒有區別，因爲沙漠比卑地更適於健康，故將爲人類聚居之處。那時候，藝術及人生一切美點，將達極致。地球因爲沒有農業，所以不必分割爲幾何學的区域，而可改爲適宜人類身心的森林及園圃。人類的黃金時

代將要出現但是此後却不會墮落於怠惰工作是爲謀幸福的義務人類爲着自身的幸福，爲着發達精神的道德的及審美的可能性，必能和從前一樣的工作。」

對於倍氏的演說，相信與否，一切都請讀者自己判斷，但是將來發達的結果，生產品的質量種類，都有可驚的改善，這却是確定的事實。將來時代的人類，生活愉快，將非我們所能想像。

愛利湯姆生教授，於一八八七年在伯林科學家大會席上，對於西門子（Werner Siemens）所主張的應用電氣可使元素直接變爲食物的預想，表示贊同。西門子主張在很遠的將來，可以人工的製出葡萄糖澱粉形式的含水炭素，因此，甚至於「可從石頭裏製出麪包。」一方，化學者馬衣羅博士（Dr. B. Meyer）主張可從木質纖維中，取出人類營養原料。此後，一八九〇年，愛彌爾費西爾（Emile Fischer）實際上以人工造成葡萄糖果糖，西門子所當作「很遠的將來」的，現在已經實現。此後化學更有進步，脛青，凡士林，樟腦，現在都可以人工的製造。一九〇六年來美氏利用高壓電氣使植物外皮和炭酸起

同化作用，製成砂糖，一九〇七年費西爾又製出一種和天然蛋白質非常相似的混合物。一九〇八年威爾休德它與本志製出純粹的葉綠素，並證明了是鎂化合物。因此，有機化學的主要問題——蛋白質的製造——在最近就可以成功。

(註I) Die Energie der Arbeit und die Anwendung des elektrischen Stromes, von Fr. Kohlrausch, Leipzig 1900, Duncker & Humblot.

(註II) 一八六四年，Augustin Mouchot 已經想在產業上利用太陽熱，後來 Pifé 氏改良造成一種太陽機。最大的太陽機在美國加州，使用於葡萄，能將每分鐘汲水一萬一千公噸。

(註III) T. Koehn, Über einige grosse europäische Wasserkraftanlagen und ihr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Elektrotechnische Zeitschrift 1909, Heft. 38.

(註IV)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Cotton, S. 37, Washington 1908.

(註V) 葉綠素是植物中一種能將光能轉化為化學能的色素，其化學式為 $C_{55}H_{72}O_{14}N_4Mg$ 。

(註六) C. Marchoss, Die Entwicklung der Dampfmaschine, 2. Band, S. 605 bis 607, Berlin 1908.

(註七)「一八五〇年的時候，用帆船劃船，大抵須六星期可到。用汽船後縮至兩星期。一八九〇年，航海一天即可達到，現在祇要五天半就夠。因為這種進步，兩大陸的距離，變成比伯林與維也納更近。」F. Reyer, Kraft, S. 173. Leipzig 1908.

(註八)O. Kammerer, Die Technik der Lastenförderung einst und jetzt. S. 269 Berlin 1907.

五 勞心勞力差別的撤廢

希望職業的自由選擇自由調換，這是人情的常事。不論怎樣的美味，祇要繼續不變，便會發生厭惡，所以每日每月做同樣的工作，便會引起倦怠。人類和機械一般的繼續反覆工作，一定使熱心減少，勞働乏味。一切人類之中，有各種的才能及能力潛伏着，祇要設法使牠活動，便能得很好的結果。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爲着滿足這種變化的欲望，定能供給充分的機會。生產力的非常增加，及生產過程單純化的結果，不僅可使勞力節省，對於各種工作的熟練也，定可使之更爲容易。

學徒式的舊制度，已經廢止但在未發達的時代落後的生產方法——例如小製造業，——中，還是存在。一旦新社會成立，學徒完全消滅之後，連帶的形式及制度，也必歸於絕跡。在現今工場，手工業式的學習職工，已經很少。工人從事於種種職業，對於一部分的工作，祇要經過短期間的學習，就能熟練。在現在榨取制度之下，他們的個性與趣味，毫不注意，非長時間的從事於一定不變的勞動不可，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實在是附屬於機械的一部。（註一）這種狀態，在新社會完全可以撤廢。對於實習及學識，定能給以充分的時間。大規模的工藝學校建設起來，一切老幼男女，都有學習職業的機會。建設理化研究室，聘請有為的教授，那時候人們纔能知道從前豐富的才能，都被資本家生產組織所壓抑而沒有發達的機會。（註二）人類的圓滿發達，非滿足對於變化的慾望不可。所以在新的社會，不僅要滿足這種慾望，並且要將滿足慾望，作為社會的目標。

現在社會所有的一定職業的特色，(type)——不論是由偏倚或怠惰而養成——將來定會漸漸消滅。在現今，能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非常的少。不為每天單調的工作所

拘束，能夠在肉體勞働之後，用精神勞働來調節的幸運者，不是沒有，在他方面，精神勞働者在勤勞之餘，用園藝及其他手業來慰藉自己的，也常看到。不論那個醫生都能證明，勞心勞力互相交換，對於業務大有裨益。惟是如此，纔能與自然的目的適合。

托爾斯泰(Leo Tolstoj)在他的著作科學與藝術的意義中，峻烈的批評因為現代社會的不自然，使藝術與科學患了肥大及不自然的症狀。他極力非難現社會的輕視肉體勞働，主張復歸於自然。各人希望合於自然的愉快生活，在一日之內第一應該從事於農耕的肉體勞働，第二應該做手工業的勞働，第三應該有精神的活動，第四應該有高尙的社交。人類每天都應該有八小時以上的筋肉勞働。據托爾斯泰說，實踐這種生活法，纔能知道人類的真味。但是，在這裏應該注意的，就是像托爾斯泰一般獨立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現社會的大部分却完全沒有做到的可能。爲着維持生命，每天非做工作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以上不可的工人，要他仿效托氏的生活法，是絕對不可能的。相信由稅教及舉例可以改革社會，這是托爾斯泰的幻想。他的生活法雖則非常合理，但是要一般都

能採用，却非在另外一個新的社會之下不可。

在將來的社會，這種生活法，一定能夠實現，一切種別的科學者藝術家，一定能夠多數出現，他們一定能夠將每天生活的一部，從事筋肉勞働；其餘的時間，由各人所好去研究藝術，或者從事社交。（註三）

所以，勞心勞力的對立，——就是在精神上也要維持支配權的支配階級所激成的對立，在將來一定能夠漸次撤廢。

（註一）「英國工人的大多數和其他各國工人一樣，對於職業及住處的選擇，全無自由，事實上完全聽從雇主的規則及僱主的意志。」John Stuart Mill, Politische Oekonomie, Hamburg 1964.

（註二）舊金山回來的一個法國工人說：「在加州所從事的一切職業，最初是以爲一定不能做的。我以爲自己已除出印刷業之外，全然不能工作……隨着將換職業看作和換衣服一樣容易的工人們，我也和他們一樣，因爲做礦夫不能賺錢，走入都會，一切印刷工，泥水，鑄字工……無所不做。讀瞭了自己一切勞働都很適宜之後，纔知道自身不是軟體動物而是人類。」Karl Marx, Das Kapital, 1. Band.

(註三)在有利的發展條件之下人類什麼事業都可成就，例如 Leonardo da Vinci 是優秀的畫家也是有名的彫刻家，軍事技師，音樂家，更是即與詩人。Benvenuto Cellini 是有名金匠，優秀的製備家，彫刻家，著名的軍事技師，第一流的軍人，也是有天才的音樂家。Abraham Lincoln 在就任總統之前，曾經做過樵夫，農夫，船夫，店員，及辯護士，大多數人的生涯徑路，不是由自身意志，而是被境遇所強制，所以他們的才能，和職業不相吻合。拙劣的教授，或者可以做優秀的鞋匠，拙劣的鞋匠，也或者可以做優秀的教授。

六 消費的增加

以上所述事實，可以證明將來社會，不致再有恐慌及失業的發生。恐慌是起於資本家祇圖獲利，沒有正確地推定需要量的方法，而陷於生產過剩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物都帶有商品的性質，因此，商品的消費，依消費者的購買力為轉移。當勞力報酬遠在實際價值之下，及雇主因為不能榨取剩餘價值而大多數工人被裁的時候，大多數民衆的購買能力，非常減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購買力與消費力截然不同。不知有幾百萬窮人窮於衣食，而身邊不名一錢。故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消費能力，不能滿足。市場上

雖則供過於求，而民衆却飢寒交迫，他們願意勞働，但沒人來購買他們的勞力，不論他們死亡犯罪或者變爲浮浪，資本來祇知購買了這種勞働力也沒有利益可得，所以一切不管。這種態度，在資本家的立脚點看來，却是很正當的。

在新的社會，這種矛盾，完全撲滅。新社會不製造專供買賣用的「商品」。生產的目的，是僅爲供給消費。消費力不依購買力爲轉移，而爲生產量所限制。假使有充分的勞力與生產手段，一切要求，都可滿足。社會的消費能力，除出消費者的滿足之外，不受拘束。

在新社會沒有「商品」，所以沒有貨幣。貨幣一見很像是商品的相對物，其實他自己已是商品。同時，貨幣是社會的同價物，——即對於其他商品的價值標準。在新的社會，不再生產商品，製造物品，需要一定的社會勞働時間。製造某種物品需要平均勞働時間若干，這便是測定社會消費的唯一尺度。製造某物品時所費的十分鐘社會勞働時間，應與製造他物品時所費的十分鐘社會勞働時間相等，而不能有所高下。社會不要「賺」錢，祇要實現同質同價的物品能夠在各人之間交換，所以結果是不必決定價值。社會祇生

廠自身所要求的貨品，假使製造全社會的必需品，需要每日工作三小時，則三小時工作便是勞働時間的標準。生產方法改善，達到了工作兩小時，即可製出必需品全部，則二小時勞働，便作為標準。反之，社會需要，在二小時或三小時工作以上時，社會就規定較多的勞働時間。社會的意志便是天國。

每個生產物製造，需要多少社會的勞働時間，這是容易算定的問題。（註一）因此，全勞働時間對部分勞働時間的比例也容易算出，所以祇要拿一張證明書——印刷的紙片也好，黃金也好，錫片也好——證明所做工作，便可憑券交換各種必要物品。假使自己勞力所獨得的物品，除出自己所必要的之外，還有餘剩，則他可以相當的縮短一點勞働時間。他假使要將餘剩的物品贈人，當然也沒人反對。還有，他假使情願自己多做勞働，將多得的物品分給他人，使他人能夠享受「愉快的無爲」（*Dolce far niente*）這也是各聽其便。但是，不論誰，不能強制着去替他人工作，也不能強奪他人所得的報酬。各人都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和希望，但不能為着自己而犧牲人家。他所受取的，是不多不少的恰

恰是他對社會貢獻的分量所以一切權取制度完全消滅

(註1) Fr.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Stuttgart, 18

Et. W. Dietz. 參照

七 萬人平等的勞働義務

「但是，如何纔能鑑別人的賢愚勤惰呢？」這是反對論者常常提出的質問，而我們的回答，却往往使他們發生惶惑。這些聰明的質問者，似乎不曾想到現在政界，不分賢愚勤惰，祇依在職期間長短而規定俸銀多少的制度。教員及教授——其中有許多會發生這種疑問的——的薪俸，不由工作的價值，不由所處的地位而決定。大多數的官吏軍人科學家等，都不由才能昇進，而由身分地位親戚朋友關係或婦人的引進而上達。不能用智識及勤勉來測定富力，這在普國的三級選舉制便可證明。酒店，麪包店，肉店的主人，都

是連正則的國籍都說不來的人們，都列在一級，科學者聯邦高官們，却列在二級三級，在未來社會，我們現在所認為賢愚勤惰的差別，都要消滅，所以當然不能存在。現在的社會，對於因失職浮浪而至於流落的人們，都叫做「懶惰者」，對於因惡教育而犧牲的人們，也用同樣稱呼。但是假使用這種稱呼去叫真在度懶惰放縱生活的富人們，便當作失禮。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富人是「應該尊敬」的人！

在新社會的事態，究竟如何呢？萬人在同一生活條件下面生長，各人都能依據自己的個性嗜好發展天才，所以對社會功績的差異，一定很少。（註一）刺激各人而與他人競爭的霧圍氣，也可以幫助減少這種差別。人們如覺悟了在某種職業自己不及他人，他一定是能夠立刻去找更適合於他自己的職業。對於天生無能，即使有良好意志，而實際能力不及他人的人們，這實在是自然的過失，社會不能對於他個人處罰。一方面，對於天賦過人的天才，社會也不能因為他的「天賦」而過分的優遇。在新的社會，萬人都享有平等教育的機會，所以知識與能力，都能依照個人的天稟而發展。這種教育的結果，知識能力，一

定能夠超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才能之上，更因平等分布的結果，種類樣式，也必更為增加。

歌德旅行萊茵河沿岸的時候，研究郭洛奴的伽藍（Cathedral of Cologne），他精密地調查建築上的事項，發見了古代建築技師，對於職工，都很平等地以時間制發給工衆的事實。這是希望職工們各人多發揮自己本領的緣故。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制度，當作一種變則。資本主義社會，採用包工制，因此，工人們互相強制着做過勞的工作，雇主以低廉的工銀雇用人工，減低工銀，也非常容易。在物質上生產力的事實，在精神上生產力，也是符合。人類是時勢及環境的產物。假使歌德不生在十八世紀，而同樣幸福地生在四世紀，那恐怕他會不成大詩人，大科學家而成為超越聖奧格斯丁（St. Augustine）的偉大神父，假使歌德不生在弗浪克富德（Frankfort）的富裕貴族之家，而生在窮苦鞋匠家裏，那恐怕他不能做惠馬大公（the Grand Duke of Weimar）家的大臣，而成爲一個善良的鞋匠。歌德自己也承認他生在物質的社會的優越家庭，於他的發達大有裨益，他在他的惠爾海姆馬司它（Wilhelm Meister）中，自己也這樣說着。拿破

嘗第一假使後十年出世，他恐怕不能做到法國的皇帝，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七一年的戰爭假使沒有，剛本它（Gambetta）恐怕不致做到那種地步，聰明人生的孩子，假使養育在蒙昧人之間，恐怕也會變成蒙昧的人間。所以，人是依着社會轉移的。思想不是從一個人頭腦中飛躍出來的高尙而靈感的產物，而是人類生活着的社會生活及時代精神在人類頭腦中創化的結果，亞里斯多德不能有達爾文的思想，達爾文的推理方法，非和亞里斯多德的不同不可。我們一切都是依着時代精神——即周圍及現象——的要求而推理。世界上往往有不同的人類，在同時懷抱同樣的思想，也有在相隔很遠的地方，兩人同時發見同樣的事理，這些都可以上述理由來說明。還有，同一思想，在五十年前無人遇同，五十年後却足以震撼世界，也是同理。一四一五年，皇帝西基司昂特（Seismund）破棄了與許士（Buss）的誓約，在君士坦丁將許士處以火刑。但到一五二二年，查利五世（Charles V）雖則是比西基司昂特更猛烈的狂信家，但在渥姆司（Worms）會議，竟致非將路德安全地釋放不可。思想是社會的協力，就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對於一般

社會的真理，是歷史上構成某時代社會的各種社會階級的真理，各種階級各有獨特不同的利害，因之各有獨特不同的思想與見解。這種互相矛盾的思想與利害，充滿在歷史上的各種年代，結果促成了現在的階級對立與鬭爭。所以人的思想感情行爲，不僅受所處時代，並且受所屬階級的支配。假使沒有近代社會，當然沒有近代思想，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在新的社會，各人爲教育及發展而使用的手段，都是社會的財產。所以社會對於有了社會方纔可能的一切，——就是對於社會自身的產物，不負任何酬報的義務。

關於勞心勞力的問題，已如上述，我們於此更可達到一種結論，即從來工作間的上下差別，譬如技師自己以爲地位優於工人一般的觀念，從此可以消滅。社會祇要實行社會所必要的勞働，所以一切種類的工作，對於社會的價值，完全同等。艱難而不愉快的勞働，照現在進步的速度觀察起來，將來一定可以用機械或化學的方法來代替。假使對於某種必要的勞働，沒有一個人願意自動的擔任時，很可用輪流的方法，使各人盡他應盡的義務。在那時候，對於有用的勞働的一切不合理的錯誤的差別觀念，必能消滅。這種觀

念，祇有在將怠惰當作可羨的幸運的現在社會，纔能存在，在現今社會，最不愉快的勞働，報酬最少。這是因爲生產過程不時革命，失業工人增加，到了用工人反而可以比用機械廉價的程度，於是許多失業者，便受雇而去做這種最下等的工作。譬如敲石子的勞働，是最不愉快而最廉價的工作，在美國般的國家，假使要用機械去敲，真是非常容易，但是多數失業者的廉價勞働力，使應用機械反不合算。一切種類的道路及陰溝的掃除，塵芥的搬運之類，在現今的狀況之下，假使有適當的機械幫助，這些工作的不愉快，也容易除去。實際上，替社會掃除危險的病菌的陰溝掃除人，比之爲着支配階級的利益而不值講述虛偽歷史的教授，及主張超自然說而眩惑人心的神學者，在社會上的功績，遙爲重大。

現在的科學者，有許多是靠着科學的權威，替支配階級擁護利益，使大眾誤認現在制度爲正當方式，而一方面向支配階級要錢的團體的代表，在將來社會，這種分子，決計不能存在，然後人類解放的事業，纔能成功。(註二)

一方面，真的科學，也屢屢連帶着不快和不潔的勞働。譬如醫生割割化膿的局部，解

剖腐化的屍體及化學者檢驗糞便之類，這種工作，比不熟練工人所最嫌惡的勞働，更爲不快，但事實上却沒人承認如此。其間的差別，是在從事一方的工作需要廣汎的研究，從事他方却毫無準備也可做到。他們的工作評價，非常不同，原因在此。但是，祇要對於萬人都有給以平等教育的機會，則教育有無的差別可以撤廢，熟練與不熟練的區別也必可以消滅。技術發達的可能性，是沒有限制的，現在由筋肉勞働做成的工作，將來一定可用機械來代替。我們祇要一看現代機械技術的發達，譬如銅板彫刻，木版術，及現代美術工業的發達，便可以推測將來。好像不愉快的勞働屢次是我們有用的勞働一樣，我們對於愉快及不愉快的觀念，也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觀念同樣，是皮相的觀察。

(註一)「一切具備普通實質的人類，都有相仿的理性，但是教育法律及境遇，都是使他們發生差別的原因。正當地認識了的個人利害，是和一般利害即公共利害相一致。」 Helvetius, *Über den Menschen und dessen Erziehung*. 在大多數人間，這意見是對的。所差者，個人對於種種職業的實質而已。

(註二)「學問常常貢獻於進步，也常常貢獻於無智。」Brockle,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

八 商業的廢止及運輸交通的變化

新社會的生產全部，一旦在上述的基礎之上樹立，則所生產者都是社會需要的消費品，而不是商品。商業僅爲以商品生產爲基礎的社會組織所必要，故社會組織的基礎變更，商業也必歸於消滅。商業消滅的結果，從事商業的男女大衆，必能爲生產而動員。在生產者方面，得了這許多大衆的助力，可以產生更多的貨物，供給社會，或者減少社會全般勞働的時刻。從事商業的大衆，在今日狀態之下，多少總有些人寄食於他人的生產。但大多數的却是雖有勞働而仍不能滿足要求的人們。在新的社會，商人，中間人，買辦一切消滅，現在都市中一切種類的多數商店，將來祇要少數的人手就能管理。市立大貯藏所，大勸業場，大展覽會次第設立。現今商界的一切混亂，都可以變爲集中的整頓的活動。牠的任務，變爲非常單純，運輸機關，也必有同樣的變化。

在新的社會之下，電話、電報、鐵路、郵政、內河、外洋輪船、電車、貨物及乘客用汽車、飛機、飛機及一切有用的交通運輸設備，都是社會的財產。在德國，郵政、電報、電話及鐵路的多數，已經是國家所有，將來要將所有權歸之社會，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那時候，有資的個人利害，早已不復存在。國家祇要照現今的方向努力前進，便是很好。有些人以為國營事業，是社會主義的政策，這却是不對。因為這些事業，不過是由國家經營，其對民衆的榨取，和私人資本家毫無不同。國營的結果，不論官吏工人，都得不到利益。國家對於他們的待遇，是和私人企業家的毫無二致。譬如帝國海軍及鐵路管理局設立之際，國家聲稱不再雇用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這是榨取着國家的階級性的表現，使工人對國家憤激的方策。這種方策，由國家的雇主採用時，比私人企業家採用時更為有害。私人企業家小於國家，一企業家不給工作時，他企業家尚可採用，反之，國家的獨占的雇主實行這種方策時，可以一時使幾千人陷於飢寒。所以國營事業，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的行爲，社會主義者，對於國營事業被認為社會主義，而誤認為社會主義之實現的誤認見解，有充分

的抗議的理由。

大規模集中的設備，代替了幾百萬的一切種類的個人企業家商人，中間職業者，運輸的全組織，也完全呈出了別種的形態。從來浪費時間勞力的小規模運送，在新的社會，進步到從中央生產場運送到市鎮村落倉庫的大規模組織。因此，運輸勞働，也可大大的單純化。譬如將原料運送到有數百職工的大工場去，比運送到散在各處的數百小工場容易，同樣，對於全市或一部的集中的生產及分配，在各方面一定能夠大為節約。那時候的一般利害，和個人利害完全一致，所以這種節約，同時也就是個人的利益。由此，生產場所交通機關及我們的住宅，將一變舊觀，而成爲非常愉快的環境。現在一切種類的交通機關的騷音混雜，都可免除，街路的構造，掃除，住宅的生活樣式，人類的相互交際，將有根本的變化。現在完全不能施行或者化了許多費用也祇有一部分有身分的人們纔能享受的衛生政策，到那時候也一定容易實現。

在這種關係之下，運輸交通的組織，非發達到極度不可。那時候的飛機，大概是最優

秀的交通機關，交通機關是會社會中生產物交換——血液循環——的血管，一方幫助人類肉體的及精神的教育，他方使全社會的教育及幸福的均等的普及。所以，完全達到最偏僻地方的交通機關的擴張及分枝，最爲必要，而且也就是社會全般的利益。在此，新社會必定能够着手比今日更進步的工作。又，這種極度完備的交通機關，一定能夠使現在集中在大都市的過剩人口，分配到各方，這不僅於公衆有利，對於物質的及精神的文明進步，也必定有重大的影響。

第二十二章 社會主義與農業

一 土地私有的廢止

和生產手段及交通機關同樣，土地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特殊原料，也是社會人類生存的基礎。文化發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切民族，都是共有土地。財產的共有，是一切原始社會組織的基礎。沒有這種制度，原始社會便不能成立。後來因為私有財產制及連帶的主權的形式物興，共有制度歸於廢止，經過了猛烈的鬭爭之後，私有制度代之而起。土地的掠奪及變為私有，是壓制的第一原因。這種壓制，從奴隸制度一直到二十世紀的「自由」工銀勞動制度止，經過了一切的階段，最後，在數千年的發展之後，被壓制的人們，重新起

來要求共有制度，於是這種壓制制度纔歸消滅。

世界中的一切社會的鬭爭——印度，中國，埃及，希臘，羅馬，中世紀的基督敎時代，阿志德克司（Anics）及印加（Incs）王國的鬭爭，及近世的社會鬭爭——的主要原因，都在土地的所有權，因為土地是人類生活最緊要的東西。（註一）

民衆的幸不幸，第一是依土地的耕作爲轉移。土地耕作的極度發達，是於民衆有非常利益的。

（註一）在土地公有制未廢而按晝日見擴大的數世紀之間，教主治王大僧正們，都非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努力不可。當然，在十九世紀的教會禁罰書及法王所發布的綱領中，已經沒有這種主張。因爲這時候的法王，已經屈服於資本主義社會，變成反對社會主義而支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威權。如大僧正克列門一世（紀元前一〇二年卒）說：「世界萬物的使用，非萬人共有不可。這是我的所有，這是屬於我的，這是屬於他的一般的見解，都是錯誤。人類相互間的不和，起於此點。」米蘭的大僧正恩伯魯依司（三七四年時代的人）說：「自然將一切東西，交給萬人共有。上帝爲着授萬人以共同的事業，將土地作爲共同的財產，所以

機創造萬物的。聖育哈納司克里萊葛梯司（四〇七年卒）在普濟君士坦丁的人民之墮落的說教中說：「誰都不可將事物當作自己的所有。上帝賜給我們，是叫我們共同享樂的。我有你有的成語，都是虛偽。」聖奧格司丁（四三〇年卒）說：「訴訟，敵意，不和，戰爭，謀反，罪惡，不正，殺人，都是私有財產的結果。那麼，弟兄們！我們將財產私有的制度廢除了吧！最少，將愛惜財產的性質廢除了吧！」又，六〇〇年時代的人格來郭里大法王說：「你所生長的土地，是萬人公有的，所以你應該知道從這種土地所收穫的一切，應該無差別地屬於萬人。」一七〇四年卒的有名的大儒正鮑休在他的聖經的政治中說：「假使沒有政府，則土地，收穫，空氣，日光，將平等地爲萬人共同所有。依據自然原始的權利，不論誰，對於事物是沒有特別權利的。萬物應該屬於人。財產是市民政治的產物。」最後的一句，假使改爲「因爲共有財產變了私有財產，因爲我們擁護這種制度，所以爆發生了市民政府。」則將更爲明瞭。近代人的一人查夏利在他的國家論四十篇中說：「文化民族非戰爭不可的苦惱，起因於土地的私有。」以上一切人們，都相當的認識了私有財產的性質。聖奧格司丁從羅馬地說從私有財產發生了以來，纔有了訴訟，敵意，不和，戰爭，謀反，不正，殺人，那麼私有財產制度廢止，這些弊害必定也盡夠完全廢止。

二 土地的改善

社會非總括山脈，平原，森林，湖泊，河流，池沼，荒地，及不毛之地等一切地誌的狀況而考慮土地全體不可。除出地理的位置不能改變之外，地誌的狀況，氣候，地質，都有可以改善的餘地。將來這方面經驗豐富，一定能够供給我們以一個廣汎的活動的舞臺。現代國家，在這方面全不注意，對於這種文明的事業，全不會化過銀錢。還有，即使國家要採用有效政策，在立法上有決定勢力的大地主們，也一定要出來反對。不去驚動私有財產，有效的事業是不能成功的。國家建築在私有財產的「聖壇」之上，大的私有財產者是國家的支柱，所以他們反對上述的事業，是毫無疑義的。要從土地得到最大的收穫，植林，採伐，排水，灌溉，土壤混和，地形改變，耕作改良等大規模的土地改良，都非實際去做不可。

土地改善的最大要素，是依科學原則而進行的大規模的河川及運河的組織。在現社會認為非常重要的水路廉價輸運，在新社會或者會減少價值，但是水路運輸可以減省材料及力量，所以便利的運輸機關的位置或可保存。尤其是大規模的河川運河組織，

對於灌溉、排水、搬運肥料、分配生產都有重大的意義。

經驗告訴我們，水量缺乏地方的溫度變化，比水量豐富的地方更爲酷烈。依同樣的理由，海岸地方因極端的氣候變化而受的損害，非常的少。這種極端的氣候，不論對於人類，對於植物，都是有害而痛苦。大規模的運河組織及森林政策，可以使氣候溫度有改善的影響。開掘可以貯藏大量河水的運河及貯水池，在春天冰雪解凍及大水泛濫的時候，都有偉大的功效。爲着防止溪流水漲，也有開掘運河及貯水池的必要。這種設備成功之後，洪水的慘害可以全免。一方，廣大的水面蒸發，可以促成有規則的降雨。在旱天，也可設置唧筒及吸水機，作大量的灌溉。

廣大的不毛之地，也可以用人工灌溉的設備，造成肥沃的土地。現在連牧羊都不適宜的土地，將來或能變爲可以供給許多人類以食料及愉快的地面。要將被人們戲呼爲「日耳曼帝國之砂箱」的馬爾克 (Mark) 地方變爲樂園，也不過僅僅是使用勞働量的問題。這是一八九四年春季某演講者在柏林所開德國農業展覽會席上所指摘的事。

實。(註一)馬爾克地方的地主們，沒有可以開掘運河及經營土地改善的力量，所以這種在帝都面前的廣大的土地，終於殘留在將來人類所不能相信的狀態之下。反之，因為運河開鑿，凡一切沼澤溼地及不毛地方，都可以利用排水，使成爲適宜於耕作的地方。在德國北部及南部地方，更可利用運河養殖魚貝，附近沒有河流的地方，也可利用運河設置浴場等項。(註二)

下述的幾個例證，可以充分地說明灌溉的效力。在華生弗爾司 (Watson's) 附近，經過灌溉的七海克它牧場地，產秣四萬八千磅，但未經灌溉的五海克它土地，却祇產三千二百磅，即前者產量約大於後者十倍。查克生的理查 (Chick's Ridge) 地方，六十五愛卡的牧場，因為灌溉的結果，純利益從五千一百五十馬克增加到一萬一千一百馬克。又據波李本加說，爲着灌溉倍河右岸的薄該爾的荒地，投資十二萬四千馬克，所得結果，是每年得四十萬馬克的利益。下部奧大利的土地改良，用費一百萬庫洛納，得作物增產約六百萬庫洛納。改良用費愈多，效果愈大。在馬爾克之外，德國的砂地很多，祇有在夏天降雨

特多的時季，這些地方，纔能稍稍生產一點作物。假使在這種地方開掘運河，實行灌溉，則可以增收五倍乃至十倍的產額。在西班牙有灌溉良好的土地比未曾灌溉的在產額上增加三十七倍之多的例子。總之，土地祇要水分富潤，立刻可以產出多量的新鮮營養分。

德國各聯邦中，沒有一國不受洪水的災害。廣大的沃土，或被水力沖洗，或被砂石堆荒，幾年之後，變爲不毛之土。費幾十年心血而造成的果林，在頃刻間沖毀，家屋，橋梁，市街，堤防，完全破壞，鐵路，人命，家畜，作物，都受損害。每年受水災的地主，因爲恐怕再受損失，所以完全不去耕種，或者僅僅種植一部。尤其是私有森林主的濫伐樹木，——尤其是山地的——於洪水有危險的影響。爲着賺錢而濫伐森林，使普魯士，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及俄國等處的土地肥度大爲減少。

屢次的水害，都是山林採伐的結果。萊茵，奧台兒及華克茲兒諸河的泛濫，大半是瑞士，加里西亞，及波蘭採伐山林的結果。意國的洪水，——尤其是模河的泛濫，也是同種理由。從來以豐腴著名的麥地拉，西班牙及俄國的小亞細亞地方，近年漸漸荒廢，也是同樣

原因的結果。(註三)

在資本主義社會，對於這種事態，也終於認為不能放任不管，起來用大規模的方策，挽救這種現狀，於是建築偉大的堤防，聚蓄多量河水，想利用這種水力去供給農用電力。在巴威略，大規模的建築壩堰，利用水力發電，供給電車及其他工業用動力。因此，農業國的老巴威略，急速地變為工業地方。

(註一)「政府關於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報告中，有云：幾項果實類的水的利用，亦見有利。專為此種目的而設立的輸水公司，或者可使沙漠變為樂園。」

(註二)「在美國農耕狀況最好的波羅米亞地方，也有六十五萬六千海克的農地，沒有排水的設備。此外，還有十七萬四千海克的牧場，則或者過於溼潤，或者過於乾燥。不盡說，農業未發達的隣接地方，例如加羅，亞魯等處，羅倫斯。Dr. Eugen v. Philippovich, Volkswirtschaftslehre, S. 711-112, 1909.

(註三)據蕭巴哈說，森林可以防止山地剝蝕，及平原地變為砂地。俄國新地漸次變為砂田，也是森林被伐

三 耕作方法的變化

這樣的大事業，當然不能在一朝一夕之內成就，但是新社會既經認定這是有利於文化的事業而不許任何人妨礙，則不能竭其全力以促進行。新社會對於這種想像以上的艱鉅事業，必能與時俱進而底於成。

上述的方策及制度，可以使農業非常的發達。此外，還有應該和耕作法改良同時考慮的問題。現在有幾千平方里的土地，專為種植釀威士忌酒的原料的馬鈴薯之用。這種威士忌的銷費量，以貧民為最多，因為這是他們的財力所能買到的唯一刺激物和「消愁物」的緣故。在新社會的眞文明人之間，威士忌的飲者將要絕跡，所以用於馬鈴薯栽培的土地人力，可以用以栽培其他有益的食物，專為輸出用的甜菜製糖事業，在上面已經說過。在德國，有適宜於栽培小麥的沃土約四十萬海克它，現今都在種植甜菜，作為輸

出英瑞美諸國的砂糖的原料。常備兵，分散的生產及分配，分散的耕作方法等，需要數百萬的馬匹。飼養這些牲口，非有廣大的土地不可。在澈底革新了的社會及政治之下，這樣的土地，都可在農業的目的上使用。近來，因為新式長距離砲的發明及其他軍隊的訓練，需要廣大的練兵場所，有許多地方因此而不能耕作，或者甚至於全村破滅。將來社會這一類的土地使用法，一定可以絕跡。

關於耕作，森林，及灌溉的一切廣汎問題，已成爲科學上最重要的問題，沒有一部分問題，不會着手研究。舉凡植林，灌溉，排水，栽培，菜類，果實，漿果，花卉，裝飾用植物及家畜飼養用秣草的種植，家禽，魚貝，蜜蜂的飼養，肥料的製造，農工業的廢物利用，土壤的化學試驗，對於各種作物的應用及整理，種子的性質，農作物的交替，農具，機械，一切農場房屋的建造，氣候的關係等等，都經過科學的討論與探究，差不多每天都有關於農業的發明。自經過李·李西（J. v. Liebig）的研究，土壤改良已經成了一種科學，成了一種第一流的科學。但是，雖則有了這種可驚的發展，和農業實情參照起來，祇有非常少數的人們，纔能

利用這種進步的方法，而且不顧公衆利益，專爲肥殖自己私腹，多數的農夫——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九——因爲缺乏金錢與智識，對於這種科學上技術上的改良，完全不能利用。在新的社會，土地在實際上及理論上都好好的整理，所以祇要有可以得到大規模的收穫的組織就好。

四 大農法及小農法電氣的應用

在社會主義者之間，也有人主張小農由自身及家族的勤勉，可以和大農競爭，但在專家之間，却有了不同的見解。農夫們以過度的努力，或者可以發揮他們偉大的能力，但是從文明人的立腳點看來，這種境遇，是非常悲慘。不論他如何努力，他總是趕不上近代農學及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在的農民，都是財產的奴隸，債權者的奴隸，所以要解脫這種狀態，而成爲真的文明人，非應用科學及技術不可。大規模農法的利益，是不可限量的。第一，劃分各人所有權所必要的土地畦畔，都歸消滅，故可利用土地，大爲擴張。在大農

場勞働的五十個人的工作——即使不用優良的農具——和散在各小農場的五十人的工作，差得很遠。在大農法，可以指導及結合力量，以獲得良好結果。加之，各種機械的應用，工業用生產物的使用，家畜家禽的合理飼養，更可以獲得無比的大利。電氣應用，在耕作上有可驚的偉效。麥克氏（P. Meek）確信應用機械，可以比用馬時節省五千日以上的勞働，投資四萬馬克的結果，可以得到三十一萬二千馬克（即每海克它四十八馬克）的利益。這時由應用深犁耕作法的收穫增加及用機械耕作的效果，還不曾計算在內。

深犁耕作法，可以增加穀物的收穫，在穀物類，增加二〇——四〇%，在馬鈴薯和蕪菁增加五〇%之多。假使以平均增收二〇%計算，則上記土地，每海克它可得五五·四五馬克的利益，再將這些增收加入以上的利益，計每海克它可得一〇三·四五馬克的利益。麥克更主張，不僅應用機械，為供給熱度光度，非有多數的動力供給所不可。因為有了發電所，住宅街路倉庫廄舍及工場，都可點燈，有必要時，晚上也可以收割作物。據麥克

的計算一般的電氣應用，現在搬運貨物用牲口（一、七四一、三〇〇頭）的三分之二，可以不用，因此每年可得一〇〇二、九八九、〇〇〇馬克的純利。應用電氣，使農業更化爲技術的及工業的學問。下記の書中，列舉着在農業上可以利用電氣的種類。（註二）利用電動機，下列各種機械都可運轉：

（一）增加總收穫的機械，即（a）關於耕耘的——種子精選器及電犁，（b）關於收穫的——割取機，掘馬鈴薯機（尙未完成），灌溉機。

（二）節省生產費的機械，即（a）倉庫內的起重機，卸物機，穀類起重機，液體肥料唧筒，（b）關於運輸的——運河，革紐及轆，農場鐵路，車輛，起重機，（c）關於利用的——麥稈壓榨器，製粉機，秣草切斷機。

（三）關於農用工業的機械，即（a）酒類釀造機，澱粉製造機，各種唧筒，（b）酪乳用器具——牛乳冷藏庫，攪乳器，擠乳器，壓榨器等，（c）鋸木工場，圓盤鋸，鋸齒鋸，（d）紐帶鋸，旋盤機，車輪製造機，圓筒製造機。

(四) 家畜飼料的切碎機，即切草器，切菜器，磨穀器，馬鈴薯及大豆的粉碎機，榨滓器，唧筒等。

精製一千石的穀類，所要勞働力如下：

一，全部用手工時

一〇四・〇小時

二，用小打穀器及篩子

四一・四小時

三，用二十馬力的電氣打穀機

二六・四小時

四，用備有精選機篩子昇降機等的巨大電氣打穀機

一〇・五小時

電氣耕作機的採用，已經是不能阻止的事情。和電氣鐵道一樣的電氣耕作機也有了高度的發達。重大而高價的汽機耕作機，是祇限於廣大地面及深耕的。在電氣耕作機，深淺都可隨意，即在牛馬都不能上下的急斜面土地，也可以耕作。下面所列的是用馬，用牛，用蒸汽及用電氣耕作的比較表，據此表也可以知道電氣耕種，可以節省很大的勞力了。

(中等深淺的土地一愛卡所要的耕作費)

	深四吋	六吋	八吋	十一吋	十四吋
馬	二·五〇	三·〇〇	四·二〇	七·七〇	一三·三〇
牛	三·六五	四·六五	五·八〇	七·九〇	一〇·二〇
蒸汽耕作機(借用)自	六·〇〇	六·七〇	七·六〇	九·一五	一〇·七〇
同 上 至	七·五〇	八·四〇	九·三五	一一·〇〇	一二·五五
同 上(自備)自	四·五〇	五·〇〇	五·八五	七·三〇	八·八五
同 上 至	六·〇〇	六·七〇	七·六〇	九·一五	一〇·七〇
電氣耕作機(四〇馬力)	二·七〇	三·五五	四·六〇	六·二五	七·九五
同 上(六〇馬力)	二·六五	三·四〇	四·三〇	五·七〇	七·一〇
同 上(八〇馬力)	二·五〇	三·一五	三·九〇	五·二〇	六·五〇

動力的供給及分配非常簡單，電氣運轉機械確實可靠，且以一條金屬線可將動力分配到廣大的區域，凡此種種，都是電氣在農業上最有利的條件。要使用電氣，在國內非建設縱橫的電氣網不可，農業上在使用電氣動力之外，電氣栽培法，——即用電氣直接促成作物生長的方法等應用電氣的範圍很廣。

近年，植物學者及農業實際家，都在熱心研究電氣對於植物生長結實的關係。這事業的最初成功者，是一九〇六年逝世的芬蘭蘭姆司屈路教授（Prof. R. S. Lantrom）。他在耕地上面裝置細金屬線的電網，以電池的陰極接地，陽極連接電網，在農場的一部分種植同樣作物而不備電網，在耕作期中，一方通電，一方則否，而觀測他的結果。當試驗順利時，所得結果極好，第一，收割增加至三〇%乃至一〇〇%，第二成熟時間可以縮短，第三作物品質非常優良。這方法尚有二三實際上的缺點，但英國農學家紐曼氏（John E. Newman）立刻除去了一些短處。他得了英國有名物理學家路齊氏（Sir O. Lodge）的幫助，改善了蘭姆司屈路的方法。據路齊氏的最近報告，（註三）實驗在一九〇六年至

一九〇八年之間繼續進行，實驗區域擴充到十海克它之廣，電網離地面五米突在這種高度，電力並不減弱，而農業上一切工作可以不受妨礙。蘭氏舊法，電網和植物距離，祇有四十種。(註三) 還有些製粉業者從製造麪包上，實驗的證明了電氣促成的小麥品質，比天然麥更好，所以這種方法，在農業及園藝上，已經達到了實用的地步。

要滿足地利用有二個複合機關車的福拉氏式蒸汽耕作機，非有五千海克它以上的面積不可。大多數的農村，都沒有這樣大的地面。一八九五年的耕作地，假使能够利用一切機械及近代的便利，據說可以節省費用十六億馬克。據羅蘭特(G. Rutland)(註四)研究，祇要將害蟲完全驅除，德國可以不必再需外國糧食輸入。松納爾堡博士在所著我國的牧場及農產物中說，巴威略的農業，因為農場雜草繁茂，所以收成減低三成以上。諾華茲基氏以四米突見方的兩地土地，一方放任雜草生長，他方勤加刈拔，所得收成如下：

(莖)

(穀粒)

(葉)

有雜草的土地

二一六克

一八〇克

二二九克

無雜草的土地

四二三

五二八

一〇七七

白來斯洛大學的農科教授路姆加博士說，在德國國內，關於土地築養的節約法，完全不會注意。即土地耕作播種，完全依據古時陳法，農具不備，所以勞働所得結果，非常惡劣。他主張說，德國的農夫，連種子的精選這一件事，都不會做到。他發表說因為種種的分類，每海克它土地，可以增加收穫物如次：

小麥	(不精選時每海克它收穫量)	(精選後每海克它收穫量)	(增收)(單位魁)
全收穫	八、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	二、八〇〇
穀物	一、〇〇八	二、八八五	一、二一七
蕪及秕糠	六、三三二	七、九一五	一、五八三
作物每一百立突的重量	七、七·二	七、八·七	一·五

依據上面的數字，種子合理分類的結果，每海克它的土地可以增收穀物一、二〇〇魁，以每百魁一五馬克計算，可以多得一八〇馬克的利益。種子精選所要的費用，假定最

高每海克它四·四馬克，則葉及秕糠的增加除外，僅穀物一項，也可以每海克它得純利
 益金一七五·六馬克。屢次實驗的結果，路姆加更發見了使各種穀類適合於各種地質
 時，收穫更可增加，總收穫量的平均增加，如下表所示：

裸麥	穀粒增加三〇〇——七〇〇	每海克它增加四二——九八馬克
小麥	增加三〇〇——八〇〇	每海克它增加四五——一二〇馬克
大麥	增加二〇〇——七〇〇	每海克它增加三四——一九馬克
燕麥	增加二〇〇——二〇〇	每海克它增加二六——五六馬克

在德國農業之將來中說明假使應用無機性肥料（例如次亞磷酸鹽、麥土肥料、
 磷酸鹽之類）及採用適當的肥沃法，全農產物，可得足以驚異的增加。在德國的小麥收
 穫，每海克它可增到平均三、六〇〇，裸麥可增到二、四〇〇。又，現在種植裸麥的土地，
 祇要有較好的肥料和耕作，將來也可以種植小麥。如此，做麵包的穀類——小麥五分之
 二，裸麥五分之三——的平均收穫，每海克它可以增加到二、八五〇。除出劣質種子及

穀粒之外，仍可得國民食料每海克它二六〇〇尅。現在種植小麥及裸麥的土地計七九〇〇〇〇〇海克它，加入牧場、休耕地、荒蕪地、溼地，共九四〇〇〇〇〇海克它。於此，我們以每海克作二、六〇〇尅的平均收穫量計算，合計可得麵包原料的穀類二五一、九二〇、〇〇〇尅。假定每人平均消費量一七五尅，則以上收穫足供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食糧。一九〇〇年的調查，德國人口共五六、三四五、〇〇〇人。在當時的科學及技術，已經發達到可以養育二倍以上人口的地步。在容許分散土地的私有制度之下，德國每年需要小麥裸麥的九分之一，非仰給於外國輸入不可。上述的結果，祇有用共有的方法，大規模的舉行時，纔能實現。但是上述的著者們，當然不會想到這種事實的可能，依他們的推定，用集約的耕作，德國農產物的增加預想如下：

裸麥及小麥

一四五·一（單位百萬尅）

馬鈴薯

四四四·〇

燕麥大麥碗豆蠶豆

七八·七

秣草

一四六·二

乾草及飼葉

一一〇·〇

燕菁(家書用)

二二六·〇

因為使用電氣，牽引用及運搬用的牲畜，可以大為節省。故食用牲畜的飼養大為增加，從來牧場用的地面，也可作為栽培食糧之用。

關於農業工作之中，將來大有希望的，是家禽的飼養。德國輸入的鷄卵，每年一四九七〇〇〇〇馬克（一九〇七年份），活的家禽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國內對於家禽的飼養設備，非常幼稚。大規模的集中農法，將廐舍、倉庫、冷廐庫、糧秣及飼草庫集中，因之可以節省多數的時間勞力及原料。清潔、空氣及日光，對於人類必要，在動物亦然。這種事項與家畜健康狀態的影響，二十世紀的農夫，差不多全不知道。祇要這種智識的普及與應用，牛乳、牛油、乾酪、乳酪、卵、蜂蜜獸肉等的品質，定比現在改善。巧妙地應用人力及機械，不僅農場耕作，即作物收穫等事，也可用我們現在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實行。

- (註一) Kurt Krohne,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ity i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lectrotechnics, 1908.
- (註二) Lodge, Sir O. — "Electricity in Agriculture" (Privately printed), "Kelvin Lecture" Proceedings I. E. E., 1911. 卷三——圖表
- (註三) M. Breslau — The Influence of Electricity on the growth of plants. Journal of Electrotechnia, 1908.
- (註四) Dr. G. Ruhl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ctual Agrarian Politics, Juehlingen 1893.

五 將來的葡萄栽培法

果實栽培及園藝，將來也一定能够非常的發達。德國的氣候，很適宜於果樹，尤其是栽培蘋果，更為適合，但是國內對於果樹種植，毫不注意，我們僅看每年果物輸入額四千萬馬克及乾果輸入額二千萬馬克，便可以知道，德國種果業的不振。即在以果園著名的

威登堡，也是同樣。德國廣大的土地，都可供農耕及園藝之用，漿果的栽培，雖已略有端緒，但仍無相當的進步。

大規模的應用人工熱及溼氣，及設置可避風雨的裝置，則不問節季氣候，一年中不斷地可以栽培多量的蔬菜果類及漿果。在現今，大都會的花草店的窗飾中，即在嚴冬也呈着和春夏同樣的百花燦爛的光景。西來西亞（Silesia）白李格（Brieg）地方的果樹園監督霍普德氏（Hopp）發明人工葡萄園，在人工栽培上，有了可驚的發展。此後這種方法，在各地仿行，外國——例如英國——也在試驗。這種方法的設備的結果，很誘惑地發表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新聞紙 *Vossische Zeitung* 上，下面的便是全文的摘要：

「在五百平方米突的正方形土地上，建築一間玻璃房屋，屋高四至五米突，四壁正對東南西北四面，其中每隔一·八米有自南至北的十二列二重的果實壁，同時作為支持平屋頂之用，在厚二十五厘米的土堤之上，安置厚一·二五米的苗床。在土堤中，為便於

苗床的灌溉及通風有許多四通八達的細管苗床的厚土用白堊廢物土砂肥料骨屑及粗製碳酸之類作爲肥料。霍普德氏在這種苗床裏種植了萊茵地方的最上等葡萄莖三百六十種，就是紅白 *Reissing* 與 *Tramine* 種，白與青的 *Moscatic* 種 *Burgundy* 種之類。」

「周圍壁上有幾面窗子，屋頂也有長二十米的天窗一面，足夠通風之用。天窗用槓桿開閉，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防止風雨。有二十六個撒水器，作爲澆水之用，這是從上方貯水池垂下來的一·二五米長的橡皮管做成。霍普德氏又爲急速而澈底的灌溉起見，創造出一種巧妙的人工製雨器。四個長形的銅管，各有精巧的細孔，在屋頂上每隔半米突的距離裝置着。清潔的水，從這些管孔裏湧出，在一個砂造的圓形小篩上通過，灌過之後，成爲美麗的水滴，噴水般的下降。用橡皮管時，充分的灌溉，非數小時不可，用這個製雨器時，祇要將螺旋一開，立刻能够在滿屋子裏均勻繼續的下雨。即使不加入工的熱量，也因為玻璃屋的緣故，內部氣溫比外部約高列氏表八——一〇度光景。要驅除可怕的敵

人——葡萄的寄生蟲時祇要將排水管關閉，一切螺旋開放就可。如此，葡萄全浸在洪水裏面，蟲類可以完全殲滅。玻璃壁可以防護暴風霜雪及必要以上的雨水。遮在屋頂及四壁上的金屬細網，可以避免雹塊，人工製雨機，可以避免旱魃。如此，葡萄園的葡萄液製造家，可以自由自在的製造天氣，對於冷淡而慘酷的天候變化及其他危險，大可以冷笑對之。」

「霍普德氏的豫想完全實現，葡萄在平均溫度之下，十二分的成熟。一八八五年秋天，產出了甜而不酸的葡萄，勝過一切萊茵產葡萄的果實。一八八七年，也不受凶年的影響，而充分發達。當葡萄樹的高度達到五米突，充分結實的時候，這間玻璃屋內，每年可以產出葡萄酒二〇〇〇海克多立突 (hectolites)。上等葡萄酒一瓶的價格，也不會到四十辨尼許以上。」

「這種有利的葡萄栽培法，當然可以大規模的進行。一愛卡的地面。假使有上述一般的設備，當然可以在五分之一愛卡的地面建築玻璃房屋。在屋內的植物，可以比外界

早發芽幾禮拜開花的時候，可以不受五月的霜雨寒氣的影響，到葡萄成熟止，早魃鳥害偷盜及過度的溼氣，都可避免，一年中不受蟲蝕，果實可以在枝上留到十一月或十二月。關於此種葡萄園的記事中，有幾個技術用語，是著者從一八八八年霍普德氏在園藝研究會所發表的演說中借用。他在演說的最後說：「假使這種栽培法能够在德國全國普及，又譬如馬爾克一般的不毛之地也事開墾，則玻璃屋內的葡萄栽培，將大有益於國家。我想將這種方法，定名為將來的葡萄栽培法。」他說明玻璃室內產出的葡萄，極得釀酒家的賞讚，又附加說：「這種葡萄園之內，還有充分的餘地，可以栽培他種植物。我在每二行葡萄樹中間，種植在四五月間開花的薔薇各一株，東西兩壁，各種桃樹，一到四五月的時候，這種玻璃屋內，花枝絢爛的美麗得像仙境一樣。」近年來比利時對於這種栽培法，特別注意。在德國也會在鳳梨的栽培上，廣為應用。因為在一間溫室內可以種植各種植物，所以我們大可種植各種農產物。收穫二重三重的利益。在現今狀態之下，這種計劃都是利潤的問題，故所得結果，不過是少數人的利益。但在新的社會，問題祇在能否得到十

分的勞働力這一句，祇要有充分的勞働力，這種事業是萬人共有的利益。

六 土地疏瘠的防止法

在今日的狀態之下，人間食料問題，也是不斷地有這種徹底的改革。但是這種發明發見，在事實上却很難得到利用的機會。這是因為有力的階級——即農業家及社會的政治的有力者——對於壓制發明發見，有重大的利害關係的緣故。他們每年春天，一禮拜一次的到教會去祈求豐作，說不定會衆之中，有人向着他們的守護神的聖者說：「聖福路利亞啊！願你保佑我家豐收，他家火起！」因為假使一切國家都是豐收，作物的價值低落，這便是農家的恐怖。他人的利益，就是自身的不利。所以他們對於有利於他人的發明發見，在無言之中表示敵對。現在社會在不論什麼地方，都陷於自相矛盾的狀態。

要使土地常常肥沃，非有充分的肥料不可。獲得肥料，也是對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註一）肥料與土地的關係，恰和人類與食物的關係相同，人類不是對於一切食料都

有滋養所以土地也不是對於一切肥料有同樣價值。土地爲着穀物生長，消耗一定量化學的物質，這種物質，非用肥料去補足不可。對於栽培某種作物，有時非給以適宜於這種作物的肥料不可。

動物及人類的尿糞中，含有最適宜於栽培食糧的化學物質。所以蒐集尿糞而適當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現在的對這種問題，全不注意，尤其是消費食糧最多的工業地帶及都會，對於這種有價值的廢物，祇將極小的一部分還給土地。因此，和都會及工業地帶隔着的農村地方，每年感到肥料的不足。天然肥料不足，而又不用人工肥料補充，當然土地逐漸消耗。每年輸出農產物而不輸入肥料的國家，將來一定要因土地疲敝而破產。匈牙利及俄國，都是如此。

十九世紀中葉，李壁格氏完成了耕地物質再生產的學說，因之集中的肥料法盛行。休爾志路俾志證明了對土地不給淡氣肥料時，有一種植物可將淡氣供給土地的事實。這種現象，後來由海利格爾氏說明。他發表說，在豆科植物的根瘤上作用着的數百萬的

細菌爲着培養植物能够直接從空氣中獲得淡氣。(註二)從李壁格以來農業化學已經代表了科學的農業的一面，代表其他一半的便是細菌學說。在德國，重碳酸鉀，次亞磷酸鹽，湯麥司肥料(Thomas-Si.e.)及磷酸的礦物肥料等，天然的生產很多。將這種肥料，適當地在耕用上應用，所得結果，一定可以生產莫大的糧食。

各種人造肥料的如何必要，看下述統計，便可知道。一九〇六年中，德國消費人造肥料三億馬克。其中硫酸銨五千八百三十萬，智利硝石一億二千萬，及湯麥司肥料，次亞磷酸鹽，重碳酸鉀，海鳥糞等項。以上肥料中，以含淡氣肥料最爲重要，據華格納氏(Wagner)調查，海西亞某農場的燕麥收穫，如土壤缺乏磷酸時減少收成百分之十七，缺乏加里時減少百分之十九，缺乏淡氣時，減少百分之八十九。土壤中各種肥料的必要俱備時，每海克它每年可得純利九十六馬克，缺乏加里時六十二馬克，缺乏磷酸時四十八馬克，而缺乏淡氣時祇有五馬克。德國假使能够將淡氣肥料增加，則每年本國所需穀物及馬鈴薯，非特可不必依賴國外輸入，且反可大量的輸出國外。德法英及最近十年間的美國，對於

淡氣肥料的需要，年有增加。一八九九年英國化學家威廉克魯克提出這問題，一時看作比瀕於滅絕的英國煤礦更爲重大的問題。他聲言從廣大的淡氣倉庫——空氣——中製造淡氣肥料，是化學最重大的問題。覆蓋一平方裡地面的空氣，量約一噸，其中的五分之四都是淡氣。所以地球的空氣中所含淡氣，據正確的統計，是四十億萬噸。硝石的消費量是每年三十萬噸，所以即使大氣中的淡氣用後永不補充，也足供地球全體需要一百四十億萬年之久。這個問題在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一八九九年法郎克及加路製成了含有淡氣百分之十四乃至百分之二十三的青化鉀化合物，這種新肥料以淡紫石灰的名稱，在市場上販賣。但是這種方法，不是唯一的，一九〇三年威人俾爾克、郎特及亞依特兩氏，發明了以電氣燃燒作用，將空氣中的淡氣直接製成硝酸。第二個方法，在各方面不僅和智利硝石相似，而且對於某種土地，功用比智利硝石更大。一九〇五年，奧篤西恩那發明了更好的方法。這是不用電力而用廉價的原料石灰及水來製出的。所以在農業上所需要的肥料，儘可由純技術的工業過程來解決供給。(註五)

據米由拉研究健康的成人，每年平均排出大便四八·五起及小便四三·八起，用肥料的市價來計算，此等物質，值錢五·一五馬克。爲集收這些肥料，要有適當的組織及建築，這都是很困難的問題。都會地的排洩物，大部分都從河流流出，因之河流變爲不潔。和肥料同樣有用的廚房廢物，也毫不注意的放棄不用。

在新的社會，一定能够想出防止這種浪費的手段。因爲人口分散，大都市漸漸消滅，所以在將來，這個問題的解決，較爲容易。

(註一) Liebig, "Chemical Letters", Leipzig and Heidelberg, 1865.

(註二) 德國在十九世紀末葉之農業，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二日麥克司台勃爾博士在農科大學的講演。

(註三) 依據在倫敦開會的第七回國際會議席上的本生博士的演說。Journal of Applied Chemistry, 1909.

七 都會與鄉村懸隔的消滅

誰也不能將近代大都市當爲健全的產物。現在的經濟及產業制度，不斷的使大衆集中於都市。（註一）都市是工商業的中心，貿易的樞紐。大資本家，行政，司法及軍事的各種機關，都聚在都市。大教育機關，美術院，各種展覽會，博物館，劇場，音樂堂等的所在地點，也似乎都非都會不可。有的是爲着職業，有的是爲着娛樂，更有無數的大衆，爲着賺錢與享樂，像潮一般的湧到都會裏來。

這種大都市的擴大，好像人體的腹部非常肥大，四肢羸瘦而不能支持與搬運他的軀體同樣。和大都會隣接的村落，也漸漸的帶了都會的性質，更在這些村落，集中了多數的無產階級。這些大多數是窮困的自治村落，對於村民依舊非徵最高的稅金不可。最後，這些村落膨脹到與大都會相仿的程度，便像接近了太陽的惑星一般的被牠吸入。都會擴張，民衆的生活狀態，非特不能改善，反因大衆廝聚在密集的住宅，致生活愈加惡化。這般的民衆集合，在現代的發達是必要的，到某種程度，便能變成革命的中心。在新的社會，

一切和現况相反，這種狀態，必能漸漸崩壞。人口從大都會移到鄉村，適應於變化了的條件，做成新的自治體制，工業與農業的活動，更容容易結合。

因了運輸及生產方法發達，都會的住民因爲文明的必要物（教育機關，博物館，劇場，音樂堂，圖書館，社交場等）可以遷到鄉村，所以向鄉間的移民，也會開始。鄉間生活，可以除去從前大都會的一切不便，而供給各項便利。住宅將更爲愉快而衛生。鄉村住民，也從事工業，工業的勞働者，也得參與農耕。這種工作的變化，在現在是祇有極少數的人們纔能做到，而且非有非常過度的勞働不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這種傾向，因工場每年向鄉間移轉而愈見顯明。在他方，大地主們之變爲工業家（製糖，釀酒，洋灰，陶器，煉瓦，木材，紙類的製造等）者，也愈見增多。在今日，也因爲交通便利的緣故，在都市就職的數萬人，將家庭設在郊外。

因爲人口分散，現今的都會與鄉村的懸隔，可以除去。從前還餘剩在鄉村，被一切現代文明除外的現代奴隸的農民，到那時候，纔能成爲真的文明人。（註二）從前傳士麥

於辭說希望大都會破滅這種希望將要和他的預想有不同的意義而實現。(註三)

(註一)據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二日的職業調查，德國人口十萬以上的大都市計四十二處。(一八一六年祇二處，一八七一年祇八處。)柏林的人口，一八七一年約八十二萬六千，一九〇〇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九〇五年二百零四萬。即人口比三十四年前增加一四七%。柏林的人口，一八七一年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二十口，一九〇〇年二百四十六萬九千人。一九〇七年四十二處大都市的人口共一千一百七十九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這些都市的附近工業鎮市，非和都會合併不可，但鎮市自身，實際上已經成爲都市，而人口正在不斷地增加。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德國各地人口增加概況如下：

(都市名)	(一八九五)	(一九〇五)
Leipzig	190,000	503,672人
Cologne	161,000	428,721
Madgeburg	114,000	240,633
Munich	170,000	538,903
Breslau	119,000	470,904

Frankfurt(市內)	一五四,〇〇〇	三三四,九七八
Hanover	一四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二四
Dusseldorf	一一五,〇〇〇	二五三,二七四
Nuremberg	一一五,〇〇〇	二九四,四二六
Chemnitz	一一一,〇〇〇	二九四,九二七

(註一)華格納教授 (Adolf Waagse) 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說：「小農場是人口重要的部分，即在自給自足的農民及社會政治上的地位上，是不論何種制度都不能代替的經濟組織。」假使這本書不是爲着使保守派歡喜，而故意將小農民理想化，那麼他似乎非承認小農民是極可憐的人類不可。現在狀態之下，小農民對於高級文化，完全不能接觸，他們從黎明做到天黑，僅夠一般生活。他們所生產的麵包及織物，不是爲着自身，而爲着供給他人。在這種環境之下，不能使他們生活程度提高，所以他們是成爲一種文化進步的障礙。因爲對自己有利益而喜歡開倒車的人們，或者會希望這種社會階級的永遠存在，但是人類的進步，却要求這種存在的絕滅！

(註二)一八五〇年，傅士麥在合同議會上起誓說，大都市是「革命的溫室」，所以非破壞他不可。他的預想，完全落空了。資產階級社會在無產階級之中，搗成了他們自己的「墓窟」。

第二十三章 國家的廢滅

生產機關的私有廢止，而變為社會公有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弊害，便能漸歸消滅。階級支配，可以終止，社會依照自身所計畫的順序，自行自治。因為工銀制度撤廢，人類擄取人類，欺詐，不正食料品，投機等一切，可以根本絕滅。股票，公債，支票，抵當，都成為廢紙，拜金主義的殿堂，變為虛空。席拉（Silla）所說的「一切票據作為廢紙，天下太平」就可實現，到那時候，聖經上「額上有汗穢能得食」的章句，在交易所市場的英雄和資本主義的懶人們身上也可以適用。雇主和資本家，常常對人說他們的勞心比不安和窮苦的工人更甚，從此，他們的「勞心」便可以解脫。交易所投機家，常常患心臟疾病和神經衰弱，從此，這種劇烈的興奮也可以免除，他們及他們的後代，將永遠不為這種憂

慮所苦。

因為私有財產及階級對立的廢止，國家也會漸漸的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大多數的民衆變為無產的，因此，這種方法，自己造成一種力量去催促牠自己的破滅，以完成革命的使命。祇要社會化的生產機關，向國有的方向進行，則革命的完成，非實現不可。」

國家是社會全體的公式代表，也是社會的具體組織。但是，某一時代代表社會全體的特定期級——即古代占有奴隸的市民，中世紀的貴族，現代資本階級——的國家，却不能代表真的社會。

全社會的真正代表者的國家最初所活動的工作，——使生產機關歸諸社會的工作——也就是國家最後的獨立事業，此後，國家不必再行干涉社會的關係，而終於消滅。人類的支配終了，物質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支配將見實行。國家即使不被「廢止」，也會自己「死滅」。^{註二}

國家死後，一切閣員，議員，常備軍，警察，法官，檢察官，典獄官，稅關吏……簡單地說，一切政治機關，全歸消滅。兵營，軍用建築，司法官衙，監獄，都可更有效的利用。萬般法律，命令條例，都化為塵屑，牠們祇成爲歷史上的陳跡。口舌之徒，要想用雄辯來支配世界，冠冕堂皇而不值一錢的議會爭論，從此可以不復再見。他們此後祇要考究及議論生產消費的最善方法，決定必要品的數量，應用藝術科學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改良，及組織管理農業的管理部。不論誰，都沒有和社會相反的個人利害，故一切都能從容觀察，容易得到明確易懂的實際解決。一切事項，都由最有利最完備的方法處置，所得結果，定能萬人平等有益。

幾千幾萬的從前國家官吏，從此參加各種不同的工作，社會可以借重他們的才力，以增進大衆的幸福。從此之後，沒有政治犯也沒有民刑事犯。竊賊不復再見，因爲私有財產已經廢止，人們以自己的工作，都能夠得到必要的物資和享樂，乞丐流氓，也歸消滅，因爲他們都是私有財產制度社會的產物。殺人呢？什麼？在那時候使他人嫌惡的事情遠能

得到好處嗎？從前一切因復仇或私恨而起的殺人，也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制度的結果。偽證，欺詐，遺產偷盜，假破產之類呢？因為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人去犯這種罪了。放火呢？難道有人看到社會損失能够生出快感和滿足的嗎？廣造呢？金錢已經成爲古玩了，還有誰去幹這種無謂的勞力呢？侮辱宗教呢？沒意思！假使還有人在爭論神的存在時，那麼讓「全智全能」的神去懲罰他的侮辱者吧！

現在「制度」的一切，完全變爲神話，都是後世父母對小兒女們講故事的資料。那時候，父母將新思想家所受的迫害講給他們聽時，他們的印象，一定會和我們聽到焚殺異教徒或魔法師時候的相同。因為壓迫新思想家而成名，受當時偏狹者之流所稱許的「大人物」們的名字，完全消去，他們最多也不過能够引起調查古文書的先生們的注意而已，真是不幸，我們的時代，還是很早，人類能够自由地呼吸的幸福時代，還不會到來。

(註 1) Frederick Engels, Mr. Eugen Dühring'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Stuttgart 1894.

第二十四章 宗教的將來

對於國家所說的一切，整個的可以在宗教適用。現在反對派對於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所發的愚論，譬如宗教要被「廢止」，「上帝」要被「打倒」之類，完全無稽，將來也決不會有「奪人信仰」的行爲。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理想家的推測，完全放任。總之，不論以何種形式，在將來，宗教的組織及教會，可以不用思想壓迫及強制，而歸於消滅。

宗教在任何時代，都是當時社會狀態的反映。人類發達，社會變化，宗教亦隨之而變化。馬克思說：「宗教是人類對於理想的幸福之努力。人類社會憧憬幻像，宗教纔能發生。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對於真的幸福及其實現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認識時，宗教便會消

滅」(註二) 因爲妨礙這種認識，是支配階級的利益，所以擁護宗教，是維持他們的支配權的手段。在「爲着人民非保全宗教不可」的名句中，也能够很明白的表示出來。這種爲人民而保全宗教的事業，在以階級支配爲基礎的社會狀態，是政府的最大事業。爲着執行這種事務，另外造出一種階級，爲着維持及擴大這種組織，不惜以全力傾倒。這種努力的結果，足以增進他們自己的權威及力量。在最下級的文明時代——卽原始社會狀態之下，宗教不過是拜物狂 (Götzenkult) 而已，稍稍進步，由拜物狂而成爲多神教，再進一步，而成爲一神教。不是神們創造人類，而是人類創造神們或上帝。人類依據自己的形像創造神，而不是神依據自身的形像創造人類。到現在，一神教不斷的活動化，漸漸地融合到包容一切滲透一切的多神教裏去；一方，科學使六日間創造地球的「信念」變爲「神話」。天文學，數學，及物理學，使天上的世界，成爲幻影。他們將天使鎮座的星象，變爲天使們所不能棲息的恆星與惑星。

現在的支配階級，和從前一切支配階級所做過的一樣，當發覺他們自己存在危險

時，便向權力擁護者的宗教去請助，（註二）資產階級自身非僅沒有宗教而且用了從他們自己口中說出的科學去打破宗教及對於一切權威的信仰。他們的信仰，全是偽善！但是，因為教會是非有後援者不可的，所以結局依靠了這些不虔心的階級。主張「宗教是人民所必要的。」

在新的社會，一切顧慮，全不存在。社會的事業，結局祇有人類的向上及純真的科學。假使在那時候，有人感到有宗教的慾望，他儘可和他的同好者共同滿足他們的慾望。社會對於他們全不注意，僧侶們要謀生活，也非勞働不可。因為這種勞働而發生的心的進步，能夠使僧侶們也覺醒到做人一般的人是最高的目的。

宗教雖則消滅，而倫理及道德，依然存在。反對倫理道德的，不是呆人，便是偽善。宗教是因人類及超自然的存在間的關係而成立，倫理道德，却是調節人類相互間的關係及行動的概念的發現。但是，和宗教同樣，我們的道德概念，也從當時社會狀態發生。（註三）食人種的喫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也認為道德的。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他們也當作道德

的制度，其他如中世紀的農奴制，近代的工銀勞動制，（婦人虐待及因工場勞動而使童工墮落的制度），在當時，也無一不認為最高的道德狀態的。社會進化的四個階段，有了四種不同的道德觀念。但是真的道德觀念，却一個都沒有。最高的道德狀態，是萬人自由萬人平等，「已所勿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普遍地支配了人類社會時，纔能得到。中世紀的各人家系，和現代的富力地位，都是決定身分的尺度，到未來，一切人類評價的標準，非以自身的真價不可。所謂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世界。

（註一）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by Hegel.

（註二）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下面這一句話，很能夠表示出古代人的見解，他說：「君主（*tyrant*）非發出很真心信仰宗教的樣子不可，因為臣民們相信了君主虔誠地信仰之後，非但對於君主功虛政不以爲意，而且使他們相信君主受神力佑護，而不敢起來反抗。」——Aristotle "Politics"——

（註三）Karl Kautsky,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tuttgart, 1905.

第二十五章 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

前德國國會議員拉斯加博士 (Dr. Lasker) 在一八七〇年的伯林演講中，到達了以社會全體平等為標準的教育事業可以實現的結論。拉斯加博士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也是頑強的資本主義及私有財產的擁護人。在現狀之下的教育事業，第一是金錢的問題，所以萬人平等的教育標準，在目下是不可能的，雖則也有在不利環境之下，能夠打破難關，而到達高等教育的人們，但是一般民衆，還在社會的服從狀態的時代，平等教育的實現，萬不可能。(註一)

在新社會的生存條件，是萬人平等。各人的欲求及傾向，根據於各人的天性，當然到不論什麼時代也不能一致，但是，要各人都在對自身天性有利的條件之下發展，却是可

能的問題。說社會主義主張對一主義，這是無謂的輕蔑。假使社會主義主張對一則和人類的天性發生利害，不能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希望社會的發達，便成爲完全無益。(註二)即使社會主義武斷地將社會驅入不自然的狀態，但是這種新狀態，轉瞬間就會感到非解放不可的鑄鑄，而社會主義便即陷於滅亡。社會是依自然的法則而發達，照自然的法則而行動的。(註三)

少年教育，是新社會主要任務之一。兒童是全社會應該歡迎的新來者，他們承繼社會，而使之更爲發達。所以社會對於這些新人，有很大的義務。第一非考慮不可的，是生孩子的婦人。愉快的家庭，幸福的環境，對母性所必要的各種設備，對母子雙方的注意等等，都是第一的要務。在視爲必要的期間，使母性能够自己哺育嬰兒，是當然的要務。衛生學家及醫學家都一致的主張，沒有別種滋養物可以代替母親的乳汁。現今最少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兒童，在足爲文明污點的狀態的最原始之下生產，其餘的五分之一，也不過其中的一極小部分，能夠在完全的設備及慰安之下分娩。現在的大都市中，已經有了設備

很完善的產院，婦人分娩期近，可以愉快地利用，但是要利用這種設備非有多額的代價不可，所以仍舊祇有少數的婦人能夠享受。在這種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處不包藏着對將來變化的萌芽。

以富有及時髦自誇的婦人們，往往希望將做母親的職務早一點交給無產階級的乳母。勞及志（Wendt Lausitz—Spreevald）是著名的乳母產地——供給不願（或不能）哺育自己嬰兒的柏林有產階級婦人的乳母產地。「乳母的養成」已經成爲一種營業。鄉間的姑娘們，因爲產後做乳母有利可圖，所以故意的不以爲奇的粧娘爲着做乳母而有了三五個私生子的姑娘，不算一回怪事。她們祇要靠這種職業充分的賺錢回來，勞及志的青年們都很願意和她們結婚。照資本主義道德的立腳點看來，這種行爲，是應該排斥的，但是依資本階級的家族利益看來，却是值得讚賞而願望的事情。

嬰兒時代經過之後，爲着使他們在共同的注意和監督之下玩耍，應該將同年輩的孩子們聚在一處。孩子們肉體及精神上發達所必需的事物，應該充分的供給。凡是觀察

過小孩子的，不論誰都能承認孩子們聚在一起，最容易教育。將這種性質，在教育制度上應用，是很好的方法。（註四）從遊戲場及幼稚園起，可以慢慢地教他們一點知識的初步，及產業的事項。和在體操場運動場，溜冰場，水泳場等處的自由運動同時，適當的身心勞働，也非有不可。因為教育的目的是在造成身心俱健的種族，所以對於運動鍛鍊及角力，不論男女，都該獎勵。此後，一步步的將園藝農業工業生產方法及實際活動，教給他們，關於各種知識的精神教育，也不可輕忽。

教育組織，也要和產業組織同樣的改良和純化。妨礙兒童身心發達的一切時代落後的方法及科目，應該放棄。又如一方教授聖經的宗教教育，他方教授自然科學及歷史一般的互相矛盾的制度，也應該廢止，而代之以容易理解及引起研究慾的自然物知識。新社會文化程度進步，學校設備及教育手段，也必定有多大的改良。教育及研究用的書籍用品及衣服食物，都由社會供給。（註五）這也是可以使資產階級的「秩序」論者憤慨的一點。（註六）他們說社會主義要將學校變為兵營，分離兩親對子女的感化，但是實

實際上社會主義者連做夢也不會有過這種計劃，在未來的社會，做父母的一定能够比現在的父母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我們在此，大可不必和他們多辯，祇要指摘出現在工人非做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不可，及郵政鐵路監獄警察等職員，也和工匠農夫商人軍人醫生同樣地長時間的從事於職業的事實就好。在將來，父母對子女所能做到的，斷非現在所能想像。不僅如此，因為那時候的社會已經是澈底的民主主義，凡為父母者，都可以管理教育制度，決定教育方法。兩親和教育者之間，可以組織教育評議會，在這種會中，還有人主張與兩親感情利害相反的教育嗎？現在國家的教育思想，與兩親的希望完全相反，祇有現在的社會，全不注意兩親的感情與利害。

有人主張說，做父母的一天到晚盡力於兒童的教育，是兩親無上的愉快，但是實際上決不如此。一切做父母的，都知道教育子女，不是容易的事體。尤其是做母親的非常辛苦，所以稍稍長大之後，立刻送進學校裏去，做母親的以得到一點清閒的時間為享樂。加之，做父母的都忙於事業，所以充分的教育，決計不能做到。父親從事職業，母親忙於家事，

或者也出外工作，一方有教育的時間的人們却苦於沒有教育的能力和學校的精神教育同時，能夠幫助教誨的父母，能有幾人，可說完全沒有，許多適宜於幫助學校教育的環境的母親，却苦於自己沒有素養沒有能力。加之，教育的方法及功課常常變化，所以多數的父母簡直是無從着手。大多數的兒童，在家庭裏因為設備不全，既沒有適宜於用功的秩序，更沒有慰安的方法，所以在家裏，得不到一點幫助。大概的家庭都是人多屋少，家族全體擠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即使要用功，也找不到安慰和便利。沒有燈火，沒有通風的家庭，不在少數。有些書籍學用品完全沒有；即使有，也一定是粗惡不全。多數的孩子，爲飢餓所苦，失却了求知的興趣，也有爲家庭雜事所累，喪失了童年的歡喜，而竟至不能使用頭腦。有些偏狹的兩親，對於子女熱心於遊戲及用功，都要加以干涉。總之，現代教育的障礙太多，青年人能夠得到相當教育，在我們看來，反像是奇怪的事情。其實呢，這就是人類本性健全及本能的希望向上與進步的證據。

資本主義社會自身，也認識了這種弊害的一部，想用免費教育及供給學用品等項

來幫助少年教育一八八〇年代中葉查克生的教育大臣在聯邦議會還將這兩種設施名之爲「社會主義的要求。」法國經過了長期間的輕視教育之後，突然地有了很快的進步。在巴黎，公立學校的膳食，由市費供給。窮人子弟可以免費膳食，有錢人家的子弟，則將膳食的實價繳給市政府的會計。——這種共產主義的設備，證明了很能使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滿足。

現在教育制度的不完全，我們在幾百萬的兒童，因爲營養不良，而不能在學校裏得到普通成績這一點，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各處大都市，每年冬季，總有幾千的兒童，不進朝食而上學。其他慢性的營養不良者，更不知有若干萬。社會如能對這些可憐的兒童，給以衣食，真是絕大的恩德。祇要給以相當的食物與注意，使他能夠享受人間的生活，那是誰也不會再來勞動「懲治監」的了。資本主義社會，對於這種悲慘事實的存在，不能否定，於是召集了有同情的人們，開設免費食堂及晚餐供給所，將社會非做不可的「義務」當作「慈善」。到最近，少數的都

市有了以公費教養窮人子弟的計劃但這些都是不充分的設備；而且都將應該要求的權利，當作慈善的佈施。（註七）

因為知道了家庭裏不能用功，所以將宿題（home school work）減少，這是很好的方針。富人子弟因為家裏一切完備，而且有家庭教師及保姆的幫助，所以比之窮人子弟非常有利。但是懶惰者及不用心者，却以富人子弟為多。這是家庭的富裕使兒童輕視學問，周圍環境都是使他們墮落的榜樣，所以容易受一切誘惑。一天到晚在地位身分財產的讚頌聲中成長的孩子，對於人類義務，國家社會制度等，會得生出一種特異的見解。

對於這個問題，假使肯更嚴密的研究一下，人們便能夠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社會主義者作為目標的共產主義的教育制度，是毫無有憤慨的理由的。因為資本階級自身，特權階級之間，也在實行這種方法——雖則是畸形的——的緣故。我們祇要指出士官學校神學校及宗教學校就夠了。在這種學校裏，有數千的子弟——其中也有屬於上流階級——在受着專為某種職業的呆笨偏頗的隔離訓練。住在沒有高等教育設備的

城鎮的上流階級（醫生、牧師、官吏、工場主、大地主等），將他們的子弟送進都會學校的寄宿舍，每年除出放假期之外，沒有會面的機會。照此看來，非難「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爲疎隔兩親與子女的反對論者，對於自己子弟，却採用同樣（自己所反對）的制度——用畸形的錯誤的方法——這是何等的矛盾。富人的子弟，照例是自己不管而交給保姆及家庭教師的。對於這種階級的家族關係不利的例證，要多少也有。在這種地方，也盛行偽善。實際上看來，不論教育者及被教育者，都不是理想的狀態。

和根本革新教育制度同時，教育者的人數也非增加不可。少年的訓練，非仿效德國的軍事訓練不可。軍隊中，一個士官監督八個乃至十個兵士。將來如能一個教員指導這幾個學生，一定可得良好的結果。在很完備的工場中學習技術，在田園中學習農事，這也是將來教育上的重要問題。爲着養成圓滿發達的學生，應該將各種工作適度配合，使他們能夠不感到過勞而學習。

教育對於男女兩性，非完全平等不可，非共同的教授不可。兩性的分離，祇有性的相

異上絕對不能同等的時候纔是正當。關於這一點的教育法，美國比歐洲進步得很遠。在美國，從小學至大學，完全是男女同學。不僅教育免費，手工用具，割烹教材，醫學實習用的必要物品，都由學校供給。大概的學校，都有體操場游泳池及競技場。高等學校的姑娘們，和男生同樣地受體操游泳端艇競走等項訓練。（註八）

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一定可得更好的成績。教育制度，適當地調節與整頓，男女學生在優良的管理之下，到社會認為成年的年齡止，可以享受一切教育。到達成年的男女，已經充分地準備着能夠實行義務享受權利。其時，社會得到有教育有作爲而充分發達的人員，他們也得到完全的平等，去參加社會。到那時候，現在瀕於崩壞的社會狀態的必然產物的現代放縱青年，可以絕跡。粗暴，放縱，墮落，及野獸的肉慾主義，都是現代最高學府及專門學校的特徵。這種都是家庭頹廢及社會生活不安的結果，非在新的社會制度之下，不能撲滅。未來的社會，對於這種弊害，可以不用強制的手段，而使牠消滅。因為社會制度及知識的霧圍氣支配着社會全體，所以這種弊害，自然的不能再在社會上存在。

現在的教育制度，有非常重大的缺點，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實際上，這種缺點因學校的程度而遞進。鄉村小學校和專門學校比較起來，很可以算得道德的模範。貧民的女子裁縫學校，和流行的寄宿學校比較起來，也可以算道德的典型。這種理由，是很容易想傳的。在上流階級，對於高尚目的的一切努力，都受了壓抑，所以他們都沒有理想。因為缺乏理想與向上的心理，享樂主義及放縱流行，終至肉體精神，完全墮落。在這種空氣中的青年，那裏還能夠擺脫除出極端的物質享樂之外，他們對於一切不聞不問。托父母之富，毫無努力的必要，怎能希望他們去追求高尚的目的？德國資產階級子弟的教育最大目標，是通過一年志願兵的試驗。祇要這種目的達到，他們便目空一切自己認為半仙。假使他們能夠拿到豫備士官的證書，驕慢和暴戾，更將不知底止。這些子弟的大部分，都是品學兼劣，祇有奴隸根性，非常利害。他們的特質，是無智識無氣概及卑鄙醜陋，對上卑諂，待下驕慢。上流階級的姑娘們的教育目標，是社交界的貴婦人。流行先驅者及裝飾人形。她們追逐流行，終至對於空虛生活發生倦怠，患了實際上或想像上的疾病。到了相當年齡

之後，便成爲宗教的狂信家或咀咒邪惡提倡禁慾的信徒，對於下層社會的教育標準更惟恐其不下，因爲他們恐怕無產者過度的聰明，要起來反叛他們地上的神們。民衆智識愈淺，支配愈易。東愛爾倍的大地主們，反覆地揚言說：「工人愈蠢，我們愈歡迎。」這句話，可謂中肯之至。

如以上所述，今日的社會，關於教育問題，也和其他一切問題同樣，是在毫無定見而不可救藥的狀態之下。用什麼方法呢？第一是懲罰，第二是說教！人們已經是過分地服從和知足了，他們偏還要勸他服從知足，人們已經是因爲貧困而節省衣食了，而他們偏還要勸他節約。對於這種狀態不滿而圖謀叛逆者，一切都關進宗教家所支配的「懲治監」。現在社會對於教育上的智識，祇此而已。適用於因放盪而墮落的無產階級的兒童的殘酷的教育法，可以用所謂「家庭教育所」的監督者及保護人的權力濫用及虐待事件來證明。在這種地方，不時的暴露出熱心的宗教狂信家用淫虐狂的手段去虐待可憐而無力的兒童的事實。這種可怕的事實，真不知有多少在暗中包藏着！

(註一)「某程度的文化與福祿，是哲學的精神發達必要的外部條件……所以我們在福祉與文化有相當程度進步的國民，纔看出開始哲學的思索。」Fennemann Note bei Buckle, a. a. O., I. Band, S. P. ——「物質的利害與精神的利害是相提攜的，有其一而無其二，則兩者都不能存在。精神與肉體間的關係，在兩者之間整齊的結合着。分離了，牠們便成爲死滅了。」V. Rühnen, Der isolierte Staat. ——「各個人及社會全體的健康完善的生活，是俟了道德與外的財產的豐富，可以實行美和善的行爲的生活。」Aristoteles, Politic.

(註二)歐根里希泰氏在他的國論裏面，說社會主義者是希望「強制國家」者，把這陳腐的文句反復多次。國家到最後是不必要，這在本書的讀者已能了解了。——他隱斷着社會要樹立與本身利害相反的「國家」及社會秩序，却不知道即在從前，與社會根本的相異的國家或新社會秩序，也決不能隨便創始的。那因爲違反了國家及社會所藉以形成及發達的總法則。里希泰和他的信徒儘管請放心，倘使社會主義從事於他們所誣妄那般的無意味的努力，牠也會自然的滅亡，做不出什麼來的。

爲了要維持社會主義者所希望的社會狀態，非使人類成爲「天使」不可。里希泰氏的這種意見，也是笑話。不用說天使是不會有的，就是有，也不用着。一方人受環境的影響，一方環境也受人的影響。人知道了

自己所形成的社會的本質，由種種的經驗，對於社會組織爲有意的應用，因而人的影響於環境愈多，這便是社會主義。我們用不着另外特別的人類，不過要求比今日大多數人更聰明更有見識的人類。爲了要使他們聰明，有見識，我們所以要宣傳，發行書報。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註三) 我們決沒有像社會主義反對者那樣無限的嚴肅。想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施行完全的劃一主義，使各人吃分量相等的飯，穿一樣長短大小的衣褲鞋襪。這實在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奇想。

(註四) 費利的思想，常常陷於空想，但在這一點，却非常的成功。A. Bebel, Charles Fourier, sein Leben und seine Theorien. 3. Auflage. Stuttgart 1907.

(註五) 「教育一般的免費，肉體的，精神的，產業的，政治的一切方面，都非以真的平等爲目的不可。」孔特爾賽(Condorcet)在他的教育計畫裏如此說。盧騷(Rousseau)在經濟學上，也有同樣的話：「尤其是教育，爲着教育人類和市民，非公共，平等，一般地實施不可。」亞里司多德也說：「國家的目的，祇有一個，所以對於全國民的教育，非同樣的授與不可。」

(註六) 歐根里希泰在他的理論(Erlehen)裏這樣說。

(註七) 「現在巴黎二十區的各學校，都設立了炊事場，對於學童，給以肉類及菜類爲主的午餐。這種供給午餐，一般是學校的義務，有二三區，除午餐之外，還供給朝食及午後的茶點。」Helene Simon, Schule

und Prof. S. 44, Hamburg 1907. 第 1 卷 1907 年 10 月 1 日出版。此書係根據作者的調查報告所編成的。
德文原書名：『Die Bildung des amerikanischen Volkes』

(註之) Prof. Dr. Emil Hansknecht, Amerikanisches Bildungswesen. 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 der zweiten Städtischen Realschule zu Berlin, Ostern
1894. Gärtners Verlag.

第二十六章 新社會的文學及藝術

在新的社會，成年以上的教育，完全由各人自主。各人都可去研究和他自己天性相近的學問。也有研究愈加發達的自然科學的，譬如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醫學，化學，考古學之類，也有研究歷史學，言語學，或美術史的，此外，從事美術，彫刻，音樂，演劇各項，均無不可。將來社會，不再有藝術家科學家或職工的階級，所以現在被壓迫着的無數有用人才，都有伸展才能和顯露頭角的機會。職業的音樂家，美術家，俳優，科學者，歸於消滅，而他們的存在，非根據於成績，天才，與技巧不可。未來社會的工業，技術，農業的成就，一定能够超過現在，同樣，藝術方面的成功，也一定有非常的進步，世界開創以來所不曾有過的藝術與科學時代，將要出現，這時代的成績，一定是偉大可觀。

利却特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豫想社會狀態進步，人類生活改善時，將來藝術一定可得一個復興的時代，他在一八五〇年的著作藝術與革命上，便討論這個問題。這本著作，因為在華格納自身參加革命——雖則失敗了——後未幾出版，所以值得注意。他在這本書中，豫言未來的狀態，對勞働階級——為創造真的藝術，處於非援助藝術家不可的地位的勞働階級說：

「在未來的自由人類之間，獲得生活資料，已經不再是人生的目的，反之，新的信仰或者說新的知識的結果，為着酬勞人類的自然活動，可以確實地獲得生活保障。簡單地說，在產業不是我們的主人而是我們的奴隸時，享樂人生纔真是人生的目的。又我們因為教育的緣故，我們可以教育子女，使他們也能够享樂生活。以體育及肉體美為基礎的教育，因為對兒童的情愛及對於美的發達的愉悅，完全成為純粹的藝術教育。一切人類，在任何一方，成為真的藝術家。天稟的不同，可以使人類有各種傾向的發展。

華氏所述，是澈底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我們所說完全一致。

在將來社會生活將更爲公衆化，這種發達的方向，從全然變化了的婦人的地位，最容易判斷。家庭生活縮小到必要範圍爲止，充滿社交欲望的範圍，非常擴大。演講及討論公共問題的大會場，食堂，讀書室，圖書館，競技場，音樂會場，博物館，體育場，公共浴場，公園，教育及研究機關，實驗室等，都完全設備，對於社交及娛樂，供給充分的機會，使科學及藝術發達到極致。保護病人弱者及老人的設備，也非應着最高的欲求不可。

兩兩相比，以盛大自矜的現在狀態，何等可憐！對上司恩惠的緝編，奴隸根性，最卑鄙的嫉妬排擠，對於真實信念的壓迫，妬賢嫉能，志氣卑污，意見及感情的做作，……：凡可以稱爲懦怯與偽善的性質，日益顯著。真的使人格向上的美質，卽自信，忠實及獨立之類，在現今社會，被當作瑕疵或缺點。不能抑制這種美質的人，往往陷於破滅。有許多，甚至於墮落到連自己的墮落都不知道。連狗都將主人不高興時打牠的行爲，當作當然了！

在不同的社會生活之下，我們的著作物，也一定有澈底的革新。每年占出版物大部分的宗教的文獻，也必和法律書同樣的歸於消滅。對於法律書的興味，完全喪失，宗教書

更完全不要。關於對國家制度鬭爭的著作，也因為這種制度已經消滅，自然連帶着沒有出版的必要。關於這一類的著作，大概會成爲歷史研究的參攷。此外，祇能證明低級趣味而非犧牲作者的矜持不可的許多極度淺薄的作品，也可以絕跡。照現在的見解觀察，我們的出版界，減少五分之四的著作物，也決不會使文明發生損害。淺薄而有害的書籍，實在出得太多了。

小說和報紙，也一定要受同樣的影響。現今大多數的新聞記事，都是淺薄無聊。假使說文明程度可以用報紙內容來測定，那我們除出判定完全下流之外，毫無他法。用早已被科學證明爲荒唐無稽的過去思想，來批評人間世相！大多數的新聞記者，都是俾司麥所說的「在使命上失敗了」的人們，他們和資本階級利害一致的地方祇有教育與俾給標準這一點。不僅如此，新聞和許多雜誌，在廣告欄裏有極端下流的使命，交易市況一欄，在不同的方面，替資本階級效勞。內容的決定，是出版業者物質的利害。現代小說的內容，也一般地不見得比報紙高明。大多數的小說，不過是助長淫風和讚美迷信與偏見而

已在某種程度不顧一般所公認的缺點，而將現代社會描寫作完全的世界，這便是他們的目的。

未來社會，對於這個廣汎而重要的領域，非根本改革不可。真善美及關於以上三者的意見爭鬪，支配著作界全體。有天才技能的人們，不踰離，都可以參加。著作者可以不再顧慮出版者的心理及經濟利害，而一任專門家的公平判斷。著作家贊助專門家選擇出版物，假使有意見不同，儘可要求大衆公決，凡此種種，在今日因爲唯利是圖的出版家及新聞社主的緣故，沒有一件能夠實現。除出將現在社會當作完全社會狀態的，及對社會主義有敵愾心而故意要加以輕蔑者之外，請不要憂慮在社會主義時代，不准發表與社會意見相反的言論。完全建築在民主主義之上的社會，決不有絲毫的壓制。要使社會不斷地進步，非有完全自由的思想不可，這是社會生命的原则。將資本階級社會當作真的思想自由的擁護者，這是非常的錯誤。代表支配階級利害的政黨，祇准新聞紙發表和他們利益不相衝突的事件，超出這個範圍，便是大逆不道。這是通曉一點世事的人，誰都知

道的事實，出版家對於自己不合意的著作如何處置，這是一切著作家都知道的，還有，新聞紙條件及取締法，都是左右支配階級的精神的曝露。在他們眼中，思想的真正自由，是一切弊害中最危險的東西。

第二十七章 個性的自由發達

一 生活的安易

人類非有可以完全發達的機會不可。這就是人間社會生活的法則。所以人是不應該永遠拘束在偶然出生的地方的。除出從書籍及新聞紙所得的知識之外，對於世事人情，非由直接觀察及自身體驗去理會不可。所以將來社會，對於一切人類，非給以此種現在多數人所不能得到的機會不可。一切人類關係中，沒有不希望變化的，這是人的天性，也是一切生物固有的尋求完全的本能。密閉在暗室的植物，祇要從壁間射進一條光線，牠便和有感覺一般的向光源所在地生長。人類也是如此。對於人類固有的本能，非給以

合理的滿足不可對於變化的慾望，在新社會不但不受妨礙，反可完全得到滿足。交通機關發達，使這種滿足容易得到，國際關係更要求有這種變化的本能。社會爲供應一切需要，對於一切生活必需品，非有豐富的供給不可。因此，社會爲着適應必要，可以限制工作時間，和需要多寡及季節相適應，工作時間，可以自由申縮。在某種季節，對農業工作較多，在他種時節，則將工業或美術品的勞働增添。社會應着必要，可以自由支配勞働力。因爲種種勞働力與完全的機械結合，現在所視爲不可能的大規模工作，可以和遊戲同樣地進行。

社會和扶養兒童同時，也必扶養老人病人及不具者。因爲災難而喪失了勞働力的人們，都由社會扶養。這時候，這種行爲已經不是慈善而是義務。和現在稍稍佈施一點卽當作大慈善一般的相反，那時候的社會，對於這些殘廢疾病之前曾對社會效力的人們，有懇切的待遇及豐富的供給。因爲社會的供養，人類的暮景，一定非常美化。不論誰都可安心。他日年老，可以享受現在自己供養老人一般的供養。因爲財產問題的一切憂慮，

可以消滅，老年無處依靠的時候，被人家當作榨乾了的檸檬一般的拋棄的恐懼，也可以解脫。老年人不必依靠子女，更不必麻煩慈善事業。多數非靠子女不能生活的老年人，在過如何悲慘的境遇，這是周知的事實。因為希望財產相續，不知使多少子女及親戚，陷於墮落，不知起了多少的邪念，不知犯了多少的罪惡（殺人，隱匿遺言，阿諛，偽證，恐嚇，不一而足）。

將來社會的精神的及物質的狀態，工作，家庭，食物，衣服，社交的性質，一定能夠周密地防止災害及疾病的發生。自然的死亡，——因為生活力自然減少而死亡——將成爲一般的法則。天國是在地上，死亡是人生終局的信念，可以使人們歸趨到合理的生活。最長壽者，最享樂者，爲他人的一「來世」而存在的僧侶，最知道自己長壽之可貴。因爲無覺生活的結果，僧侶的生命是平均最長。

二 營養方法的變化

飲食是人生第一的必要。信仰所謂「自然的生活法」的人們，往往實問社會主義者，爲什麼不主張素食主義。關於這個問題，須得略加說明。主要的素食主義者，都是生活在有選擇肉食或素食的可能的幸福地位，而不幸的大多數人民，却連這種選擇的可能都沒有。他們的生活，非由收入支配不可，因爲收入太少，有許多處於不得不素食的地位，而且他們所食用的「菜」也是非常下等。住在西來西亞，查克生，吐林根（Thuringen）的工人，都以馬鈴薯爲主要糧食，麪包也不能多喫。肉類不能常常光顧他們的食桌，即使偶然辦到，也都是些極下等的東西，農村住民的大部分，雖則飼養家畜，但是喫肉的機會却是很少。他們的家畜，非出賣不可。以賣家畜的金錢，再去購買其他的必要物品。對於沒法子而實行素食主義的大多數人類，牛排和美味的羔羊，一定可以使他們的營養大爲增進。（註一）素食主義者反對過度的肉食，當然不錯。但是因爲屠殺動物，食用「尸體」，有違自然情感的理由（一半是由情感而發生的理由）來反對肉食，却是一種錯誤。我

們要平和地生活，當然非使害蟲般的多數生物死滅不可，要免除危險非撲滅許多猛獸不可。若將家畜當作「人類的好朋友」而任他繁殖，這些「朋友」們，因為要奪取我們的食物，勢必至於釀成和「喫人」同樣的結果。菜食可以養成溫良的性質，這是完全假造。溫和的菜食主義的印度人，當不堪英人虐待的時候，也起來叛逆而發揮他們的「動物性」。食糧的營養價值，不能僅由蛋白質含有量來測定。被消費的蛋白質之中，有多少分量不曾消化，是應該注意的問題。在這種見地，肉與米的比例，是二·五比二〇，肉與馬鈴薯的比例，是二·五比二二。就是和肉類同時消費的蛋白質一百克之中，二·五克不消化而排出，和米或馬鈴薯時，有二〇或二二克不消化排出。據有名的俄國生理學者巴符洛及其弟子的發表，消化麩包比消化肉類時的顯醇較多。同時他發表從胰腺所發生的胃液，共有兩種。這種胃液，因食物刺激粘液質的粘膜而發生，或者當刺激感覺的時候，因食慾液而分泌。食慾液的分量，因精神狀態——如飢餓，悲哀，苦悶，歡喜等——及食物性質而不同，牠的重要與否，也因食物而不一。據實驗結果，麩包熟鷄子之類，非食慾液不

能消化。這種食物，應該在有食慾的時機，和他種食物並用，纔很能消化。據巴符洛的研究，食用肉類時，即使沒有食慾液，也有一部可以消化，有食慾液時，消化速度，可以增加五倍以上。所以我們對於人類心理作用的要素，也非考慮不可。如此，營養生理作用的事實，和社會狀態間的關係，可以明白。近代大都市的住民，尤其是勞働階級，在非破壞健全的食慾不可的社會狀態之下生活着。齷齪的工場勞働，每日食糧的憂慮，安樂及愉快印象的缺乏，極度的肉體疲勞，都是破壞食慾的條件。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我們不能供給消化菜類所必要的食慾液，所以祇有肉類——假使可以這樣說——是自身有消化力的唯一食品。即使沒有食慾，對於肉類是依舊能夠消化的。所以和肉類同時食用，可以幫助菜類的消化，而且可以促進食物的同化作用。因此，肉類是近代人很有益的食料。」（註三）

松特來加 (Sonderer) 說：「食料品中雖則沒有等級的差別，但在營養的配合上，却有不可違反的法則，」真是名言。不論誰，不能專靠肉食生活，但是祇要善為選擇，專用餐食，却確實可以生存。但是，不論營養如何豐富，限定於一種的菜食，總是不能使人滿

足。蠶豆，豌豆，扁豆等一切豆莢類，是食料品中最滋養的物質。但是，若專喫這些食品而生活，——雖則說是可能——却總是一種痛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說，智利的礦山主，每年不斷地將蠶豆給礦夫們喫，因蠶豆的力量，礦夫能夠搬運別人所不能搬運的重量。礦夫們雖則知道這種營養能力，却沒有一個不討厭蠶豆。不論在什麼狀況之下，像菜食主義狂信者所說的一般食用一定限制的食品，是決不能使人類繁榮與幸福的。氣候，社會狀態，習慣，及嗜好，都是決定的要素。(註三)

因為文化進步，狩獵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肉食生活，漸漸採用一點菜食。栽培多數種類的蔬菜，這是高級文明的證據。不僅如此，在一定區域之內，栽培蔬菜，可以比飼養家畜多得營養物質。這種發達，使菜食漸占優勢。遠隔地方——例如南美、澳洲等處所供給的肉類，幾十年之後，一定可以滅絕。但是動物却因為羊毛、鬃毛、皮骨、乳卵等需要，而繼續飼養。多數的產業及人類必要品的原料，都從動物身上出產。工業及家庭的廢物，也是家畜最好的飼料。將來的海洋，也能够供給人類以更多的肉類。總之，在未來的社會，完全的菜

食主義，既非可能，也沒必要。

(註一)最近有兩位德國科學者，用實驗來證明了這種事實的正確。他們研究長期食用菜類的各處住民的同化作用。南方的亞羅爾其地方，有許多農民，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之下生活，他們的食物，祇有植物、蔬菜及橄欖油等幾種。他們不吃牛乳、鵝卵，肉類每年不過食用二三次。為著實驗，在他們食品中，給以肉類，即最初的十五日之間每人給以肉類百克，第二個十五日之間，加到每人二百克。這種食肉的结果，同化作用非常良好。糞來的營養物，不消化而排出者很多，因此大為減少。不僅新給與的蛋白質完全消化，和肉類同時食用的菜類，也較從前的消化良好。Dr. A. Lipschuetz, A Reform in our Nutrition.

(註二)Dr. A. Lipschuetz.

(註三)M. Ruguier, the question of Public Nutrition.

三 公共廚房

在營養上，質的問題比量的問題，更為重要。品質不良，多喫也無好處。但是，品質可以

因調理法如何而改良。和其他一切人類事業同樣，食物的調理，要使他可能的有益身體。非應用科學不可。在此，知識和設備，都是非常重要。專門從事於調理食物的婦人，對於營養科學，沒有知識，也不能有知識，這是不待證明的事實。

大廚房的設備，即使最完備的家庭，也不能望其項背。理想的廚房，非裝置電燈電熱不可。如此，煤煙臭氣，都可免去。在這種廚房，和有一切技術的及機械的裝置的工場相同，最困難而麻煩的工作，可以在轉瞬之間做好。馬鈴薯果類的削皮，去核器，切肉機，咖啡胡椒的碎粉機，碎冰器，拔塞器，及其他一切機械，都用電氣運轉，所以幾百個人的食事，可以由少數人在短時間之內做好。同樣的裝置，也可以掃除家屋及洗滌碗盥。

每個家庭各有一間廚房的制度，消磨了數百萬婦人無限的勞力時間與健康幸福。尤其是大多數家庭收入不豐，所以廚房是每日擔憂的種子。個人廚房的廢止，可以使無數的婦人解放。個人的廚房，和小機械工場同樣，已經是時代落伍的制度。兩者都是無利益無必要，浪費時間勞力物資的制度。

食物的營養價值，依同化作用的難易爲轉移，所以同化作用是決定的要素（註一）對於一切人類，能够支給合理的營養物者，祇有新社會而已。加篤（Cato）稱讚古代羅馬，說在羅馬地方，到第六世紀止，有長於醫術的醫生，而苦於沒有試驗伎倆的機會。在羅馬人之中，生病的很少，大抵的死亡原因，都是老衰，因爲他們的生活，都是簡素而節制的緣故。後來，一方墮於放蕩，他方陷於貧困與過勞，於是事趨完全一變。在將來，放蕩奢侈怠惰，不能存在，同樣，貧窮困苦，也必歸於消滅。海涅（Heine）早已歌唱着：

地上的穀物豐登，

給萬人以豐富的食品，

薔薇，桃金娘，美麗，歡喜，

甜的豌豆，也豐饒如許。

豆莢裂開的時候。

豌豆就是萬人的所有。

我們可以很歡喜地，將天國

讓給雀兒和天使。(註二)

和尼米亞 (Niemeyer) 所引用的同樣，「少食長生」是意大利的考爾那 (Cornaro) 在十六世紀所說的話。化學在那時候，也必能製造更進步的食品。現在這種學問，雖則被人惡用，去製造不正糧食，但在將來，化學食品，一定能夠達到和自然食品同樣的價值。食物如能供應一切的要求，則如何攝取，便是第二義的問題。

(註一) Niemeyer, "Gesundheitslehre."

(註二) Heinrich Heine, 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四 家庭生活的變化

和廚房同樣，我們的家庭生活全體，也非革新不可。革新之後，許多現在非做不可的事，可以不做，和因為有了公共廚房可以廢止個人廚房同樣，電燈電熱的普及，可以省去了煤爐和油燈的手續。冷熱水的供給，可以使人每日愉快地入浴，中央洗澡所乾燥所，更能代替我們洗曬衣服。在芝加哥，代人家洗濯絨氈的地方，將一瞬間就能洗濯氈子的機器，對公衆公開實驗，博得婦人們的驚異和讚許。電氣裝置的窗子，祇要指頭一按，就能夠自動的開關。其他，電氣裝置，能夠將新聞紙分送到各層樓上；電氣升降機，可以使我們免去走樓梯的勞力。窗簾，家具等一切室內裝置，那時候一定能改良到容易掃除與不聚塵灰。塵芥廢物，也可以和污水同樣地用管筒輸出屋外。美國、歐洲的幾處都市例如志利許（ Zurich ）、柏林、倫敦、維也納等處，已經有了可驚的完全的設備。雖則貧者沒有錢，不能住這種住宅，富人則已經在這樣設備的住宅中，享受一切便利。（註一）

雖則是僅爲着被選的少數人着想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替家庭生活革命做了一點下層工作。一旦家庭生活有了和上述一般的變化，那時候，非順從主婦一切心境不可的「奴隸」——「僕婢」——可以絕跡。於是，「家庭的貴婦人」也會沒有。德拉登開 (Bertha Engelke) 對於沒有僕婢發生了恐怖，發出充滿了愛嬌的悲鳴，說：「沒有婢僕，就會沒有文明。」正像亞里斯多德不能想像沒有奴隸的社會一樣，他不能想像沒有雇人的社會。但是，德拉登開將僕婢看作「文明的支持者」，却真是值得驚異的見解。德氏大概和利許它 (Eugene Richter) 同樣的在擔憂不能親自動手去擦皮鞋和整理衣服的事吧！關於這種事情，實際上，現在民衆的十分之九，都是自己在做，妻子替丈夫做，女兒替家做。所以我們可以很正當的回答他說，十分之九都能夠好好的做，十分之一當然也非做不可。另外，也有別的方法，在將來，將這一類的事，叫年輕的人去做不是很好嗎？——當然是不論男女的年輕人。即使是擦皮鞋，勞働本算不得可恥。在美國，有許多因爲負債而從外國逃來的貴族或士官，在經驗管門和擦靴的勞働。利許它在他的小冊子中，說社會

黨大臣因爲麻煩，拒絕自己擦靴於是他便將「擦靴問題」認爲「社會黨大臣的沒落」及使「社會主義國家」分裂。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們，對於這類記事，非常的歡迎，但是歸根結底這種批評祇不過是證明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見解的幼稚而已。在利許它的。小冊子出版之後不久，屬於他的政黨的一人，在紐倫堡發明了擦靴機器，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又陳列了完全成功的電氣擦靴機，他對於這種消息，大概非常的忸怩吧！利許他和德拉登兩人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論據，現在已經完全被資產階級自身的發明所打破。使一切人類關係——尤其是婦人關係變化的革命，已經在我們的目前成就着。社會自身大規模的實行改革，使革命一般化而一切人類都能受用各種利益，已經不過是時日的問題。

(註一)一九〇八年，在馬斯特新特爾夫建築的二五二一家住宅中，煤氣各戶都備，其他設備數如下：

浴熱裝置

一 一〇一

即 三九·七一%

熱水裝置

一 一三七三

即 五四·四六%

電燈	一 二八八	即	五 一〇九%
溫水浴	二〇六三	即	八 一八三%
昇降機	六九九	即	二 七·七三%
塵芥吸收機	三〇四	即	一 二〇六%

伯林市內及近郊，有公共廚房的房子已有幾處。新式的房子，用公共廚房管理廚客的膳食。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本身已包藏着社會主義的萌芽了。將來的田園都市，「除了有煤氣配給所，電及熱的傳遞所的共同房屋，學校，及公共會堂之外，並設有全市區的中央廚房。與電線及送熱管的地下通路，縱橫貫通，正與曾經計劃的大都市中主要官廳間的地下電氣郵件分配機相同，隨着電力的通知，立刻用小自動車把食物送到住宅，並非不可能的。這比較從前還是空想的航空問題的解決，更為簡單而易。」
 Lillenthal, Reform der 'Innen-Deit. Dokumente des Fortschritts, Heft 9, 1909.

第二十八章 將來的婦人

一章便可以簡單地結束。從以前各章所說的一切，引出關於將來婦人地位的結
就是在此不過略述讀者自己所能夠引出的結論而已。

在新的社會，婦人在經濟上完全獨立。她們不受一點支配和虐待；是和男子
平等的自由身體，是自身運命的主人。她們的教育，除出因性及性的職分不同而起的差
異之外，完全和男子同一。因為婦人在健全生活狀態之下的結果，身心兩方的能力，都充
分發達。婦人選擇和她，希望天性，能力相適應的職業，和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以一個實
際的勞働婦人的資格，從事於產業活動，一方利用第一第二的時間，做教育者和保母，第
三的時間研究科學藝術，第四的時間盡力於行政的職分。她們祇要自己要求，在有機會

的時候也可用功勞，與其他男女交際和休息。

關於愛人的選擇，婦人也和男子同樣，毫無拘束。她們可以對人求愛，也可受人求愛。除出自己感情之外，可以不受任何牽制而與男子結合。好像中世紀後期以前的結婚，是私人間的契約一樣，這種結合，是不受官吏干涉的私人契約。關於這一點，社會主義沒有新的創造，不過是將私有財產制度支配社會以前所通行的狀態，比較高級的文化階段，再興於新社會的形體之下而已。

人類對於衝動的滿足，祇要不妨害他人，自己的身體，儘可由他們自己處置。性的衝動，也和滿足其他自然衝動同樣，是個人的私事，既不必對他人負責，也絕對無第三者容喙的餘地。我要怎樣飲怎樣喫，乃至怎樣穿衣睡覺，都是我的私事，和異性的交際，也正當同樣。因為新社會的教育及社會狀態的結果，——就是因為聰明與教養的結果，人類對於自己有害的行為，決不再做。所以未來社會的男女，將比現在的更有自制，更能理解自己的本性。關於性的問題的一切假道學及秘密主義，自然消滅，兩性關係，將更為自然而

健全，假使在結合了的男女之間發現了不和失望和厭惡那時候道德對於已經不自然了——就是不道德的結合，要求解散。現在使婦人獨身或賣淫的那種條件消滅之日，男子早已不能再行支配女子。在他方，因社會狀態變化，對於現今的結婚生活給以重大影響，屢屢妨礙結婚生活的許多障礙，可以澈底的掃除。

現代關於婦人的境遇的障礙，矛盾和不自然，占據了人們的意識，在現代文學及以「社會問題」為題材的小說中，表現得很明顯。但是他們的表現形式，却完全錯了目的。現在的結婚和本來目的不適，這是凡有思慮的人所不能否定的事實。在此，不贊成引出改革社會組織全體的自然結論的人，便贊成自由戀愛和自由離婚。他們相信性交的自由，祇有在特權階級的人們間纔能承認。斯屈林堡（Mathilde Reich'shardt-Stronberg）在駁擊黎華特（Fanny Lewald）的婦人解放論中說：

「假使你（黎華特）要求婦人在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完全平等，則對於爲着獲得古來男子視爲當然所有的權利而戰的喬治桑（George Sand），當然也非承認她爲解

放而戰不可，爲什麼祇許婦人的頭腦平等而不許她們的感情平等呢？爲什麼不許她們自由地愛人和自由地被愛呢？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反之，——因爲我們不能隱沒天才——假使自然對於婦人，爲着使她們和男子在智力上競爭，而賦以極度使用頭腦的權利與義務，則同時當然非給以充分的情熱，使她有保持「情」和「智」的平衡的權利不可。拿最大的人物來作個例，——譬如歌德再三再四在不同的婦人身上，傾倒他熱狂的情熱和偉大的靈魂的感激，但是我們讀着他的歷史，並沒有有一個發生反感。聰明的人們，將這些看作非常的自然，除出偏狹的道學家之外，誰也不加責備。然則，我們還有嘲罵婦人中的「大人物」的理由嗎？假使一切女性，都是喬治桑一般的大人物，再假使一切婦人的孩子，都由情夫所出，而做母性的却能够賢明地合理地以母性的純愛，養育子女，如弗羅利尼（Lucretia Floriani）一樣，那時候的世界怎樣呢？我們敢斷定，即使如此，世界依然和從來一樣的存在，一樣的發達，或者反而非常順利地進行，這是毫無懷疑的可能的事實。」（註1）

但是，不僅「大人物」不是「大人物」的人們，難道不可以要求這種權利的嗎？
古來已徑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的許多人類當中，特別選出兩個——歌德和喬治桑，既承認他們依着感情吩咐而做的一切爲正當，又將關於他們戀愛的書籍，無數的發行，使一般崇拜者以敬畏的感激耽讀着，然則，我們又怎能將崇拜歌德與喬治桑者而嘲罵他人呢？

我以爲——和全卷書中所主張的一樣——在資產階級社會之下，主張自由戀愛，是不可能的。祇有社會全體人類的生活狀態，和現在極少數的幸福者同樣時，戀愛自由的可能性，纔能萬人公有。喬治桑在她的加克 (Jacques) 中，描寫着丈夫對於私通的妻子所下的判斷：「人類是不能支配戀愛的。戀與不戀，不能歸咎於人。祇有虛僞，使婦人污辱。森通的成立，不在她委身於情人的時候，而在後來和本夫同睡之時。」因爲這種思想的結果，加克感覺到將妻子讓給他的情敵薄勒 (Bora) 是一種義務，所以他推測着：「薄勒假使處於我的地位，這一定會一方面打他妻子而一方擁抱被毆打和接吻所污

辱了的妻子而不以為恥的嗎？因為將妻子當作法律上所承認的財產，所以有些男子仿效東洋風俗，毫不躊躇的殺害他的不貞妻子；也有和情敵決鬥，將他殺死或打敗之後，對自己所認為愛他的婦人要求接吻和愛撫。這種時候，婦人除出逃避和受辱之外，別無他法。夫婦之間，這種事情是很容易有的。我以為豬的戀愛，也不致於這樣卑劣無恥。」勃蘭台斯 (Brandes) 對於這句話說：「現在有教育的人所認為當然的這種真理，在五十年之前，便是大惡不道的詭辯。」(註二) 但是，有教育有財產的人們，到現在還是不肯公然承認喬治桑的主義。和他們在道德上宗教上同樣，在結婚上，他們也是偽善者。

現在，有絕對不能和歌德或喬治桑相比的幾千人，他們做着和歌德相同的事，而絕對不會受過社會的糾彈。祇要本人有一點相當的身分，不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不過，因為歌德和喬治桑的所為，是違反了社會所規定的道德，和背叛了現存社會組織的性質，所以從資本主義道德看來，是不道德的。強制結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婚典範，這是兩性間唯一的「道德的」結合，其他一切性的結合，都非歸入「不道德」不可。資本主義

的結婚，和早已證明的一樣，是資本主義的各種關係的結果。因為結婚和私有財產及相續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結婚的目的是獲得法律上的「嫡子。」又因為社會壓迫的結果，即使毫無遺產留給子孫的人們，也被強制着。（註三）這是已經成了一種社會的法則，凡違反法則者，均由國家處罰。就是，因姦通而離婚的男女，非入獄不可。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下，除出家具或隨身物品或者可以被認為遺產之外，別無遺產的存在。因此，相續問題，可以不等社會主義來廢止，而便能自然地消滅。沒有私財是不能有相續的。於此，婦人纔能得到自由；假使她們有了孩子，那時候的孩子，不是妨害她的自由的贅物。而是增進她的愉快的伴侶。當她有幫助的必要時，保母，教師，女友，或年輕的姑娘們，都是她的助手。

將來的男子，或者也會贊同甸鮑爾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的說話——「我不是爲着做家庭的父親而生活的，我將結婚當作罪惡，將生產子女當作犯罪。」這是甚麼話呢？自然賦與的天性的力量，一定能够保持平衡的。我們對於甸鮑爾特的結婚

反對論及叔本華、梅耶達（Mainländer）、哈得曼（V. Hartmann）等豫料在「理想國家」中人類自滅的哲學厭世主義，並不驚奇。拉塞爾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完全和我們一樣。他說：「人類早已不能將自己當作不能用自然法則來範疇的例外了。人類非從自己思想行爲的裏面尋求合法則性努力聽從自然法則來營自己的生活不可。他們結果不依照幾世紀之前所制定的法律，而聽從立脚在對自然有理解的原則，和他們的同類去處理他們的社會生活——就是他們的家庭和國家。那時候，現在從種種根源發生的政治法律道德，將祇受唯一的自然法則所決定，人類數年千來夢想不到的「人類的」生活」纔能完全的實現。」（註四）

這種時代，已經近在我們的目前。幾千年之間，人類經過了一切發達的階級，現在又要復歸到最初的出發點，就是共產制度和完全的自由和友愛的狀態。所不同的，祇有從前的自由和友愛，祇限於氏族的構成分子間，今後將普遍於人類全體。這一點，是偉大的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所不能求得的萬人自由平等友愛的確立，將由社會主義而實現。資

本主義社會雖在理論上有了些進步但在實行上却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所做的事實一樣，完全與理論相反。社會主義，是實施言行一致的。

社會取回了自己所創造而會爲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切人類都可順應着建設在最高級文明之上的新生活狀態而生活。換句話說，在原始狀態之下，爲個人或某種階級所有的特權，將要拿來交給人類全體。於是婦人也復歸於原始社會所維持的能動的地位。但是，那時候，她們已經不是主人，而是和男子對等的人間。

巴霍芬在他的母權制度 (Das Mutterrecht) 上說：「國家發達的最後，和人類生活的最初相像。原始的平等，從新復活。人類社會以母權的物質生活開始，也以母權的物質生活告終。」莫爾說：「從文明開始以來，富力增加得非常浩大，牠的形式愈多，用途愈廣。牠的管理方法，成爲很巧妙地守護所有者的利益而人民所不能打勝的力量。人心在牠自己的創作之前，全無能力。但是，到後來，人類的數智，總能夠發達到能夠支配財富及決定財產和國家的關係，與個人所有者的權限。社會的利益，應該絕對地超越個人的利害，

兩者的關係，非正當而圓滿不可。假使將來也和過去同樣地由進步的法則支配則致富當不是人生究極的目的。文明勃興以來的過去時代，不過是人類過去生活的一片，也就是未來生活的一片而已。我們將以致富為唯一目的的歷史過程的終段，當作社會的崩壞而惶駭，其實呢，這種發展的裏面，是種着自己破滅的種子的。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社會上的同胞主義，法律的平等原則，普遍的教育等等，都是不斷地指示我們的經驗理性及知識，去開創更高級的未來社會。這不過是將古時氏族制度的自由平等與博愛，在更高尚的形態之下復活而已。」（註五）

如此，從完全不同的出發點行進的人們，因為科學研究的結果，到達了同一的結論。婦人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同權的確立，是世界上一切權力所不能妨礙他的實現的一種文明發達的最終目的。而這種目的，祇有在人類支配人類——即資本家支配工人——的社會消滅的時候，纔能實現。到了這種時候，人類數千年來夢想和憧憬着的「黃金時代」方纔真的達到。階級支配，永遠地絕滅，男子對於女子的支配，也會自然的歸於消滅。

(註一) Frauenrecht und Frauenpflicht, Eine Antwort auf Fanny Lewalds Briefe: Für und wider die Frauen. 2. Auflage. Bonn 1871.

(註二) George Brandes,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5. Band, Leipzig 1883, Veit & Co.

(註三) 塞爾萊博士在他的著作社會形態的構造與生命中說：「使離婚容易的解婚的繩線，決不是好現象。這是違背了人類的結婚的道德的使命，不利於人口的保持和子女的教育的。」我們不！認這繩線解為不正當，並且認為「不道德。」然而塞爾萊博士也承認在比現代更高級的社會，要實施或維持若像這樣違反道德觀念的諸制度，是不可行的。

(註四) Haackels "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

(註五) Morgan, a. a. O., S. 474 bis 475.

第二十九章 國際關係

萬人平等的人的生活，決不是祇將某一種特權的國民的生活法，離開了其他的國民而獨立，這種狀態是決不能夠確立和維持的。我們的一切發達，是國民的及國際的各種力量與各種關係共同合作的結果。民族的理想，雖則還支配着人心，並用為政治及社會的支配的手段——這祇有在國境內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却已經呼吸到了國際主義的空氣了。

關於關稅，通商及航海的條約，萬國郵政聯盟，萬國博覽會，國際公法會議，國際度量衡會議，國際科學大會及團體，尤其是為時代先驅的一八九〇年由德國召集的工人保護法的第一回國際大會，凡此一切，雖則是國民割據，但是也可以證明了文明國間的關

際，漸帶了國際的性質。我們研究國民經濟，同時也研究國際經濟，因為國民的福利存於後者，所以後者重於前者。多數的國內生產品，非和必要的外國生產品交換不可。和一種產業衰落，他種也受影響同樣，一國全體的國民的生產衰落由他國的恐慌而受重大的打擊。國家和國家的關係，是由一切關係中最有力的物質利害支配着，故雖有戰爭及國民的敵愾心等一時的障礙，國家間的關係，反見親密。新交通線的建設運輸法的改善，使商品價格減低的生產過程發明及改良，這些都能使國際關係鞏固。遠隔國家的親交，及國民間相互的提携，成爲結合的連鎖；移住及殖民，是有力的槓桿。各國民間互相熟知，努力要超過他國。物質的交換之外，再用文字翻譯，來交換智的生產。幾百萬的人們，都感着有學外國語的必要。

因了這種國際關係的密接，各國的社會狀態，也漸漸接近。在最進步最可作爲標準的文明國間相似的程度愈大，所以祇要知道一國的經濟構造，實際上其他一切國家的經濟狀態，也可以知道。這正和在自然界屬於同種的動物的骨骼組織相同，所以得着一

部分的骨駱科學者便可以將這種動物的全形用理論來構成一様。

而且，因為存在同一社會狀態之下，我們可以決定從此而起的結果也是同一。巨大的富力積蓄，為其反對的工銀奴隸制度，生產組織的壓迫民衆，少數有產者支配民衆，及其他一切有害的結果，也同樣存在於各國。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德國的階級反目，階級爭鬪，震動了歐美澳諸洲。在歐洲，從俄羅斯到葡萄牙，從巴爾幹到意大利，英格蘭，愛爾蘭同樣包圍着不安不滿的空氣，呈出一種密雲欲雨的狀態。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發見和我們同樣的社會搖動，及一般的不滿與崩壞的症狀。這種運動的外面，雖則因國民知識的程度，及國民的氣質而不同，但是內面的性質，却是完及一樣。深刻的社會軋轉，是一切原因的本質。這種軋轉，每年加劇，動搖及不安，愈加普遍，祇要僅少的刺激，就可以使之破裂，而電光火石一般的蔓延於文明各國的社會。這就是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的衝突，一切民衆都是瀕中人物，因為這是最後一次的社會鬪爭，所以鬪爭將由空前絕後的智力所操縱。立在二十世紀的初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新思想能够得勝的鬪爭，

已經接近了最後的階段

新社會將在國際的基礎上建築。各國國民互相親和，携着手去努力求這種新狀態的普及。(註二)一國和他國接近時，不是爲着將對方當作敵人而加以壓迫，也不

用外國宗教來代替本來的宗教，一切國民，都應當爲着普遍文化而互相接近，和新舊社會的秩序不同一樣，新社會的殖民及文化事業，在性質上手段上，根本和現在的不同。不用火藥子彈，不用「火水」(酒精——the water) 聖經那時候的開拓者，在野蠻人及半開化人的眼中，已經不是仇敵而是恩人，文明的使命，纔能達到目的。

假使世界諸文明國民聯合起來，構成一大同盟，則戰爭的喇叭的聲響可以永久消滅，永遠的平和，可以由軍人們驅民衆的夢想而成爲實現。祇要各國民衆覺悟他們的真的利益，這種時代立刻可以實現。這種利益，不用軋轢，不用戰爭，而用平和的協定和共同的文明的組織去造成。不僅如此，支配階級及其政府，因爲軍備和戰爭的費用太大，結果除出承認廢止軍備之外，別無他法。這時候，最後的武器，和從前的武器同樣的蒐集起

來陳列在博物館裏，使後代人民知道人類在征服心裏的野獸以前，幾十年之前，和山野裏的野獸一樣的互相搏噬。

支配階級用人爲的手段來鼓勵國民性和民族的差別，在必要時，用對外的戰爭來牽制國內的危險傾向。關於這種由國民性及民族的差別而起的戰爭，故莫爾德凱元帥（Gen. Fieldmarshal Moltke）的名言可以引用。在他記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中英法戰爭的遺稿第一卷緒言中說：「因爲各國的生活不同，所以總有一種非武力不能解決的不同之點。但是，爲人類的福利，我們不得不希望因了戰爭的慘害更爲可怕，使戰爭得以減少。」

這種國民的隔離，就是國民相互間的排外敵愾心，雖則有人在努力鼓吹維持，但實際上却漸漸的趨於消滅。所以未來的國民，可以很容易地成就從前許多先哲已經計畫而不能成就的事業。孔特爾賽（Condorcet）早已有採用世界語的計畫。美國前大總統格蘭德（Ulysses S. Grant）在某處演說中說：「商業，教育，及由蒸汽電氣之力而進步

的思想及物品的交換，使世間一切有了劇烈的變化，我相信上帝已經在準備着使我們的世界變成一國，人類達到用同樣的語言，及不用海陸軍備的完全境域。」這並不是足以奇怪的事。本來，無智及宗教上的偽善，是沒有他國能夠及得上美國的。國家的權力，不用組織來指導民衆時，這種事業，當然的由宗教來代做，所以國家權力愈弱的地方，資本階級的態度愈像虔心信教。不僅美國，英比瑞士都是如此。切萊一般殺戮僧侶貴族的革命的羅倍司比（Robespierre），也是非常宗教的。當國民議會放逐了「神」之後，他立刻又將「神」復位。雙方都是下等的做法。在大革命之前，因為浮薄驕縱的貴族們以無神論自誇。所以羅倍司比誤會了以爲無神論是貴族的，在國民議會中關於「神」的演說中，他排斥無神論說：「無神論是貴族的。弔民伐罪的神的觀念，是從民衆心裏起來的。假使沒有神，我們非創造出神來不可。」

時世不斷的進展，人類常常志望於新的事業，這種志望的完成，使人類進步到不知道宗教或國民的憎惡及戰爭的階段。

〔註一〕在現代社會，國家的利害與人類的利害相違反。在更高級的文化階段時，地方的利害，纔能一致。
v. Fuhnen, Der isolierte Staat.

第三十章 人口問題

一 人口過剩的恐怖

我們是在被「人口過剩」威脅着。有些人，以為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切迫，所以將牠看作最為緊急的問題。當國民的營養及人口的分佈漸漸成爲國際問題的今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非從國際的見地觀察不可。關於人口增加的法則，馬爾塞斯 (Malthus) 以來，已經有了許多議論。馬爾塞斯的名著人口的原理曾被馬克思評爲「Sir James Stuart, Townsend, Franklin, Wallace 等思想的小學生般的淺薄竊稿」；雖則有僧侶口吻的議論，實際上毫無獨創思想的著作」他說人口以幾何級數比例（即一，二，四，八，十六，三

十二……) 增加而食糧以等差級數比例 (即一二三四五……) 增加所以人口總數和食糧供給將要不能保持平衡，將來非全體餓死不可，因此，各人都應該限制產兒云云。馬爾塞斯主張「自然的食桌」已經沒有供給子孫的餘地，所以沒有力量扶養家族的人們，萬萬不可結婚。

人口過剩的恐怖，古代已經有過，和本書第一編所述一樣，希臘人羅馬人之間，及後來中世紀末葉，都已經有過這種現象。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羅馬人，中世紀的小市民，一切都會受過這種恐怖的支配。服爾德 (Voltaire) 也曾被這種恐怖所襲，在十八世紀之初做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其他的著作家，都仿效他，直至馬爾塞斯纔最痛切地將這種恐怖表現出來。

在既存社會狀態陷於崩潰的時代，往往有人口過剩的恐怖。在這種時代的一般不病，往往想不到食糧的生產及分配方法，而祇想到人口過多和食糧不足。

人類擄取人類的制度，是建基於階級支配之上的。建設階級支配的最初原則的手

段是占有土地，最初是共有的財產漸漸變爲私有，大衆成爲無產，於是要想分得食料非向有產者效力不可。在這種狀態之下，負擔因家族（即新的競爭者）增加而加重。在此，幾有人口過剩的「鬼魂」出現。因爲土地獨占，所以生產力減退，（不能充分地耕作，將耕地改爲牧場或供地主娛樂的獵場之類，）於是人口過剩的恐怖，也愈加蔓延。羅馬及意大利最爲食糧缺乏所苦的，是土地爲三千大地主所獨占的地位。這時候，發生了大地主滅羅馬的恐怖的呼聲。意大利的土地，被所有者的貴族們，改爲無數的公園及獵場，這時候，因爲從亞細亞及非洲輸入的穀類，反而比用奴隸耕種便宜，所以有些田地，都讓地耕作閒廢的主因。貴族們因在國內耕種，不如放高利容易賺錢。

因爲當時狀態如此，所以羅馬市民及貧窮貴族，都避忌結婚及生產。支配階級想用獎勵法來防止人口減少，結果完全無效。

中世紀之末，因爲幾百年來貴族及僧侶們掠奪了農民的財產，霸占了共有地，所以

也起了同種的現象。當時的農民，因為不堪壓迫而起來反抗，但是不久即被征服，貴族的掠奪田產，依舊大規模的進行，歸依新教的王侯們，也同樣地掠奪寺院財產。當時乞丐盜賊流氓，無限的增加，而尤以宗教改革之後，增加得更為利害。土地財產被掠奪之的人們，潮水般擁進都會，而都會的狀態，也和前數章所述同樣非常的惡化。於是，「人口過剩」在各處流行。

馬爾塞斯的出現，正在因為哈格利符 (Hargreaves) 亞克拉脫 (Arkwright) 及瓦德 (Watt) 的新發明而英國產業有了劇烈變化的時候。這種變化，對於木棉及亞麻工業的影響最大，因此，數十萬從事家庭工業的工人，變成失業。土地財產的集中及大工業的發達，那時在英國流行得利害。一方的富力驟然增加，他方多數的羣衆陷於窮困。在這種時代，將現在社會看作世界無二的支配階級，對於富力增加產業發達及大衆窮困的矛盾，當然非有一種卸除自身責任的說明不可。於是，不非難工人因生產過程變化及土地為大地主所積聚而過剩，却非難工人繁殖太快，真是最好的辯解。在這種環境之下出

版的馬爾塞斯的「小學生般的淺薄剽竊」像「僧侶口吻」的人口原理表現出支配階級心裏要說的理想和希望，而且主張這種理想和希望的正當。馬爾塞斯學說一方博得非常的成功，他方受了劇烈的反對，原因在此一點。在英國資本階級看來，馬爾塞斯所說，真是適合時宜，所以他的著作雖則「毫無獨創的思想」，他却成爲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簡直可以作爲人口論的代表（註一）。

（註一）達爾文及其他學者，也採用了馬爾塞斯說，這一點可以證明沒有經濟學知識容易使科學家陷於偏見。

二 過剩人口的生產

使馬爾塞斯發出警告的呼聲及侮辱誣謗勞動階級的卑劣的狀態，此後每年擴大。不僅馬爾塞斯的故鄉大英帝國，凡是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切國家，都現出了這種

現象。這種組織的成立，是由於一切生產機關——機械或土地——和勞働者分離而歸資本家掌握一點。組織成立之後，不斷地創造新的產業，使之發展集中，同時不斷地將無用的工人拋出路上而使他們「過剩」。在農業方面，這種組織和在古代羅馬一樣的促成土地集中。愛爾蘭是在歐洲受英國的掠奪組織最甚的國家。在一八七四年，有牧場及草地一二、三七一、二四四愛卡，而耕地却祇有三、三七六、五〇八愛卡。人口每年減少，於是耕地再逐漸地變為牧場草地及領主的獵場。（註二）（一九〇八年，牧場草地增至一四、八〇五、〇四六，耕地減少至二、二三八、九〇六愛卡。）加之，愛爾蘭耕地的 대부분，是租給沒有改良耕作方法能力的小佃戶的，所以愛爾蘭是由農業國退化到遊牧國的代表者。十九世紀之初，愛爾蘭人口有八、〇〇〇、〇〇〇之多，現在減少到四、三〇〇、〇〇〇，而其中還有二三萬人是「過剩」的。愛爾蘭為什麼要反抗英國，觀此就可以明白。蘇格蘭的土地所有及耕作狀況，也和愛爾蘭相差不遠。（註三）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漸漸發達起來的匈牙利，也有同種現象。雖則匈牙利是歐洲僅有的沃土，但國民却窮乏困苦，為高利率

負債所苦。絕望之餘，國民都大規模的出國移住，土地爲資本的貴族所有，他們又將掠奪制度在森林及農場應用，所以匈牙利的農產物輸出國的資格，不久就歸消滅。意大利的狀況，也是相仿。在意國和德國一樣，國民的政治統一，於資本主義發達非常有利，但是一方 Tuscany 的 Piedmont, Lombardy 及 Romagna, Sicily 的勤勞農民，不斷地爲窮乏及破產所苦。二三十年之前還是佃戶們好好的耕種着的農場，現在已經變爲池沼荒地。羅馬城門的附近，稱爲 Campana 的地方，是古代羅馬最繁華的地段，現在呢？幾千海克它的土地依然荒廢着。各處的沼澤地方，發生有毒的氣體。假使能夠將這些池沼的蓄水排出，施以適當的灌溉設備。羅馬市民可以得到豐富的營養和享樂的源泉。但是意大利的當局，却抱着做強國的野心。他們熱心於暴政及軍備，對於這開墾荒地的文化事業，却無暇顧及。意大利南部的西西利，事態也和 Campana 相同。從前稱爲羅馬的倉庫的西西利，現在不斷地變爲貧乏。在歐洲，除意大利之外，是沒有第二個國民比她更貧窮更被榨取更受壓迫的，歐洲最美麗的國家的子弟，溢出於美洲及歐洲的一半，

他們都爲僅少的報酬，在從事最苦的勞働。因爲恐怕在外國餓死，所以他們成羣的永久移殖。那可怕的熱病，蔓延了意國全體。一八八二年政府調查的結果，全國六十九州之中，三十二州已經流行得利害，其他三十二州也已經有了傳染，祇有餘外的五州不曾侵入。以前祇在鄉村的這種熱病，現在已經侵入都市。都市人口因爲農村無產者而驟然增加。密集的貧民，是這種病菌傳佈的中心。

(註一)弗拉維拔脫哀爾蘭詩中說：

地主用了他的百姓

飼那些藥鹿和牡牛。

乾涸的值的沼地；

就是你曉得的愛爾蘭的原野！

五穀繁實的沃土

地主把牠棄置了。

他談談地

一任那土地上游着懶懶和殘廢，

真是蒙神的詛咒呵——

四百萬愛卡的沼澤與荒野！

(註二)「蘇格蘭有二百萬愛卡沃地，完全荒廢。格棱梯特的野草，是派司伯爵領地最富營養的收穫物。奧爾達的草原，是廣大的巴台諾克州最良的牧草地；勃拉克蒙原野的一部，是適於飼羊的牧場爲遊獵的目的而荒廢的土地，這比派司伯爵領地全體更廣。這上面的損害，從那占蘇格蘭全境遊獵地世分之一的奧爾達獵地，可飼羊萬五千頭，就能看出……此等遊獵地都不生產的，與沈在海底一樣。」(引自Der Londoner "Economist" 2, Juli 1866, Karl Marx, Das Kapital, 1, Band, 2. Auflage.)

三 貧窮與繁殖力

我們不論從那方面去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總可以得到一個同樣的結論，就是民衆的貧困和悲慘，不是因爲食糧不足，而是一部分人所得太多，其他大部分人所得

太少的分配方法錯誤的結果。馬爾塞斯的主張，祇有從資本主義方面看來，是有意義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常常獎勵生產子女，因為在工場裏正在需要這種廉價的「人手」。無產者之間，因為兒童能夠各自做工賺錢，所以將生兒子作為打算之一。從事家庭工業的無產者，以為兒童愈多，愈可以和人家競勝，所以將生兒子當作添人工的手段。這種真是可驚的制度！因為這緣故，勞働者生計愈窮，對於資本家的隸屬關係，也愈加不利。工人們的工資，因為人數增加，自然的漸漸低減。

但是，資本家的生產組織，不僅商品和工人的過剩生產，對於有識階級，也有過剩生產的傾向。有識分子，也因為供過於求，所以就職愈不容易。在資本主義世界，祇有一樣是決計不會過剩的，是什麼呢？就是資本的所有者——資本家！

對於資本階級利害極忠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信仰馬爾塞斯，這是極當然的事實。但是，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偏見，最好請他們不要加到社會的主義身上來。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說：「人們應該期待共產主義是激烈地反對這種利己的無節制

的狀態，將人們的快樂境遇惡化及增加勞働者的人口增加，對於社會全體，有直接的不利。對於這種事態我們已經不能歸罪於僱主的掠奪和財富分配的不均，在這種狀態之下，要禁止人口增加及其他類似的無節制，一方面固然要用輿論去感化，在不能感化的時候，非有適當的刑罰不可。人口過剩的危險，非特不因共產學說而促進，反可因這種學說而大大的防遏。」華格納教授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七六頁上說：「社會主義的社會，結婚絕對自由及子孫繁殖自由，是一定辦不到的。」以上兩位著者，對於這個問題，都從「人口過剩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共同現象」的意見出發，而兩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入口及食物的平衡能夠比其他社會形式更爲安定。後半雖則不錯，前半却是完全不對。

實際，社會主義者之中，起初也有感染了馬爾塞斯的思想，認爲「人口過剩已經是急迫的危險」的。但是，現在這種社會主義的馬爾塞斯派，已經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徹底理解，使他們的意見，發生變化。

我們的馬爾塞斯主義者——及資本階級指導者們鸚鵡般的對於他們恐怖的合
嘴——都猜想着以爲主張自由戀愛及保障一切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社會，會變成一
個「兔子的小屋」，人人陷於淫慾，所以一定有生產過多的傾向。但是事實却完全反對。
僅看現在狀態，子女多的，不是富人，而是無產階級中的最貧窮的部分。我們——雖則也
有例外——實際上可以說最窮的無產者，生產最爲旺盛。維爾霍氏（Verhulst）在十九
世紀中葉說：「和最墜落最無知的英國工人除出酒色兩樣之外別無快樂同樣，上都西
來西亞住民的慾望和努力，近來也集中在這兩樣上面了。飲酒和性交，是他們生活的第
一要素，所以人口無限的增加，而兒童的精神肉體都顯著地退化。」這句話，就是上述意
見的證明。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不僅生產與死亡的數字，即家族的結
對的大也和工銀的高低——即工人獲得的生活資料——成反比例。這種資本主義
的社會法則，即使在野蠻人或文明國的殖民間，也要認爲無意義吧！」馬克思又引用拉

因 (Taine) 的話說：「假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能夠有快樂的生活，人口立刻便會變成稀薄。」拉因的意見完全和馬爾塞斯的相反。拉因主張生活程度提高，產兒數非特不致增加而必反見減少。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意見，也是相同，他說：「不論何時何地，種族的完成和蕃殖能力，是反比例的，所以人類如再有進步，蕃殖一定會減少。」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其別種問題意見完全不同的人們在這一點，却一致的。我們對於他們的思想，完全同意。

四 人類不足與食糧豐富

人口問題的一切，將來我們可以用人口過剩不足恐怖的一句話來對付。因為將來食糧每年增加，所以在那時候，大可不必擔憂人口過剩與否，而應該注意這些豐富的食糧如何處置。生產食糧的人們，對於消費者的急激增加，當然是歡迎的，但是馬爾塞斯派還是頑強地反對，爲着免得他們說我們不能回答，所以對於這一層，非應付他們幾句不

可他們對於最近將來的人口過剩危險，以為起源於「土地生產力的遞減」他們的論法是耕地已經「倦於生產」不能希望收穫增加，今後可以當作新耕地的地面，又已不多，所以繼續的人口增加，非引起食糧缺乏不可。我們僅就農業科學立論，新食糧獲得問題，人類已經有了可驚的進步，關於這一點，在前就農業的一章，已經有了詳細的說明，現在為詳盡起見，不妨再說明一下。一位非常有為的地主及有名的經濟學家——這兩點已經遠勝過馬爾塞斯了——在農業化學開創不久的一八五〇年光景，已經說：「原料品，——尤其是食糧原料品的生產力，在將來一定不致於劣於工業生產力及輸送力的……現在農業化學開創未久，對於農業已經給予希望，雖然或者會有些錯誤的指示，但是，現在祇要勞働力能夠充分供給，和能夠供給要求的布量一樣，農業化學一定能夠供給社會所必需的食料。」（註一）

農業化學的開創者拉畢氏（Johann v. Leibig）說：「祇要人類的勞働力和肥料充足，土地是無盡藏的，一定可以不斷地供給豐富的收穫。」

在農業非常幼稚的時代，纔能認為正當的馬爾塞斯的「土地生產力遞減法則」。現在早已被科學和經驗所打破。農場的收穫，是和所費的人力（包含科學及技術）及所施的肥料成正比例的。在法國的小農民，過去九十年之間，人口祇增加了二倍，而土地收穫却增加了四倍，他們的成效，尙且如此，社會主義時代的成績，當然更有可觀。不僅如此，馬爾塞斯主義者，更非將全地球的土地面積考慮一下不可。地球上人類占據的地面，的確不少，但是其中除出極少數的地面之外，餘下的都是不會耕作與毫不利用的土地。不僅英國、法、德、澳及其他歐洲各國，也有生產比現在更多的糧食之可能。即在祇有八七九、九七〇海克它耕地的威登堡（Wurtemberg），祇要利用汽動耕地機，平均收穫，可以從六一、四〇〇、〇〇〇磅增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用德國人口的現在來做標準，歐洲俄羅斯的生產，現在祇能養活一億人口，其實却有養活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可能。現在歐俄的人口，是一平方籽一九·四人，查克生是一平方籽三〇〇人。在俄國，因為氣候的關係，有廣大的土地不能使之肥沃，這是不錯的，不過在其他方面，俄國南部地方的

土地氣候，遠勝過德國，也是實在的事實，人類密集的地方，氣候必起變化，我們對於這種現象，毫不注意。加之，照現在狀態，因為大規模的實驗不能辦到，所以沒有試驗的機會。同時，人口稀薄的國家，例如瑞典、拿威，因為有廣大的森林、礦山，及多數的河流、海岸，所以也能夠對他國供給豐富的食物。但是在現在狀態之下，因為這種國家沒有發掘富源的手段，所以人口稀薄的國民，還要向外國移殖。

對於北歐所說的，在南歐，即葡萄牙、西班牙、希臘、達紐、沿岸諸國（Danubian States）匈牙利、土爾其等，更可以適用。愉快的氣候，美國的優良地方也及不上的一般的肥沃的土地，將來對於無數的人口，可以供給豐富的食物。這種國家的腐敗了的政治及社會，使幾百萬人民離開鄉土，不移住到近便的地方，而離開歐洲，橫斷大洋。一旦合理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成立，要使這些廣大而肥沃的地方的文明提高，更非有幾百萬的人口不可。

要使歐洲的文明達到更高的階段，在相當時代之間，非特人口毫不過剩，或者反可

以說人口不夠，照這種事態觀察起來，對於人口過剩的恐慌，真是杞人憂天。同時，我們對於科學及勞働的利用，實際上是沒有止境的，增加食物資源的發明發見，每天都有，這是不可忘記的事。

離開歐洲，將目光移到其他部分，我們更能顯明地發見人口的缺乏和食物的豐富。地球上最豐富最肥沃的土地，因為祇有幾千人口去利用耕種，所以全然——或者差不多全然不會利用。在那些地方，我們即使要征服最潤澤的地方的一小部分，也非有幾百萬的移民不可。這些國家，連中央及南部亞美利加在內，有幾千萬方哩的土地。譬如亞爾熱丁共和國，在一八九二年，九六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的沃土之中，祇有五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已經耕種。在南美地方，適宜於小麥栽培而全不利用的土地，至少也有二萬萬海克它之多。一方，美國、澳洲、匈牙利、英帝國及德國、法國一起共算起來，耕種穀類的土地，不過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而已。在四十年之前，加來（Calcutta）已經主張說祇要長三百六十哩的奧里諾考（Orinoco）海峽一處，也能夠生產足以供給全人類的食料。

我們將這句話打個對折，也儘夠豐富了。總而言之，祇要南北美洲兩處的生產品，也儘夠供給現存全人口幾倍的食物。在這種地方，米的收穫，可得種子的八十乃至百倍，玉蜀黍二百五十乃至三百倍，小麥十二乃至二十倍之多。這種食糧，應該在可能範圍以內，減少滋養價值而調理，關於營養問題，在化學上有無窮的希望。

中部及南部亞美利加，尤其是巴西（Brazil），都是使旅行者驚嘆不置的潤澤而豐腴的地方。這些地方的礦產，是無限的寶藏。巴西的面積八、五二四、〇〇〇方哩，和全歐洲的面積相匹敵，（九、八八七、〇一〇方哩）而巴西人口和全歐人口，却是二、二〇〇、〇〇〇和四、三〇〇、〇〇〇之比。南美各國的住民，因為性質太懶，人數太少，文明程度，又不足以征服偉大的自然，所以他們的存在，幾乎不為世人所注意。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我們纔漸漸地有了些關於非洲的知識。即使廣大的中央亞非利加不適於歐洲的農業，其他遼闊的部分，祇要有合理的移民原則，却充分的可以利用。在亞洲，也有廣大的沃土，可以供給人類以豐富的糧食。此外，現在的不毛荒野，假使有充分的人力和水的供給，

因爲氣候的關係一定能夠生產無窮的食料。(註二)亞洲北部、墨西哥及秘魯等處，都是如此。祇要有幾百萬文明人移住過去，無盡藏的營養寶庫，一定能夠開發。亞非兩洲的棗樹，繁殖得非常茂盛，這種樹木的生長，不需要多大的地面，「莫爾根」的土地，差不多可以種到二百株之多。埃及地方，玉蜀黍的收穀，可得種子的三千倍，但是國民依舊很窮。這並不是人口過多，而是使土地逐漸荒廢的掠奪制度的緣故。

用現在的農業生產標準來測度，北美合衆國很可以供給現在的十五倍乃至二十倍，——即十二萬五千萬乃至十七萬萬人口的糧食。加拿大現在祇供給六百萬人，如同上的標準來計算，至少可以供給幾萬萬人的食料。此外，澳洲、太平洋、印度洋有無數的豐腴島嶼。所以，現在不是要「減少」而是要「增加」我們的人口！

造成世界各處悲慘和貧乏的原因，是社會制度（生產及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人口過剩。連年的豐收，僅能使米價低落，農民破產。多數生產者的生活，不因豐年而改良，反因糧食跌價而改惡。在現狀之下，因爲豐年要減低糧食價格，所以農民們將豐年當做災

害，這種是合理的社會狀態嗎？還有許多國家，因為不要外國豐饒的農產物輸入，所以對穀類征收重稅，用以提高國內穀價。食糧並不減少，和工業品同樣的過剩着。幾百萬的人類，需要種種工業生產品，但是因為在現存社會制度之下，雖有過剩產品，却不能滿足他們的的要求。同樣，農業生產品，也是如此。我們要再問，這種狀態還能算合理嗎？在豐收的時候，因為穀物的投機者知道市價將因供給減少而增高，所以故意的消毀糧食，使牠一部分不能作為食用。連這種事情都放置着不管，我們有恐怖人口過多的必要的嗎？俄國，南歐，及其他各國，因為沒有適當的交通機關及倉庫，所以每年有幾十萬噸糧食變為無用。在收穫的時候，沒有完全的設備及充分的勞力，也令數百萬噸的糧食無效地損失。許多的倉庫與交通機關，因為拿保險費比較的有利，有些人竟放火燒棄。將載糧食的船舶連水手一同鑿沈，也是同樣理由，因為這是可以使糧食的供給量減少的。（註二）每年的陸軍演習，踏蹋多數的食料繼續，數日間的演習，內部的預算，須要幾百萬馬克，何況一年中演習幾次。因為這種演習，一村全體，變成荒廢，廣大的土地，終至變成不能再事耕種。

在我們所計算的各種富源之中，偉大的海洋（面積和地面之比是十八對七）也非加入不可。水面比地面大二倍半，其中無窮的食料，還不會合理的利用。所以，未來的時代，決不是馬爾塞斯所描寫的陰慘的圖畫，而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我們關於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的知識，誰都不能斷定將來有停止進步的日子。未來的人類，爲着利用各處的土地及改良各地的氣候，將有如何大規模的計畫，這是誰都不能預言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我們也能夠看到了許多前世紀所認爲絕對不可能的事業的成就。廣闊的海峽開通，大洋和大洋可以連接。崇山峻嶺所阻隔的兩國，也因爲幾十哩的隧道，而直接可以往來。被海洋隔離的國家之間，也開拓了新的航路，有些爲着避免繁雜及危險，或至開通了海底隧道。有誰能夠斷言進步從此中止呢？我們不僅對於「土地生產力遞減的法則」加以否定，同時還要斷言要開拓耕地，非有加幾百萬的人口不可。假使各種文明事業，都要在同時進行，則我們不愁人口的過剩，而非愁人口的不足。

不可人類要實行他們應當做的事業非大大的蕃殖不可，土地還不會充分地耕作，地球表面的大約四分之三的土地，因為沒有人類去開發，所以還是保存着未耕地的狀態。現在資本制度的結果，使勞働階級和社會苦悶着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在更高級的文明程度，是值得祝福的。人口增加，並不妨害進步。或者可以說和生產過剩，婚姻破滅，幼年勞働，中流階級衰亡同樣地作爲高級文明的先行條件，反而是督促進步的一種手段。

(註一) 劉格推定亞多利亞的收穫量，在歉收時二、六四〇磅至三、〇〇〇磅。施肥料及灌溉的土地可至六、

六〇〇磅。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mpetition. A Capitalistic Problem, by Prof. Dr.

Gustave Ruhlmann, Berlin, 1901.

(註二) 在聖巴悉爾 (St. Basil 三七年死) 的時代，已經有相仿的狀態，他曾對客人說：「淺薄的人們！

你們在聖者審判的時候如何回答呢！你們用羅子遮蓋家裏的牆壁，而不肯將衣服而旗給深獲的人們；用

高貴的毛布去裝飾你們的馬匹，而粗麻穿襪褲的兄弟！你們有庫裏的穀子腐爛着給老鼠，却不肯分二

點給窮人」對於支配階級陳說道義，從來不曾有過成功的例子，在將來，也可以斷定毫無效果的。我們要改造社會，使一切人類不能用不平等的態度對待他的同胞。

五 社會狀態與生殖力

這個問題的其他一面，是人類是否無限的增加，和他們是否希望增加這兩點。爲着證明人類生殖力的偉大，馬爾塞斯主義者曾經舉出了某家族或某民族的變態的例子，但是這種例子對於什麼都不能證明。在世界上，儘有生活狀態良好，而全然不能生殖或生殖非常稀少的家族。有許富豪的血統，在幾代之內斷絕。美國是人口增加最爲適宜的國家，而且每年有幾十萬的壯丁移入，但是她的人口，也不過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每十二年或二十年增加一倍的主張，是什麼地方都找不出例證來的。

和上述維爾霍夫及馬克思的主張一樣，人口是在最貧窮的家族最急速的增加。這是和維爾霍夫所說一樣，除出飲酒之外，性交是他們唯一的快樂的緣故。當格蘭各利第七世

(Gregory VII) 強制僧侶獨身時馬因志 (Mainz) 僧正管區下的下級僧侶發生了僧侶沒有一切種類的快樂，所以女人是他們唯一的慰安的呼聲。地方僧侶結婚之後，往往生產多數的子女，這是他們的業務沒有變化的結果。Silesian Fuldengebirge, Lausitz, Erzgebirge, Riechgebirge 及 Thuringians 森林地方等德國最貧地方——即以馬鈴薯為主要食物的地方，人口最為稠密，這是不能爭辯的事實。尤其是有肺病的患者，性慾衝動最為強烈，所以這些人病到非常衰弱，常人以為萬不可能的時候，他們還能生產子女。

和上面引用過的斯賓塞及拉因的說話中表現着的一般，缺於質者補於量，這是自然的法則。發達程度最高，體力最強的動物，譬如獅象駱駝，及家畜驃馬牛之類，生殖力都很薄弱，而一切昆蟲魚類等下等動物，及兔鼠等小動物的生殖力，却非常強大。達爾文曾經舉出某種動物（例如象）因為被人捕獲馴養，而喪失了生殖能力的例子。凡此一切，都可以證明，生活狀態的變化，及其附帶的生活方法的變化，都是對於生殖力有決定的

力量

在此，有一樁奇怪的事實，便是達爾文學說的追隨者，也在恐怖人口過剩，而近代的馬爾塞斯主義者，都用他們來作爲議論的根據。達爾文主義者用籠統的實驗方法，而不會考慮到人類是理解自然法則，意識地賢明地知道應用這種法則的最高度發達了的動物——這一點和普通動物不同——所以用達爾文學說來應用到人類的時候，便會碰着暗礁。

生存競爭說，就是主張現存的生活資料決計不夠供給新生命的發生的學說，祇有人類從意識地使用心思技術去利用土地水力的狀態，退化到家畜一般的在地上喫草，猴子一般的無限制性交的時候，纔能適用。順便，我們應該注意，性的衝動不限定於一定節季的動物，人類之外，祇有猴子一種。祇此一點，也是人類和猿類有密切關係的證據。但是，即使有密切關係，兩者依然不是同物。人類和猴子不同。我們既不能將猴子列在人類的水平線，也不能用人類的尺度來計量猴子。

從來因為財產和生產狀態的關係，個人和個人之間，開始了生存競爭，致有許多人，得不到必要的生活資料，這是明白的事實。但是，這並不是生活資料不足，而是生活資料有餘而社會狀態不肯將這些資料分給他們。以為從來已經如此，所以將來也必定如此，這是錯誤的觀念。是達爾文論者最大的錯誤。他們研究人類學生物學，而不研究社會學，偶不注意，便成為資本階級理想家的弟子，所以他們走到了錯誤的結論。

人類的性的衝動，是永遠的。這是人類最強的衝動，在不損害健康的範圍之內，非給以滿足不可。好像旺盛的食慾和良好的消化是胃部健康的證據一樣，性的衝動，普通以健康而正規發達的人們，最為強烈。但是滿足性慾和生殖子女，這是不同的問題。關於人類蕃殖，有許多學說，但是全體說來，我們對於這個重要問題，還是在暗中摸索的狀態。這是因為幾世紀以來，愚劣的隱蔽主義流行，關於人類起源發達諸法則的考察，及人類生殖和進化的研究，都受了莫大的妨礙。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思想祇有徐徐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非常必要的。有些人主張高度的心靈發達，猛烈的智慧活動，及一切強烈的

神經活動能夠抑制性慾及減退生產，但是否定這都學說的，也不乏人。富裕階級的家族，一般地子女較少，但這並不是祇由預防手段的結果。強烈的心的活動，可以抑制性慾，這是的確的事實，但是富人階級，却不能承認是有這種活動。他方，過度的肉體活動，也可以壓制性慾，但是不問種類，一切過度的活動，都是有害無益，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事情。

有人主張生活樣式及營養狀況，在婦人一定的肉體條件之外，對於蕃殖及妊娠，有決定的影響。他們更主張在動物方面，食物對於蕃殖，也有有力的影響。真的，在這種地方，或者能夠發見決定的要素。食物的性質對於某種動物組織所及的影響，在蜜蜂上最明顯的表示出來。用特殊的食物飼養幼蟲，牠們便能自由地成爲女蜂王。所以蜜蜂在認識性的發達這一點，的確比人類進步。大概這是因爲在蜂的王國，幾千年來，不曾有過將性慾當作「猥褻」和「不道德」的說教的原故。

在沃土生長的植物，枝葉非常茂盛，而種子却結得不多，這也是周知的事實。在人類，食物的性質，和男性精液的構成及女性卵子的受胎力有關。所以食物和妊娠有關，是無

可懷疑的事實此外性質不知道的要素當然也有

在將來，一定可以發見一種關於人口問題的決定的要素，就是高尚而自由的婦女地位，普通從事於智的活動的婦人，將子女當作「神的賞賜」，而不願將她生涯中最可貴的部分爲妊娠哺乳及育兒所消費。到現在，大多數的婦人，還憎嫌子女的過多。在社會主義的社會，雖則社會對於妊婦及產婦有特別的保護，但婦人厭惡多產的感情，恐怕非特不能減少，而反有增加。所以在未來社會，人口的增加，或者反而要比現在社會更爲緩慢，我們是如此想。

我們的馬爾塞斯主義者，對於將來人口問題的煩悶的原因，是全然不會存在的。從古以來，祇有因人口減少而滅亡了的國家，而沒有因人口增加而亡國的例子。依照自然法則而生活的社會，人口可以不用有害的節制手段而統制。關於這個問題，可由馬克思來說明，他所主張的一切經濟發達的階段，各有特殊的人口法則的觀念，一定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下，證明是唯一的真理。

在題名人工的產兒限制的書中，法台 (Hans Fedy) 說「社會主義者激烈地反對馬爾塞斯主義，這是一種欺詐。人口的急速增加，足以助長貧困，培養不滿。假使人口過剩可以制止，社會主義的傳播便會告終，社會主義國家和他的一切光榮，將會永遠的埋沒。」在此，我們知道了馬爾塞斯主義是對抗社會主義的一種新的武器。(註一)

華格納博士 (Dr. Adolf Wagner) 是憂慮人口過剩而主張對於勞働階級的結婚居住自由加以限制的一人。他悲傷勞働階級的結婚，總是早於中產階級。他和其他論者同樣，忘記了中產階級男子，要獲得身分相應的扶養家族的地位，非有相當年齡不可的事實。他們在這種期間，是從賣淫制度去取償的。假使勞働者的結婚，也加以限制而使之困難，則他們當然也會去走這些迂遠的道路的。萬一如此，那時候，請不要再唱「倫理和道德的頹廢」的高調吧！那時候的男女——因為女子也和男子同樣的有性慾衝動的——假使以達「法」的關係來滿足衝動，使鄉村和都市都充滿了私生兒，我們是沒有憤慨的資格的。華格納輩的見解，和資本階級的利害，及現代經濟發達的利害，都違反

的，用退嬰卑劣而近視的提案，是不能解救時代的弊害的。在二十世紀的初頭，已經沒有階級或國家能够阻止社會自然的進化。關於這一類的計畫，都註定了失敗的運命。進化的潮流，可以打破一切的障礙。他的標語，不是退却而是「前進」。自己相信以為可以阻止這種進步，簡直是自欺欺人。

在眞真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人類一定能够意識地指導自己的發達。從來一切時代的人類，關於生產分配及人口增加，是不知道根本的法則而盲目行動——就是無意識的行動。在新的社會，人類一定能夠知道了自己發達的原則，而取意識的秩序的行動。

社會主義是可以適用於人類活動的一切方面的科學。

(註一)社會主義討伐者法台關於社會主義的無智，看他所著書中四〇頁上所寫的就可知。社會主義者提出比新馬爾塞斯主義者更進一步的要求。他們要求一切勞動者僅能够應了食物的社會的供給而

產生多少小孩那樣來決定最低工資。……社會主義實行最後的結論的時候，私有財產是廢止了，被愚鈍的人忽然就問道：「我的隣人給社會生了一打的新家族，我為什麼還要做更苦更苦的工呢？」在寫出這種社會主義的愚話之前，該學一點社會主義的ABC纔好。

結 論

從以上所論，我們說明了社會主義不是任意的破壞和建設，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破壞過程中行動的要素，與建設過程中行動的要素，都是照着必然的命令而行動的。「拔羣的政治家」和「嚇使人民的煽動家」，都不能自由的指導事態。他們自己以為在推動事態，其實是被事態推動着。但是，成熟的日子，是已經近在目前了。

在以上說明中，我們已經屢次說及了從來一切發達階段所未有而為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物資生產過剩的現象。

資本主義社會，不僅造成物資和勞働者的生產過剩，同時還造出了知識階級的過多。德國是知識階級過多的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簡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這些過

多的知識階級，幾世紀之間，德國發展上的災害，也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因子多數的小國分立，是大規模資本主義發達的障礙。小國分立，因為在一國全體之內，造成了許多知識的中心，所以結果是分散了國民的知識生活和單一中央政府比較起來，要在各個聯邦實施高等教育，非有更大的行政機關不可。因此，德國創立了比歐洲任何國家更多的高等學校及大學。諸聯邦的野心及嫉妬，適足以促成此種發達。二三政府開始實行義務教育的時候，也是如此。在這種狀態之下，因為各國都有超過隣國的慾望，所以有了良好的成績，因為資本階級的物質進步，喚起了人民對於政治運動普選運動及自治制度的自覺，同時對於教育普及的要求，也愈加切要。各聯邦政府的規模很小，有些不過僅能代表狹小的一州一郡，但是因為上流階級子弟們要求教育切迫，終至順應了這種教育制度。

在藝術方面，也和科學相同。在同一面積之內，藝術家、美術學校、工藝學校、博物館、美術蒐集品之多，歐洲任何國家都不及德國。其他各國，在首府，或者有多數的美術品，但是決不像德國一般的遍及於各地。能夠和德國匹敵者，祇有意大利一國。

科學藝術的發達都使德國人民智力進步，沒有大的政鬭治爭，使人民有了思索生活的時間與自由。其他各國在爭奪世界市場，分割地球的時候，德國人却靜靜地在國內過夢想與思索的生活。這種夢想與思索，使德國人民有了銳敏而仔細的智力。英國資產階級，在十七世紀中葉，已經對國家獲得了決定的勢力，法國資產階級於十八世紀之末獲得了權力，而德國的，却直到一八四八年，纔對國家權力得了些微弱的勢力。一八四八年，是德國資本階級成爲自覺的階級的一年。從此，他們纔造成代表「自由主義」的一個獨立的政黨。在這一點，也可以表示出德國發達的特殊性質。這種政治運動的主要人物，不是工業家商人，也不是財政界領袖，而是教授、著作家、法律家，及大學教授團的博士。他們各有德國人特有的心理，和他們的事業很相適合。一八四八年之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暫守沈默，他們將一八五〇年代——政治上沈寂得墓場一般的時代——，作爲更澈底的增進他們任務的預備期間。塊意戰爭的勃發，及普國攝政政治的開端，再使資本階級得了掌握政權的機會。國民的統一（Nationalverein）的運動，開始活動。這時候

的資本階級，已經充分地發達，他們已經不能再忍耐一切國家間的政治障壁，而表示出革命的形勢。俾士麥看出了這種形勢，用他特有的手段，拿來作爲調和資產階級利害與普魯士王國利害的工具。本來資產階級是恐懼大眾和革命，所以對於王國是毫無敵意的。妨礙物質的發達的城郭，終於破壞了。資產階級得了豐富的礦產和勞働者——聰明而容易滿足的勞働階級——的援助，在四五年之間，成功了急激而偉大的發展，如此，德國立刻在工商業上占到了歐洲第二的地位，現在還在希望從第二進步到第一。

但是急速的物質發展，也有黑暗的一面。國民的統一實現之前在德國諸聯邦間存在的割據制度，保證着無數的職工及農民階級的存在。一切保護的城郭突然撤廢，這種階級，立刻遇着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急速發展。這種發展的結果，使他們陷入絕望的地位。一八七〇年代初期的事業與隆時代，危險尙不十分顯著，但一朝恐慌發生，危機遂更爲顯露。資本階級利用與隆時期，充分的發達自己，隨後造成了十倍的壓迫。此後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懸隔，急速地擴大。這種吸收和分解的過程，一方因爲物質的勢

增大他方因爲反抗力的減退，愈加高速度的進行，使社會全體增加苦痛，他們知道了自己的地位的愈加不安，而終難免於滅亡。

在這個絕望的鬪爭的漩渦中，向職業的變化去求救濟的很多。老年人既不能變更職業，又沒有財產遺給子孫，所以爲他的後嗣，拚命地在尋找不要資本而有一定收入的地位。這種地位，包含關於帝國或聯邦的行政，教育，郵政，鐵道的事務員，支配人，化學者，技師，工程師，造船技師，替資本家服務的高級職員，及所謂自由職業的法律家，醫生，神學者，著作家，美術家，設計家，教員之類。

在從前可以從事於手工業的幾千幾百的人們，現在已經沒有以手工業獨立生活的可能，所以他們也非在自由職業之內求地位不可。一切人們，都在努力想受高等教育。高等學校，實業大學，工藝學校，如雨後春筍，現在的各校，都已經充滿了學生。一切部類的學校，都是人員過多。這種潮流，還是繼續地增長。爲着要收容多數的學生，不絕地發生了設立專門學校及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官吏和私人，不斷的對於研究某種學問，濫發聲

告，從前因爲希望者缺乏而瀕於消滅的神學，現在也因爲學生過多而牧師的位置不足。「祇要給我一個喫飯的位置，不論上帝教惡魔教都可說得。」這是一般的呼聲。有時候，教育部的大臣，以「僅以現存各校已能充分收容學生」爲理由，而拒絕了新設學校的承認。

資本階級自己之間的鬭爭，使他們多數的子弟去求自由職業，所以使上述的狀態更加激烈。此外，擁有多數在平和時代昇進遲遲的士官及不斷地增大的常備軍，用恩俸供養多數壯年的士官，有時候，更用國家的權力，替他們謀各種官職。下級軍官出身的官吏候補者，在各方面攪奪了其他階級的生計。

因爲上述事情全體的結果，學者藝術家及所謂自由職業的無產階級，德國比任何國家更多。這種無產階級不斷的增加，使社會的上層階級也發生了搖動和引起了對現存制度的不滿。這種青年漸漸覺醒，對現行制度取批評的態度，而促進一般的崩潰。如此，現存制度是受着各方面的攻擊和批判。

這稱形勢，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做了未來大鬪爭的先鋒。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發見了近代社會發達的根本法則，用科學的方法來解說未來的社會形態。馬克思和昂格司是社會主義的先驅。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承繼他們的思想，喚起了大眾的覺醒。德國社會主義者，在他國勞働者之間，也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

半世紀之前，巴克蘭（Bacler）研究德國教育文化的結果，說德國雖有多數的學者，但是學者和一般民衆的懸隔，却甚於任何世界各國。科學研究僅局限於超越實際生活的學者之間時，德國的狀態的確如此。但是從經濟革命以來，科學非向實際生活效力不可。科學自身，已經變成實際的學問。人們到這時候方纔認識了科學在能够增進人類幸福時，纔發揮了牠的真價。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使我們有了這種認識。因此，最近十年之間，德國在各方面的知識，都逐漸地民衆化。爲着從事於高等職業而訓練着的青年們，都努力普及科學知識，在大衆之間，傳播了許多知識上的產物。尤其是社會主義運動，用牠們的文書新聞紙結社集會及議會的代議士，對於一切社會生活，加以不斷

的批評，使大眾知識的標準，顯著地增高。

爲着對付社會民主黨而制定的特別法令（一八七八至一八九〇年）並不能阻止這種潮流的進行，而不過多少的限制了一點運動的範圍和緩和了一點運動的步調而已。但是，此後的運動更見深刻，對於支配階級及國家權力的反抗，也愈見劇烈。在這種法律之下，社會民主黨愈加發達，國民的經濟，愈有進展，於是終使這種法律取消。

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德國有了飛躍的進步同樣，在其他文明各國，也都有了預想以上的進步。國際勞動大會的參加者不斷的增加，便是這種進步的鐵證。

如此，世界各文明國全體，起了精神上的戰爭，現在還是以極度的熱心交戰着。社會科學之外，自然科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等廣汎的世界，也對這種戰爭供給多量的武器。現在社會的基礎，受了各方面的攻擊，舊制度的支柱，也受了猛烈的炮火。革命的思想，已經滲透了最保守的分子，使敵人的陣營發生了混亂。工人，學者，農民，美術家，商人，官吏，工業家，銀行家，——換句話，就是一切地位的人們，都爲着勝利而奮鬥，而且陸續地向必勝

的勞働者大軍參加。一切人類，互相支持，互相補助。

一般婦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婦人，對於這次求解放求救濟的鬪爭，也不願落伍而自行集合。婦人對於這種運動，對於爲求更好的未來而戰的鬪爭，應該覺悟自身所占的地位，而起來證明有參加這次鬪爭的決心！拋棄一切偏見，幫助婦人，參加這種偉大的運動，是男子的義務。不論誰都不可妄自菲薄，以爲自身的援助沒有多大的效力。在爲着人類進步的鬪爭中，不論什麼力量，不論如何微弱的力量，非使用不可。不斷的滴水，可以穿通石板。聚滴爲溪，聚溪爲川，再聚川而爲偉大的江河。最後，不論怎樣的阻礙物，抵不住浩蕩的江河！人類的發達，也是如此。假使一切自己感到有參加的義務的人，都用全力去參加這一次爭鬪，終局的勝利，是絕對確實的。勝利的大小，依各人努力的程度及行動的規律而轉移。個人應該犧牲一切，努力到底！我們自己在世的時間，能否看到更新更美的文明時代，可以不必顧及。這種爲着最高目的的鬪爭，要得到最後勝利，當然非經過許多發達的階段不可。這些階段的期間及性質，我們是不能決定，正像我們自身能夠生活到幾

時不能決定一般。但是，我們是爲生的歡悅支配着，所以我們不妨懷抱着要在我們生涯中看到勝利的希望。我們的時代，是一日千里般進步着的時代。這種進步，就足以使一切敵對新社會制度的人們發抖。

社會主義的急速的進展及可驚的普及，每日都呈现出新的證據。到處都有變動，都有進步，「更好的日子」的曙光已經近了！那麼，我們不要管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建立這種人類更新更善的時代的界標，祇要努力就好，萬一我們在這次偉大的解放鬪爭中途犧牲了自己，那時一定有我們的同志來繼續我們的事業。我們應該以一種已經盡了人的義務的意識而犧牲，應該以一種不論有如何反抗，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的信念而犧牲。

「未來是屬於社會主義的；第一，是屬於勞働者和婦女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再版

婦人與社會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翻譯者 沈 端 先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不許翻印

發行所 上海開明書店

7

2